献　　给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

海国暴动在回回民族
革命斗争史上写下
了光辉的一页。

耿飚

一九八二年
四月三日

海固回民起義是中國人民革命斗爭的一個組成部分

楊靜仁 一九九一年三月廿一日

回民骑兵团建立
是党的民族政策
的胜利 是回族
人民的光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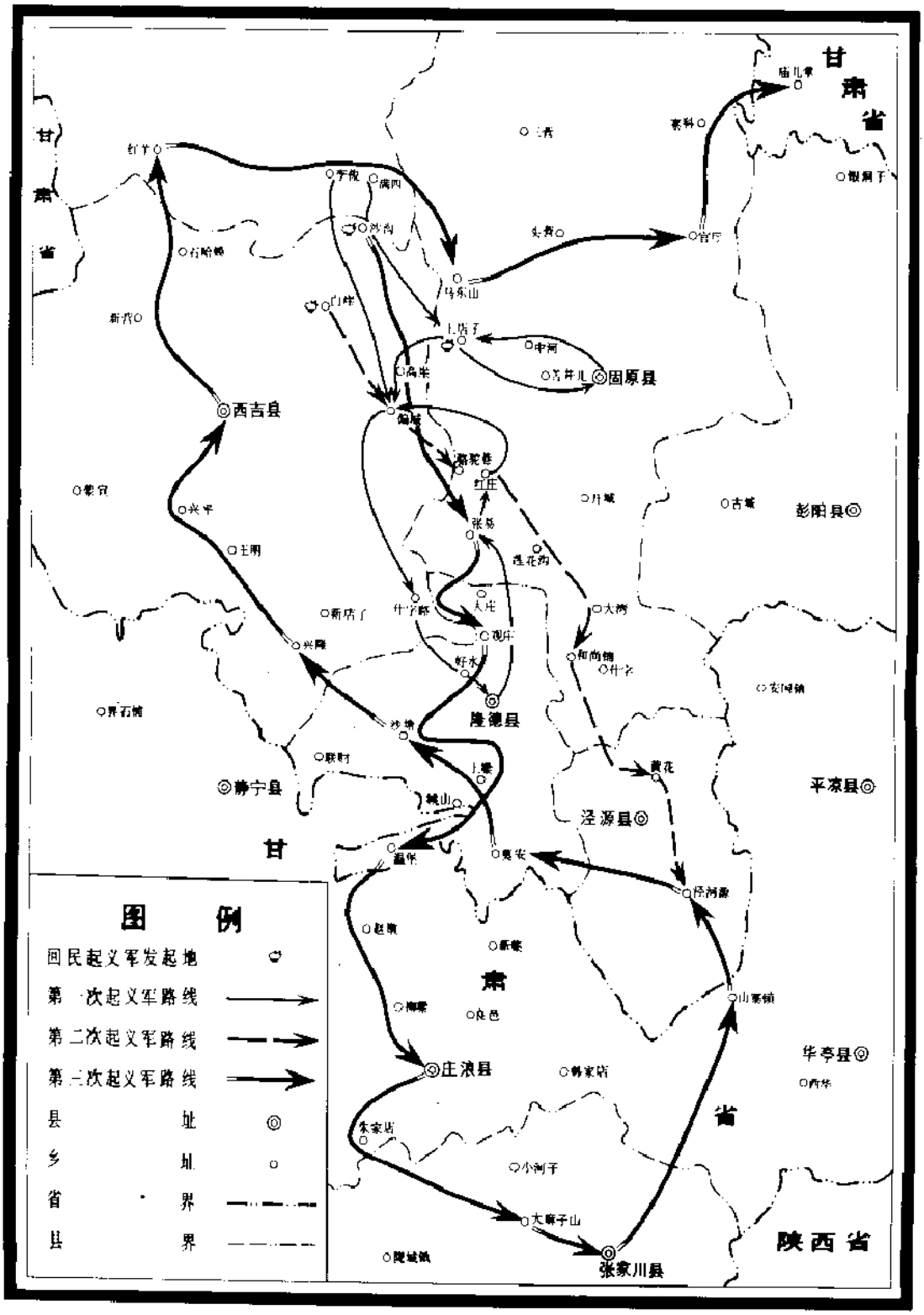
孫作賓

海固回民起义的革命精神将
激励宁夏各族人民沿着社会
主义道路奋勇前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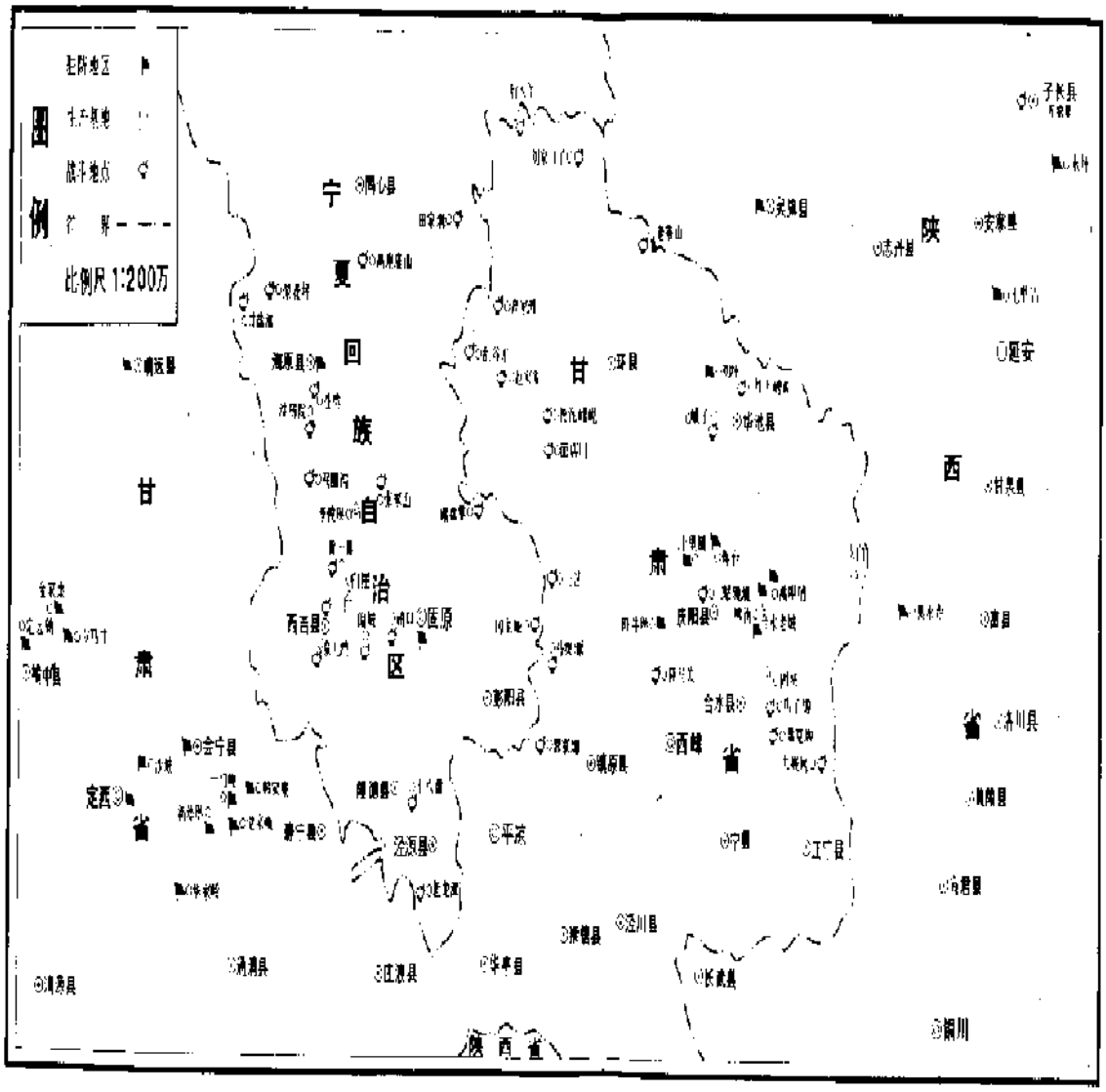
[illegible]

一九九一年[illegible]

海固三次回民起义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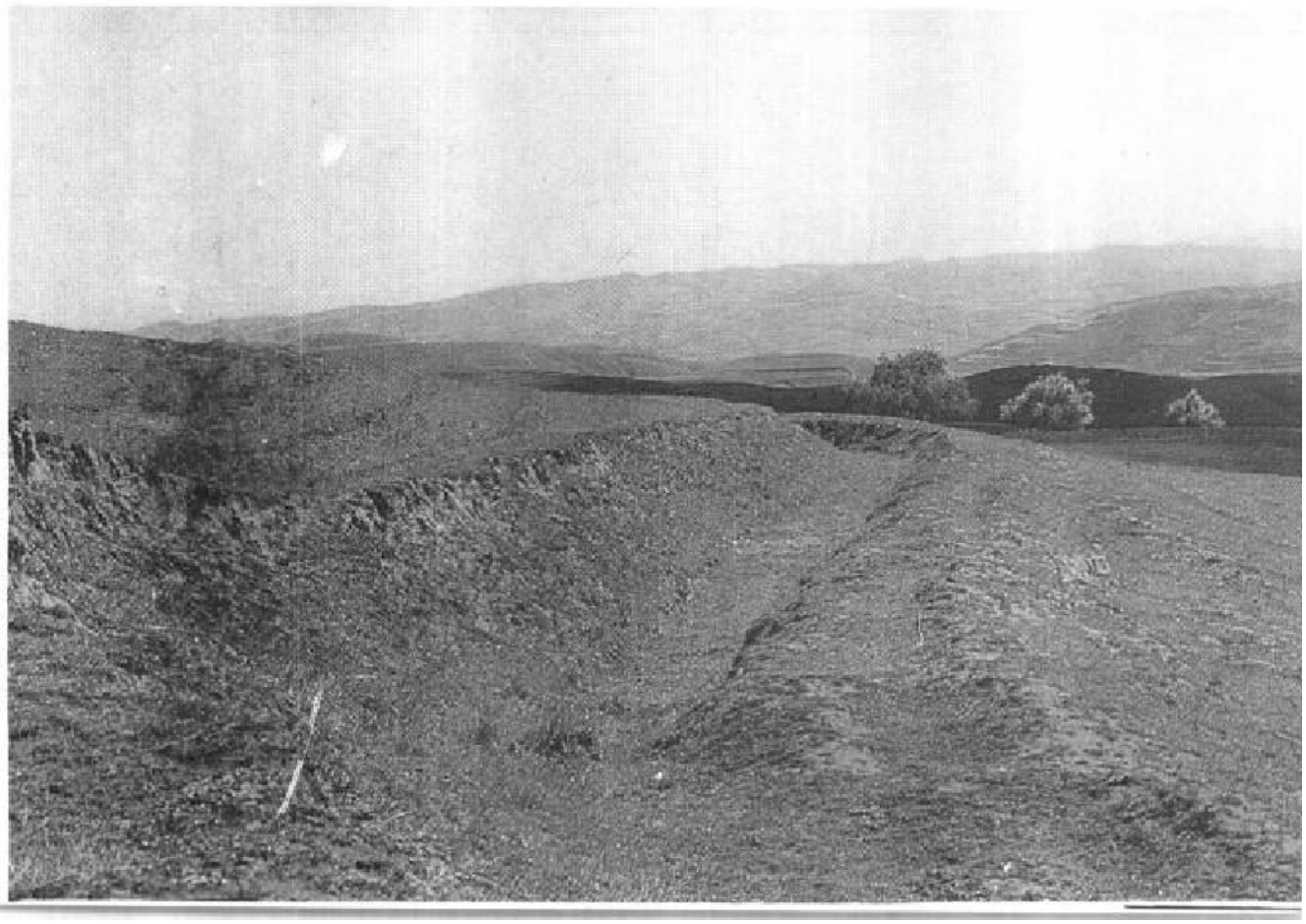
回民骑兵团活动示意图





三次起义的集合地——泉沟堌村近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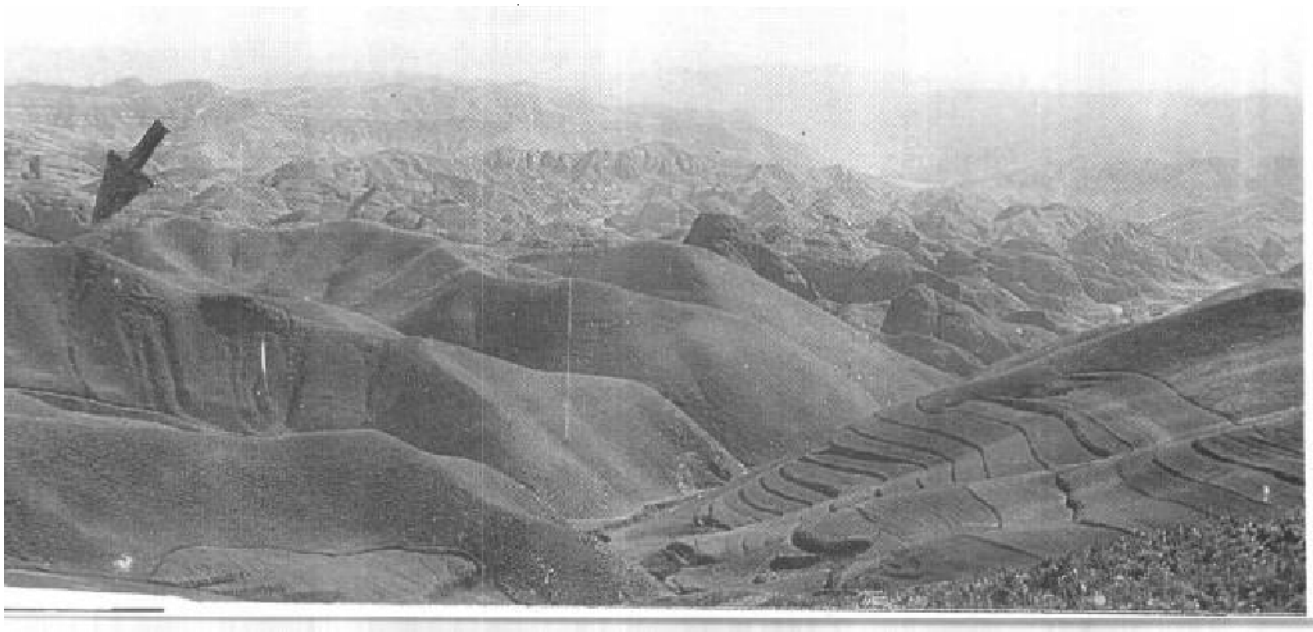
起义回民与敌军在泉沟堌激战处敌军所挖战壕遗迹





大麻子山郑家堡子。敌军被歼，敌黄团长躲进这个堡寨得以逃命。

石蛤蟆墕。起义回民在此突围，箭头所指处人称“死人圪垯”





泾源县（原化平县）老龙潭。1946年9月冶家大庄战斗由此突围。

庆阳县二轱轆塬，箭头所指处激战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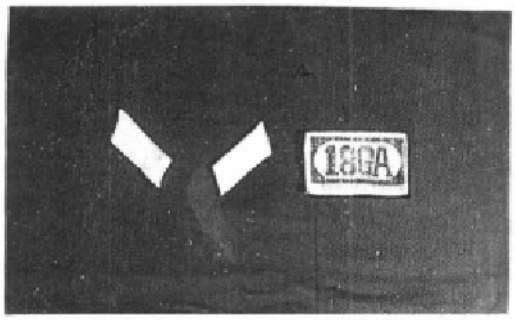
杨静仁1946年于延安。



马思义1943年于延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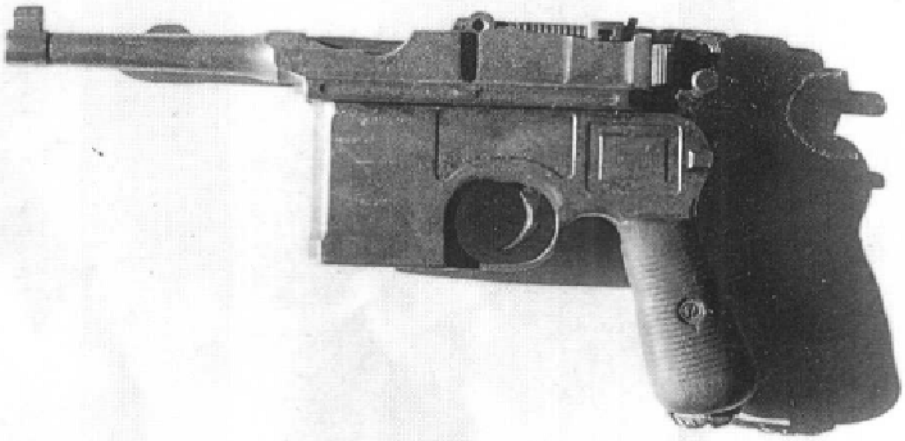
马克1947年于陇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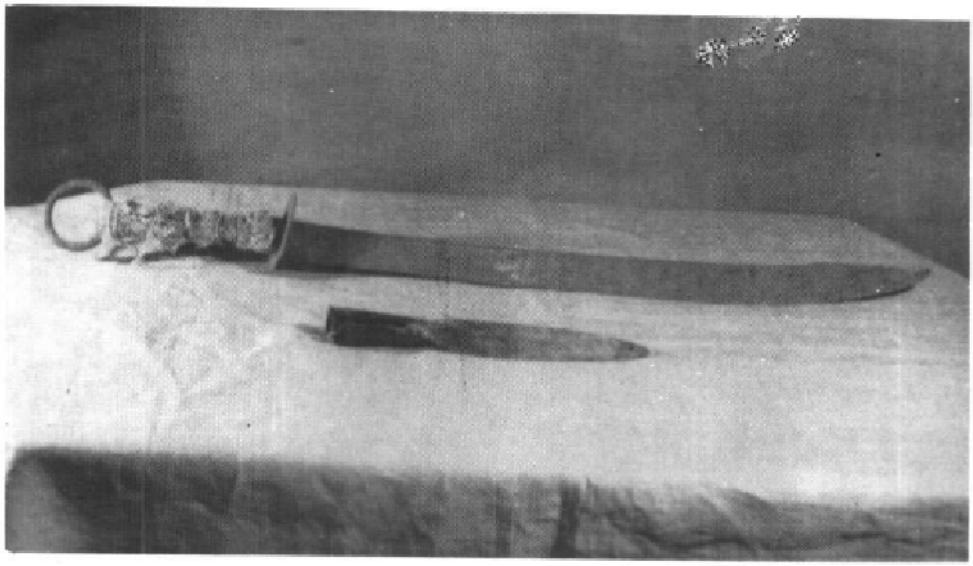
回骑团领章



回骑团徽章



马思义担任回骑团团长时所用的盒子枪



起义回民所用的大刀、矛头



1985年9月，自治区党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在银川召开了原回民骑兵团部分领导、老战士座谈会，兰州军区、自治区党政有关领导与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合影留念。

编辑说明

一、《海固回民起义与回民骑兵团》是一部记述和研究海固地区回族人民革命斗争历史的专题资料书。它以经过广泛征集、深入调查、反复考证的史料为依据，详细地记载了海原、固原等地的回族人民，为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残暴统治，在1939年1月至1941年6月间，连续三次举行武装起义的前后经过；还记载了第三次起义失败后，起义军余部进入陕甘宁边区，组建成回民骑兵团，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为中国各族人民的解放事业所作的重要贡献及其光辉战斗历程。

二、这部书是经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研究同意而编辑出版的。其目的是向广大读者，特别是广大回族人民和青少年提供翔实可靠的新资料，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和研究回族人民和回民骑兵团的光荣历史，以史为鉴，从中得到教益。并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为推进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为整个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而共同奋斗。同时，也为史学界提供第一手资料，作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我国回族人民革命斗争史之参考。

三、这部书是由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和中共固原地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共同编写的。参加编辑工作的人员有张晓轩、蓝占杰、谢东、李文乾、梁永恒、李廷藩、王铎、王滨涛等同志。其中张晓轩、蓝占杰、谢东承担了“概述”等主要书稿的撰写和整理工作，付出了较大的精力。自治区党委副秘书长兼区党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荆岫，固原地委委员、宣传部部长张学彦，地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谢基祥参加了主要书稿的研究、修改和最后审定工作。

四、这部书在编辑过程中，得到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自治区党委、固原地委和有关部门领导同志的热情鼓励和支持；原回民骑兵团的老领导、老同志，为本书提供了亲身经历的大量回忆资料；原陕甘宁边区陇东军分区司令员、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徐国珍同志亲自撰写了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回忆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兰州军区、甘肃省等档案馆为本书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档案资料；马文瑞（原中共陇东地委书记、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同志在百忙中为本书作了序，耿飚（原八路军三八五旅副旅长、现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杨静仁（原回民骑兵团党代表、参谋长、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孙作宾（原中共甘肃工委书记、全国政协常委）、白立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同志为本书题了词，段云（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同志为本书扉页题写了书名。我们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五、本书所编历史文献和专题文章等，以文稿形成的时间顺序为主与按内容适当集中的原则进行编排。对于早先发

表的专题文章和回忆录，个别史实可能有误的地方依据目前考证的实际情况以“编者注”的形式作了注释。“附录”中所编国民党各级机关有关“海固事变”的往返文电，因其根本政治立场错误，谬误甚多，举不胜举，并为保持其原貌，一般未加评述，仅供读者参考。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错误和疏漏之处难免，恳请读者和专家指正。

编者

序

马 文 瑞

海固回民起义，迄今已50余年了。它作为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已被载入史册。三次武装起义虽然都是自发的，但却是受压迫的回族人民觉醒的表现，也是回族人民英勇不屈、不畏强暴、富于斗争精神的体现。起义军余部最后进入陕甘宁边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同全国以汉族人民为主体的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联系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团结奋斗，终于在全国军民打败日本侵略者、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之后，赢得了包括回族同胞在内的各族人民的彻底解放。

起义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高举抗日旗帜。那时候，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达到其灭亡中国的目的，长期披着优待回教的伪装，捧出“大回回国”的诱饵，在中华民族中，在回族人民中进行挑拨离间的活动。而起义领导人中的马国瑞、马国璘等，曾在沦陷区目睹过日寇的种种罪行，所以从

组建海原县回教抗敌工作团开始，直到准备带领起义队伍出山抗日，口号与行动是一致的。但是，国民党反动派继续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不但不允许人民自己武装抗日，而且对其抗日要求进行镇压，致使出山抗日的目的未能实现。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更加激起回族人民的愤怒，因此在后来的两次起义中，规模一次比一次扩大，参加人员进一步成倍增加。这些事实充分说明，回回民族是具有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斗争精神的民族。二是能正确处理与兄弟民族之间的关系。起义最初是由反对当时海原县县长贾从城为代表的大汉族主义压迫开始的，接着联合汉族人民共同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暴政。起义队伍路过汉民村庄时，不惊不扰，公平买卖，秋毫无犯，赢得了汉族人民的信任，当时就有汉民参加起义。历时3年，他们避免了回汉平民百姓之间互相仇杀悲剧的重现，从此回汉人民携起手来，走上了共同自救的道路，这在回民起义史上是罕见的。

国民党反动派对起义队伍软硬兼施，从“安抚”、“谈判”到实行惨无人道的血腥镇压，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起义人员付出伤亡两三千人的代价，失败的余部由马思义带领投奔陕甘宁边区后仅剩二百三十多人。不久，马思义等去延安拜谒了毛泽东主席。毛主席语重心长地对马思义讲了党和边区政府对回族武装的政策。从此，起义的回民被编为陕甘宁边区联防司令部回民抗日骑兵团，驻防陇东，由八路军三八五旅指挥。

回民骑兵团成立后，中共中央西北局派杨静仁同志和其

他几位回族共产党员到该团工作，要求把这支少数民族起义队伍，培养成为一支具有无产阶级觉悟，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军队。回民骑兵团的指战员没有辜负党和人民寄予的期望，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艰难岁月里，不仅驰骋疆场，战果累累；而且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回族优秀干部，为西北解放后进一步开展回族地区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才能获得胜利。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一律平等，也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才能得以实现。当前和今后，更需要坚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才能胜利地到达幸福之宇的彼岸。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七十周年，宁夏搞党史研究工作的同志给我送来了《海固回民起义与回民骑兵团》的书稿，并嘱我写序，以此举纪念我们党的生日。我当时担任中共陕甘宁边区陇东地委书记，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之一。读完书稿，久久难以释手，自以为手中捧的不是一部平常的书稿，而是战友的谆谆嘱托，烈士的汩汩热血，革命的宝贵史料。这部书稿系统而翔实地介绍了海固回民三次起义和回民骑兵团的来龙去脉、战斗历程，史实可信，是近年来我国研究回族问题的又一项新成果。读了它不仅可以较全面地了解海固起义和回骑团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可以由此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和伟大贡献。同时还可以留史以育后人。

写序之端，情之所系，责之所牵，义不容辞。然而寥寥数语难以尽述，谨以斯言表示对海固起义及回民骑兵团殉难英烈们的沉痛悼念。和对回骑团的所有指战员们深切的怀念与崇高敬意。

目　录

概　述

海固回民三次武装起义……（3）
回民骑兵团……（24）

文　献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节录）……（47）
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49）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56）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 中国人民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 布告……（59）
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62）
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关于海固回民起义问题给中共中央的电报……（73）
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关于组织武装工作发向陇东的电报……（75）

中共陇东地委领导人李合邦、朱敏、孙作宾关于
陇南武装工作给中共中央西北局的电报……（78）
中共中央西北局、甘肃省军区关于保留回民骑兵
团建制的来往电报……（84）

专 题 文 章

支持和帮助少数民族建立自己的武装……李维汉（89）
抗日战争时期的三次回民起义……马　骏（92）
海固起义吹响了少数民族反蒋斗争的号角
……李新等（102）
西海固三次回民起义经过……马　辰（106）
海固回民1938—1941年三次起义始末……谢生忠等（133）
试论抗日战争时期海固回民起义……李荣珍（163）

回 忆 录

从海固起义到回民骑兵团……马思义（185）
中央青委命我调查海固回民暴动……马　寅（212）
海固回民第一次起义二三事……马国琮（216）
忆回民起义中的几个片断……马智宽（220）
一封奇怪的信……艾青山（224）
高举义旗进边区……冶福荣（226）
反正活不下去，倒不如拼了……马希杰（232）
三次难忘的战斗……马思兼（236）
攻打南湾……丁良臣（239）

我参加第三次起义前后…… 苏尚华 (241)
聆听毛主席的教诲…… 马智宽 (243)
弃暗投明…… 王占彪 (245)
虎口逃生…… 马恩忠 (247)
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李春连 (249)
彭堡汉民响应回民起义的经过…… 张恒裕 (252)

关于回民骑兵团的回忆…… 徐国珍 (255)
一次有重要意义的军事行动…… 孙作宾 (261)
沐雨破雾插入敌后…… 马恩义 (263)
忆峥嵘岁月…… 马 克 (268)
接待海固起义的回民兄弟…… 毛至善 (278)
关于回民骑兵团的片断回忆…… 卫一吾 (281)
难忘的岁月…… 杨诚忠 (284)
两次进入敌占区…… 马登科 (288)
难忘两位阿訇的帮助…… 马生荣 (292)
老龙潭突围之后…… 马攀桂 (295)
从三次农民暴动到参加革命…… 马长林 (297)
伺机打击敌自卫队…… 毋登祥 (306)
团结战斗的回民骑兵团…… 孙维藩 (310)
护送随军家属安全转移…… 马启新 (315)
回骑团里的随军阿訇…… 马同近 (318)
全国解放初期的回民骑兵团…… 艾青山 (322)

大 事 记

海固回民三次武装起义大事记…… (329)
回民骑兵团大事记…… (335)

人 物

海固回民起义主要领导人简介…… (347)
回民骑兵团连以上干部名录…… (357)
回民骑兵团阵亡烈士名录…… (359)

附 录

甘肃省民众抗敌后援会海原县分会回教抗敌
工作团组织简章…… (363)
国民党党政军机关有关海固事变的来往文电……
(选录) …… (365)
(1) 国民党军九十七师战报(节录) …… (365)
(2)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致军令部
快邮代电…… (367)
(3) 国民政府行政院军令部给第八战区
司令长官朱绍良的电报…… (368)
(4)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致军令部
快邮代电…… (368)
(5) 国民党军九十七师《化平白面河战役
战斗详报》…… (369)

（6） 国民党中央秘书处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密函…… (371)
（7） 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给蒋介石的代电报告…… (372)
（8）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北联络专员王月波给蒋介石、孔祥熙的呈文及附件…… (380)
（9） 国民党甘肃省执行委员会和海原县党部往来文电…… (392)
(10) 国民政府军令部部长何应钦致朱绍良、杨德亮的密电…… (397)
(11)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情报…… (397)
(12) 蒋介石致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的电令… (399)
(13) 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致蒋介石的密电… (399)
(14) 国民政府行政院政治部与军令部拟定的处置回民变乱办法（节录）…… (400)
(15) 蒋介石致军事委员会公函及附件…… (401)
(16)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致军政部函及附件…… (402)
(17) 甘肃省党部《海固事变调查专报》（节录）…… (404)
(18) 国民政府军令部致朱绍良电…… (407)
(19) 甘肃海原、固原等县回民历次变乱……真象节录…… (407)
编后记…… (411)

概　述

海固回民三次武装起义

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
中共固原地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

公元1939年1月至1941年6月间，聚居在甘肃省海原县、固原县（今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海原、固原县）的回族农民，为反抗国民党政府的残暴统治，寻找民族解放的道路，接连举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即有名的“海固农民暴动”，亦称“海固事变”。

这三次起义爆发于海原县的白崖、固原县的沙沟（今均属西吉县）和上店子一带，波及隆德、静宁、会宁、化平（今泾源）、张家川、庄浪、华亭、秦安八个县。参加起义的农民（包括一些汉族）最多时达两万余人。起义农民先后在马国瑞、马国璞、马英贵、马喜春、马国璠、马思义等人的率领下，主要用大刀、长矛、斧头等作武器，同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武装进行了英勇搏斗，共消灭敌军二千余人，缴获各种枪一千余支（挺）。起义虽然在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围剿和政治诱骗下归于失败，付出伤亡二三千人的代价，但是有力地震撼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激发了回族人民的革命觉

醒。特别是第三次起义失败后，有二百三十多人在马思义、马国璐的率领下，突破重围，奔赴陕甘宁边区，投入了中国共产党的怀抱，组成西北回族人民的第一支武装力量——“回民骑兵团”。从此，在党的领导下，这支部队同边区其他部队一起，为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而战斗，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时代背景

海固回民三次武装起义是回族宗教界爱国人士和回族农民中的先进分子自发组织的以反蒋抗暴为主要目标的斗争。在短短三年中，所以连续爆发三次起义，既有历史因素的影响，更是当时一系列事件直接作用的结果，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相互作用的必然产物。

海、固地区是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长征途经和1936年西征转战的地方，与陕甘宁边区相毗邻。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八路军在回汉人民中享有崇高的政治威望。西征红军帮助这里的回汉人民创建的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和固北县苏维埃政府以及提出的“回族的事情由回族自己解决、建立回民自治政府和回民的抗日救国组织、成立回民抗日军”等主张，均受到了回汉人民的热烈拥护。红军认真实行帮助回族人民当家作主、团结宗教界爱国人士的政策，严格遵守尊重回族风俗习惯的纪律，赢得了回族人民的衷心爱戴。这些革命主张、政策和纪律，不仅在当时吸引数十名回族青年参加了红军，

而且在回族人民中撒下了革命的种子。起义中提出的“成立回民独立军”、“回民单独组织自己的抗日武装”、“成立陇东回族自治政府”等口号，显然是受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而提出来的。第三次起义失败后，正是这些口号，指引马思义等人把奔赴陕甘宁边区作为自己的最后归宿。

三次起义中的两次发生在抗日战争中期，也绝非偶然。起义的主要领导者之一马国瑞本来是一位伊斯兰教界人士，“九·一八”事变后，他仍去已被日本侵略军占领的吉林、齐齐哈尔等地进行宗教活动。但在那里，他目睹了东北人民被日本侵略军残杀的种种惨状。“一二·九”运动时，他与胞弟马国璘同在北平，受到爱国青年抗日救国精神的熏染。“七·七”事变后，马国瑞在海原联络一部分爱国宗教界人士，发起组织“回民抗日工作团”，并在李旺堡、沐家营成立了分团，他出任总团长，并拟定了“团章”，准备开展抗日救国活动。但当他们把“团章”送呈国民党甘肃省党部请求备案时，却被强令增加了“不得干涉行政及其他事项”一款，限制其活动。马国瑞等人对此十分不满。抗日战争中期，大片国土沦入敌手，而国民党顽固派继续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亡国惨祸迫在眉睫。面对这种现实，人民的抗日怒涛，不能不同时表现为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起义中提出的“出山抗日”、“救民抗国（国民党）”等口号，无疑表现了回族人民对国民党顽固派倒行逆施、祸国殃民行径的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海固地区土地贫瘠，灾害频繁。自清末镇压陕甘回民大

起义、强迁陕西和甘肃其它地方回族群众于此，直到三次起义前的六十余年中，历代统治者不仅没有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反而不断加深压榨和剥削，使得阶级矛盾日益尖锐。1920年大地震，二十多万人罹难；1929年大饥馑，饿殍盈野。以后又连年兵荒马乱，人民备受天灾人祸之苦。中国工农红军进入陕甘宁边区后，国民党为围困边区，在海固一带屯聚重兵，以“抗日”为名，大肆增捐加税，抓兵派伕，横征暴敛，“官吏军队苛勒”，致使群众怨声载道。这种暴政，不能不迫使素以不畏强权、富于反抗精神著称而又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回族人民揭竿而起。

回族人民有虔诚的宗教信仰和独特的风俗习惯，有很强的民族自尊心。可是，国民党政府承袭清朝民族歧视政策的衣钵，无视这些特点，实施民族压迫。驻在回族地区的国民党军队肆意违犯回民的生活习惯，甚至在黄家庄强奸回族妇女，强迫被抓去的回族壮丁上汉民灶进食。当地回族人民对这些事件，曾多次上诉，而国民党当局置若罔闻，纵容包庇。更不能容忍的是海原县政府蓄意欺侮回民，把原“大寨乡”改名“安化乡”；新修的县志稿上公然写“回”为“狪”。对此，回族群众忍无可忍，联名上书县政府，责问“居心何在？”表示：“如不改正错误，决不罢休！”可是，国民党当局不仅不收敛，反而视为“造反”，变本加厉地继续施行高压政策，于是，长期积聚的怒火，终于引发为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武装起义。

第一次起义

第一次起义于1939年1月15日（1938年农历11月25日），爆发在海原县第六区红套村（现属西吉县白崖乡）。

1938年秋，海原县保安队在鹁子川一次抓去“壮丁”10余名，关在乡公所，百般虐待，不许家人探视，激起民愤。群众自发而起，乘夜赶走保安队，救出了被抓“壮丁”。事件发生后，群众深知当局不会罢休，请求马国瑞出面设法保护。马國瑞义愤填膺，即与族弟马国琮（又名马少敬）等人商议，秘密筹款购枪，串联群众，准备在12月29日（农历11月8日）举行武装反抗。事被当局察觉，甘肃省政府密令东路交通司令马锡武（回）设法诱捕马國瑞；马锡武写了一封劝马国瑞去兰州“以避不吉”的信，派团长袁福昌带一连骑兵于12月28日赶到隆德县唐家庄，面交马国瑞。马国瑞见事机泄露，留下“不要乱动，等待时机”的嘱托，携眷去兰州，遭到软禁。与此同时，海原县政府以“抗粮抗丁”罪名逮捕了石坡底村柯老五等人，扬言：“要想活着出去，每人交一千块银元”。激怒的群众在马喜春（马恩义之父）率领下，不顾马国瑞的嘱托，冲进区政府将柯老五等夺回。白崖一带顿呈紧张状态。马国琮派人赶赴兰州向马国瑞报告，马國瑞写了“大事闹起，有进无退”八个字，交来人带回。

1月初，海原县县长贾从城带保安队四十余人下乡“清乡”，经沐家营、白崖子到达小坡。他召集群众训话说：

“现在有异党、汉奸策动造反。历代回民造反，都是人头落地，成了叛国逆贼。谁敢反抗政府，仍然免不了这个下场。”同时派保安队搜缴枪支，“有枪者交枪，不缴者罚钱”，先后搜去枪十余支，罚款千余元，并捕去马耀仓、马福录、马彦邦等人，用刑具逼供。固原县也出动保安队，在白家庄、平坦沟、上店子、红崖堡、安龙庄一带搜枪抓人，捕去马德昌、马廷华等8人。白色恐怖下，不少群众弃家逃走，结伙去找马国璘要求举事。马国璘命陈子福、马智宽等持械捕捉贾从城，贾从城因联保主任王连告密，连夜逃走，马智宽等紧追一夜，未能追及。在这种情况下，马国璘、马国琮、马国璠、马英贵于14日聚会上店子，公布了马国瑞来信，决定次日集中红套村举行武装起义。

15日，沙沟、白崖一带回族农民由马国璘率领，固原上店子一带农民由马英贵（大疙瘩清真寺阿訇）率领，手持刀矛斧头及少量枪支会合于红套村。起义农民包围了王连家的堡子，欲杀王锄奸。王连之父大地主王国义站在堡墙上手捧《古兰经》要起义领导人“指经说话”（指经起誓，不伤害他们）。马国璘答应：“缴枪不杀”。王国义从堡墙上缒下长枪七支、短枪一支及一些子弹。马英贵坚持要攻开堡子，杀死王国义、王连。马国璘上前阻止，马英贵怒不可遏，举枪打死王国义一个侄子。

经过户传户、村传村，聚集到红套村的农民达一千余人，马国璘带队奔往李俊堡，攻克民团头子穆玉清的堡子，击毙其父穆生春和两个团丁，夺取枪二十一支、马十二匹。

此时，起义农民已达八千余人，有枪千余支。遂按地域组编成六个团，海原白崖、隆德新店子编四个团，固原沙沟、硝口、上店子、中水河编两个团，马国璋自任司令，马国琮（未到）、马英贵任副司令，马国璠任旅长，白受采任参谋长，马正荣、马占清、海登朋、秦老四、马得仓、马正清分别任团长，团以下按各村庄来人多少编为营、连、排、班。

为阐明起义的原因和目的，由白受采拟写了布告，布告宣称："官逼民反，不得不反，汉回同胞，真心实意，努力向前，马下亡国，救民抗国。除害安民，杀官掠库。无论回汉，不分新老，不分军民，一体同仁"，同时提出了"反蒋抗日，寻找民族出路"、"打倒欺回灭教的国民政府，保教保民"、"暴政之下不做顺民"、"杀贪官、灭土豪、打富济贫"等口号。

在商讨下一步行动时，马国璋要进军隆德，马英贵要进军固原，意见分歧，相持不下。结果兵分两路，马国璋带四个团约五千人去隆德，马英贵带两个团的三千人去固原。

起义爆发，甘肃省军政当局急调韩锡侯九十七师、严明预备第七师和马鸿宾八十一军，从平凉、静宁和中宁南北两路进剿。平凉专员张振武于22日赶到固原坐镇联络指挥。

1月23日，马英贵率领的两个团进至固原城西大堡子，固原县政府组织壮丁队堵截，起义农民发起冲锋，壮丁队被击毙五人，溃逃城内。起义军围城一日，因城池坚固，守敌九十七师装备精良，未能得手。敌八十军从中宁开来，王洼王慎之、三营马明三各带一个自卫中队分别进至城东东岳山

和城南九龙山，形成夹击之势。起义军遂放弃攻城计划，在九龙山击溃马明三自卫中队后，西撤大营川。

马国璘率领的四个团，经偏城、什字路到达隆德时，敌九十七师五八二团和预七师的两个团已先期到达，严密设防，攻城失利，伤亡百余人，当即回撤。九十七师五八二团尾追不舍，起义军在固原张易套马庄梁，利用有利地形设伏，待敌进入伏击圈，起义农民纵身而起，冲入敌群，刀砍斧劈，歼敌一百余人，夺取步枪一百余支、机枪一挺。战斗中，马国璘左腿负伤，团长马正清牺牲，起义农民伤亡三十余人。

1月底，两路起义军会师偏城，马国璘离队养伤。马英贵到大寨叫来马国琮出面领导。起义军攻克民团头子海老四堡子，缴枪十余支，然后移驻八只窑、刘家沟一带休整。

国民党中央政府得悉海固回族农民起义的消息，在命令第八战区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派监察院长于右任、中央执行委员张继等飞抵兰州，筹划“安抚”。第八战区司令部与甘肃省政府派出由八战区高级参谋许显时、交通处长拜伟（回）、八十一军军长马鸿宾（回）、交通司令马锡武（本人未到，田增盈代表）、一九一师处长马建新（回）、省政府顾问郭福金（回）等组成“宣抚慰问团”，于1月27日先后到达固原，对起义军施行政治诱骗。经过斡旋，月底，拜伟在黑城子会见马英贵的代表，双方商定在大寨马广武家中谈判。

2月初，起义军方面的马国琮、马国璠、马英贵与“宣抚

团”方面的拜伟、马鸿宾、马建新、郭福金谈判。拜伟举《古兰经》起誓，骗取马国琮等人的信任后，提出两项条件：（一）现在安下来不要再动；（二）人员解散，夺取军队的枪支交还。马国琮提出三条：（一）释放马国瑞，承认起义队伍为抗日救国军，给枪由马国瑞带领打日本；（二）海、固两县免兵减款；（三）惩办平凉专员张振武、海原县长贾从城。拜伟对起义军提出的后两条表示可以采纳，对第一条则断然拒绝。马国琮迫于压力表示接受，而马英贵则坚持：这次事件的性质是官逼民反，人员不能解散，必须编为“回民独立军”。意见相持不下。拜伟见马英贵坚强不屈，要他到固原黑城祁家堡子与许显时面谈，马英贵慨然允诺。

“宣抚团”经过密谋，约马英贵2月10日，去祁家堡子。起义军决定，马英贵、马国璠、白受采三人前往。马英贵、白受采先行到达，一到即遭逮捕。马英贵不屈，怒斥拜伟是“吃人肉喝人血的狗官”、“没有依麻尼（信仰）的赫瓦尼（背叛者）。马国璠途中闻变，当即折回。起义军失去坚强的领导者，开始涣散，许显时、拜伟进一步逼迫呈缴枪支、马匹清册、解散人员。月底，马英贵、白受采被押解兰州，历时月余的起义宣告失败。

起义农民解散以后，国民党当局对起义地区进一步加强武力镇压，除固原驻有九十七师、静宁驻有预备第七师、中卫驻有八十一军形成包围圈外，令八十一军一个团开进起义中心地区，海原小坡、八只窑各驻一个骑兵营，固原上店子、硝口、龚家庄驻一个步兵营，虎视弹压。对起义领导人

中的一些宗教界人士多方拉拢利诱，给马图琭以甘肃省政府咨议名义，羁留兰州。接着，在农村大办“善后”，采取颁发“良民证”、“免究证”等办法，强令参加起义的农民缴枪自首，仅交给八十一军的各种枪支达七百多支，骡马五百余匹。国民党军政人员乘机大肆敲诈勒索，有枪交枪，没枪交钱。无枪无钱，就鞭打绳拴，甚至杀害。硝河城一个农民，曾夺过敌军一支枪，被抓到偏城枪杀；阳洼沟一个农民还被陪绑杀场；在母家梁李占海家当长工的两个汉民也横遭枪毙。起义军在谈判中所提条件，除撤销贾从城、张桃县长职务以敷衍了事外，均被国民党当局食言。

第二次起义

1939年5月初，马喜春、马耀华、马重成、秦老四等，怀着对国民党政府办理“善后”的强烈不满，秘密到兰州探望马图瑞。他们买通看守的士兵，乘5月9日日机空袭兰州秩序混乱之机，接马图瑞逃出兰州，昼夜兼程潜回乌鹿湾（今西吉县白崖乡）。

甘肃省政府发觉马图瑞逃走，在严令海、固加强防范的同时，把马英贵、白受采解回固原，于5月13日枪决，借以杀一儆百。

马图瑞在乌鹿湾召集马喜春、马思义、马正荣、马凤岐、王文杰等人开会，布置分头串联群众，摸清敌军情况。经过短时间准备，决定：5月29日（农历4月11日）午夜歼

灭国民党驻军，举行第二次起义。提出的行动口号有：

“打倒欺回灭教的国民党，为死难的回族同胞报仇！”

“救国救民，受压迫的回汉人民是一家！”

“官逼民反，打富济贫！”

“五族共和，打倒蒋贼！”

届时，夏寨、下堡子、鹞子川、麻地沟、偏城、母家梁、天字塘、上马圈、腰巴庄、李子沟、榆木沟、于家套子、小坡、旧庄沟、上下红套、上下白崖子、黑窑洞、沙沟等数十个村庄的回族农民集结起来，手持刀、矛、斧头，按预定部署，向国民党驻军同时发起攻击。在小坡村，马喜春利用保长陈子福作内应，两个连长在“麻将”桌上被活捉，士兵逃散，驻白崖小坡村的敌军连长亦被马智宽等人活捉，缴枪五十余支。在石坡底，马正荣带人打死敌军六七人，缴枪七八支。咸成华带人缴顾家沟驻军枪十余支，马十多匹。在固原龚家庄，马保珍带人乘敌不备，夺取步枪数支，战马一匹，敌军狼狈而逃。

起义初战告捷，起义农民四千余人于5月31日汇集艾蒿湾。马国瑞命名起义军为“崇义军”，自任司令，下设一个旅、四个团。马喜春任旅长，马正荣、马凤岐、王文杰、咸成华分任团长。司令部设有特务连，马思义任该连排长。团下的营、连、排、班仍以村庄组编。

整编就绪，挥师南下。敌九十七师急调五七七团从平凉北上堵截，五八二团从固原南下尾追，隆德驻军五八二团的一个连在六盘山西麓杨家店布防，阻止西进。

6月4日，起义军经固原大湾进至何家堡。敌五七七团的一个连已抢先占据堡子滩，挡住南下通道。为打开南下通道，起义军以二百人为一队，执枪者前冲，刀矛继后，轮番猛攻。从午后2时至6时，连攻四次，均未能突破。6时后，敌五八二团追至大湾，攻起义军侧背。起义军腹背受敌，情势危急，乃组织五百人强攻大炮山，企图杀开一条血路，但付出惨重代价，仍未得手。入夜以后，杨家店的敌军乘汽车翻越六盘山到达堡子滩，接替五七七团。恰在此时，天降大雨，起义军乘敌立脚未稳，冒雨发起强攻，才冲出了包围圈。此役，起义军伤亡四百余人，司令部特务连五十二人，伤亡过半，马思义也负了伤。

6月6日，起义军进至化平县黄花川，当地崇义村、庙湾、罗家滩、胭脂川一带七百多回族农民，在白玉祥、马成祥、王占彪、田得仓的带领下参加进来。8日上午，敌五八二团和袁福昌骑兵团各一部尾追接近，起义军回马迎击，毙敌二十余人。9日，敌军又分别从羊槽、红土崾岘扑来，起义军在野鸡山设伏狙击，歼敌一百余人，缴获机枪一挺，步枪一百余支，战马二十四匹。6月12日，起义军进至白面河，当地农民四百余人在马超发带领下加入；张家川、龙山镇一带也有六百多人翻过关山赶来参加，声势大振，遂扩编为二个旅、八个团。马喜春、马国璐分任旅长，其中化平县编两个团，白玉祥、马超发为团长。

起义军在白面河休整期间，化平县保安队长李景云带四十多个打猎出身的队丁，凭借枪法准确，偷袭起义军，先后

有三十多人被杀害。马国瑞写信规劝不听，遂亲率二千人将其包围在王家沟山梁。李景云占据碉堡负隅顽抗，起义军付出伤亡一百八十多人的代价，挖倒堡墙，将其全部歼灭，缴枪三十余支。

甘肃省军政当局，一方面令敌九十七师旅长赵天铎带三个营、一个山炮排，配同袁福昌骑兵团，从固原扑向化平；派旅长陈梦庚指挥四个营、一个山炮连由张家川、平凉集结华亭县山寨、十二堡，对起义军进行南北包剿。另一方面故伎重演，派拜伟、郭福金等人赶到化平，找马国瑞谈判。马国瑞提出三条：（一）在陇东成立回族自治政府；（二）给“崇义军”配发装备给养；（三）撤走包围军队。拜伟等对所提条件答应“回去请示”，要求起义军原地待命，等待答复。当时，起义军信以为真。可是，国民党军则在童家山东、西高地构筑工事，加紧向他们合围。

6月18日清早，敌军在九十七师副师长李士林指挥下，发起总攻，南路进攻南庄子，北路进攻白面河，袁福昌团配置于由老龙潭进关山的咽喉要道——兰大庄，妄图一举歼灭起义军。起义军在马国瑞、马喜春等指挥下仓促应战。9时左右，敌军南路推进至南山棱，北路推进至东山庄，并占领了泾河北岸碉堡，将起义军包围于白面河峡谷一隅，并出动飞机盘旋侦察，配合地面指挥。起义军虽英勇搏斗，拼命冲杀，但终因四面受敌，加之武器低劣，又缺乏军事训练，难以抵挡，阵地全部丧失，伤亡十分惨重。马国瑞、马喜春、马凤岐等主要领导人相继阵亡，有七百多人牺牲，四百多人

被俘，大部分被冲散。只有马思义率领一小部分人趁黑夜杀出重围，突破袁福昌团防线，进入老龙潭深山密林之中。

第二天，部分从战场逃生的起义农民，聚集老龙潭，翻越关山，向庄浪县转移。行至韩店，遭当地民团狙击，又有伤亡。此时，起义军弹尽粮绝，疲惫不堪，特别是无人统一领导，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各自走散。就这样，第二次起义又告失败。

这次起义失败后，国民党政府变“善后”为“清乡”，实行更残酷的镇压。正规军队、保安团队、政府官员和恶霸、地痞纠结一起，逐村逐户捉拿参加起义的农民，逼要枪支。被列入“要犯”名单的人，不敢回家，藏匿山野。军政人员拷打家属索人，甚至开窖破壁，翻箱倒柜，进行搜查，不少人的房屋被拆毁，财产被充公。敲诈勒索，奸污妇女，随处可见。起义地区内，村村人戴孝，处处闻哭声。自首的人，也难逃厄运。起义军团长马正荣回家后，主动跑去缴枪献马，最后还是被押解兰州枪杀，两个儿子也被抓去死于狱中。在白面河被俘的人，有三十四人被杀害，不少人被长期关押，罚做苦役。

第三次起义

面对国民党的残酷镇压，参加二次起义幸存下来的农民又暗中聚集，商议复仇。1940年冬，马思义、冶巨仓、王德成征得马国瑞同意，在二林沟起誓结盟，开始进行剪除“黑

燕麦”（山区农田一种杂草，用它比喻勾结敌人、残害起义农民的败类）活动，为发动第三次起义铺平道路。他们分别串联一百三十多人，采取各种办法，除掉了三十多名在镇压第二次起义中作恶多端的反动保甲人员、恶霸和地痞。在他们的影响下，丁良臣、马正林、马映贵等也各自串联一二十人，展开秘密活动。不久，驻扎固原的国民党军队连长周尚义、王占彪和副官张化龙、号兵马生良等，杀死一个军官，来到白崖加入行动，声势越来越大。

这些活动，很快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第八战区、甘肃省政府命令驻固原的四十二军进行“清剿”。1941年5月1日，一九一师五七三团李玉祺营协同海原县马瑞图保安中队从李俊堡出发，预七师二十一团韩玉泉营协同固原马子章保安中队从硝口出发，分南北两路进剿。两路敌军进入上、下白崖子后，搜捕掳掠，鸡犬不宁。国民党甘肃省党部的一份调查报告也直言不讳地承认：“李俊堡一路军纪太坏。李营长曾于5月3日在黑窑洞附近，……一次枪决回教良民黄希连等七人，任意牵拉骡马，屠宰牛羊……事态更趋扩大。”国民党当局的这一新的罪恶活动，进一步激起了回族群众的强烈愤怒。

5月3日(农历4月8日)，马国璘发出了举行第三次起义的指令。马思义、王德成当即各带二三百人，分头攻击上、下白崖子的国民党进剿军队。王德成一路到达上白崖子时，马子章保安队正把全村老百姓赶到一座房内，执刺刀逼迫群众说出马国璘的去向。起义农民与敌人展开激烈格斗。马思

义等赶到下白崖子时敌人已闻风逃走。马思义遂转往上白崖子，与王德成会合在一起，砍死敌军十余人，夺枪二十余支，王德成在搏斗中牺牲。

5月4日，起义农民二千余人汇集泉沟墕，整编为一个团，十八个营。马思义任团长，马敬德任副团长，冶福荣、王德荣、王世德、王安理、李占海等分任营长。团部编一个特务连，马智宽任连长。马国璠当众宣布说："一切听马思义指挥，我跟上给大家壮个胆。"

6日晚，起义军从泉沟墕出发西进，经沐家营到达兴平。7日，攻击联保主任王瑞林的堡子，击溃来援的隆德保安队。当晚转移到土窝子、陈家大坪一带。8日，回师北撤。路过陈王家嘴头时，地主高凤举从堡墙上射击，打死一名起义农民。马思义下令强攻，恶霸周寅昌的民团赶来增援，起义军撤出战斗，返回泉沟墕。9日，保三团团长严登汉率部来攻，起义军一个冲锋，敌军狼狈跑出固原寺口子。10日，起义军进至李俊堡，当晚折回沙沟。11日，开始南下，经偏城到达新店子时，马国璠再次参加进来。途经上店子，冶福荣营缴获海连玉自卫队步枪十余支。此后，起义军途经固原骆驼巷，隆德天桥、沙塘，庄浪杜家堡、南湖，静宁柳家梁、水洛城（现均属庄浪），于5月中旬进至张棉驿、龙山镇、张家川一带。

起义军在此之前，曾派马福邦到张家川联系。李得喜、马瑞分别串联百余人，夺取保安队和乡公所的一些枪支，进行秘密活动。起义军一到，他们立即加入。经沿途发展，起

义军达两万余人，扩编为二十四个营。

起义军南下后，杨德亮即令预七师师长严明带本师和一九一师六个团兵力跟踪尾追，沿途滥杀无辜。在斜路注，把躲在山上的妇女、儿童一阵机枪乱扫，血流成河。在砖窖，杀害李生杰一家大小二十七口。5月15日，敌先头部队追至张棉驿。

为消灭尾追敌军，马思义指挥设伏歼敌。16日，起义军埋伏七千余人于大麻子山麓一带，配置一万人于山顶和两侧。每人准备一包黄土，约定三声枪响，全线出击。中午时分，预七师二十一团，进入伏击圈。马思义鸣枪三响，起义军遍山跃出，冲入敌群，扬土障目，杀声震野，前面的敌军遭刀劈斧砍，后面的抱头鼠窜，落荒而逃，又被两翼伏兵截住，共毙敌九百余人，俘一百余人，缴步枪八百多支、轻机枪二十三挺、重机枪五挺。马思义的三弟马恩聪等三十余人英勇献身。此役，起义军威风大振。

休整两天后，起义军乘胜进逼张家川城，准备入夜后攻城。行进到城郊下磨时，一地主家的草垛、房屋起火，队伍暴露在火光之下，遭守城敌军猛烈射击，被迫放弃攻城计划，撤到龙山镇白草洼。闻敌四十二军一部向张家川压来，起义军又回师北上，经华亭竹林寺、刘店、马鞍口到达化平圣女川时，国民党从潼关调来的九十七师二八九团已先期到达，堵住了去路。5月24日，起义军与敌激战一夜，因敌构有坚固工事，进攻受挫，撤出战斗；从洪家峡翻越六盘山，经隆德东台、天桥、张家南湾、将台、西吉滩，回到沐家营

一带。

起义军驻扎沐家营时，甘肃省政府又从兰州派来一个代表，对马思义说："省上希望你过去，要地盘可以给几个县"。马思义识破其诱降阴谋，愤怒地回答："要陇东十七县！"

5月底，马思义、马国璘、马国璠在七窝子召集营长以上人员商讨行动方案。会上，马思义鉴于前两次起义失败的教训和当时所处的困境，首次提出进陕甘宁边区投奔八路军的主张，引起激烈争论，意见未能统一。马国璘当时倾向马思义的意见，但怕引起混乱，未做出决定，只要求大家不要向外透露。

6月6日，起义军为甩开敌军，北进至海原石蛤蟆坳，但仍遭到预七师、一九一师及保安团队的包围。马思义指挥战斗两天两夜，伤亡一千余人，才冲出重围，退至红羊南山。敌人又追上来，起义军边打边撤，到东海坝时，已经两天没吃没喝，人困马乏，人数也减到五六千人，前两次起义失败的惨状又摆在大家面前。

在东海坝稍事休息，起义军绕红羊北山经芦子岘，准备进入地形复杂的南华山与敌周旋。但许多人沿途走散，到石岘子时只剩下一千余人，形势越加险恶。马思义又一次提出了进边区的主张。他流着泪说："现在只有进边区这一条路了。愿意去的跟我走，不愿去的也不强迫，但要把马留下，让我们骑上冲出去……"马思义话音刚落，人群一片哭声，许多人留下马匹，相继散去。

6月9日，马思义、马国璘、马国璠等带领余部向固原张家山转移，途中又有走散。有人对马国璘说："听说红军是有福同享，有祸同当，有妻同睡。别人都能去，你着带女人不能去。"到达马东山，马国璘改变了主意，对马思义说："你先去吧，如果那边好，再派人来接我。"马思义生气地说："你不走，我走！如果那边不收留，我把枪、马一交，给人做活下苦去！"于是又有一部分人随马国璘走了。

马思义带四百人东进。行至臭水沟，又有一百多人不辞而去。马思义带着剩下的二百三十多人，经固原头营、张家崖、官厅，穿过敌人的封锁线，于10日傍晚进入陕甘宁边区环县庙儿掌。

历时38天的第三次起义又以失败告终。国民党当局对起义地区回族人民的镇压比前两次更为残暴。回到家中的起义农民有二百多人惨遭杀害，不少人被抓去坐牢，严刑摧残。马国璘与马思义分手后，不敢回家，隐藏在山中。四十二军军长杨德亮和平凉专员马继周数次派人进山，美言相许。马国璘轻信，一进入大寨村，即被军队扣留，押解兰州，投入监狱。次年4月14日，被枪杀于兰州红山根。

6月12日半夜，一九二师派便衣队潜入沙沟村，将马思义、马思贞、马思聪弟兄三家的人赶在一起，枪打刀戳，杀死十一口人。只3人死里逃生，马思忠躲在一口窖内，幸免于祸，出走逃亡，以后由其四哥马恩赛引进边区参加了革命队伍。

是年秋，国民党以三次起义地区为主，将海原、固原、

隆德、静宁、庄浪五县相毗连的回民聚居区单独划出，在沐家营设立特区，1942年10月成立西吉县，加强统治，称为“变乱肇端之地”。

结 束 语

海固回族人民不畏国民党军政当局的残酷镇压，三年内前仆后继地连续举行三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充分表现了回族人民为谋求民族解放，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

历史经验值得总结。三次起义之所以归于失败，除了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国民党残酷镇压等客观原因外，正如毛主席在1941年7月接见马思义时所指出的：主要原因还在于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三次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多数是民族宗教界人士，由于历史形成的回族人民宗教信仰上的特殊情况，这些人士出面号召，起义比较容易发动，行动中也便于领导，这是有利方面。但事实也证明，由于他们的阶级局限性和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在斗争的关键时刻易于动摇和妥协。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为民族解放英勇地牺牲了，但他们的悲剧就在于对敌人存在幻想，一再上当受骗。这是令人非常惋惜的。第三次起义中，当马思义等农民中的先进分子进入领导层后，情况便大大不同。虽然不能克服农民起义军固有的弱点，改变失败的命运，但却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坚定性，对敌人不抱幻想，特别是在关键时刻力排众议，毅然奔赴陕甘宁边区，保留了革命的火种，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找到了民族解放的光明大道。

三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海固回族人民威武不屈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永照史册；其历史经验教训，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它深刻启示和教育我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是争取民族平等和民族解放的根本保证！

回民骑兵团

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
中共固原地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

回民骑兵团（以下简称“回骑团”）是由海固第三次回民起义军投奔陕甘宁边区的余部组建而成，在中国共产党培育下成长起来的西北地区第一支回族武装力量。这支回族武装力量，在1941年7月被命名为“陕甘宁边区联防司令部回民抗日骑兵团”，留守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1945年8月，改名为“陇东回民骑兵团”，在解放战争中，与兄弟部队一起，为保卫陕甘宁边区、解放大西北而战斗；全国解放后，改名为“甘肃省军区回民骑兵团”，为捍卫人民政权、保卫民主改革和经济建设，立下汗马功劳，绘写了一幅壮丽的历史画卷。

投入党的怀抱

1941年6月，海固回民第三次起义失败后，起义军团长马思义带领余部二百三十多人突出重围，进入陕甘宁边区环

县车道区庙儿掌，沿途寻访八路军部队。11日到达砖城子，打听到苦水掌驻有八路军，即派周尚义、马彦彪等四人前去联系，找到了环县保安大队大队长王世保。王世保同志问明情况，即派保安大队书记毛至善偕同正在那里工作的中共环县县委统战部副部长张镜如，当天赶到龙家阳洼面见马思义、马国璠。张镜如、毛至善对起义军进入边区表示欢迎，安排他们住在砖城子、龙家阳洼和席菠滩三个村庄，供给了粮食，并请他们派代表到苦水掌详谈。马思义、马智宽、苏山三人连夜赶到苦水掌。王世保热情款待了他们，商定亲自陪他们去庆阳，向八路军陇东保安司令部汇报。

12日，王世保偕同马思义等前往庆阳。途经环县，环县县委谢书记和陈县长到住地看望并设宴招待。13日到曲子，受到陇东分区警备二团团长周仁杰、副团长徐国珍的热情接待。14日到达庆阳，陇东保安司令部白受康副司令员接见他们，详细询问了起义的经过和进入边区的人员情况。其后，白副司令员和陇东地委统战部干部苏采云（回族）又同他们商谈，确定：起义军仍用原来建制，不加整编，给养按八路军标准由保安司令部供给。当晚，后勤部门给他们三人送去了军装。15日，陇东军分区设宴欢迎，并请他们观看了文艺演出。

马思义等在庆阳期间的一天午夜，一支国民党部队窜入边区偷袭，起义军仓促应战，一人牺牲，十余匹马走失。环县保安大队闻讯赶来，才将敌军撵走。第二天晚上，他们怕再遭偷袭，露宿野外，有十多个劫掠分子乘机离去。

陇东分区得悉起义军被偷袭，通知马思义等连夜返回，并让他们移住盐路掌和杨家嘴。马思义等把他们受到八路军热情接待的盛况和商定的安置办法，向大家传达后，群情振奋，激动不已。

时隔不久，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陇东分区又让起义军移驻到离国民党统治区较远的合水县柳沟。途经曲子镇时，警备二团的指战员夹道欢迎。三八五旅旅长、陇东军分区司令员王维舟、副旅长耿飚和陇东分区专员马锡武等，在庆阳三十里铺接见了全体人员。党组织还选派熟悉回族风俗习惯的卫·吾同志随队搞后勤供应，给每人发了军装及日用品。抵达合水县时，县长高朗亭也设宴欢迎。数日后，王维舟司令员又带着来庆阳演出的延安文工团到柳沟慰问。王司令员对大家说："我们坚决支持你们回族人民的革命斗争，但急于求成是不行的。""你们是少数民族的革命力量，党需要你们，要把你们每个同志都培养成干部。"

接着，党中央派陕甘宁边区联防司令部司令员肖劲光从延安专程到柳沟看望起义军，并赠给一面上写"浩气长存"四个大字的锦旗，表达党对海固回民三次起义的高度评价和对死难农民的深切悼念。

1941年7月，党组织安排马思义、周尚义、马智宽、苏山去延安参观学习。到延安后，马思义等住在边区回民文化协会，参观了中央民族学院、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等单位。民族学院还邀请马思义作报告，他含着热泪介绍了三次回民起义的经过，控诉国民党反动派血腥镇压的暴行，

引起巨大反响。

7月下旬的一天，毛主席、朱总司令和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在边区政府礼堂接见马思义和马智宽。当他们在杨静仁同志陪同下进入礼堂时，毛主席笑着迎上来与他们一一握手，然后让他们坐下，亲切地进行了交谈。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说，回族人民在中国历次革命斗争中，都起过一定作用，尤其是太平天国时期。可是，都失败了。现在，你们海固回民的革命也失败了。你们这三次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太平天国所以失败，也是如此。你们应当记住这一教训。又说，你们革命虽然失败了，今后应该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继续进行斗争，共产党也一定帮助回族人民得到解放，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毛主席亲切地问马思义有什么顾虑。马思义说，原来想，如果边区不收留，就准备把枪和马交给八路军，我们去下苦打短工。毛主席笑着说，八路军不要你们一支枪，一匹马，原建制保留，人员不整编，还由你们自己去领导，共产党积极帮助你们。临别，毛主席嘱托马思义：回去代他向二百多位战士问好。

马思义在延安期间，边区联防司令部与他们商议决定，将这支当时222人的起义军余部，命名为陕甘宁联防司令部回民抗日骑兵团，驻扎陇东，由八路军三八五旅代管（1943年改由骑兵旅代管，1944年由八旅代管）。任命马思义为团长，马智宽、周尚义、苏山为副官，下设三个连，冶福荣任第一连连长，王登林任第二连连长，马负图任第三连连长。不久，马国璠带马继先、马进荣离队，移住延安大扁沟回民

文化协会。

为了帮助回骑团指战员进行学习和训练，中共中央西北局派杨静仁担任政治教官，马克担任文化教员，做政治工作。以后，中国回教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派鲜维俊到回骑团，协同杨静仁、马克工作。

严重的挫折

回骑团的这二百多人，出身、思想比较复杂。当初是在敌人重兵围剿、走投无路之际，抱着搬八路军帮助他们打国民党的愿望进入边区的，没有长期从事革命斗争的思想准备。进边区以后，听领导干部解释说，现在是国共合作抗日时期，八路军不能出去打国民党，大家都有些失望。过了一段时间，许多人想念家乡和亲人，又过不惯革命军队有严格纪律约束的生活，加之当时国民党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军民生活都非常困难，党组织虽然尽量照顾，而供应仍不够充分，时间一长，许多人思想波动。曾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团部副官的苏山和当过土匪的马贡图等人乘机捣鬼，教唆战士以要给养为借口，撺自从营嘴铺移驻庆阳三十里铺；后又提出回海、固去，甚至煽动说："如果马思义不走，就把他绑住拉着走"。马思义此时也因两次派回去的人杳无音信，惦念马国璋和自己家属的安全，也想回去看一趟，并再带一些人进来。

陇东分区得悉这一情况，十分为难，一方面预料他们一

出边区，肯定会遭到严重摧残；另一方面，他们这支队伍已正式命名为回民抗日骑兵团，进入国民党统治区，就会给国民党造成诬蔑共产党的口实，遂派人反复阐明利害，进行劝阻，但他们不听。

1942年1月2日，中共陇东地委统战部部长段德彰和卫一吾同志，又一次和回骑团全体人员座谈，进行劝阻，仍无效果。段德彰说："你们一定要回去看看，我们就只得欢送；遇到危险再回来，我们仍然欢迎。"卫一吾建议把老弱留下，免得行军作战拖累，这个意见得到了同意，决定让马鸣桂带三十多位老弱和伤病员住在曲子。第二天，杨静仁同志给他们送来一笔路费，并且一直陪送到苦水掌。

回骑团一百八十多人回到白崖、沙沟，得知马国璋被押解兰州，生死不明；马思义家十一口人惨遭杀害；参加起义的人受到残酷镇压，有的人头落地，有的家产充公，许多人仍藏匿山野不敢回家；个个心惊动魄。部队探知大寨一带驻有国民党四十二军部队，不时出动巡逻，不敢停留，急忙撤到固原麻地湾。立脚未稳，国民党追来一个营，后增两个团，将他们团团包围。敌军派人前来劝降，马思义见不好硬拼，答应回沙沟去谈判，在去沙沟的路上，趁黑夜甩开敌人，急返边区。走到海原王家堡，苏山和马贡图带一部分人离队而去。马思义痛悔不迭，带领剩下的三十多人，经海原红涝坝、韩府湾和同心羊路、梨花嘴，于1月16日回到苦水掌。

受挫回来，大家都觉得无颜见边区首长，情绪低落。但

是陇东党组织和军分区仍然满腔热情地欢迎他们，安排驻在合水县。一些离队回家的战士受不住国民党反动派的摧残，又陆陆续续返回部队，人数增至八十余人。

经过这次严重挫折，回骑团的干部、战士才从思想上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他们的靠山，只有跟着共产党干革命才是他们的唯一出路，从心底里萌发出“我们需要学习，我们需要改造”的要求。为了解除回骑团干部、战士的后顾之忧，党组织又设法把他们在国民党统治区遭迫害的三十多位家属接进边区，随军居住。

马思义等出边区，在白崖、沙沟逗留只有十天，却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大恐慌。甘肃省党部在一份报告中说，“叛民一部分常住匪区，受其煽惑，每想回窜……若与奸党合流，则燎原星火，隐忧堪虞”。所以，立即大搜剿和大屠杀。在西吉沐家营一次枪杀十五人，小坡王秉文被国民党军队绑在树上用刀乱戳，放火活活烧死。张家川马瑞被抓去，先用火烧两肋，然后枪毙。夏天，马国瑞在兰州惨遭杀害。噩耗传来，回骑团指战员在合水召开追悼会，陇东地委和专署、三八五旅、合水县委、县政府送了挽联。回骑团的干部、战士化悲痛为力量，表示一定要努力学习，提高觉悟，加强训练，为死难者报仇。

在党的抚育下成长

为了使回骑团成长为一支坚强的人民武装，并造就一批

民族干部，党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费尽心血。

1942年春，回骑团由于人员减少而编为一个连，秋天，由合水县移驻延川县永坪镇。途经延安时，边区联防司令部张经武参谋长在七里铺设宴招待了排长以上干部，肖劲光司令员亲自宣布，任命杨静仁为参谋长，马思贞为连长，马克为政治指导员。不久，党组织送马思义、冶福荣、周尚义、锁云龙、马希杰、马生荣、马保珍、丁良臣、苏尚华、马文海等进入中央民族学院，学习政治和文化知识。1943年3月，马思义、冶福荣、周尚义、锁云龙、王鹤寰等又转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杨静仁、马克等同志带着党的重托，和回骑团战士泥爬土滚在一起，亲密无间，一面给干部、战士上政治课，进行抗日救国教育、民族宗教政策教育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教育；一面手把手地教战士读书写字，学习文化，教唱革命歌曲。通过学习，大家第一次了解了“共产主义”、“人民革命”这些令人大开眼界、无限向往的革命道理，思想觉悟迅速提高。以后，党组织又从老战士、老干部中选派何仲发、周金山、周金红、苏彩云、苏正德、马占海等十一位回族干部、党员来到回骑团，言传身教。整个连队一派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革命气象。

为提高部队军事素质，边区联防司令部选派骑二旅副营长李振海同志担任回骑团军事教员，进行军事训练。指战员刻苦训练，进步很快。在边区政府召开的“九·一”运动会上，锁云龙、张化龙、顾学忠等表演的马术受到好评，朱总

司令亲自颁给一面奖旗。1945年，在和三八五旅一同举办的运动会上，马希杰、丁文礼、马保清等表演的马术，受到奖励，还拍了电影纪录片。

回骑团的指战员以八路军为榜样，认真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边区群众情如鱼水。驻延川永坪镇时，战士们见枣梨湾的群众在初冬季节赤脚淌水过河，便主动地备料投工，跳进冰冷的水里架设了便桥，过春节时，群众扭着秧歌，来给战士们拜年道谢。驻合水时，战士王志祥在河边拾到一个装有四五枚银元的小包，交到团部，经多方查找，送还失主，群众送来一面上书“拾金不昧”的锦旗，赞扬回骑团战士们的高尚品德。

为克服国民党封锁边区造成的经济困难，回骑团指战员积极响应党中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1943年和1944年两年，在合水县东太白瓦岗川开荒种地两千余亩，达到了粮、油、菜、肉与马草自给。1945年，又在固城川和三八五旅炮兵营开展生产竞赛，秋后粮食大丰收，实现“耕三余一”。战士们还自己捻线织毛衣，磨野核桃作衣扣，用草木灰作染料，克服穿衣困难；自己挖窑洞、盖房子，解决住宿问题。团里专门抽出马鸣桂、杨占奎、袁兆祥、马占林等赶十多头骡子跑运输，自力更生补充费用。三八五旅宣传队曾把回骑团的大生产事迹编成文艺节目，广为宣传。

在党的抚育下，回骑团全体指战员不论政治思想、军事素质、文化知识都有很大提高。1945年秋，马思义从“抗大”

毕业，回到固城川营地时，眼见战士个个精神焕发，连队生产果实累累，回想过去的曲折历程，不由得心潮澎湃，感受万千。1946年3月，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47年，团里已发展党员6名，成立了党的支部。这标志着回骑团的大多数战士已经从仅有反抗意识、复仇思想的起义农民成长为谋求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的革命战士。

回骑团指战员的生活习惯受到了各方面的尊重。阿訇马进仓一直随军活动，婚、葬以及“尔德”、“古尔邦”等节日，都按民族习惯举行，始终保持着明显的民族特点。

出击六盘山

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王震将军率三五九旅中原突围，向陕甘宁边区进发，8月到达陕南、陇南一带，党中央派西北人民解放军出击迎接。西北局指示甘肃工委，由中共陇南特委和海固、华平工委组织武装工作队出击敌占区，牵制敌兵力，配合三五九旅相机创建革命根据地。回骑团选派马克、沙里士、马生荣、马智宽等60余人随海固工委行动，组成第一大队，马思义任司令员，王有功任副司令员；陈致忠任工委书记、一大队政委；马长林、杨诚忠等十三人随陇南特委行动，属第二大队，刘余生任司令员，马福吉任副司令员，中共甘肃工委副书记孙作宾任特委书记、二大队政委。

9月3日，两个大队的干部、战士共二百九十七人，从

庙儿掌出边区，在固原白家塬击溃一支自卫队，在头营又缴另一支自卫队的枪械三十九支，穿越平（凉）、银（川）公路，捣毁了大营乡公所。经硝口到达西吉偏城后，两个大队分作两路，分别沿六盘山东、西麓南下，第一大队在隆德杨家店突破甘肃省保安第三团的阻截，然后越过西（安）兰（州）公路与第二大队汇合，翻过六盘山进入化平（泾源）县西峡。

9月11日，两个大队在化平县老龙潭附近的冶家大庄，被敌新一旅、骑一旅与保三团三千余人包围。全体同志英勇反击，激战一整天，才突出重围，从密林中登上十八盘高山。战斗中海固工委委员魏志义、回骑团排长马智俭、司务长马玉德、班长马玉祺等十一人英勇牺牲，有十四人负伤，四十七人失散，丢失了军用地图，携带的电台也被敌人枪弹打坏，与上级失去了联络。当时，虽然还在秋季，而六盘山高山之上寒气逼人，又遇雨雪，气温骤降。两个大队的同志都服装单薄。马思义、马长林受冻昏迷，经紧急抢救才苏醒过来。在此严峻形势下，全体干部、战士团结一致，毫不动摇，继续向南挺进。到达隆德县苏台，才得知王震将军已率队离开陇南，进入边区，两个大队的领导同志经过认真研究，认为继续南下已失去作用，留下打游击，条件还不成熟，决定马上撤回边区。次日，全部人员再翻越关山，经化平二道卡子、平凉北塬、庐儿湾、固原蒿店、石家沟口，到达碾盘掌，击溃了赶来堵截的敌新一旅一个步兵连，胜利回到边区。

回骑团撤回边区不长时间，一些在突围时失散而掉队的战士也都几经周折，相继归队。马忠良、马攀桂、李应忠、马松发、米占川等突围后未找到大队，辗转于庄浪、化平、固原一带，昼伏夜行半个多月。回到边区时，他们虽已疲惫不堪，但所带枪支、弹药无一缺损。马占荣在突围时失散，被化平县自卫队搜山抓去，敌人严刑审问，他拒不吐露真情，被解送兰州监禁一年，获释后立即返队。

这次出击，正如西北局统战部在总结报告中所说：串了七八个县，打了几个胜利仗，给敌人精神上以压力，给群众以鼓舞，在政治上锻炼了干部。对回骑团来说，更是几年学习、训练成果的检验。绝大多数同志意志坚定，英勇顽强，团结互助，吃苦耐劳，胜利地完成了打击敌人、保护干部的任务。

参加保卫边区战斗

解放战争开始后，陇东党组织为增强回骑团的战斗力，于1947年初从环县、曲子参军的青年中，调七十多名扩充回骑团，编为第二连，人数达到一百八十多人。新增的第二连，战士多数为汉族，连、排干部是从第一连有战斗经验的回族战士中选拔的。此时，团部机构有政治处、供给处、卫生处，建制趋于健全。

1947年3月，国民党反动派调集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等部三十四个旅，共二十三万余人，分别由南、西、北三

面向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攻。陇东方面，敌人投入四个整编师，五万余人。而我军包括回骑团、十三团和各县游击队，只有三千多人。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陇东军分区遵照党中央“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精神，主动放弃了环县、曲子、庆阳、华池、合水等县的一些城镇，转入农村，开展游击战争。

4月30日，国民党马继援八十二军骑二旅四团分三路向华池县元城子扑来。回骑团英勇阻击，掩护群众和基层干部安全转移。敌军占领元城子后，得意忘形，企图越过子午岭，与进犯陕北的胡宗南军队相策应。陇东军分区决定组织一次战斗，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粉碎敌人的阴谋。徐国珍副司令员召集团以上干部会，经过周密研究，认为：红土嘴岘是越子午岭必经之地，地形复杂，羊肠小道仅容一骑通过，是打伏击战的理想地方，遂命令回骑团配合十三团打好这陇东自卫反击战的第一仗。

5月17日夜，马思义率回骑团与十三团一起出发，于次日拂晓进入阵地。回骑团部署第一连埋伏红土嘴岘东侧，担任主攻，第二连随十三团埋伏佛堂山两侧策应。10时左右，敌骑二旅四团约三百余人，由怀安城出发，行至红土嘴岘两面王背梁，狡猾的敌人见地形复杂停了下来，派出四十多个尖兵，下马搜索前进。敌尖兵进入伏击圈后，第一连的战士奋勇冲击，刀枪相加；后面的敌军被十三团火力压住难以前进，不到15分钟，四十多个敌人大部当了俘虏，缴获步枪四十余支，机枪一挺。当敌主力赶来援救时，我军已胜利撤

离。这一仗，使盘踞元城子的敌人再未敢轻举妄动，不久慌忙撤走。

在我军转入农村期间，早在1940年就被我逐出、流亡固原七营的国民党环县县政府，也随胡、马军队卷土重来，纠集地主、恶霸、土匪、地痞组成自卫队，任命敬明君、李阳珍等为大队长，黄少武等为中队长，大肆反攻倒算，残害人民，偷袭我游击队和基层干部。1947年6月9日，敬明君自卫队在老爷山，袭击回骑团派出的巡逻队，杀害排长马正祥及战士海正德，击伤马风麟。为了保卫群众利益和部队安全，陇东军分区命令回骑团、十三团、新成立的十四团及环县游击大队等协同配合，清剿匪徒。7月4日，回骑团追击李世怀自卫队于毛井区骚泥湾，将其逐出边区；追击敬明君大队第二中队于甜水堡沙坡，俘敌二十余名，击毙三人，擒获并处决了叛徒耿兆玺；1948年1月，追击李阳珍自卫队于毛井区乱谷堆，俘敌七名，击毙二名，余敌逃出环县。此后又在小南川、面店子川歼灭黄少武、汪兴民自卫中队，击毙黄少武等十三人，生擒三人。12月，回骑团将敬明君自卫大队包围于山城堡刘家口子，经过激烈战斗，匪首敬明君跳下深沟只身逃跑，匪众溃散。

回骑团还派出小分队，协同党的地下组织和游击队，深入敌占区，打击“地头蛇”。1947年4月中旬，国民党固原县政府拼凑地方武装进占早于在1936年被红军解放的三岔镇。芦建祥、王自彦等也率领自卫分队乘机进入我地下党活动的孟塬、冯庄、王洼等地，对地下党活动和出入边区的工作

人员构成威胁。甘肃工委指示马思义、马克参加海（原）固（原）工作委员会，配合地方干部开展这些地区的工作。回骑团派出排长杨诚忠、马荣怀、母登祥各带几名战士组成小分队，袭击盘踞大涝坝、常家湾和白家塬的自卫队，给予重创。他们还两擒两纵自卫队长王自彦，教育其重新做人，在当地引起很大震动，许多乡长、保长、自卫队长的反动气焰大为收敛。在这些战斗和活动中，回骑团迅如闪电，勇敢利落，威震敌胆，得到了环县人民的交口称赞。

协同友军进击敌人

1947年冬，回骑团在华池县老爷岭进行了“诉苦、三查”，清查出了从俘虏编入连队的特务分子周恒。经过这次整军，全团指战员的阶级觉悟进一步提高，革命意志更加坚定，斗志更加昂扬。

1948年2月，西北野战军取得宜川战役胜利，向国民党军队展开全面反攻。我陇东部队也主动出击。2月19日，回骑团协同十三团和十四团，将驻在高家滩的马鸿宾八十一军一八〇团包围，歼灭一个排，俘二十人，缴六〇炮一门。3月26日，回骑团第二连和镇原县游击大队将驻在三岔的固原县一个自卫中队包围，激战一天，敌拼死突围，回骑团纵马追至唐家塬，将其全部歼灭，缴枪二十九支，胜利收复三岔。

4月中旬，西北野战军转向外线作战，在“西府、陇东战役”中，陇东、三边军分区组成联合指挥部共同作战，收

复庆阳失地，牵制陇东之敌，进行策应。当时庆阳城内驻有敌保安第一团，西峰镇驻有敌八十二军骑五团。陇东军分区徐国珍司令员率回骑团、十三团、十四团、三边军分区司令员郭炳坤率"铁八团"、二团、骑兵团进逼庆阳。30日，西峰镇之敌闻讯后倾巢出动，昼夜兼程，向我陇东部队司令部驻地二转铺猖狂扑，企图逼我军离开，解除西线的威胁。5月1日，敌骑五团在大炮、重机枪掩护下，组织黑马队、红马队、白马队轮番向我军阵地发起冲锋，企图越过一个峰岘逼进我军阵地。我回骑团和兄弟部队坚守阵地，寸土不让。回骑团的八挺机枪二挺打坏，六挺打得枪管发红。最后，打死打伤敌人一百余人、马二百余匹，死尸堆积桥上，道路为之阻塞，敌少将团长马少康被我击毙，取得辉煌胜利。在战斗中，回骑团第一连连长马思贞英勇牺牲。

5月底，回骑团和兄弟部队开始收复解放战争初期我主动放弃的地方。该团与十三团、合水县游击队一起，将敌合水县店子塬昌益三带的一支保安队包围于陈家园子，战斗半小时，打死打伤和俘虏敌兵六十多人，缴获轻机枪八挺。6月中旬，回骑团驻宁县盘克塬保卫夏收，第二连派出两个排进入敌占区萝卜嘴头巡逻，与敌八十二军的二百多骑兵遭遇，敌众我寡，经过浴血奋战，回骑团战士冶春祥、李富荣、卢奋魁、海保林、刘医生五位同志在战斗中英勇献身。第一连闻讯赶来增援，击毙击伤敌军数十人。

这年冬天，敌八十军师长卡得云带一个骑兵旅和两个步兵营，共约二千多人，经固原双井进至环县赵家渠，妄图再

犯边区。徐国珍司令员率回骑团、十三团（缺一个营）、环县游击大队和固东工作团星夜奔袭。我军接近敌一部驻地窖湾子时，敌全无知觉，敌人的一个司务长带着几个士兵打水时被我活捉，敌人发觉后龟缩在土窑中顽抗。我军施放燃烧弹攻击，毙敌五十多人，打伤一百多人，敌参谋长亦被我击毙。拂晓，敌人赶来救援，回骑团担任后卫，掩护兄弟部队顺利转移。卡得云遭此痛歼，旋即撤走。

1949年，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西北野战军也向敌人发起总攻击，解放大西北。7月，回骑团击溃固原东部何家岘、孟家塬之自卫队后，参加了解放镇原的战斗。8月1日，随同十九兵团六十五军一九三师突破马鸿逵一二八军三关口防线，跨越六盘山，解放隆德，接着又解放静宁，9日配合一八八师解放西吉。回骑团的指战员回到了久别的家乡与亲人团聚，共庆革命的胜利。为适应革命形式的发展，陇东军分区将环县游击队一百五十名干部、战士调入回骑团，编为第三连和第四连，月底驻防会宁。

兰州解放后，回骑团属中国人民解放军甘肃省军区建制，由会宁军分区代管。马思义调任会宁军分区副司令员，艾青山接任团长、副政委，马克调任临夏军分区政治部主任，高有才接任政委。

保卫人民政权

西海固地区解放初期，残存的国民党特务和反动军官纠

集一小撮惯匪、兵痞，利用国民党军队溃逃时遗散下的枪支弹药，聚股成匪，流窜在西吉、海原、固原一带，政治土匪就有大小二十余股，八百余人。马绍武股匪，自称“仁义军”，以海原县高崖子庙山为巢穴，号称“小台湾”。1949年9月23日，这股土匪在固原县王洼区，一次杀害我游击队员十七名。1950年元月，回骑团全部开赴海原，配合驻宁夏部队独一师一团，于1月27日，夜急行九十里，将马绍武股匪包围在庙山，发起强攻，马绍武拼死突围带伤而逃。回骑团追至杨山庄歼匪六人，并协助一团，终将马匪擒获正法，股匪歼灭。接着，在甘盐池歼灭田子善股匪。1950年5月8日，反革命分子在平凉发动了武装叛乱，被我军击败后，匪首马成龙窜到海原，聚集匪徒，分散窜扰。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回骑团组成两个武装工作队，在西安、李俊配合基层干部、发动群众，肃清散匪，终于在油坊院将匪首马成龙捕获，平息了匪患。

1950年12月，回骑团奉调开往定西、会宁、榆中一带，继续执行剿匪任务。这时，残存当地的匪特利用封建迷信，发展反动会道门，进行隐蔽活动。回骑团以连为单位，深入农村，宣传政策，发动群众，在群众的紧密配合下，先后消灭了马荣、王五田股匪及其残余；平息了榆中县“无极道”反革命叛乱。

1951年7月，甘肃省军区给回骑团补充新战士七百二十二人。增设了机炮连、特务连，全团发展至六个连队，一千零六十三人，团部设政治、参谋、后勤三个处和卫生队。

1952年，正当民主改革大规模开展时期，国民党特务、恶霸地主与宗教界的极少数反动上层相勾结，在西海固地区策划了“四·二”反革命叛乱，回骑团立即从定西开赴西吉，4月4日在泉儿湾打退叛匪阻击，开进县城，参加了保卫县城的战斗。此后，协同兄弟部队和地方干部、民兵，迅速平息叛乱，恢复社会秩序。

整个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回骑团驰骋于甘肃东部，哪里社会治安出现问题，回骑团就出现在哪里，在保卫人民政权的斗争中，又为人民立下了新功。

走上新岗位

1949年1月，党组织为给新解放地区准备民族干部，先后从回骑团调马希杰、马生荣、马登科等入西北军政干校，调苏尚华、王弼真、周满福、马玉林等入陇东分区教导队，调马思忠、马启新、马同近、海正明、马国璋等入陇东地委政治教导队，学习接管新区、建立人民政权的方针政策。8月以后，这些同志先后分配到西吉、海原、泾源等县工作。同时，从回骑团调出一批领导干部到地方工作，政治处主任沙里士调任西吉县长，一连副连长丁良臣任西吉武装大队长，二连副连长杨诚忠任海原武装大队长。这些同志成为当地第一代回族干部，在密切党和回族群众的关系，促进民族地方的政治、经济建设等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1950年，回骑团又转业部分骨干力量加强民族地区的工

作，二连连长马长林回到西吉白崖任区长，马鸣桂任西吉县检察长。

1952年6月，全军整编，回骑团缩编为三个连，有一百九十七名干部、战士转业到地方，不少人担任了基层领导。10月，调二百名汉族战士去西北军区军牧部，补入二百五十三名回族战士充实各连。

1953年8月，甘肃省西海固回族自治区成立，以回民骑兵团团部为基础，组建成西海固军分区（后改固原军分区），马思义任司令员，艾青山任副政委；连队改为西海固公安大队（后改固原公安大队），一部分干部充实到各县人民武装部，回骑团的建制从此撤销。

回民骑兵团从组建成立到建制撤销的十二年战斗历程中，不仅驰骋疆场，立下了赫赫战功，而且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回族干部。据统计，从回骑团成长起来的和曾在回骑团工作过的县、团级以上干部有三十二人，其中省军级四人，地师级十一人。转入地方工作的干部、战士，绝大多数也都担任了基层领导工作，在党、政、军、群、工交、农林、财贸、卫生等各条战线上，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贡献。

回民骑兵团的历史画卷，闪耀着党的建军路线和民族政策的光辉，凝结着党对少数民族革命战士的关怀、爱护和抚育。回民骑兵团的指战员没有辜负党对他们的期望，胜利地完成了党交给他们的历史使命。回民骑兵团的光荣历史将永载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永载西北回族人民的革命斗争史！

文　献

论联合政府（节录）*

（1945年4月24日）

毛 泽 东

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否认中国有多民族存在，而把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称之为“宗族”。他们对于各少数民族，完全继承清朝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政策，压迫剥削，无所不至。1943年对于伊克昭盟蒙族人民的屠杀事件，1944年直至现在对于新疆少数民族的武力镇压事件，以及近几年对于甘肃回民的屠杀事件，就是明证。这是大汉族主义的错误的民族思想和错误的民族政策。

1924年，孙中山先生在其所著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说：“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国民党敬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

---

* 《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第1034页—1085页。1964年版。

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

中国共产党完全同意上述孙先生的民族政策。共产党人必须积极地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这个政策而奋斗；必须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一切联系群众的领袖人物在内，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并成立维护群众利益的少数民族自己的军队。他们的言语、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应被尊重。

多年以来，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各解放区对待蒙回两民族的态度是正确的，其工作是有成绩的。

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

（1936年5月24日）

我红军目前向西行动，所经甘宁两省地区有着占人口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三的广大回民群众，加紧争取与帮助回民走到抗日反国民党军阀卖国贼的战线上来，并联合苏维埃红军，为回族的自决与解放而斗争，创造西北新的伟大的局面，是党和红军极迫切的重要的政治任务。

在国民党军阀官僚的统治下，残酷的压迫与榨取，甘宁农村经济是在急剧的破坏，影响到回民日常的与为维持清教"美德"之必须的生活，引起回民极大的不满、痛恨与抗争。如马仲英部的变乱，回民欢迎红军驱走国民党军阀及与国民党军阀勾结〔之〕贵族豪绅军阀，都说明着回民对于国民党军阀统治的压榨是到了再也不能容忍的地步。红军去北上抗日先后经过甘肃的实际行动中，在回民中留下很深的影响和信仰，一般的知道党与苏维埃的民族自决的政策与主

---

* 标题的"中国工农红军"六个字是编者所加。

张。以目下全中国抗日反蒋运动的浪潮的影响，国民党军阀的出卖甘、宁、青，引进日本强盗到宁夏建立特务机关，设无线电台，日本强盗的侵略和进攻威迫到了每个善良的回民！在回族中增长着民族自觉的情绪，给我们争取与帮助回民的极有利的条件。

我们对回民的基本原则是回民自决，回族事情由回族自己解决。我们只有站在帮助与督促的地位去推动与发动他们的斗争，坚持与正确的灵活去运用这一原则到回民实际工作中的各个方面，是争取回民决定意义的先决重要前提。

依照上述原则策略，目前在回民中应进行下列的中心工作。

第一，在回民中广泛的发动反国民党军阀统治的压迫与苛捐杂税的斗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进攻，与回民切身利益和要求联系起来，来启发回民的民族觉悟与斗争，来争取与团结回民，并把斗争一直提到推翻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建立回民自己的政权。政权的组织，可以回民居处的情况用以下的两种方式：第一，在回汉人杂居的乡或区，在回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的原则之下，组织回汉两民族的乡或区的混合政府，其正副主席代表及政府的委员人数，以该乡或区的回人与汉人数量多少为比例决定。第二，在完全是回人集居的乡或村，则组织回人单独的回民政府，凡是愿谋回族解放的贵族，阿红〔訇〕及一切回民都可参加，并可与附近的第一种政府或完全汉人的人民政府建立联盟的形式，以取得工作上、行动上的联系与配合。

在进行建立第一种政府时，应在回人汉人中作广泛深入的宣传解释工作，提高回汉两民族的联合与团结，打破民族的界限，清除民族的仇恨，使回民及汉人均能了解，只有回汉及其他被压迫民族一致联合奋斗，才能各求得其民族解放。

第二，依据回民及汉人官僚军阀国民党斗争开展中所引起回族阶级分化的程度，适时的由回民发动反对回族中与国民党勾结的回奸，反对回人中不满意与痛恨的个别阿红〔匀〕，如须没收其财产，则必须经过回民群众的同意与利用“主麻日”的习惯得没收之，并以之发给回民群众；如有专供军事上之需要品，红军可采取捐募的方式，在回民同意下捐取之。但此点须持特别慎重的态度。

在斗争的开展中，同时进行建立回民的组织，如回民联合会，回民解放会，抗日救国会等，并成立回人的武装军队或游击队，我们可派人参加其工作与指导，从回民中扩大的红军新战士必须适应他们的生活习惯，一开始即成立单独的编制，成立回民抗日军，初期属于红军的统一的指挥。

在回民中不成立共产党的组织，于必要时可由回民中最觉悟积极的先进分子来组织回民自己的政党为人民党，我们只能吸收其个别的最积极觉悟的分子参〔加〕入共产党。

第三，争取回民与争取回军工作要密切的联系起来，发动广大回民要求与回军联合红军抗日。学会几句回语，每个战士，团员至少使之见回〔民后，能够说〕（再见，谢谢），使回民群众知道在红军中有很多的回民，更加拥护红军。现在

各部队及□□机关的回民同志，应当尽量的集中到各政治机关的地方工作部去，并加强对他们的培养，造成为强有力的回民的领袖干部。同时从工作中，斗争中提拔和培养回民的新干部，尽量吸收一切愿意为回族自决而斗争的回民人才，特别是对于在回民中有信仰的领袖，指导他们从各方面去进行回民的自决运动及吸收他们参加回民自决斗争和政权的指导机关等，必要时可以组织短期训练班。

在组织上抓紧在行动区域组织创造回民工作的模范，扩大到整个西北回民联合自决运动，必须一方面以全部力量组织去行动区域的回民，一方面便是应尽量训练和派出到非行动区域进行秘密活动或者公开代表进行与回军及阿红〔匈〕等外交的谈判，造成以行动区域为中心的广泛西北回民自决运动，〔为〕回族的自决与解放而斗争。这样取得在必要时打回军而有广大回民群众的同情与拥护。我们打回军亦是为着争取回军与红军联合抗日讨蒋，为回族解放而斗争。因此，对于俘护（获）回军要特别依其生活习惯给以优待，不论官长与士兵，给以必要的训练与深刻的影响，愿意回去者立即送回去。

第四，为了争取回民，为了与回民建立良好的亲密关系，首先能取得回民的拥护和信仰，则红军的模范的纪律，是有重要和决定的意义。故红军进到回民区域，必须严格遵守所颁布的对回民之三大禁条，四大注意（另附），并在部队中作广泛的解释。各级政治机关首长必须经常检查与督促执行，如有违犯应给以纪律制裁。

因为只有我们对于回民的风俗与信仰没有丝毫的侮慢，且尊重他们的风俗与信仰，保障他们的信教自由与保护清真寺，每个红军战士，更应以和气亲热诚恳的态度去接近回民，这样来取得他们对我们更大的拥护和信任，是争取回民的良好先决条件。各级首长必须负监督与检查的责任，红军在回民区一般的不打回人的土豪，红军给养的必须应当采取于汉人之剥削阶级来解决，对回民只能用筹募的办法，并在筹募中得注意防止贫富平均的摊派，主要的应出之于富人。在初期必须经过阿红（訇）及乡老。有打汉人的土豪中，要注意没收的主要部分要分发给当地的不分汉回的穷苦群众。进行和回民的联欢用红军或政治机关或群众团体的名义，同宣传口号联系起来，赠送清真寺以幅联（回族自决与回人治回等等），并适合于回族的仪式而非常之隆重的尊敬的送去，使每个教堂的中央都成为我们标语口号的悬挂所，且能得到回民热情（的欢迎），这是十五军团过去最好的经验。

第五，为着有组织有计划的进行和指导回民的工作，应以团为单位成立回民工作团，研究回民的生活习惯及对回民的政策与方式。

红军各部队接到这一指示应即传达到各连队中，发动广泛的讨论和教育，动员全体党员和战士为正确的和充分的执行这一指示而斗争。发动广大回民的斗争，创立回族人民政权，发展抗日根据地到广大的西北地区，造成西北革命的伟大的新局面，争取迅速直接对日作战。

总政治部　主任杨尚昆

附件：对回民之三大禁条四大注意口号等

对回民的三大禁条

（一）禁止驻扎清真寺。

（二）禁止吃大荤。

（三）禁止毁坏回文经典。

四大注意

（一）讲究清洁。

（二）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

（三）不准乱用回民的器具。

（四）注意回汉两大民族的团结。

在回民中的口号

1.把一千年来国破家亡的回民解放出来！

2.回民自己的事由回民自决，回民独立平等自由！

3.信仰自由，保护清真寺，保护阿红（訇）！

4.回民自己武装起来，组织回民抗日军，反对汉族军阀官僚压迫！

5.取消一切苛捐杂税！

6.回汉民族在政治经济上一律平等！

7.红军不侵犯回民的利益！

8.共产党是唯一为解除弱小民族痛苦的政党！

9.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去救华北穆民！

10.尊重回文，发展回民教育！

11.遵守回民风俗习惯！

12.不准乱用回民的器具！

13.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破坏回民的根本和家庭！

14.回汉两大民族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5.联合土耳其、外蒙古、苏联共同抗日！

（录自甘肃省博物馆保存的复制件，原件存中国革命博物馆）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

（1936年5月25日）

亲爱的回族的兄弟们：

帝国主义重分殖民地的世界第二次大战，快要爆发，我们中华五族的人民和土地，已一大块一大块的为日本帝国主义所宰割，现在更向着绥远、宁夏、甘肃、新疆前进，破坏你们的根本，灭亡你们种族的大祸，已经临头。你们是甘就灭亡，任人宰割，还是奋起抗战，争取回族的独立与自由？土耳其回族复兴的荣誉，将为整个回族及一切被压迫民族的指针。当此紧急存亡的关头，望即奋起！

回民在千余年以来，历受中国统治阶级的压迫与剥削。特别是在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统治之下的苛捐杂税，使回民的生活，陷于艰难困苦不能生存的地位；复时常挑起回、汉两民族的恶感，甚至互相残杀，最后则以大兵镇压，必使回、汉两民族民众的元气丧尽，然后得以遂其残暴贪婪的统治。近几年来，以卖国贼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阀，更丧心病狂的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将全中国及各民族的利益完全出

实。东北四省的丧失，华北五省的名存实亡，闽南的自治运动的活跃，现在更要把西北四省划为“防共”地带。南京军队之入甘肃，即是灭亡西北，镇压回、蒙、藏各民族独立运动的主要步骤。

中华人民苏维埃政府及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素以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彻底解放中华民族及其他各弱小民族为其基本任务。现鉴于东进抗日为卖国贼蒋介石所阻，认为巩固后方，发展抗日根据地，联合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民及各民族，首先是联合西北的各民族的人民，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是更为重要的。所以抗日人民红军的西进，不仅是实际准备抗日的必要步骤，而且是蒙、回及其他弱小民族，特别是回族独立解放的大好时机。因此，我们谨向回族人民宣言：

（一）我们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主张回民自己的事情，完全由回民自己解决，凡属回族的区域，由回民建立独立自主的政权，解决一切政治、经济、宗教、习惯、道德、教育以及其他的一切事情，凡属回民占少数的区域，亦以区乡村为单位，在民族平等的原则上，回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建立回民自治的政府。

（二）我们根据信仰自由的原则，保护清真寺，保护阿訇，担保回民信仰的绝对自由。

（三）武装，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民族所不可少的条件。我们联合回族中自己的一切武装力量，并帮助其发展，更愿意武装回民，成立独立的“回民抗日军”。我们希望回民的

武装，将来能成为抗日联军的主要力量之一。

（四）取消军阀、官僚、民团的一切苛捐杂税，改善回民的生活。

（五）保护回文，发展回民的文化教育，举办回民的报纸，提高回民政治文化的水平。

（六）回、汉两大民族亲密的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

（七）联合土耳其、外蒙古、苏联及其他同情中国各民族彻底解放的民族与国家，共同抗日。

亲爱的回族的兄弟们！现在是弱小的民族被宰割的时代，同时也是弱小民族奋起图存争取彻底解放的时期。你们处在已经解放的苏联、外蒙古、土耳其及正在谋解放的中华苏维埃红军之间，只要你们觉悟起来，努力奋斗，胜利必是你们的。谨此宣言。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　主席　毛泽东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
中国人民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布告

（1936年6月1日）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以来，我国失地八百万方里，东北四省亡掉之后，华北五省也名存实亡。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又在宁夏阿拉善旗设立特务机关，要国民党南京政府实行广田三原则，并把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送给他，日本帝国主义把血手伸到我们西北五省同胞头上来了，卖国贼蒋介石丧尽天良，实行联合日本灭亡中国，爱国有罪、卖国有赏，拦阻红军东进抗日，捣乱红军抗日后方，非把中国统统送给日本不止。

红军是人民军队，是抗日先锋，在国难严重大祸临头的日子，用自己的热血坚决同人民在一起，向人民的仇敌作战中，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及其指挥下的红军，向全国人民、党派、团体、军队提出下列救国救民主张：

（1）全国工农商学兵团结起来抗日救国！

（2）停止内战，不分红军、白军一致抗日！

（3）全国各党派、各团体创立抗日联合战线！

（4）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5）联俄联共、一致抗日，取得中华民族的解放与独立！

（6）释放一切政治犯，保障抗日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

（7）争取迅速对日作战！

（8）全国红军与全国军队集中河北打日本！

（9）全国人民武装起来，一致对日作战！

（10）推翻汉奸卖国贼的统治！

（11）废除苛捐杂税！

（12）废除高利债！

（13）打倒贪官污吏！

（14）打倒土豪劣绅！

（15）救济灾民难民及一切失业人民！

（16）保护爱国运动！

（17）保护知识界、科学界、文艺界一切进步分子！

（18）保护工农利益！

（19）保护工商业！

（20）帮助回族与蒙古族人民建立独立政府！

全国人民、全国军队团结起来，维护苏维埃红军的主张，为保卫西北而奋斗！为保卫华北而奋斗！为保卫中国而奋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中国民族独立

解放万岁！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

主席：毛泽东

中国人民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

主席：朱　德

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

（1940年4月）

一　回回民族的特征

现在居住于西北之甘、宁、青、陕与西南之云、贵、川以及散布全国各省之数百万回回的来源，历史上曾有波斯大食人之后与回纥回鹘之后的两种说法。根据现有材料的研究，我们认为前一种说法较为可信。波斯大食人，在唐宋时代已来到中国贸易，而在元时则随同征服中国的蒙古军大量的移入中国，逐渐形成为中国境内的一个民族。同时它又可能有一部分信回教的回纥回鹘人与汉人混杂在内，这个民族曾经过多次反对异民族压迫的斗争，得以生存发展于今日，是富于斗争精神的一个民族。

回回民族现在还没有发展成为近代的民族，仅仅开始进入这个发展过程，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少数民族。

现在的回回民族，它的内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有

---

* 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拟定，基本上经中央书记处批准。

如次的特征：

（一）经济上具有西北地区一般的农业经济的各种特征，但封建的剥削更为厉害。由于封建势力厉行劳役、征发、强捐、勒派等非经济的残酷剥削，致使农村经济激剧地破产，农民生活激剧地恶化，人口大批死亡与逐年激减，农村中的阶级对立日益尖锐，主要的是农民与封建剥削阶级的对立；但这种内部的对立，因为被回汉民族的对立阻碍着，不能展开。

（二）回族在元时，虽是被统治的民族，但在政治上曾享有相当隆高的仅次于蒙古人的政治地位。但在元亡后，回族的政治地位日益丧失，逐渐转入完全的被压迫民族的境地，而以满清一代回回所受的压迫为最甚。直至辛亥起义，回回军人始乘机获得甘、宁、青的政权，保持了宁、青两省政权至于今日，并有相当庞大的军队。这种半封建的上层建筑是由全回族血的奋斗所建立所维护，同时它又与回族下层对立着。

（三）伊斯兰教对回回民族，不只是简单的宗教信仰。伊斯兰教原是兴起于反对异族侵略与内部压迫的环境中，它富有反抗的精神，教义中还包含着社会的、文化教育的以至政治的制度之规约。回回民族由于自己的历史环境至今牢固地保持着伊斯兰教的传统。伊斯兰教成了回回民族社会生活的组织部分，与团结奋斗的神圣旗帜；但另一方面，它又成了回族文化发展与民族觉醒、阶级觉醒的障碍，回族内部与外部的黑暗势力就利用它来作巩固自己地位的工具。

（四）回族“汉化”程度相当的深，这一方面由于受了汉族这个比较进步民族的影响，另一方面则由于大汉族主义野蛮的压迫。前者是自然的过程，后者是人工的强迫。因此“汉化”的加深，固然提高了回族，同时又加强了回族对汉族的民族仇恨。

（五）回族处在汉族压迫之下，但在它自己统治的区域内，它又是其他民族如汉人、番人、蒙古人、萨拉人的压迫者；特别是青海的番人，为着抵抗这种压迫，经常举行武装的反抗。

二　国民党政府的大汉族主义政策及其影响

对回回民族大汉族主义的猖獗，始于满清一代。满清统治者尽力挑拨回汉间的斗争，藉以维持自己日趋没落的统治，同时又利用大汉族主义的刽子手，对回族实行历史上空前无比的野蛮政策：对“叛回”实行血洗，对“降回”则实行分散，剥夺其迁徙居住的自由，这是回回民族人口衰落与住地分散的主要的历史原因。所以满清统治是中国各民族的最黑暗的牢狱。

辛亥起义后高举“五族共和”的旗帜，但实际上并未作到各民族平等。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对内民族平等”的宣言，至今只是一张空头支票。

回族已经汉化，回族就是回教徒，因此回族不是一个民族，因此回族所需要的不是民族平等，而是教育，是要用教

育来解除回族的宗教迷信，来提高回族的知识文化。这就是大汉族主义的理论与政策。但这只是国民党对回族政策的表面，还不是它的实质。国民党政府对待回族，没有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教育上实行民族平等的原则，没有减轻过去北洋军阀当权时代的压迫、剥削，同时还尽量地维持回族内部一切落后的和黑暗的势力，利用回族的上层封建分子以巩固对整个回族的统治。

同时另一方面，伴着大汉族主义而来的，在回族内部也有狭隘的回族主义的思想。不论大汉族主义或回族主义，主要的虽是在回汉两族上层统治阶级的利益的基础上形成的，但在回汉两族广大的下层民众中间，也仍然存在着的。

抗战以来，国民党政府虽然企图团结回族抗日，也做些表面上的宣传号召，但对于自己一贯的大汉族主义政策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另一方面却在回族中尽力进行“防共”、“反共”的挑拨，甚至是防共先于抗日。

因此，抗战以来，回汉间民族的不信任，和民族的仇恨，不但没有消灭，也没有减少。回族上层不信任国民党，但同时也还惧怕共产党。

三　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它灭亡中国的目的，久已穿着提倡回教的伪装，捧出“大回回国”的旗帜，在回族间进行挑拨分立的活动。化装回教徒的日本奸细，从民国三年即已深入

甘、宁、青各地。抗战以后虽然把它的公开的特务机关驱走了，但是没有根绝它的奸细的活动，也没有斩断某些回族上层分子和它的联系。一部分汉奸、回奸和不明大义的阿訇正在为了它进行“大回教主义”、“回民自治、成立回回国”、“抗战是为了汉人，为了蒋委员长”、“日本是你们的保护者”、“日本帮助你们防共”等等宣传。许多汉奸、托派、回奸利用回汉仇恨，利用国民党“防共”政策，在回族的上层和下层进行破坏抗日、投降日本的阴谋活动。而日寇在西北地区以外，在平津、在山东、在河南、在上海、在香港更是有声色的进行各种形式、各种名义的回教组织（如回教总会等等）和宣扬回教的活动，并极力争取回教中有威望者的阿訇教主，以及开办训练班等等。

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要的政策，是利用回汉民族矛盾与“防共”为挑拨回族的口实，而以回教与“回回国”为团结回族的旗帜。日本的挑拨政策，在回族中特别是在其上层分子中，已有相当严重的影响。

四　回族问题的严重性

回族，由于它的历史，它的力量和它的居住地区，它在抗战中处于很重要的地位。回族问题是抗日战争中重要问题之一。但是由于它的落后，由于它的上层的黑暗，与地方民族主义的倾向，特别是由于大汉族主义压迫和日本帝国主义挑拨的影响，使得回族问题在抗日民族战争中成了非常严重

的问题。

回族问题的严重性表现在：

（一）某些回族上层对国民党冷淡拒绝，对共产党惧怕和“防共”，而对抗战则摇摆和消极，在日本继续进攻和中国抗战不利情形之下，有投降日本的极大可能性。

（二）回族中抗日救亡运动根本没有展开，少数先进青年没有力量，一部分回族民众甚至认为：“日本人来了也不过这样坏！”因此，在抗战问题上，没有下层推动上层的力量。

因此，今天的回族问题，是回族站在日本方面还是站在抗战方面的问题。这个严重的问题，迫切地提在我们的面前了！

五　争取回族的政策

回族问题的重要性，并不取消争取回族的可能，我们能够争取回族青年知识分子和下层是无疑问的。在一部分地区中，回族民众对八路军有良好的影响。在先进青年中，完全接受我党的主张。即使上层，也还有可能，因为他们还在摇摆中。他们所以“防共”，其原因之一是受了日本和国民党武断宣传的影响，同时他们不能阻止回族下层对我们逐渐的认识和信任。我们一定要争取，要努力的争取，多方地争取，不但要争取下层，并且要注意争取上层。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有正确的政策，使回族认识并相信

我们的政策，减少以至消灭他们对我们的成见（有的是朴素的成见）；在于改变国民党政府大汉族主义的立场及其企图利用回族反共的错误，同时克服回族中狭隘的回族主义的倾向，这是团结回汉两族共同抗日的先决条件。

摆在回族的面前，有三个基本矛盾：回日矛盾，回汉间民族矛盾，回族内部民主力量（主要是农民）与封建残余势力的阶级矛盾。因此，回族解放的历史任务，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消灭国内民族不平等，消灭封建残余。但这三个历史任务的解决与整个中国革命的发展和胜利不可分离，今天回族的命运，也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一样，只有从彻底抗日的斗争中，才能争取一切其他方面的解放。因此今天回族的首要任务，也和整个中华民族一样，是抗日，而且不能不是抗日，但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回族的主观认识上还没有把抗日提到第一位，实际还压在第三位。这首先而且主要的是被回汉矛盾掩盖着，同时回族内部的阶级矛盾也是阻碍回日矛盾发展的原因，虽然这是次要的原因。

由此回族政策的出发点是争取回族成为坚决抗日的力量，而要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必须依据民族平等的原则去解消回汉矛盾，同时要给回族广大民众以最低限度的民主权利，并适当的改善他们的生活。

我党历次重要会议均有对国内少数民族问题的指示，党的六中全会对团结国内少数民族参加抗日的政策，更有基本方针的指示。依据回回民族的特点和现势，应当把六中全会的精神具体化为下列的纲领：

（一）启发并提高全回回民族坚决抗日的认识和信心。为此目的，必须：

1.在回族中广泛地进行抗日的宣传解释工作；

2.在回族中广泛地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回奸与反共分子挑拨回汉恶感，制造反共谣言，破坏抗日团结的一切阴谋诡计；

3.坚决反对任何对日妥协投降的企图。

（二）回族在政治上应与汉族享有平等的权利。为此，必须：

1.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允许回族有管理自己事务之权；

2.中央政府及甘肃省政府应有适当数目的回人参加为委员和行政工作人员，内地各省回汉杂居的县、市区地方政权机关，同样应有适当数目的回人参加；

3.国民参政会应增加适当数目的回人参政员；凡有回民聚居的地方，其省、市、县参议会，应有适当数目的回人参议员；

4.凡回汉杂居的地方，当地政府应设置由当地回族人员组成的委员会，作为省、县、市政府的一个部门，管理和回族有关的事务，调节回汉间的关系。

（三）尊重回族人民信奉宗教的自由，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发扬回教的美德，提倡抗日回教保护清真寺，反对和禁止任何侮蔑与轻视回教的言论行动。

（四）帮助回族强大抗日武装部队，以充实国防力量。

为此目的，必须：

1.回族军队享有与其他国民革命军同等待遇的权利；

2.改善兵役制度；

3.提高官兵抗战建国的政治认识；

4.扶助民众抗日武装。

（五）帮助回族改善人民的生活，激发回族人民抗战热忱与生产热忱。为此目的，必须：

1.政府拨款救济农村，抚恤流亡；

2.废除苛捐杂税、无偿摊派及无偿劳役等有害民生的弊政；

3.颁布减租、减息及取缔奸商垄断的法令；

4.没收回奸财产，分给贫民；

5.使“天课”实惠贫民；

6.改善公务人员的待遇。

（六）实施抗战教育，发扬回族固有的优良文化传统，培植抗战建国的回族人才。为此目的，必须：

1.普遍实施国民教育，并设立各级学校；

2.全国重要学校，应广招回族青年入学，设立回民班次，并有适合于回人生活习惯的设备；

3.设立阿訇训练班，提高阿訇的文化政治水平，使为抗战的文化教育服务；

4.回族有自己选择语言、文字的权利；

5.回族青年，有自己选择学校的权利。

（七）开放民主，保证回族人民有抗战建国的言论、出

版、集会、结社之自由，并组织各种民众团体，拥护政府抗战。

（八）扶助并发展回族农业手工业生产，设立工厂，开发矿山，发展交通运输，举办实利回民的生产消费合作事业与信用借贷。

（九）回族有居住迁徙的自由，应撤销不准回族居住某些城镇和地区的禁令。

（十）改善回、汉、番、蒙、萨拉各民族间的关系，巩固抗日团结。为此目的，必须：

1.从上而下的彻底根绝大汉族主义的传统，并教育回汉杂居地方的汉族人民，以平等亲爱的精神对待回族人民；

2.在回族执政的地方，回族军政当局必须依据民族平等的原则，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给予当地其他各民族如汉人、番人、蒙人、萨拉人等以平等权利，调剂各民族间的关系，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并教育当地回族人民以平等亲爱的精神对待这些民族，克服狭隘的回族主义的偏向。

（十一）回回民族与汉族及蒙、藏、番各民族在平等原则之下共同联合抗日，并实现建立统一的三民主义的新共和国的目的。

六　党的工作方针

抗战以来，党在回族中的工作，没有获得应有的成绩。

估计到回族问题的严重性，党必须采取更坚决更切实的步骤来开辟这方面的工作。

估计到目前回族问题的形势及我们工作的状况，认为党在回族工作方面，须采取如下的方针和步骤：

（一）要展开我们的宣传工作，以扩大党在回族中的政治影响，打消日寇的欺骗并战胜国民党大汉族主义与“防共”的错误政策，在思想上团结回族到坚决抗战的阵地上来。

（二）必须重视回教并把回教变成为团结回族抗日的旗帜，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策略问题。在取得回族信任，在对抗日本的欺骗与国民党“防共”的挑拨（国民党在回族中散布共产党“毁灭宗教”、“共妻”等谣言）上，都非常重要。

（三）极力亲近和团结回族的上层到抗战方面来。在回族中下层则进行长期的深入的工作。

（四）对于回族被日寇欺骗和劫持下的回族团体以及教主阿訇等，仍以争取为原则，采取说服批评的态度，不采取正面打击的态度。

（五）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便是搜集训练回族干部和适宜于回族工作的汉族干部。

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关于海固回民起义问题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1939年6月5日电报

中央书记处：

（甲）领导固原事变之马国瑞曾由固原押来兰州软禁，但于五月十三号由兰逃走，现在隆德及海固三县交界之滥泥沟集中有千余人以图再起，马国瑞在兰曾数度同吴鸿宾同志谈话表示，除了倾向我们外别无出路。

（乙）甘肃东路交通司令马锡武之子马国贞现代表马国瑞向吴鸿宾接洽，要求该部队移八路军驻防地带，此事如何应付，请立即详加指示为盼。

（丙）（略）

修　叔

1939年6月7日电报

洛甫：

马国贞来我处面谈一次，我们劝他们应放弃目前反政府

---

* 以下所摘录的电报标题均为编者所加。

的态度。为求得民族解放，须从远大处着想，应有正确原则及行动方针。与他建议结束这次回变，于中派些优秀分子到陕北受训，当时马国贞已同意我们的意见，以后详情待告。

修　权

（原件存甘肃省档案馆）

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
关于组织武装工作发向陇东的电报

1946年8月11日电报

合邦、朱敏、作宾、罗斌、炳坤：

（一）为配合五师创造鄂豫陕边根据地，决定由你们共同组织一百五、六十人的武装（内干部四十余人，均由三旅调出），向陇南地区活动。干部有计划地分散隐蔽在有党的或无党的而群众条件好的地区，作为发动与领导群众武装斗争的骨干。其余武装部队则公开活动，并与发动起来的各部武装取得呼应，并争取成为领导这些武装的核心，创造陇南广大游击区。

（二）陇南敌统治较弱，目前五师进入陕东南正是此地区发动武装斗争的时机，宜争取半月内能派出活动。你们应抓紧时机积极准备，如挑选干部，准备服装，探好几条线等。西北局派张仲良同志后日起程专门前来布置。

（三）由你们负责布置派若干武工队性质的武装（中间须配备较多强的干部）向海原、固原、静宁、庄浪一带活动，发动与领导群众武装斗争。

（四）略。

习

1946年8月22日电报

张（仲良）、李（合邦）、朱（敏）、黄（罗斌）、郭（炳坤）：

（一）派出的三支武装立即出动，不要迟延。

（二）派出的武装应轻装，不要累赘。人员都要精干，并战斗员尽量减少。

（三）派出干部经费，拓夫即有电报批发。但财物不要一次带的太多，以带两个月为宜。

（四）王震部今日已入陇境，26日即可到西、兰路附近。你们要做的事请赶快做，一切要配合这个情况。

（五）略。

（六）略。

习

1946年8月24日10时电报

张、李、朱：

王震部现已进至陇（县）、清（水）交界，拟继续北上，亟需沿陕甘交界及泾渭之间地区武装配合，并进行有力策应。你们拟派之武装和人员，千万迅即派出，以免坐失良机……。

习

1948年9月21日电报

李、朱：

（一）陇南、海固部队既已回来，宜即调回庆阳好好休息。并迅即派精干小队出去收容失散人员。

（二）仍按西北局已定方针，再不宜派较大的队伍出去，只可派精干的小武工队或先派干部去就地组织武装，这样才易出去，才易在当地立脚。故现有干部应加改组，孙惠等重要干部暂留边区，三旅调出官兵如不适用者，可归还建制。

（三）你们这次布置出发中，我们觉得其精神与方针都有缺点，望地委和工委很好检讨这次经验教训，并详报我们。

习

中共陇东地委领导人李合邦、朱敏、孙作宾关于陇南武装工作给中共中央西北局的电报

1946年8月12日电报

习马张：

（甲）关于陇南武装工作进行，根据进行以来的经验，搞武装三五人之小股出去活动不开（有一个组已回来），因此我们原拟出计划如下：（一）两个方案一共配备100人（回骑团40人，三旅30人，工委30人），由马思义再配备一个政治较强干部领导，任达随同。应凯又经过固原、西吉，沿六盘山山地转达清水。或者为了配合五师及玉树变兵以及利用有马思义几次暴动和与任达有关之甘南民变的群众起义，在海固扰乱敌人一下，再经隆德、静宁绕道陇西、武山到达成、徽一带。另一个方案是由徐国珍带三旅正规军两个连与上述一百人共三百人，由徐、马领导，仍经上述路线出去到达陇南。（二）活动方式，原则是统一领导，分散活动，出行办法或者集中百人为一大股出去，或者分散成小

股，每股二、三十人出去。（三）时间在九月十日以前完成（此为十日讨论）。

（乙）上述计划经即日与黄、郭、李共同讨论后，改为分两个步骤来进行。先派一批干部分别到徽县、清水、华亭三县党的基础较强的地方去帮助就地搞起武装。二批派马思义带回骑团四十人，再配备些干部去到华亭、清水一带配合活动。可派魏子义等五人去徽县吴治国处，马尔沙等五人去清水沈遐熙处，刘守坚、高炯明等五人去华亭李义祥处，以后陆续派。仍以各该地领导同志吴、沈、李为主要领导人，组织各县工作委员会。马思义出去需要配备一个得力干部，我们意见派周仁山，因他政治、人事、地方（系华亭人）条件都较宜，请速将周调给我们……

李朱孙

1946年8月17日电报

习（仲勋）：

（一）略。

（二）海固、隆德、静宁、庄浪、华亭、化平一带群众条件好，据派出武工组回来谈，老百姓渴望我们出去，准备揭竿而起，因此我们计划派四队武工队出去，每队连干部三十人左右。军事上马思义（正）、马富〔福〕济〔吉〕（副）领导，因思义在回民区域有几次暴动的群众基础，号召力大，为了统一领导，拟在该区组织工作委员会，至于政治工作干部，正在物色中，俟后电告。

李（舍邦）朱（敏）孙（作宾）黄（罗岚）郭（炳坤）

1946年10月24日电报

习、张：

兹将陇南、海固、华平三路损失报告如下：

（一）陇南：共出发178人，出边区前逃跑2人，战士阵亡7人，负伤10人（9人已回，1人未回），被俘马占云一人，失联络干部战士31人，9人已回，16人失联络后，去陇南家中。干部杨生才等5人，任达、薛刚、金少白等12人尚未回来（内蔡炯可能病死），已派6个武装干部去找任达。损失步枪14支，短枪2支，电台一架……。

（二）海固：共出发119人，战士阵亡3人，边区内逃跑连长1人，战士1人，失联络战士和干部16人，9人回，16人有魏子义、攀生林、吴世英等4人尚未回，负伤党永亮等4人（1人未回），排长白平海及15个战士未回。损失步枪18支，短枪2支……。

（三）华平共出发54人，队长段全才及战士7人被俘，副政委黄鼎牺牲，被俘战士9人，地方隐蔽下干部5人（内有原该地负责同志李义祥），留步枪5支，短枪2支。损失步枪15支，机枪1挺，短枪4支……。

（四）三旅调来之部队及干部，除留下4人外，余均归还部队了。

李朱孙　二十四日

1946年11月1日电报

习、张：

甘肃工委对陇南、海固、华平武工队之检讨总结：

（一）这次行动总的说来是失败了，但在影响上有两方面：一方面这次出去串了七八个县，开始打了几个胜仗，给敌人精神上以压力，群众以鼓舞，对我们干部说，在失败中取得了武装经验教训及政治上锻炼了同志们。另一方面，损失也不小，干部战士部队带花者以及牺牲者好几十人，干部出去开展工作的情绪受到影响和打击，枪弹物资损失更不用说了。

（二）西北局对甘肃进行武装斗争工作的继续斗争方针是对的，在有战略意义的陇南开展游击战争的有利条件就是在今天仍存在，因此甘肃工委执行这一工作精神上与西北局的方针没有抵触，方针上没有错误，但是行动方法错了，就是说如何达到目的的办法搞错了，这是失败的主要原因。出去的部队是不大不小的，说大打不乱敌人，说小又不能隐蔽，经验告诉，成功出去的方法应该是分散的、多头的、隐蔽的，由分散到集中，由秘密到公开的，是我们的办法。恰恰相反，好像向另一个根据地运送干部似的，既不秘密，又难隐蔽，即使达到目的地，能否站住脚大成问题，这是属于原则性的方法错误，犯此错误的根源是：

甲：对情况了解和形势估计不足，当时估计五师到陕南，王震要回边区，给反革命以压力，给群众以鼓励。胡宗

南步法大乱，封锁边区敌人力量空前薄弱，因之，西北形势起了新的变化，这是对的。但另一方面也正因形势的变化，反动军队及对革命的镇压也更会变本加厉，同时主震部队已回到边区策应，但失时间性，当时胡宗南部确实空前分散，但还不是到了连我们二三百人的莫可奈何的程度，以及群众觉悟条件在我们没有发动组织教育之前，能否发挥力量等情况，都估计不足，犯了高估自己低估敌人，顺利方面估计多，困难方面估计少的毛病，原因：①由于轻敌和自骄思想；②事先对甘肃境内情况了解一般化不够具体。

乙、主观愿望过高，对客观形势研究掌握不够，因之，造成了时间仓促，各方准备不够，布置草率，干部配备重质量不够，以及个别领导军事配备不够慎重，如任达作司令员等现象，这是一种急性病的表现。总之，这种作法是不够精细和慎重的，思想方法上不够全面，是带有主观主义的。

（三）如果说行动方法错了，遭受失败后，回来保证力量重振旗鼓是对的，但军事行动上有了缺点和错误，从军事上争取主动不够，我们在敌人统治区，在活动上我们处于被动地位，而敌人处于主动地位，要从被动争取主动，就在于我们领导上能否掌握敌情，否则就是被动的打糊涂仗，敌人指挥我们，这次没有作到这点。（子）组织上领导上不精细和果断，在行军和宿营中间侦察和警戒不注意，整个部队的布置配备不周，因此，老龙潭战斗形成混乱现象，在严重敌情下不能当机立断，如对寻找任达，迁就派人困难而不能果断的执行等等。（丑）有轻敌观点，由于几天的顺利行军和

打了几个胜仗，产生轻敌不注意侦察工作，对敌情调查不够。（寅）陇南、海固两股配合在一起后，部队掌握不够。（卯）老龙潭失败后，对失联络人员没有想尽一切办法去找，在十八盘战斗中丢了军事地图，这对我们的失败不无影响的，群众纪律在个别单位同志中注意不够，都是缺点，详细材料随后寄来，至于以后工作，已在分别研究，后报告。

李　朱　孙

（以上六份电报抄自《甘肃省党史资料》第六辑）

中共中央西北局、甘肃省军区
关于保留回民骑兵团建制的来往电报

1952年1月18日电报

甘肃省委并西北军区：

原马思义同志所带之回民骑兵团（现驻定西分区），为目前全国仅余的回民革命武装。此次整编中，其干部人员、编制以至部队名称，均应予以保留。

习仲勋

1952年10月23日电报

西北局、西北军区并转甘肃省委：

马思义同志所带回民骑兵团，是否在前次改编时一部分遣散或转业，其原因何在？现该团还有多少人？其中回族战干有多少？原起义的回族人员因转业遣散无法生活者有多少？据说今夏在黑错部落驻军有回民排叛变，将该部中回民部队分编其他部队中确否？如该回民团回族成份过少时，可否在甘土改区回族中补充若干？请将以上情况查明并将你们的意见告知我们。

习仲勋　汪锋

1952年11月4日电报

西北军区转西北局：

1949年在西北大进军的形势下，马思义同志所带领的回民骑兵团也随着进军新区，当时所有人员（在1949年8月由环县游击队150余人〔汉族〕补入）共约回汉干部战士200余人到达定西分区。

1951年扩兵曾补入一部分战士约700余人，连原有共计1000余人，这些战士原来在动员时拟补给援朝部队，因当时未确定调朝鲜时间，同时部队无人管理故暂补入该团（回、汉战士都有），如入朝部队需补时即由该团调出，当时该团的机构上是扩大了一些。成立了机炮连、特务连、一、二、三、四连，充实了团部、政治处、后勤处人员并成立了干部管理处。

1952年6月奉命整编，部队将一部分战士复员回乡生产，人员按西北军区指示曾减少了一部分。因此编制机构同时缩编，该团、司、政、干、勤仍保留原建制，机炮、特务两连合编为警卫连，一、二两连合编为第一连，三、四两连合编为第二连。同时团部、后勤、干部、政治等处共为一个伙食单位，整编前共有1063人，整编后现有557人，本年十月间因部队调拨将该团汉族200名战士抽出，又补入253名回族、4名汉族。

该团今年复员转业汉族534名、回族142名，回乡待命生

产人员中没有沙沟起义的回民，因这些人员现已都成了干部。

关于夏河独立团五连（回族）叛变15人问题在处理上是有错误。如全部收了他们的枪，并调到兰州后又补到补训五团，但这些人今年10月间又由补训五团调给定西回民骑兵团。

该团情况即如此。

徐国珍　王再兴

（原件存甘肃省档案馆）

专题文章

支持和帮助少数民族建立自己的武装*

李维汉

在由西工委起草经党中央批准的《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和《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的提纲》中，分别规定了“帮助回族强大抗日武装部队”、“帮助蒙古民族的抗日军队，组织与强大抗日的武装”和对蒙、回民族的军队实行与其他军队享有同等的待遇，提高他们对抗日救国的政治认识，扶助其民众的抗日武装等方针政策。

1938年农历11月、1939年农历4月和1941年农历4月，宁夏海固地区的回族农民因不堪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的统治和压迫，先后在马国瑞、马国璘、马银（英）贵、马喜春、马思义（马喜春的大儿子）等人的领导下，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但都失败了，马国瑞等领导人也先后惨遭杀害。在第三次起义失败以后，起义军领导人之一的马思义决定投奔陕甘宁边区。1941年农历六月初六（应为农历5月16日——编者

---

*节录于李维汉：《回忆与研究》

注）。起义军二百多人在马思义等人的率领下进入陕甘宁边区的环县唐儿掌。当起义军进入边区以后，得到了边区群众的欢迎和支持。陇东军分区司令员王维舟代表党组织首先接待了他们。但国民党对进入边区的起义军仍不放过，竟入侵边区来消灭这支起义军。在我八路军环县保安大队的援救下，起义军才免遭国民党军队的袭击。为了保护这支起义军队伍，党把他们安置到离国民党统治区较远的合水柳树沟，并在各方面给以帮助和照顾。

1941年7月，党为了教育这支回族农民起义队伍并培养其干部，特意安排起义军的主要领导人马思义、马智宽等到延安参观；同时派鲜维峻代表边区回协去陇东慰问起义部队。参观期间，毛泽东接见了马思义、马智宽等，向他们解释了我们党对少数民族的政策，表示共产党一定要支持和帮助回族人民争得自由和解放，并向他们保证不编散起义队伍。朱德总司令、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等也接见了马思义，各次接见都由杨静仁陪同。马思义等人在延安参观期间，经边区联防司令部同他们协商，将该起义部队编为回民抗日骑兵团，以马思义为团长，直属联防司令部，由驻陇东的三八五旅代管。同时，西北局决定杨静仁任该团党代表，对外名义为政治教官。马克也去做政治工作，对外名义为文化教员。

但是，由于起义军成份复杂，马思义等领导人也想回海固地区接应当时还留在那里的起义军的零散成份和逃难家属，以图再次扩大势力，举行起义。1941年11月中旬，这支起义军在得到边区同意并留下我军派进的人，先后离开了边

区。当起义军一离开边区，国民党军队立即对他们实行“围剿”。马思义等再次决定重返边区。在返回边区时，起义军内部又发生苏山等人的哗变，使起义军险遭覆灭，最后只剩马思义等一百多人回到边区。

起义军回到边区后，党中央和边区政府仍然十分重视和尊重这支少数民族的队伍，对他们进行了多方面的培养教育：调马思义、周尚义、马希杰等十余人到抗大和民族学院学习；在起义军中向战士进行抗日救国教育、民族政策教育、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教育以及宗教政策和自然科学的教育。党的关怀和教育使这支队伍的干部和战士的政治觉悟有很大的提高，开始接受党的领导。以后，马思义、周尚义、冶福荣等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1942年8月，边区联防司令部司令员肖劲光代表党中央和边区联防司令部任命杨静仁为该团参谋长（实际仍是党代表）、马克为政治指导员、卫一吾为副官。自此，回民抗日骑兵团在党中央和边区联防司令部的领导下，同边区的其他部队一样，为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而战斗，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的三次回民起义*

马骏

固原三次回民起义，亦称海固事变。爆发于1938年、1939年和1941年。以甘肃东南西吉、海原、固原各县（为将要建立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南部）回民聚居区为中心，是回族人民反抗国民党的民族压迫政策和在“回回单独组织自己的抗日武装”的口号与要求下，爆发的自发的群众性武装斗争。

一、起义发生的社会背景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开始后，全国各族人民都担

---

* 固原三次回民起义原始材料，取自三次起义参加者的口述笔记：
（1）固原回民三次起义参加者座谈记录。（1957年6月14日固原回族自治州人民委员会召开）
（2）马寅同志谈1939年海固事件。（上述原稿藏于北京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

负起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神圣任务。

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主席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在1937年8月25日发表《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①一文，提出了彻底战胜日寇的十大救国纲领。其中第三项“全国人民的总动员”里说：“全国人民除汉奸外，都有抗日救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武装抗敌的自由。”“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和自治的原则下，共同抗日。”

党提出尊重蒙、回、藏、苗、瑶、彝等各民族的平等权利，各族人民有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共同抗日，党还提出了尊重各兄弟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

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下，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党组织依据回民的特点，作出了许多具体的规定，以团结回族人民一致抗日。

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回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帮助和支持下，纷纷组织起回民抗日救亡群众团体和回民抗日武装。1937年底，冀中回民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回民抗日救国会”，1938年，冀鲁边区建立了“回民救国联合会”，1940年3月在延安建立了“回教救国协会”和“回民文化促进会”，同年10月在延安建立了“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这些回民抗日救亡组织，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积极地发动回民群众参加抗日战争。

随着回民抗日救亡群众团体的出现，各抗日民主根据地

的回民，组织起自己的武装。著名的冀中马本斋同志领导的回民支队和山东渤海一分区的回民支队，都是千人以上的武装组织，此外在百人以下的抗日武装不下数十支，他们打着各种名称的抗日旗帜活跃于敌后，给予日寇沉重的打击和杀伤。

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回民，在党的领导和帮助下，他们的抗战积极性和爱国热情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同时，广大回族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由于得到了与汉族人民同等的权利，也迅速地提高和发展起来。

与中国共产党的路线相反，国民党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人民的路线，对于少数民族采取了高压和分化手段。在国民党统治区，回族人民被压迫的情况丝毫没有改善。他们继续执行大汉族主义政策，不但不承认回回是一个民族，而且继承清统治者和北洋军阀的民族牢狱的政策，压迫剥削更加残酷。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②里说："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否认中国有多民族存在，而把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称之为'宗族'。他们对各少数民族，完全继承满清政府及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政策，压迫剥削，无所不至。"国民党的分化政策体现在回回中的败类，白崇禧、马鸿逵和马步芳等身上。他们效忠国民党反动派的政策，担当起分化和镇压广大回民群众的角色。

1.征兵抓兵：国民党驻军陈诚部队，时常把当地青壮年抓去当兵，西吉上白崖子的回民青年几乎被抓光，只剩下娃娃和老汉。国民党匪军还多方敲诈勒索，独子也要派兵。一

个回民寡妇，儿子才12岁，也被派了一个兵，验不上兵，则强迫出钱代役。被抓去的回民壮丁都被分编在国民党军的连队中，部队里大汉族主义严重，不尊重回民风俗习惯，强迫入伍的回民吃猪肉，并且动辄打骂，给回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2.侮教案件：国民党反动军队驻在清真寺和回民家内，大杀和大吃猪肉。他们叫西吉阿訇儿子吃猪肉，因而发生纠葛，他们就拆毁、烧毁清真寺。

3.横行暴敛：国民党兽军残酷欺压回民的罪行举不胜举。驻甘肃榆中县的国民党匪军，将杨凹庄包围，捆绑回民，用石块压在他们身上，用烧红的铁铲烙他们脊背，污辱妇女，抢光财物。陈诚部两个师的政训处，名义上是搞所谓夜校（其中有回民妇女的夜校），但在夜校中经常调戏、侮辱，甚至奸污回民妇女。

此外，国民党地方政权繁重的苛捐杂税，国民党匪军的派款、要粮也闹得民不聊生。

这种黑暗的统治，富有革命传统和爱国热情的回族人民，不能再忍受下去，起义就在“回回单独组织自己的抗日武装”的口号与要求下爆发了。

二、三次起义经过

1.第一次起义：

1938年11月25日起义爆发，到12月7日发展到千余人，

是群众自发的暴动，他们推举出自己的司令马国璘，副司令马英贵，拿上斧头攻打国民党匪军的隆德县城，准备打下隆德县组织群众，走向抗日前线。起义者在进攻隆德途中消灭敌人一个营和一个连，并缴获百多支步枪和部分弹药。但到隆德城下，由于没有作战经验，被优势的国民党匪军打败，牺牲了十余人，其余大部分群众被敌人缴械。司令马国璘脚部负伤逃出。副司令马英贵被俘，英勇就义。

这次起义不到一个月即被优势敌人打败而告终。

2.第二次起义：

这次起义是在1939年四月初九（阴历）爆发的（应为农历4月11日，即公历5月29日。——编者注）第一次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对回族的镇压更加加紧。西吉阿訇儿子因不吃猪肉，给扎死。国民党匪军向回民家中强迫搜枪，交出一支，再要第二支，没有就折价要钱，没钱，就吊打酷刑。终于激起第二次起义。这次起义的首领，是司令马国瑞（帅傅）。

起义在西吉上白崖子和小坡两个村子首先发动。群众将驻在村内的国民党匪军胡宗南部三十五师的一个连队，在一个晚上就收拾了，缴获敌人七十余支步枪。群众很坚决，全家男女老少一齐参加，先冲洗，然后烧了自己的房子以表示干到底的决心。群众使用的武器，多半是化平产的小斧头。群众在战斗里非常勇敢，不怕死，认为死是“舍西得”（意思是牺牲光荣）。许多国民党伤兵的手是被斧头砍掉的。

起义开始后，想夺取几个县城。先打固原不下（首次起

义后打过固原，这次未打固原。——编者注），再打海原仍未攻下，（查无此事。——编者注），又转攻化平、隆德。几天功夫，起义者很快发展到两万余人，编成为八个团，其中有部分是汉族农民参加，并有八千名自愿报名打倒国民党上前线抗日的，起义军杀了些汉族地主（失实。——编者注），回民地主也有被杀的。汉族农民参加起义，说明第二次起义除了反对民族压迫以外，更突出了反对反动统治、反对封建剥削的特点。

起义军愈来愈扩大，国民党没有办法。当时正是抗日救亡高潮，起义者提出的斗争口号之一是：要“回回单独组织自己的抗日武装”，反对国民党抽抓壮丁和大汉族主义政策。国民党针对这种情况，从兰州找了两个回民上层人物，作为居间调停人，和起义军方面进行谈判，要求起义立即停止。谈判中争执的是回民武装问题，起义者方面要求成立一个抗日的回民团，国民党只答应一个营（成立抗日回民军要求被拒绝。——编者注）。谈判拖延下来。国民党利用谈判拖延时间，调动军队，派来飞机、大炮，准备对起义者屠杀。谈判到第三天，起义军在白面河整兵，国民党的飞机大炮轰击起义军，起义军被敌人四面包围。由于起义军的地势不利，进行突围未成功，被敌人冲散，牺牲很大。许多起义群众被俘。国民党匪军又进一步利用政治攻势，瓦解起义队伍，给投降士兵3.5元伪币，连长15元伪币。起义领导者之一马思义带领部分起义群众突围逃亡（马思义不是第二次起义的领导人。——编者注），起义暂告失败。

被俘的群众集中在国民党成立的“教养院”（集中营）里，生活很坏，每天敲石头（国民党欺骗人民说要修西兰铁路）。而被冲散逃亡的起义群众，回到家乡，亦被国民党屠杀了。这次起义坚持一个月，死伤群众不下两千人。

3.第三次起义：

这次起义是在1941年4月初八（阴历）爆发的。国民党镇压了第二次起义后，为了防止人民再起，把西吉的回民青年全部抓去当兵，只留下儿童和老汉，又对老弱进行残酷地镇压，有九位老汉抗粮、抗兵，被国民党匪军围困在一所房子里用机枪扫射，他们英勇牺牲。（这九位老汉是：马福秀、马白胡子〔称号〕、黑胡子〔称号〕、李生天和王春祥的两个舅舅等）。国民党的暴行，激起了回民的愤怒，爆发了比第一、二次规模更大的起义。

这次起义的参加者也有少部分汉族人民，自愿打倒国民党到前线抗日的群众达三万余人。起义的领导者是领导第一次起义的司令马国璋和领导第二次起义的马思义等人。起义一开始就消灭了国民党一个营，并缴获百余支步枪和弹药、马匹等军备。这次起义者接受第一、二次起义的经验教训，知道硬和国民党拼是不行的。他们准备投靠红军。但由于起义司令马国璋不了解红军的政策，听信地主苏三说的“红军共产共妻”的反宣传，他自己正带着家属，就没敢投红军，准备了解清楚后再决定投奔红军。只有马思义带领着二十四个营投奔延安来了（此时二十四个营已散，只有二百三十余人。　　编者注）。

马思义带领部分起义者来到边区时，中途牺牲很大只剩下二三百人（在起义地突围时牺牲很大，投奔边区途中只一天，无伤亡。——编者注），被编为回民骑兵旅（是团而不是旅。——编者注），由杨静仁同志任参谋长，驻扎陇东分区。

有一天晚上马思义等开会，认为在边区过得不习惯，队伍想念家乡，同时，对党和边区政府还不够信任，决定第二天把队伍带了走。党知道了消息，第二天就预备了饭，给他们送行。

他们刚离开边区就受到国民党匪军的攻击，一直打到老家（固原），家乡被毁坏烧杀的惨状教育了他们。未投奔红军留在家乡的马国璋部已经失败了，国民党对回民进行了血腥的镇压，马国璋被马国武告密，被国民党抓到兰州枪杀了；马思义的家属二十二口人，被国民党匪军杀了二十一口（被杀十一人，不是二十一人。——编者注）；其他参加起义的家属也都遭受了性命和财产的浩劫。事实教育了起义者和群众，他们愤恨地说，日本军有“三光”政策，国民党比“三光”还厉害的很！于是马思义带领起义者又由甘宁交界回到边区来了，受到边区人民的热情欢迎。起义的首领们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对他们说，你们革命了二百多年，没有成功，我们来帮助你们。

三、对固原回民三次起义的认识

固原三次回民起义，由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

显明的斗争目标和政治方向；参加起义的群众又是自发的起来暴动，没有经过较严密的组织和训练；因此经不起国民党的残酷镇压，识别不出敌人的欺骗手段，终于在国民党的镇压与欺骗下失败了。

起义的失败经验，教训了广大的回族人民：要抗战，在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政策下，乞求“单独组织自己的抗日武装”是不可能实现的。使得广大人民更清楚地识别了国民党破坏抗战镇压一切抗日民主力量，为向日本帝国主义积极妥协和投降铺平道路的阴谋。回族人民要想“单独组织自己的抗日武装”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帮助下才能实现；要想真正求得解放的回族人民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海固事变中的坚定分子最后所走上的道路，是唯一能够真正解放回回民族的道路。

固原三次回民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他们英勇的斗争给予国民党匪军的打击是沉重的。再一次证明：回回民族是不甘于受统治、欺压和剥削的民族；是富有革命传统和爱国传统的民族。三次起义表示出回族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正义行动。在回回民族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三次起义的参加者，他们中间的坚定分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回族人民的愿望，他们在抗日民主根据地陇东分区与国民党匪军进行了多次战斗；在抗日前线给予日寇重大杀伤；在解放战争中随着人民解放军转战南北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42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107页。

（原载《光明日报》1958年9月1日）

海固起义吹响了少数民族反蒋斗争的号角*

李新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不但丝毫没有改变其对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统治，而且由于其统治重心的西移，反而更加紧了对西南、西北少数民族的压迫和剥削。1938年底和1939年春，甘肃海原、固原回民聚居区接连爆发了两次回民起义，都是由于反对国民党的残暴统治而引起的。这一起义揭开了国民党统治区少数民族大规模反蒋斗争的序幕。

海固暴动是国民党反动大汉族主义的民族压迫政策的必然结果。本来，国民党反动派一贯就硬说回回不是一个民族，没有什么回回民族问题，只有回教问题。在抹煞回族存在的前提下，国民党反动派结合白崇禧、马鸿逵、马步芳等回族败类，在抗日名义下强迫回民“汉化”，加强对回族人民的奴役和压榨。他们厉行保甲制度和“国民兵训练”，剥夺回民的自治权利和抗日自由；纵容国民党军队侮辱、拆毁

---

* 节录于李新等编著的《中国新民主义革命时期通史》。

或烧毁清真寺，以致侮教案件不断发生，甚至指使军队任意屠杀回民，公然叫嚣“杀光回回”。除兵灾以外，回民又遭高租重税、横征暴敛和商业高利贷资本的重重剥削。国民党统治区的回族人民过着暗无天日的牛马生活，死亡率大大增高，人口不断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加之以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回民得到翻身的影响，就促使了国统区的回族人民掀起救死求生和要求抗日自由，要求民族平等的反蒋斗争。其中最大的便是甘肃海固回民起义。

1938年11月25日（应为农历11月25日，即公历1939年1月15日。—— 编者注），海固回民不堪国民党军队陈诚部的压迫和侮辱，举起义旗，在“回回单独组织自己抗日武装”的口号下，集合数千人，攻打隆德县城，消灭国民党军一个营和一个连，缴获步枪百余支，起义坚持了一个多月，在国民党反动派优势兵力的围攻下失败。

紧接着1939年4月11日又爆发了规模最大的第二次起义。斗争的烽火在几天内便席卷海固地区，起义群众迅速增加到七、八千人，其中并有部分汉族人民参加，分编为八个团。回汉人民共同携手与国民党军激战，争取民族平等和抗日自由；同时，杀了一些反动的回汉地主，动手废除封建剥削，使反民族压迫的斗争带上了反封建斗争的性质。

在声势浩大的起义面前，为了瓦解起义阵营和争取时间，部署镇压，国民党反动派利用若干回族上层分子出面调停，与起义军进行谈判；同时，在谈判掩护下，调兵遣将，配以飞机大炮，突然包围袭击起义部队和群众。在国民党反

动派这种政治、军事双管齐下的攻势下，没有坚强的统一领导核心的起义运动，经过四十余日的顽强斗争，再一次失败了。在第二次起义中，群众死伤两千余人，而大批被俘回民则被关进所谓“教养院”——集中营。

斗争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的大汉族主义的民族压迫政策更随着它反共反人民的加紧而加紧。因此，失败是斗争的问题，并不是斗争的结束。在第一、二次起义失败后，不但回族人民在酝酿着规模更大的第三次海固起义，而且，这时国民党统治区苗、黎、蒙等少数民族也都在酝酿着反蒋斗争。回族人民第一、二次海固起义吹响了少数民族反蒋斗争的号角。

……

自1941年以后，国民党反动派的大汉族主义民族压迫政策愈加露骨而残忍。国民党反动派一面在其统治区征兵、征粮，急如星火；另一方面则公然配合日寇“清剿”一切抗日力量。少数民族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1941年至1943年间，少数民族的反蒋斗争，渐趋高涨。

在西北地区，自第一、二次海固回民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为防止回民再起，将西吉一带青年全部抓去当兵，对老弱妇孺亦血腥屠杀。1941年4月8日，英勇的海固回民在两次起义失败后，又发动了第三次起义，组织两万余群众（其中有许多汉族人民参加）起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反对民族压迫。起义武装消灭了国民党军一个团和一个营，缴枪千余支。这次起义虽然最后仍被国民党反动派镇压下去，但

却震撼了国民党反动派对回民的统治；证明了回民争取解放的坚强志愿同时也教育了回族人民，只有跟共产党才有出路。三次起义失败后，起义领袖之一马思义率领一批群众，边打边走，投奔延安。到达延安时剩下二百余人，受到了共产党、八路军和延安人民的热烈欢迎。后来扩编为回民骑兵旅（后来改编为回民骑兵团，不是扩编为回民骑兵旅。——编者注），成为八路军的一部分。

西海固三次回民起义经过

马　展

我是怎样知道三次回民起义经过的

从1938年起，海固相继爆发的三次回民起义，其主要领导人，如马国瑞、马国璘都是我的堂叔。第一次起义时，我在兰州上中学，后逢寒假回家（西吉），马国璘叫我参加，我拒绝了。回到兰州后，因我是起义首领马国璘的堂侄，又因我外祖父郭南浦（国民党第八战区顾问）的关系，便叫我随同国民党第八战区和谈代表团（郭是代表团成员），到固原三营收降马国璘、马英贵。关于第一次起义军和国民党军队打仗的情况，是根据马国璘和当时参加战斗的亲友、邻人所谈的。八战区代表团，在西吉大寨同起义军领导人马英贵谈判的情况和以后马鸿宾在固原三营诱捕马英贵的情况，当时我随郭南浦在场，亲眼所见。

第二次起义的领导人是马国瑞，当时我仍在兰州上学，

以后又随郭南浦到平凉同马国瑞谈判。关于国民党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同和谈代表团拜伟（八战区长官部处长）、郭南浦等人的重要会议内容，是我从郭南浦、马继周（国民党平凉专员）等人方面知道的。马国瑞失败的前后经过，是参加者马国璐（马国瑞堂弟）和马国瑞的亲随咸成华及马国瑞的团长王永杰所谈的。用喜阿訇的头冒充马国瑞的头，摄影上报朱绍良销案，当时我在场。

第三次马国璘、马思义领导的起义爆发后，我在兰州又随从郭南浦到西吉收降马国璘。所以对马国璘当时谈判投降的经过和马思义走边区的情况都知其大概。以后解马国璘去兰州，郭南浦命我同车去，路上好关照。所以，临解送时，国民党四十二军预七师十九团连长杨德祥对马国璘说："决不叫你在兰州失去自由，叫你去'听训'、'学习'"。马国璘在静宁同国民党师长严明谈话时，和在兰州八战区军法处秦军法官审讯马国璘时，我都在场。

解放前，固原的张禹川先生准备写西北回民史，托我收集过这方面的历史资料，可惜都已遗失。党中央粉碎"四人帮"之后，拨乱反正，给了我极大的鼓舞和力量。因此，愿将当年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的历史真相，如实地写出来，供历史研究工作者参考。但和当时可歌可泣的战斗情景相比，实是挂一漏万，只不过是抛砖引玉而已。还望当年的参加者和知情者，多加指教充实。

第一次起义

西海固第一次回民起义的时间是1938年旧历12月初，地点在现在的西吉县白崖公社上白崖子。主要领导人有马国璘、马英贵、马国璠、马少敬（即马国琮）等。马国璘毕业于固原同仁小学，在甘肃陇东交通司令部军官教导队受训后（陇东交通司令部应为东路交通司令部。——编者注），担任过该司令部少尉副官，因不得志，回老家西吉县沙沟闲住，常有不满现实的情绪，素以水浒宋江自居。因是伊斯兰教"沙沟派"教主的后代，在回民中有些声望。马英贵是固原县中河红崖堡人，伊斯兰教中的阿訇，以传教为职业，在回民中深孚众望。他对国民党政府的民族歧视和宗教侮辱，十分憎恨。马国璠是马国璘的堂兄，是一个负有众望的农民。马少敬是马国璘的堂弟，学生出身，家住固原县红崖堡。

此次回民起义的性质，主要是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民族压迫和侮辱宗教的政策，争取民族平等和宗教信仰自由。1935年毛主席率领工农红军长征，路过六盘山时，沿途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为这次起义在思想上撒下了种子。当时红军所到之处，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严格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保护清真寺、拱北、道堂等。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自由。号召各民族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红军的民族平等政策和抗日救国号召的影响下，回

族人民开始认识到，只有团结斗争，反蒋抗日，国才有救，回族人民才有生路。

当时正是抗日战争吃紧关头，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国民党军全线败退，半壁河山，瞬遭沦陷。而国民党政府仍保存实力，对外消极抗日，对内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妄想把西北作为媚外反共的基地。所以在固原山区（大营），大规模修建名为“国防工事”、实为围攻边区的反共防线。又严密保甲制度，大办地方民团，天天征民夫，夜夜抓壮丁，月月要粮款，真是“苛政猛于虎”。当地农民憎恨地说：“不怕贼来抢，只怕兵来到，明是官兵夜是匪，兵比匪还坏”，糟踏得老百姓十室九空，民无活路。例如，所谓“月月款”，最穷的人家只要有二亩土地，每户每月不少于白洋两元。当时一百斤麦子卖一个白洋，一户穷苦农民，能有多少麦子？可是有钱、有势、有粮的富户乡绅，不但不出分文，反而借此机会，鱼肉农民，饱肥自己。

正在广大回族人民遭受重重压榨无法生活的时候，国民党政府，又推行大汉族主义的民族歧视政策。1937年春天，海原县长贾从城(甘肃崇信人)，把回民聚居区海原大寨乡，即现在西吉县白崖、沙沟两公社所属地区，改名“安化乡”。原来，在清朝同治年间，左宗棠血洗金积堡后，又把幸存的回民流放到海、固山区，西吉、海原、固原、隆德、泾源五县的回民，绝大多数是这些幸存者的后代，清朝称之为“回匪回贼，杀一回，少一贼”。改“安化乡”就是“安回融化”的意思。贾从城又在1938年春天重编海原县志时，把县

志中凡“回”字均写为“猥”字，还送给当地有文化的回民传阅，故意侮辱。这个“猥”字的来历，仍然是左宗棠镇压西北回民时，用来侮辱回民的。

由于这种实属难忍的侮辱，激起了广大回民的公愤，提出了书面抗议。抗议的大概内容是：“清朝帝制推翻，民国成立，实行三民主义、五族共和的民族平等国策，贾县长身为民国官员，竟用屠夫民贼清朝走狗左宗棠的口气，侮辱回民，将何以对三民主义，其居心何在？如不及早收回成命，改正错误，全体回民决不甘休，一定上告国民政府，一切不幸后果，均由贾县长负责。有言在先，切望三思。”

贾从城接到回民群众的抗议书后，立即带领一百多名常备队（以后改保安队）员，到大寨乡和当地民团结合一起，在白崖子大捕在抗议书上签名的群众，并大骂“有异党、汉奸策动老回回造反”。还在小坡集镇上召开群众大会，贾从城在会上辱骂“老回回历代造反，都落了个血淋淋的人头落地，成了叛国逆贼，贼皮辈辈脱不了。你们又想造反，胆敢反抗政府，破坏抗战，仍免不了和你们祖先同样的下场。”又当场拷打反抗的回民马耀仓（白崖下堡人），直打得血肉横飞。贾说：“这是杀一儆百。”常备队又借搜匪为名，到处抓打群众，抢掠财物，强奸妇女。这就激起了回民群众的武力对抗。马国璘挺身而出，同马英贵、马少敬带领海、固两县回民，揭竿而起，提出：“自己武装自己，杀官劫库，除奸救民”；“反蒋抗日，寻找民族活路”；“打倒欺回灭教、把回民当狗看待的国民党政府”；“官逼民

反，民不得不反”；“暴政之下，不作顺民，杀贪官，灭土豪，打富济穷”等反蒋口号。口号是马国璋、白受采（固原三营人，原小学教师，后为马英贵的参谋长）拟的，深得回民大众的支持和拥护。一夜之间，起义的回民约达三千，在马国璋的指挥下，手持刀矛斧棒和少数枪枝，兵分东西两路，追捕贾从城。不料举事不密，被一个伪保长通风报信，贾从城连夜逃回海原，没有抓住。起义军回头抓住了民团团总王国义，没收其家财分给群众；又攻破海原李俊堡劣绅、民团头子穆成章的土寨子，杀了穆成章（应为穆生春。——编者注），没收其家财分给群众；还攻破固原偏城民团头子、伪保长海保珍的土寨子，没收其家财，焚烧了房屋，枪毙了苦害百姓罪大恶极的十多个伪保长，大平民愤，大快人心，使国民党在固、海、隆三县的保甲组织陷于瘫痪。当地的土豪劣绅，纷纷逃往固原、海原县城，纵横几百里的山区，成了起义军的天下，解救了处于危急灾难中的回汉群众。因此，起义军深受回汉群众的支持，他们有的踊跃参加起义军，有的为起义军送口粮，送茶饭，探敌情，掩护伤员，保护回民家眷，回汉人民团结反蒋共同斗争的情感非常融洽。尤其在现在西吉的兴平、偏城一带回、汉民杂居地区，表现得更为突出。在一月之内，起义军发展到五千多人，声势大震，编制了六个团。马国璋任起义军司令，马英贵、马少敬任副司令，马国璠任旅长。遗憾的是，正当起义军蓬勃发展、并同反动军队浴血奋战之时，马国璋同马英贵在如何处理国民党团总王国义一事上发生了分歧。马英贵坚

决要杀，认为不杀不但不能为民除害，反会遗患将来，马国璘却庇护不杀。从此两人分裂，各行其是，分散了力量。这也是导致起义失败的原因之一。

马英贵带领固原起义军攻打固原县城，由于泄漏了消息，未能攻破，在城关外围和固原马明山的民团（自卫队）接火，一举打败了马明山的一个中队，双方伤亡一百多人。马英贵看到攻城失利，不能久战，率起义军退到固原西山一带，重新整顿，准备再战。这时，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兼甘肃省主席朱绍良，闻报固、海、隆回民“造反”，围攻固原县城，急调国民党三十五师师长马鸿宾部，九十九师师长韩锡侯部，一九一师师长吴允周部（此时，一九一师师长为杨德亮。——编者注），预备七师师长严明部等，分由中宁、平凉、静宁前进，三面包围，妄想歼灭起义军于海、固山区。马国璘探明多路敌军的来势，决定出击静宁敌军严明部，力求主动，突破包围。遂率起义军两千多人，在隆德城外打败了严明的一个团，消灭了一个营，缴获了二百多支枪和部分弹药，增强了战斗力。接着在套马庄山上，又和严明的两个团展开了激烈的白刃交锋，起义军团长马五十子奋不顾身，持双刀率起义军冲破敌军三道防线，摧毁了敌军在山头的机枪阵地，打了胜仗。这样连续激战了两天，严明失利，退守静宁。双方伤亡各约二百多人。马五十子团长在激战中不幸牺牲，使起义军失去了一员勇将，削弱了战斗力。马国璘的膝盖骨也受轻伤。在两天的激战中，起义军用原始武器刀矛斧棒，缴获了敌军的部分步枪、机枪、手枪、弹

药、战马等，装备了自己。马鸿宾、韩锡侯、吴允周等路敌军，进军到固原，听到严明败退，恐受伏击，未敢进山。

朱绍良闻报严明败退，起义军力量强大，能主动出击，并有向固原东山边区靠拢的趋势，认为单用武力消灭，难以办到，便改变策略，采取“以回诱回”的政治欺骗办法，在八战区召集忠于国民党政府的上层回族官员拜伟（八战区处长）、马建新（四十二军政治部主任）（马建新是一九一师处长。——编者注）、马锡武（甘肃陇东交通司令）、郭南浦（八战区参议）、王月波（西北陇海铁路专员）（王月波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北联络专员。——编者注）、马继周（平凉专员）（此时平凉专员为张振武。——编者注）、郭怀恩（甘肃省政府参议）等人，商讨如何平叛。马继周提出用政治平息比用武力围剿有效。朱绍良采纳了马继周的意见，组成以拜伟为团长的“宣抚慰问团”，到固原三营协同马鸿宾收降马国璋、马英贵。

“宣抚”团到达三营时，马鸿宾正在进退两难，“宣抚团”的到来，正好解除了他的困境。随即张贴、散发了八战区的“告民众书”和郭南浦私人的劝降书；并展开了大规模的诱降活动，既是封官，又是许愿。与此同时，向马国璋的父亲马忠武和二哥马国瑗进行恐吓威胁，使其劝马国璋投降，扬言如不投降，就解送马忠武全家三十多口到兰州作为人质，并有生命之危。马国璋在内外劝降的压力下，因无正确的奋斗方向和坚定意志，就答应了停战谈判，以马英贵为

起义军全权代表（马国璘腿伤未愈）（马英贵是代表之一，全权代表是马国琮。——编者注），前往海原大寨（现在西吉县沙沟公社大寨大队）谈判。官方代表有拜伟、马建新、郭南浦、王月波、郭怀恩等。谈判前，拜伟等人说什么“天下回回一家人”，假意对马国璘表示关心，派了五十七军的一个胡医官给马国璘医治腿伤，暗中下了毒药，致使马国璘的腿伤化脓残废，成了瘸子。他以后隐藏起来，未出面投降。在谈判桌上，拜伟等为了骗取起义军的信任，还采用回民的宗教仪式，双方高举回民最尊贵的“古兰经”盟誓。誓言是：不欺骗，不背信，以约为定，永不悔改；谁要是失信背约，指个人唯一珍贵的“伊麻尼”（自己的公道良心）作证，将受到“安拉”（真主）的严厉惩罚。这样做，对于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来说，是至高无上的盟约。马英贵阿訇，把披着民族宗教外衣的国民党政客、特务、官僚、卖教求荣的政治骗子，错认为知心的“朵斯提”（朋友），把砒霜错认为砂糖，盟誓时竟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在谈判中，马英贵提出的条件是（马国琮、王月波皆说是三条。——编者注）：（1）释放马国瑞，送回固原（马国瑞是马国璘之兄，于1937年因宣传、组织回民起义，被软禁于兰州）；（2）划固、海、隆、化（化平，现为泾源县）回民区为起义军防地；（3）改编起义军为回民独立军，直属八战区；（4）委马国璘为军长，马国瑞为副军长，还提出师长、团长等人选（马英贵自称为国为教不作官）；（5）起义军装备给养按正规军发给；（6）枪毙贪

官贾从诚、康璐（海原常备大队长），枭首示众，为民除害；（7）不能在起义军驻防地区征兵、征粮、征款，地方官员要经起义军选定。这七项条件，拜伟等人假意表示完全接受，要求把条件带回三营，请示朱绍良作决定，请马英贵宽心静待。拜伟也向马英贵提出一条，只要马英贵不和共产党明暗联系，什么事都好办。当时马英贵也作了决不联系的保证。从此，马英贵信以为真，认为协定已成，万事大吉，只待国民党封疆赐官，命令起义军分散回乡休息（有的人竟自行回家），待命集合。

就在起义军分散的同时，国民党军队三十五师、一九一师进兵固原西山边境，形成三面包围之势，使起义军陷入重围。不到七天，三营"剿匪指挥部"马鸿宾，决定设计活捉马英贵，消灭起义军。于是派人邀请马英贵、马国璠等到三营共商整编军队的具体事项。马英贵、马国璠犹未识破阴谋，竟老老实实地带了五六十名卫队，到三营黑城开会。这时马鸿宾早已张网"恭候"，当马英贵走进黑城街口，郭南浦派人对马国璠耳语，叫他赶快逃跑，前面，有伏兵（郭和马国璠父亲是莫逆世交）。马国璠闻讯，带随从折回飞驰。这时马英贵已被"欢迎"的军队前护后拥迎进祁家堡子。刚进寨门，伏兵四起，刀枪林立，马英贵才知上当落网（当时我在场）。被捆时马英贵面无惧色，从容自如，破口大骂拜伟等人："你们是回奸，是没'伊麻尼'的'赫娃尼'（畜牲）。你们是蒋介石的走狗，你们用回民的血和肉换取国民党的高官，你们绝没有好下场。我马英贵死而无愧，为圣教

争战，是‘数赫达耶’（光荣）的道路，我是为国为教的正人君子，不是你们这些吃人肉喝人血的狗官。我所后悔的是：没有杀了你们这些披着回回皮、污辱圣经（古兰经）的‘卡非若’（外道），为‘穆斯林’（顺从真主）除害。你们这些唯利是图、出卖回民生命的败类，没有灵魂的走狗，就是死后一百年，我们回民的后代还要痛骂你们的朽骨，叫你们遗臭万年。回民的后代会牢记血的教训，败类比敌人可恶百倍。你们死的时候不要喊‘真主’，你们叫老蒋，因为你们都失去了‘伊麻尼’，是真正的叛徒。”尽管马英贵破口大骂，可是老奸巨滑的政客拜伟并没有动怒，而是奸笑着回答马英贵说：“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大丈夫成功不拘小节，你懂吗？马英贵你是油香客（指阿訇念经），当然不懂什么是政治，我叫你临死的时候明白，这就叫政治技术。”拜伟说罢，就给马英贵上了脚镣、手铐，第二天押解兰州。同时被捕的有马英贵的参谋长白受采。以后知道马英贵在兰州监狱受尽了酷刑，穿过“火套裤”，腿筋都烧搐了。给马英贵用酷刑的目的，是叫他供认马国瑞是起义反蒋的后台，借故收拾马国瑞。但马英贵一身受刑，坚贞不屈，使敌人的阴谋没有得逞。到1939年春，马英贵和白受采被解回固原杀害。

当马英贵、白受采押解兰州以后，朱绍良命令一九一师镇守固原，预备七师镇守海原、隆德。晋升马鸿宾为八十一军军长（1937年10月，马鸿宾已升任八十一军军长。——编者注），命令马鸿宾的军队进山搜剿，办理善后。这是国民党惯用的“以回制回、用回杀回”的老办法。马鸿宾胁迫马

国璠的父亲马忠武为向导，随同他的两个骑兵营、一个步兵团进山搜剿起义军，又强迫马忠武出面招降起义军，如自动交枪者不捕不杀，回家各自安生。这时起义军已失去领导，人心涣散，又加马忠武出面宣传，多数人交枪投降，领了“良民证”，少数人上山坚持抵抗。最后还是国民党“以回杀回”的诡计得逞。五千多人的起义军，在枪炮面前没有失败，却在国民党的政治欺骗下土崩瓦解。副司令马少敬被送兰州软禁八年，团长海登朋、马占清解送兰州枪毙。起义军被杀一百多人。

八十一军在办善后中大发洋财，抓去壮丁三百多人，扩充了一个营，收缴长短枪、机枪七百多支，骡马五百多匹。从此，八十一军三个营常驻固、海山区达三年之久，专为镇压回民，防止起义。他们经常以清乡剿匪为名，大肆抓兵、抢劫、奸淫。记得1939年春天，固原大营区上店子农民马生贵的妹妹，男人在外佣工，家里留下女人和两个孩子。一天早上，八十一军马正川营的两个兵，在光天化日之下，持枪闯入，进行强奸。这女人以死反抗，坚贞不屈，持菜刀砍死了一个匪兵，另一个匪兵便开枪打死了这个无辜的妇女。当时大孩子伏在母亲身上痛哭，婴儿还爬在尸体上吃奶。国民党匪军对回族人民的残暴，同当年左宗棠不相上下。

第二次起义

第二次回民起义，在1939年农历4月8日（应为农历4

月11日，即公历5月29日。——编者注），地点是海原艾蒿湾（现在西吉白崖公社）。领导人马国瑞，是伊斯兰教“沙沟派”教主的后代，是个作风正派、清廉淳朴、不求私利的宗教职业者，为人忠厚和蔼，平易近人，深受回、汉人民的尊敬。马国瑞因反对国民党的暴政和民族压迫，在1935年至1937年间，以传教为名，周游海、固、隆各回民区进行宣传，组织回民准备起义，想要依靠宗教，团结回族力量，实行本民族自治。他还用历代农民起义的老方式，编写民歌，教儿童相传歌唱。原歌词我只记得几句：“民国贼不见了，西北男子出现了，同心协力打老蒋，定将绿旗高高扬”。但很快被国民党特务发现，上报兰州朱绍良。朱认为是叛国活动，命令马锡武（甘肃东路交通司令，马国瑞的堂伯父），将马国瑞抓到兰州治罪。马锡武知马国瑞深受当地回民的敬仰，如果采用强硬手段，势必激起流血事件，于是便采用软办法，于1937年叫他的团长袁福昌（西吉回民）持亲笔信（应为1938年。——编者注），叫马国瑞到兰州，“以避不利”。当时马国瑞已识破这是明请暗抓的阴谋，但为了避免群众为他个人流血，只得屈从。遂带一家三口（老婆、儿子），在袁福昌一连军队的押送下前往兰州。后由马锡武出面担保，总算没有入狱，只是软禁了起来。朱绍良每天派人审问，派特务监视。

马国瑞在兰州虽被软禁，仍然下定决心，与其束手待死，不如兵刃相见。于是，暗地设法逃出虎口，举行起义。开始他和海、固方面的亲信取得了联系，由马喜春、马福邦、马

玉华、马得春、老会宁、王文杰等人（均为当地回族农民），准备好接应的乘畜和选择好应走的道路。1939年农历4月初，马国瑞同其家属，趁日本飞机轰炸兰州的机会，化装混在乱跑的群众中，避开了特务的跟踪，跑到河北庙滩子，见了接应的人，由定西官川山中小路，日夜兼行三天三夜，到了海原艾蒿湾。当即召集亲信骨干开会决定：（1）起义时间为农历4月8日；（2）首先围攻八十一军驻在固原龚家庄马正川的骑兵营和海原榆木沟、小坡、石坡底下的步兵营，八只窑马文奎的骑兵营等五个敌军据点；（3）起义军直去泾源大山林作根据地，再召集各地人马。

朱绍良当天得报马国瑞逃走，立刻召开军政要人和回族官员马锡武、郭南浦、拜伟、马继周等人参加的伪军政会议，讨论马国瑞逃走后的动向和应采取什么措施。会议对马国瑞的行动作出三个估计：（1）马国瑞逃往云南、贵州，凭藉宗教关系潜伏活动，待机再回甘肃举事；（2）马国瑞逃回海、固老巢，马上聚众造反；（3）带少数亲信投奔共产党，作为进退两便之策，扰乱陇东。根据马国瑞的平素作为，朱绍良肯定了第二个估计。立刻命令陕、甘、宁驻军八十一军马鸿宾部，十七军高桂滋部，五十七军刘安祺部，共三个军四面包围，消灭马国瑞于海、固山区，绝不能让马国瑞的一人一马逃进共产党边区。

再说马国瑞的起义军，在马喜春、马正荣、王文杰、马凤岐、陈子福等人领导下，攻破八十一军四个据点，缴获敌枪六十几支。不过这次的伤亡很重，约二百多人牺牲。最残

酷的是八十一军驻八只窑的骑兵营长马文奎(甘肃临夏人)，除用枪打死起义军三十多人外，还把负伤被俘的二十多人，拉到河滩上，如同宰羊般的全部杀了，集体埋在一个大坑里。

马国瑞的起义军在首战告捷后，号称“崇义军”，人数发展至四千多，编为一旅四团，旅长马喜春（是马国瑞最信赖的指挥官），一团团长马正荣（后被俘，在兰州枪毙），二团团长咸成华（以后叛变投降），三团团长马凤岐（后阵亡），四团团长王文杰（后病故），马喜春之子马思义是马国瑞司令部的警卫排长。起义军的口号是：“五族共和，打倒蒋贼”；“打倒欺回灭教的国民党，为死难的回民同胞报仇”；“救国救民，受压迫的回汉同胞是一家”；“官逼民反，打富救穷”等。这些口号都是马国瑞亲自拟的。

起义军在农历4月11日到固原和尚铺打了一个胜仗（应为农历4月17日，即公历6月4日。——编者注），全歼五十七军一个营（应为九十七师五八二团某营一个连。——编者注），胜利到达泾源。首先消灭了害苦百姓的名为泾源射猎队而实为土匪的六十多人。马国瑞住在白面河南庄子，在几个山头上布置了防守阵地。这时，边区共产党派来两个人动员马国瑞靠拢边区（此事查无实据。——编者注），进可取陇东，退可进边区，以便有主动回旋余地，避免四面受敌，并可以和共产党合作，共同反蒋抗日，拯救国家民族的危亡。这两人和马国瑞交谈了两天，可是马国瑞企图利用宗教，独树一帜，自成一军，实现回民自治，因而没有接受共产党的

正确意见。他没有认识到，在蒋介石的黑暗统治下，这是根本不可能的，蒋介石连回回民族也不承认，还能允许回民自治！同时，由于没有吸取第一次回民起义失败的沉痛教训，最后仍然走上了第一次失败的可悲老路。

富于反动经验的朱绍良，对第二次回民起义，仍然采取了可以起到特殊作用的“用回回制回回”、用亲戚进行诱惑的手段，仍以第一次杀回有功而升官得荣的亲蒋回族人物拜伟、马继周、郭南浦、穆二师（马国璘岳父）等十多人，组成所谓“甘肃省政府代表团”，劝说马国瑞千万不可听共产党的话。只要马国瑞不投靠共产党，朱绍良愿和平解决，马国瑞的任何条件都可以答应。以穆二师为首的代表团到白面河见了马国瑞，马国瑞提出的谈判条件是：（1）在甘肃陇东成立回民自治政府；（2）给“崇义军”发装备给养；（3）撤出包围“崇义军”的国民党军队。代表团对以上条件完全接受。原来朱绍良恐怕马国瑞快速进军投向共产党，故意利用谈判，拖延了十天，使马国瑞失去主动进攻时间，以便调遣三个军的兵力，包围起义军。代表团估计包围马国瑞的军队已进入阵地，他们的使命已经完成，便借口请示，回到平凉。

当代表团走后，国民党的军队，从关山边境扎了百里连营，马国瑞才发现又上当受骗，但已陷入重围，只有组织突围的一条出路。可是五十七军和十七军已开始进攻，密集的火力，把山川的树叶都打光了，犹如冬天的景象。起义军多持原始武器，在敌军重炮猛轰下，南山阵地失守，接着全线

败退，四千多起义军被压缩在一个平川地带，陷入绝境。敌军占领山头，居高临下。在此紧急关头，旅长马喜春、团长马凤岐，组织起义军反击，打退了敌军的猛攻。可惜他们两人在反击中不幸阵亡，马思义负伤，马国瑞只得亲身上阵，也在东南山脚下阵亡。起义军听到首领阵亡，人心顿时涣散，各自逃命。但在敌军四面包围下，四千多起义军，突围的不到一千人；这还多亏甘肃陇东交通司令部（应为东路交通司令部。——编者注）骑兵团守卫竹林寺山口的一个连长白正华（隆德回民），给起义军故意放开了一条路，否则将全部覆灭。阵亡起义军的鲜血，染红了泾河水源老龙潭，真是“尸横遍野无人埋，血染青山处处腥”。

马国瑞阵亡，起义军失败后，国民党军队会同当地民团在泾源进行清乡，共俘虏五百多起义军，交平凉专员马继周，后由泾源县长郝遇林在泾源集体枪毙（据《化平县志》载：郝遇林杀俘虏三十四人。——编者注）这些起义军在走上刑场时，叫骂不绝。出卖回族人民的叛徒穆二师等人，在平凉听到泾源清乡办善后，想乘机捞点油水，便跑到泾源，假惺惺地掉着鳄鱼般的眼泪，追悼马国瑞，又是念经，又是上坟，实际上，是在耍花招，以修补他们的叛徒画皮，不要露馅。一面劫收起义军丢下的骡马、毛驴儿百头，共同分赃。朱绍良命令高桂滋、马鸿宾、马继周等，一定要找到马国瑞的尸首，摄影报省。可是时过半月，又加盛夏，无人埋的尸体早已腐烂，谁还能认出马国瑞的尸首？马继周为了欺骗朱绍良，把俘虏的沙沟喜阿訇杀了，割下头拍了照片，又找了一

件有血迹的蓝布上衣，充作马国瑞上阵时穿的，一并上交，总算骗过了主子，销了案。

第二次起义，历时一个多月，伤亡约三千多人。凡跑回家的人，都要到当地驻军（八十一军）和乡、保长处交武器，领“良民证”，没有“良民证”的立即逮捕。固、海、隆、泾四县的回民区，村村皆戴孝，家家闻哭声，变成三多区，即老汉多，寡妇多，孤儿多。不久，马继周又把马国瑞的女人马秀英、女儿马凤清，解到西吉县软禁了十年。她们受了不少折磨。幸有回民大众的接济，在生活上未受饥饿。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看到光用血腥屠杀的办法，难以扑灭回族人民前赴后继反抗斗争的烈火，于是，收买回族的叛徒出谋划策，使出软的一手。他们以关心边疆回民教育为幌子，办了七个甘肃省立公费边疆小学，分布在固、海、泾、西、隆五县回民区。校长都是经过训练的亲蒋分子，名为办教育，实为情报人员，以后都被当地回民发现撵走。

在泾源激战中，马思义虽然负了伤，但仍带了几十个人突围进山，隐蔽在清水县的大麻子山里，坚持斗争，为第三次回民起义积蓄了一部分武装力量。

第三次起义

第三次回民起义，在1941年农历4月8日。领导人是马国瑞、马思义和马国瑀。为什么二、三两次起义时间都决定在农历4月8日？因为这是伊斯兰教“哲赫忍耶”门宦第四代

教主马以德去世的日子。取这个日子的意图是纪念先辈，鼓舞人心，祈求先辈神灵佑助胜利。

第一、二次回民起义失败后，国民党政府对回民的压迫统治，更加残酷。利用当地回民中的亲蒋上中层分子，统治回族人民。如固原三营自卫大队长马鸣山，在海原白崖一带三次抓人抢掠，把回民的牛羊抢去1000多只，把妇女身上的衣服都脱去，真是兵比匪坏。马鸣山依仗五十七军军长刘安祺的势力，带领一百多名自卫队员来抓马国璘，被马思义带领的回民在白崖子打败了。马国璘感到国民党政府终久不会放过他，与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大干一场。可是当地回民，在地方恶霸势力的压制下，无法活动。于是马思义、冶老九便领导群众展开了肃霸除奸活动。在两个多月内，日伏夜出，镇压了压制回民起义的劣绅、保长、自卫队长等共三十多人，排除了阻力，使回民群众才敢抬头露面。

海原县长孙宗濂（此时海原县长空缺，孙宗濂尚未到任。——编者注，（中统）得知白崖乡和大寨乡的保长、自卫队长都被马国璘派人暗杀完了，立即报告兰州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甘肃省主席谷正伦。朱绍良命令驻兰州部队四十二军军长杨德亮到海、固清剿。先头部队一到海原李俊堡，当地回民马三奎便给马国璘报了信。马国璘、马思义连夜召集起义。第二天，四十二军一九一师吴允周部的一个团（与起义军激战的是甘肃保安第三团。——编者注），就赶到白崖山同起义军激战了一天。起义军打败了敌军的三

次进攻，迫使敌军后退。当天起义军编为十个营、一个团，马国璘任司令，马思义任团长。为了突破敌军的包围，他们由海原石山向西挺进，在稍竹林又和迎击的一九一师一个团打了一天白刃战，虽然伤亡很大，但起义军仍然战败了敌军，进入清水县大麻子山到张家川。这时起义军已发展到五千多人，声威大震。一九一师、预备第七师严明部尾追到大麻子山和起义军鏖战两天。起义军士气正旺，在马思义指挥下，全歼一九一师一个团一千多人（在此歼一九一师二十一团大部。——编者注），用敌军的好武器装备了自己，三分之一的人有了枪，又扩充了一个骑兵营。

当时起义军的力量，战胜敌军一个师是不成问题的。由于天水方面敌军向清水增援，马国璘恐前后受敌，又回师海原，在石山遭到吴允周、严明两师的围击，受了损失。起义军毕竟是未经训练的农民，经不起长途跋涉的行军之苦，思想起了动摇，有些自行回家。有些进山躲藏。这样，就遭到地方自卫队的伏击活捉，零散杀害。仅海原石山自卫分队长马义虎、王登祥二人，在石山一带就刀杀起义军三百多人。解放后，在石山挖出了几十堆起义军的白骨，可想当时杀戮之惨。隆德自卫中队长周银昌，抓去起义军40多人，送交平凉专员马继周枪毙。还有些自卫队长，抓住起义军，就地枪毙，用马驮人头去报功。一九一师团长陈俊，尾追起义军到白崖，当地回民家眷老弱妇孺，害怕军队杀害，有一百多人跑到斜路洼山上躲避，敌军搜山队在山顶，明明看见尽是些妇女娃娃，竟毫无人性地架起了几挺机枪，喊了声“杀回

子”，便开枪扫射，一百多口人只活了一个小女孩，是在奶奶尸体下幸存的。以后据这个女孩说，当敌军架起机枪对准他们时，七十多岁的马正有阿訇对大家说：“大家面向西跪好，我们的‘无常’（死）到了，敌人向我们开枪了，我给大家念‘讨白’（赞主归回）。”正大声念中机枪响了，一百多口人便倒在血泊中。以后收尸的人说，很多小孩打死在妈妈的怀里，口里还含着奶头。山坡上约半里路内，有的地方凝结了一寸多厚的血块。敌军有一个团驻在白崖一带，见人就开枪，不管犁地的，走路的，砍柴的。仅这样打死的人，据以后估计有八十多人。

马国璘，马思义带的起义军，突破了敌军的两面夹击，在固原马东山一带依山靠林，作进退两便之计，和一九一师、预备七师对峙，距陕甘宁边区不到百里。这时，朱绍良看到起义军进入固原东山，有向边区靠拢的趋向，大为惶恐，便又祭起了他的“以回制回，用回杀回”的法宝，第三次请出回族军政官僚杨德亮、拜伟、马继周、郭南浦、马锡武等人，为官方代表（马锡武未去），到固原与起义军和谈。马思义、马国璠听到拜伟等人又来用软刀子杀人，立刻建议马国璘，待官方代表团拜伟一到，马上抓起来，率领起义军走边区投共产党，除此再无别的出路。并用两次起义失败的教训，证明这些所谓回族代表人物，都是些依附国民党政府的名利熏心的民族败类。这帮家伙，用回民的白骨垫高了他们的宝座；用回民的鲜血，换得了他们的乌纱；用回民的家破人亡，换得了他们的荣华富贵。然而，马国璘由于他阶级出身

的局限性，没有充分认识到反动政府的本质，对代表团仍寄以幻想，没有听从马思义、冶老九、马国璠等人的忠告，上了谈判的钓饵。从此，马思义、马国璠分道扬镳，各行其事。

当时分裂的地点在固原马东山臭水沟。马思义向起义军宣布：愿跟我走边区投共产党的集合，愿投降国民党的跟马国璠去，走与留自愿，不勉强。当时就有二百多名坚强骨干站到马思义、冶老九、马国璠一边；在马思义等人的带领下，进了边区，跟着共产党走向光明之路。留下的马国璠等人，虽然人数较多，约两千多人，但军中无指挥骨干，军心涣散，人人感到前途暗淡。而敌军一九一师、九十七师、预备七师等三个师，又向起义军合围。在此情况下，马国璠采取了必遭失败的下策，化整为零，进山各自隐蔽。但组织性松弛的群众，看到无人管束，各回各家，自行解散，这样一来，马国璠手下只剩下三百多名亲随，日伏夜出，徘徊无路。朱绍良的官方代表拜伟等人，协同平凉专员马继周、海原县长孙宗濂、固原县长张桃（此时固原县长为董寄虞。——编者注）和自卫队几百人，气势汹汹地开进了沙沟。首先由马继周出面，对马国璠父亲马忠武、二哥马国瑗以软硬兼施的手段施加压力，促使马国璠投降，保证不加罪责，还给官做；如马国璠不投降，去投共产党，要马忠武全家负责。马忠武心里害怕，松了口，于是杨德祥（杨德亮之弟，四十二军预七师十九团连长），利用瞎海师（一只眼，原是马国璠的亲信，暗投杨德祥，沙沟杜家河人）进山传达马忠武的话，对马国璠说，如不投降，有株连全家之祸。马国璠在内

外压力之下，答应投降，条件是确保生命财产之安全。官方代表答应的条件：（1）保证马国璘的生命安全，决不食言加害；（2）甘肃省政府给马国璘参议职务；（3）马国璘愿住兰州，热忱欢迎，如住固原，严加保护。马国璘就在这种欺骗下，上钩被擒。事情的经过是：1941年秋，一天中午，杨德祥在山头要道加了岗哨，戒备森严。约有一个小时后，马国璘带着二百多名亲随，全是好枪好马，到大寨西山口等候。马继周和杨德祥等上山迎接时，我也在内。初见时，对马国璘还以礼相待，杨德祥说："不打不骂不成朋友"。但一下山，进入警戒区，情况就全变了。马继周等只许马国璘带一个侍从，命令其他人交枪，各回各家，如自愿当兵，热情欢迎。就这样，二百多人被解除了武装，当了俘虏。马国璘进了山寨，还未感到身入虎口，有命难保之危，表情仍很自如。他要求见家人，杨德祥除只准我一人相见外，其余都不许见面。还送来一套黄布军装，叫马国璘换上，表面上说，为的是行动方便，实际上，诡计难测。这时，马国璘才意识到又上了当，面有悔色，有言难出。他没有换衣，态度转为严肃绝望，显得有从容就义之气概，对杨德祥说："杀了我一个人，还有千万人，我是为争取回族的生存而战斗，不是为个人的升官发财。你们自食诺言，怎么对得起回族人民？遗憾的是，我没有听马思义、马国璠的话，身落此境，自取灭亡。我才知道防敌容易防奸难。"杨德祥仍假露笑容，一再保证履行前言，决不含糊。可是三天以后，杨德亮派了一营部队，荷枪实弹，如临大敌，把马国璘押走。大寨回民，男女

老少都沉痛地相望流泪。相反，拜伟、马继周等人，却喜笑颜开，庆幸完成了任务，为主子朱绍良又立了第三次大功。

马国璋被押送到西吉滩，由一九一师五七一团团长陈俊审问后，关在一个黑房里，门外设置岗哨，吃饭和大小便都不许出门。马国璋在黑房里只是蒙头大睡。关了七天，兰州派来三辆汽车，由杨德祥带两排兵，押解马国璋到静宁（我和甘肃省政府视察马文耕与马国璋同车）。当晚预备七师师长严明来到旅店，见了马国璋，并送了五六两大烟（马国璋吸大烟）。严说："我们两人兵刃相见了三年，双方死亡一千多人，还没见过面，久闻大名，想不到今天能在此时此地见面。以后，陇东再不会有我的对手了，我可以高枕无忧。"马国璋含笑平静地说："这不一定，强中还有强中手，世上新人换旧人。"接着又说："群众是用强权制服不了的。每一个朝代，回民都是首先被屠杀的对象，满清大杀过三次，小杀无数。民国五次，冯玉祥的军队血洗河州（甘肃临夏）时，把三岁的孩子用矛挑上了树，还说回子的娃娃会耍拳。刘郁芬杀河州回民时，死尸塞满了河，把回民的娃娃绑在树枝上，放开树枝，分身两半。朱绍良杀海、固回民三次，惨与不惨，你是当时的执行者，自然比谁都清楚。至于小的屠杀更难细述。今天我死，我感到值得，虽不能留芳千古，名垂青史，但以后的回民永远会知道，提倡五族共和的民国，刀尖上却染满了回民的鲜血。回民和这个政府将永远誓不两立。"严明听了面带灰色，默默无言，拂袖而去。当时我听了他在敌人面前大义凛然的讲话，真觉难能可贵，

对这位有民族气节的义士，十分钦佩。

随后就把马国璘解送到兰州八战区军法处（我也陪送），立刻搜身检查，给马国璘带上了大镣。马国璘把手上带的一个金戒指摘下来给我，被警卫抢走。马国璘怒对一个姓秦的军法官说："自食诺言，出尔反尔的政府，还能取信于民？还能得到民众的拥护？看来时间不长，一定要垮台。"秦军法官大喊："你是我的阶下囚，没有权利说话。"马国璘回答："文天祥当过阶下囚，孙中山在伦敦，不也是阶下囚？"从此，马国璘在五泉山特种监狱，度过了八个月的铁窗生活。我借家属送东西的关系，向拜伟说情，通过军统负责人的介绍信去看过三次。我看到狱中的生活实在惊人，不说吃的好坏，就连喝的水也不满足。马国璘的衣物都给看守换了吃的，三九严寒，仍睡在无铺无盖的草铺上。家里的人各自难保，谁还敢过问震动西北的要犯！第三次我去见他时，他只对我说："只有自己可靠，不要轻信亲人的话。我今天落到这个下场，你很知道，这是血的借镜。"1942年4月14日，一个不幸的消息送到我和各亲友的耳里，八战区的虎副官（我的云南老乡）送信说："明天早上八点钟，在五泉红山根刑场执行马国璘，叫家属及时收尸。"终年二十六岁。第三次起义时间共半年。

再说起义军失败，马国璘被捕后，四十二军军长杨德亮嘉奖了"平叛"中招降有功的人员，给瞎海师赠送了"除暴安良"的锦旗一面，奖赏毛驴两头；把王国义、王永杰、海宝珍、马子章、周银昌、马国璋等，各委为自卫中队长，以

示奖励，做了国民党用牛骨头煮牛肉的工具。

国民党政府为了斩草除根，彻底消灭回民起义的火种，将固、海、隆、静、会（宁）五县边境划为特区，设立“平凉专署行署”，地点在沐家营（今西吉县城）。行署主任张澍，属专员马继周领导。这两个刽子手，在善后清乡中，约杀了二百多名回民，都是集体枪毙的。在此同时，一九一师五七一团团长陈俊，派便衣队十多人，在一个晚上，在沙沟伪保长的指引下，暗杀了马思义全家九口人（马思义家里死了十一口人。——编者注），两口人负伤未死（母女两人，母亲的眼睛被打瞎，女儿当时两岁，头皮被刺刀挑破，后被邻人救活），死伤共十一口人，都是妇女娃娃。时过几年，在破房的墙壁上，血迹仍在。这就是经常口口声声叫喊着“回回皆兄弟，回回是一家，回回一脉根”的杨德亮、拜伟等人干的。

1942年，国民党政府为了加强对回民的统治，设立西吉县。西吉县名的由来是，1941年农历11月8日，是沙沟教派先教主马元章去世二十一周年纪念日，朱绍良为了笼络回民上层人士，以便控制回民，派杨德亮给教主马震武送去颂扬公德的匾额，并请马震武给即将成立的新县取名。马震武叫秘书马聪、马复生等人拟几个县名由他决定。当时拟了四个：兴平、兴隆、兴原、西吉，经马震武决定用西吉县。派孙宗濂（中统骨干）当县长。并把西、海、固三县划为特区，由西峰镇特务机构领导。在西吉各部门中，都有中统、军统的情报组织。很多去边区人员的家属都受到株连，不是挨打，便是坐牢。1942年春，马思义为了营救马国璋和其他

受难的回民，由边区回到西吉山区。驻军杨德祥利用当地回族宗教上层的家属，想劝降瓦解马思义的部队，如投降者重重有赏。有些坚决分子，跟马思义仍回边区，也有少数动摇分子回家投降，以后仍被抓去坐牢。

1944年经我等调查（准备编写西北回民史），三次回民起义，西、海、固、隆、泾源、清水六县被明杀暗害的回民约有五千多人，财产损失更无从估计。从此，把一个素称青山环抱、粮仓油库的西、海、固地区，蹂躏成野无耕田之男，家无隔夜之粮，十家九断炊的穷山区。

× × ×

西、海、固三次回民起义，都在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下，以悲惨的失败而告终。只有第三次起义中，马思义率领一部分起义军，投靠边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得免遭屠杀，走上了争取解放的正确道路。这一血的历史教训证明了一条真理，这就是：我们回族人民，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各兄弟民族团结在一起，共同战斗，才能求得本民族的彻底解放；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仅凭狭隘的民族感情和落后的宗教意识发动起来的力量，是脆弱的，经不起严峻斗争的考验，因而也不可能实现本民族的解放。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事实，再一次证明了这条真理。

（原载《宁夏文史资料》第9辑）

海固回民1938—1941年三次起义始末

宁夏大学政治系（77）级学生
谢生忠　马勇霞　黄业年　李泽峰
陈海兰　霍维洮　杜力夫

本文是我们七位同学在学校和区团委的资助下，利用课余时间采访调查编写的。我们曾到固原、西吉、兰州、北京等地走访了当年参加过海固起义的部分同志，查阅了有关档案、报刊；我们还参考了马思义、马辰二同志关于海固事变的回忆录，并听了部分宁夏地方史专家、学者和老师的意见，在此谨致谢意。囿于我们的水平和条件，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望老师、同志们批评指正——作者。

在抗日战争时期的1938至1941年期间，曾在回民聚居的甘肃省南部（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海原、西吉、隆德和泾源等县一带）的海固地区，连续爆发了三次回族人民反

抗国民党暴政、要求抗日的武装起义——即著名的“海固事变”。这三次起义，是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各种矛盾交互作用的结果。它历史地反映了我国回族人民在中华民族危难之时，奋起斗争的一个侧面，成为西北回民革命斗争的重要部分，为我国回族人民的革命斗争史写下了新的一页。

地处六盘山区的海固地区，是我国西北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五大分支（哲赫忍耶、格底目、虎非耶、伊赫瓦尼、嘎德耶）中哲赫忍耶派回民聚居的地区。在历史上，哲赫忍耶派的第一、第三、第五代教主都在宗教、民族复仇和对清王朝的斗争中，被清政府残酷杀害。同治年间与太平天国同时期爆发的以哲派第五代教主马化龙为首的西北回民大起义，前后曾坚持十六年之久，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起义被镇压后，清政府借口“图百年之安”，强迫回民大迁徙。把金积堡（现属宁夏吴忠县）、会宁、张家川（属甘肃省）等地的回民赶到海固一带偏僻贫瘠、野兽出没的原始山林里。在长期的宗教斗争中，哲赫忍耶派内部形成了教主及其世袭者至高无上的权威。教主以“口唤”的宗教命令统治和组织教民，教民要无条件地服从“口唤”不得违抗，这种宗教军事式的组织形式，使得哲派回民较之其他教派更易于组织发动起义。

随着历史的发展，海固地区这个古老闭塞而弥漫着宗教气息的天地，打开了它的时代天窗。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过六盘山地区，向广大回族人民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的主张和北上抗日的意义。红军严格遵守党的民族政

策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保护清真寺，深受广大回民的称赞。许多回族青年参加红军，主动为红军带路，看护伤员，仅甘肃省红军所经地区，就有一千多名回族青年参加了红军。翌年夏，彭德怀、徐海东部红军西征，在同心、海原地区建立了许多区、乡苏维埃政权，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回族人民的第一个自治政权——“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领导回民进行翻身解放斗争。虽然豫海回民自治政权仅存了短短的几个月时间，但是，红军给这里带来的时代气息，布下的革命火种，使海固地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回族人民看到了东方希望的曙光。

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是国民党政府的既定国策。伪甘肃省政府在海固地区积极推行这一反动政策，致使在民族矛盾激化的同时，阶级矛盾也日趋尖锐。1938年初，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伪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为防共反共，调集重兵，集聚海固地区，大规模修建所谓“国防工事”，加紧对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包围，使海固地区成为国民党在西北防共反共的“模范边界”。这里的回汉人民，也沦为他们鱼肉的对象。

国民党在这里的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置民族危亡于不顾，与地方反动政权、军阀势力、大地主、反动宗教分子勾结起来，狼狈为奸，巧取豪夺，为扩充各自的势力，共同把罪恶的双手伸向海固地区广大回汉人民。他们借“抗日”为名，大抓兵夫。规定每一保除每年出三个兵以外，还要出“月儿兵”（一个月一个兵）、“轮训兵”（国民兵轮训

班）等等。如果没有人，就出钱，每个兵要二百块银元（当时一元可买一百斤左右麦子）。另外，还强迫老百姓无休止地为国民党军队从事修工事、运粮草、带路等名目繁杂的劳役。

在经济上，海固人民同样遭受着残酷的剥削和掠夺。当时压在海固地区广大回汉人民身上的各种苛捐杂税是名目繁杂，数不胜数。仅就1938年固原县志记载的捐税就有牙税、磨税、煤税、骆驼税（每头年收银元八块）、牲畜税、盐税、土地税、百货统捐……等二十五项之多。

海固地区的地租剥削也十分沉重。加之这一地区山高沟深，十年九灾，农民有限的一点可耕地，大部都被官僚、地主和宗教上层统治者巧取豪夺，攫为己有。据统计，抗战前夕，地主占有全部耕地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以上。土地集中程度如此之高，使得广大回汉人民大量破产，他们不得不靠扛长工、打短工、租种地主土地为生。以上种种因素有力地促使海固人民迅速走上了反抗国民党暴政，争取民族抗日的武装斗争的道路。“宁肯打死在镇上，也不被逼死在炕上”（民谣）的呼声喊出了愤怒已极的反抗要求，人民起义势在必行。

第一次海固回民起义

1938年秋冬，连续两年的灾害歉收，使得海固地区赤地千里，民生凋敝，怨声四起。为了防止回民的反抗，伪海原

县政府把大寨乡（即沙沟、白崖一带），改名为“安化乡”，“加强教化”。农历十一月初，在修海原县《县志》时，伪县长贾从城继左宗棠之衣钵，竟把回民的“回”字加上反犬旁，公开侮辱回族人民。沙沟、白崖一带的回民立即联名上告贾从城：“居心何在？如不及早收回成命，改正错误，全体回民决不甘休”，“一切不幸后果，均由贾县长负责”。贾从城听到消息，非但无悔，反而带领一百多名伪常备队员，到上白崖子大捕上书之回民；还借机抢劫财物，强奸妇女；并在小坡庄集市上召集回民训话，大骂回民是“异党”、“叛国逆贼”；当场拷打反抗的回民马耀仓（白崖下堡人），声称这是“杀一儆百”，如敢不服，定要“血洗”。这些，激起了海固回民的公愤，他们决意杀掉贾从城，但因反动联保主任王国义告密，贾从城连夜逃回县城。

与此同时，在黄庄发生了国民党军队集体强奸回族妇女的事件；在泉沟墕国民党匪兵把猪肉挂在清真寺里；11月8日国民党军队又伙同伪保长在白崖石坡底村抓走了抗兵抗粮的柯老五等回族农民数人，并扬言，要想活着出去，除非每人用一千块银元来赎买。

对此，广大回族人民愤怒到极点，他们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久已积压的怒火，迸发出来了！人民拿起了刀斧棍棒，坚决用暴力反抗暴力。

这时，回族宗教世家子弟马国瑞、马国璋兄弟倜挺身而出，联合起阿訇马英贵、回族青年马少敬（即马国琼）回族农民马喜春等人，组织和领导了这一回族人民反抗国民党民

族压迫的武装起义。

马国瑞、马国璘兄弟是沙沟哲赫忍耶派第八代门宦教主马震武之侄。马国璘曾在伪甘肃东路交通司令部受训并任过该司令部的少尉副官。

抗战爆发前夕，马国瑞、马国璘住在北京。由于宗教事务上的关系，马国瑞曾先后去过云南、吉林、齐齐哈尔等地。九·一八后，东北三省沦于日寇的铁蹄之下，马国瑞东北之行耳闻目睹，深为震惊。一二·九运动后，在全国风起云涌的抗日高潮中，这两个年青人回到家乡。故乡满目疮痍，豺狼横行，民不聊生。他们朴素的民主主义思想和虔诚的宗教热情，这时就表现为对广大贫苦回汉人民的同情和对国民党反动政府、恶霸地主的憎恨。

为了组织和领导回民起义，马国瑞、马国璘脱离了旧家庭，分别移居到固原吾儿墩和海原上白崖子。马国瑞以其宗教身份深入贫苦回民中讲经传教，发动群众。“当时人民唯一能领会的语言是宗教的预言”(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马国瑞编了许多民谣，教儿童相传歌唱。

在此期间，马国璘和马英贵、马少敬、马喜春等人也分别在海原沙沟、白崖、石坡底、固原中河等地广泛发动群众。马国瑞被人们尊称为“小师傅”，马国璘被尊称为“四爸”。

海固人民的反抗活动日益扩大，国民党政府和回族上层反动分子对此十分惊恐。伪甘肃省主席、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急令马国瑞的堂伯父、甘肃省东路交通司令马锡武，将马国瑞抓到兰州治罪。但马锡武深知马国瑞备受当地

回民敬仰，如采用强力，势必激起“暴乱”，故写信给马国瑞，“请”他到兰州“以避不利”。国民党东路交通司令部骑兵团长袁福昌(西吉回民)亲自率领一连人马给马国瑞“送信”，将马国瑞“请”往兰州，软禁起来。当时马国瑞虽知此乃明请暗抓，但为了不使起义举行仓促，毁于一人，故暂趋虎穴，再图他谋。

马国瑞虽然被抓，但起义的准备工作并没有因此而停止，马喜春带人打死了国民党匪兵数人，抢回了被抓的柯老五等人。他们知道，贾从城逃回县城后也不会就此罢休，起义已成为张弓之箭。这时，马国瑞从兰州给马少敬等人带回了“大事闹起，有进无退”的“口唤”。马国璋、马英贵、马少敬、马喜春等人立即率领以哲赫忍耶教派为骨干的广大回民于1938年农历11月25日凌晨，在海原县沙沟、白崖，固原红崖堡三处同时发动起义。酝酿已久的海固第一次起义爆发了！

起义群众在马国璋、马英贵的带领下，手持刀斧棍棒，从沙沟、白崖、红崖堡三地直奔白崖红套村。起义军先向王国义的堡子发动了进攻。王国义，是白崖一带民团团总、反动联保主任、恶霸地主，平时作恶多端，欺压乡里；起义前，他充当国民党的忠实走狗，向贾从城告密，使群众袭击贾从城的计划落空。为此，起义群众决定第一个目标就是除掉这个民族败类。王国义闻讯只身潜逃。起义军攻下其堡子后，将其儿子打死，把粮食财物分予群众（据查证，王国义被起义回民围住后缴枪投降，被击毙的是王国义的侄子，其

家产亦未被没收分配。——编者注）。

起义军然后挥戈北上，将李俊堡反动联保主任穆生春的堡子团团包围。为了减少伤亡，马国璘让人向穆生春喊话，劝其投降。但是穆生春倚仗其儿子穆玉清是自卫队长，有十几条枪，拒不投降，气焰十分嚣张。起义军随即发动猛攻，很快就将穆家堡子攻克，全歼以穆玉清为头子的反动自卫队，穆生春在反抗中被起义战士击毙。

起义军出师告捷，有力地鼓舞了起义群众。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起来反抗国民党暴政，争取民族抗日和民族解放，马国璘等起义领导人贴出了布告："官逼民反，不得不反；汉回同胞，真心实意，努力向前；救国抚民，除害安民，杀官劫库；无论汉回，无分新老，不分军民，一体同仁。"并提出了一系列战斗口号："暴政之下，不做顺民"，"反蒋抗日，寻找民族出路"，"杀贪官、灭土豪、打富济贫"，"打倒欺回灭教、把回民当狗看待的国民党政府"，"自己武装自己，杀官劫库，除奸救民"，"保教保民"等等，作为起义的纲领。

从布告和这些口号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起义的矛头是直接指向"欺回灭教"的国民党反动政府，以争取民族解放为其主要宗旨；另一方面表明虽然起义是在宗教的旗帜下发动的，但仍具有一定的反帝反封建性质。这在没有先进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下的农民自发起义中是难能可贵的。

马国璘派人将这些口号写成标语，四处张贴。四方群众，闻风而来，起义队伍迅速扩大。到12月7日左右，起义

军已有八九千之众。起义群众按地区、村庄进行了整编，马国璘被推举为海原地区起义部队司令，其他领导人，有马喜春、马国璠等；马英贵被推举为固原地区起义部队司令，其他领导人有马少敬等。

起义军声威大震。国民党反动派极为恐慌，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急忙调兵遣将，进行镇压。他令马鸿宾所辖国民党三十五师，吴允周所辖九十七师，徐保所辖一九一师，以及严明所辖预备七师分别由中宁、静宁、平凉三面进行包抄，妄图一举歼灭起义军。

大敌当前，起义军内部就如何迎敌问题发生意见分歧：马国璘等主张起义应乘敌尚未完成最后包围，迅速南下，到山高林密、回民聚集的泾源、张家川一带，利用其有利地形，与敌周旋；而以马英贵为首的则主张东进固原，破其城池，打乱敌人的布置，建立地盘。两种意见不能取得统一，最后只好各率一部，分头行动。

以马国璘、马喜春为首的五千余海原地区的起义战士途经偏城、张易、什字路南下，准备里应外合攻打隆德城。但因敌人事先得知起义军南下而加强了防守。结果，久攻不克，只好撤出战斗。这时从静宁方面调来镇压起义军的预备七师两个团和胡宗南九十七师的一个团已经赶到，隆德城守敌也乘机杀出，在隆德、固原交界的套马庄山梁上将起义军包围。手持刀斧棍棒的回族战士面对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队毫无惧色。起义军团长马五十子手持双刀只身匹马，闯入敌阵，立毙数敌，抢占了敌山头机枪阵地，为起义军突破重围打开了

缺口。起义军战士在马国璘等人的带领下猛打猛冲，连破三道封锁线，歼灭敌军一个营又一个连，缴获枪支一百多条，弹药无数。战斗进行了整整一天，起义军终于打退了敌军，突出了重围。突围中团长马五十子英勇牺牲，马国璘左腿负伤，起义军战士伤亡很大。这时被国民党马鸿宾三十五师抓去当兵的马喜春的大儿子马思义率领十几个回族士兵逃了出来，参加了起义。他协助马国璘指挥队伍且战且走（马思义没有指挥过这次战斗。——编者注），退回偏城。严明部败守静宁县城。

与此同时，由马英贵、马国璠率领的三千余名固原地区的起义战士，则挥师东进，攻打固原。当部队到达硝口时，起义军得知驻在这里的是马鸿宾三十五师的一个团。（此时硝口无驻军。——编者注）该团外号马大嘴的团长为了防止士兵逃跑，每晚都将士兵的裤子收起来。于是起义军于夜晚发动突然袭击，该团大乱，几被全歼。随后，起义军向固原城发起了进攻，但因驻守固原城的敌军乃胡宗南所属五十七军军部，装备精良，城池坚固。起义军一无攻城之武器，二无攻城之经验，故虽英勇顽强，然久攻不克，只好撤退到城关外，在九龙山消灭了固原马明山民团的一个中队后，退居固原西山，伺机寻战。

此时，马国璘率部已退回偏城，马英贵也因一时没有战机而率部到达偏城和马国璘会师。

两路军会师，力量加强。国民党军队马鸿宾、徐保、吴允周等部得此消息，恐受伏击，畏惧不前。起义军乘机扫掉

了偏城一带的民团头子伪保长海老四的堡子。镇压了一批残害百姓、作恶多端的伪保长，并将其房屋烧毁，财产没收，分予群众。周围近百里以内的土豪劣绅、伪保长闻讯纷纷外逃。国民党在海、固、隆三县的保甲组织陷于瘫痪。

起义军纪律严明，打富济贫，深受广大回汉群众拥护。广大回汉群众为起义军送口粮、端茶饭、探敌情、护伤员，积极主动、热情周到，有力地支援了起义军。

严明败退静宁，起义军重振军威，朱绍良恐慌不安。为了防止起义军向固原东山边区靠拢，迅速扑灭起义烈火，朱绍良慌忙召集国民党第八战区的上层回族官员，商讨对策。这些回族人民的败类认为仅仅靠武力镇压，恐难奏效，须以宗教外衣下的政治诱降相辅，以回制回，方可平复“回叛”。于是朱绍良便组织了以拜伟（八战区处长）为团长，由马建新（42军参谋长），马锡武（甘肃东路交通司令）郭南浦（八战区顾问、甘肃省政府参议）等国民党中上层官吏组成的“宣抚慰问团”，到固原三营协同“剿匪指挥部”指挥马鸿宾收降起义军。

“宣抚团”到达三营，立即散发和张贴了第八战区编印的《告民众书》和郭南浦的私人“劝降书”，并展开了大规模的诱降活动。他们封官许愿，恫吓威胁，指天发誓，不择手段。宗教的旗帜被国民党政客用来作为招降的工具，使得起义军领导人认不清这是反动派的政治陷阱。“天下回回是一家”的谎话对他们来说还非常亲切。在敌人的诱骗下，起义军答应了和国民党宣抚团在海原大寨乡举行“和平”谈判。由

于马国璘负伤，马英贵便代表起义军前往大寨乡参加谈判。

在谈判前，拜伟等人假表慈善，派五十七军的一个胡医官给马国璘医治腿伤，暗中下毒，将马国璘的腿治残废。

谈判中，国民党代表利用回族人民虔诚的宗教信仰，高举《古兰经》起誓：天下回回是一家，只要放下武装，便可"既往不咎"。谁若失信，"伊麻尼"（良心）将受到"安拉"（真主）的严惩。马英贵对此深信不疑，激动地流下了热泪，他代表起义军提出了七项条件（据马国琮说，起义代表提出三项条件。——编者注）：

1.释放马国瑞并送回固原；

2.划海、固、隆、化（化平，现泾源县）回民区为起义军防地；

3.改编起义军为回民独立军，直属第八战区；

4.委任马国璘、马国璠为回民独立军的正副军长，并提出师团长人选名单，（马英贵自己表示为国为教而不做官）；

5.装备给养按正规军发给；

6.枪毙贪官贾从城、康瑞（海固常备大队长）枭首示众，为民除害；

7.不在起义军驻防地区征兵、征粮、征款，地方官员要经起义军自己选定。

对这七项条件，拜伟等人表示答应，但实际上隐藏着大阴谋。他们要马英贵保证不和边区红军明来暗往；并交出武装，宽心等待。马英贵对此一一承诺。

作为一个虔诚的伊斯兰教的阿訇，马英贵非常相信宗教

的箴言。他不懂什么是国民党的诺言，什么是反动派镇压人民革命的政治手腕，以致谈判后，起义军渐渐自行解散，只等国民党封官晋爵。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又一次暴露出来。历史的悲剧就是这样地一再重演着。

“宣抚团”回去后，国民党三十五师、一九一师立即进军海固起义地区，形成三面包围之势。不到七天一切就绪，“剿匪指挥部”派人邀请马英贵、马国璠等起义领导人到祁家堡子共商整编军队等具体事宜。马英贵等人竟笃信前约，毫无防备，带了几十个人前往“开会”。殊不知马鸿宾、拜伟等早已“张网恭候”。马英贵等人一进寨门，就被抓了起来，直到这时他才从宗教的迷梦中清醒过来，破口大骂拜伟等人“回奸”、“狗官”，没有“伊麻尼”的“赫娃尼”（畜牲）。但这一切都为时已晚。第二天马英贵就被押往兰州，严刑拷打。然而马英贵一身受刑，却坚贞不屈，终于在1939年春被国民党押回固原杀害。

马国璠负伤，马英贵抓走，起义军被解散，于是国民党军队对海固人民举起了屠刀。毫无战斗准备的起义群众在敌人强大的军事压力下陷入群龙无首、束手无策的境地。

历时四十余天的第一次海固回民起义就这样被国民党反动派扼杀了。

第二次海固回民起义

海固第一次起义失败了，它是在敌人的政治欺骗和武装

屠杀的双重镇压下失败的。但是，迫使海固地区回族人民再次举行武装起义的根源不仅没有随第一次起义的失败而消除，相反则由于敌人对起义者的残酷镇压和血腥屠杀，而加速了起义的爆发！

第一次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各路军队、地方保安队、自卫队、民团以及四处逃散的恶霸地主、伪保甲长等纷纷向起义地区扑来。敌一九一师进驻固原（此时一九一师驻防平凉。——编者注）；预备七师进驻海、隆二县（预七师当时未进驻海原。——编者注）；八十一军的二个骑兵营和一个步兵团则进驻起义的中心地区——沙沟、白崖一带，专门办理所谓“善后工作”。

首先，他们挟持马国璘的父亲马忠武和二哥马国瑗等一些起义者家属，走村串户，以发“良民证”为借口，进行欺骗宣传，诱使一些躲在山上的起义者下山回家交枪。然后将这些起义者大肆搜捕，进行迫害。起义领导人马少敬被关押（马少敬被委任为甘肃省政府咨议。——编者注）；团长海业明、马占清，参谋长白受采被抓到兰州枪毙了（海业明应为海登朋，后来与马占清一起被杀害于兰州。白受采与马英贵一起被杀害于固原。——编者注）；一百多名起义战士被杀害了；三百多名青壮年被抓去充当国民党的炮灰；更多的起义者及其家属被集中起来进行“教化”。

国民党匪兵乘搜查枪支之机，向广大回民进行敲榨勒索，有枪交枪，没枪交钱，没钱就酷刑拷打、焚烧房屋。他们每到一村，杀人放火，奸淫抢掠，无恶不作。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海固人民并没有屈服，相反，敌人的屠刀只能激起更猛烈的反抗。

1939年农历4月初，在海固回民中享有很高声望的第一次起义的发动者马国瑞，乘日寇飞机轰炸兰州之机，在一片混乱中逃回沙沟艾蒿湾村。数月的囚禁生活，非但未能使他屈服，反而使他意志更加坚定。他回到艾蒿湾后，立即四处打听情况，召集马喜春、马思义、马正荣、马凤岐、王文杰等人交换了意见，决定再次组织武装起义，反抗国民党暴政。随后他们分头行动，发动群众，准备起义。

驻在艾蒿湾附近的敌军，是马鸿宾八十一军马奠邦部共二个骑兵营一个步兵团，此外还有地方保安队数百人。敌马镇川的一个骑兵营驻在王家新庄（红崖），马文奎的骑兵营驻在硝口，敌步兵团分驻榆木沟、小坡和八只窑。为了摸清敌人兵力部署，马国瑞、马喜春等人发动回族妇女，以走亲戚、回娘家为名，到敌人驻地探听消息，联络群众。遭受国民党残酷镇压的广大回族农民，听到马国瑞要领导他们再次举行武装起义，都很快行动起来，严密监视敌军动静，及时传递情报，暗中准备刀枪斧矛，只等一声令下就杀向国民党。整个沙沟、高崖、白崖一带回民很快被发动组织起来。

马国瑞逃回海固地区后，朱绍良非常惊恐，立即召集马鸿武、拜伟、郭南浦等商量对策。他们预料马国瑞此行有三种可能：第一是逃往云南、贵州，凭借宗教关系潜伏活动，伺机潜回海固，再行“变乱”；第二是只身奔往边区，投奔共产党；第三是逃回海固地区继续策动造反。他们认为第三

种可能性最大。于是朱绍良火速调兵遣将，严加防范，企图扑灭起义烈火于未燃。

然而，由于群众不满情绪的高涨，新的起义在马国瑞、马喜春等人的领导下迅速酝酿成熟。几天后，小坡庄的贫苦回民陈子福赶来报告：驻守在他们村子里的敌军连长每天晚上必找人打麻将消遣。马国瑞闻讯，立即和马喜春等人商定，借敌军连长找人打麻将之机，派人混入敌营，相机干掉敌军官，搞乱其指挥系统。然后鸣枪为号，里应外合，发动起义。与此同时各村一起响应，共同行动，将其它几处敌军就地歼灭，夺取枪支弹药，拉起一支回民武装队伍，到泾源、张家川一带开辟根据地，建立回民自治政府，抗日救国。随后马国瑞根据此决定亲自拟定了“打倒欺回灭教的国民党，为死难的回民同胞报仇”，“救国救民，受压迫的回汉人民是一家”，“官逼民反、打富济穷”，“五族共和、打倒蒋贼”等等口号为起义的宗旨，并派人用鸡毛信送往各村。广大回民群众接到命令后，立即磨刀擦枪，准备“反了”。

正值起义即将爆发之时，起义的消息却不慎走漏。马国瑞立即派人到各村传送“口唤”：“要起来，今晚一定要起来”。起义被迫提前发动了。

4月11日凌晨，随着一声枪响，海固回民第二次起义爆发了。根据马国瑞、马喜春等人的布置，起义军分别在王家新庄（红崖）、小坡庄、艾蒿湾等五个地方同时向敌人发动进攻。顿时，刀光闪闪，杀声震天。在马国瑞、马喜春的亲

自指挥下，陈子福等人同小坡庄的起义群众里应外合，全歼敌军两个连，缴获全部枪支弹药。与此同时，其它各处的战斗也进展顺利。

正当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的时候，天突然下起瓢泼大雨，伸手不见五指，对面不能相认，整个战斗无法再继续进行下去。这时，敌人也从惊恐中清醒过来，加强了抵抗，起义群众失去了全歼敌人的可能。为了避免过多地牺牲，马国瑞发出命令，令各村起义群众相机撤出战斗，到艾蒿湾集合待命。

起义者在艾蒿湾集结后，作了整编。四千多名起义群众编成一个旅，以村庄为主，编成几个团。推举马喜春为旅长，马正荣、咸成华、马凤岐、王文杰分别担任一、二、三、四团团长。马思义担任司令部特务连排长。马国瑞被推举为起义军司令。

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长期斗争，马国瑞、马喜春等起义领导人决定：按原定计划，立即将部队拉到张家川的大麻子山一带深山密林中，利用起义军人地两熟的有利条件，伺机歼灭敌人。4月13日晚上，部队从艾蒿湾出发向南转移，经偏城、大庄、骆驼巷（红庄）于14日到达莲花沟（今固原开城）。在这里，马国瑞派人到固原县城张贴了一张布告，明确提出了“回回单独组织自己的抗日武装”的口号。

这一口号的明确提出，表明第二次海固起义，较之第一次起义，具有新的性质和特点。

沿途，起义军打富济贫，爱护群众，深为广大回汉人民所拥护。起义军内官兵平等，纪律严明，所以沿途不断有回汉青年前来从军。

4月17日傍晚，起义军经大湾到达固原县和尚铺时，被驻在这里的国民党胡宗南九十七师的一个团堵住了去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马国瑞、马喜春立即向起义军战士下达了战斗命令：令部队乘天黑猛攻敌人，力求迅速越过和尚铺，向南前进。在马国瑞、马喜春等人的指挥下，起义战士冒着密集的炮火，向敌人发动了一次次猛烈的进攻，连破敌军四道卡子。双方伤亡都很严重。马思义率领特务连的一个排，经过六七次反复冲杀，到翌日傍晚，全排五十二人只剩下一半。

经过一昼夜苦战，除敌团长等少数人逃跑外，守敌全部歼灭（歼灭九十七师五八二团的一个连。——编者注）。起义军缴获大量枪支弹药，还缴获了十二辆大卡车，大获全胜。各方回汉群众纷纷前来投奔，部队迅速扩大到一万余人。

和尚铺战斗胜利后，马国瑞、马喜春等起义领导人率领部队继续向南前进，力争在敌人赶到之前，进入张家川一带深山密林中，利用那儿的有利地形与敌周旋。

在此时，起义军派人去边区与红军联系。1935—1936年红军长征路过海固地区，给海固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相信红军是会帮助回族人民的。

边区红军也并没有忘记正在浴血奋战的海固地区的回族

人民。第二次起义爆发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曾派了二名地下党员以治病为名到海固地区调查起义情况，但不幸的是，他们克服种种困难赶到海固地区时，起义已被国民党残酷镇压下去了。

和尚铺战斗的胜利，使敌人非常恼火。朱绍良怨起义军投奔边区，所以一面急令九十七师一部和甘肃东路交通司令部所属袁福昌的骑兵团，紧紧咬住起义军不放；一面又调集丁德隆五十七军（该军军长时为刘安祺。——编者注），高桂滋十七军配合八十一军、九十七师、预备七师余部布设重围（十七军于1944年进驻固原。——编者注），企图一举歼灭起义军。

起义军从和尚铺出发后，一路上连连击败数路追兵，迅速向泾源黄花川、白面河一带进发，国民党深怨起义军再次脱网，立即组织由拜伟、穆二师（马国璠岳父）、郭南浦等人参加的“甘肃省政府代表团”赶到白面河进行政治诱降活动，以便稳住起义军，完成合围。

起义军连日来且战且走，整个部队疲惫不堪，急需休整。马国瑞、马喜春等起义领导人为了让部队利用谈判时间，喘一口气，故同意和国民党代表谈判。

谈判中，马国瑞提出了三项条件：

1.在甘肃陇东成立回民自治政府；

2.给起义军配发装备给养；

3.撤走包围起义军的国民党军队。

这三项条件同马英贵在第一次起义谈判中所提的条件一

样，一方面反映了起义者争取民族平等自治的美好愿望；另一方面又说明他们政治上的天真幼稚。

对于这三项条件，国民党代表借口请示上司，未作任何肯定或否定的答复。谈判拖了十几天，当敌军完成了对起义军的铁壁合围后，敌方代表便一口回绝全部谈判条件，起义者再次上当，身处敌军的包围之中。

敌人出动了十几架飞机，动用了几十门大炮和几百挺轻重机枪，组织整营整连的敌兵向起义军坚守的白面河两岸山头阵地发动了猛烈的进攻。战斗打得很激烈，枪炮声昼夜不停。这是一场恶战，双方一直打了十三个昼夜（起义回民进入化平县先后十三天，决战只有一天。——编者注）。满山遍野，躺满了敌兵和起义者的尸体。最后敌人以数倍于起义军伤亡的代价才冲破了起义军的防线。起义军在付出三千多人的重大伤亡的情况下，被数倍的敌人压到白面河西边的一条山沟里。正在这时，扼守白面河南边的起义军领导人马国瑞、马喜春、马凤岐英勇牺牲。消息传来，二千多起义战士顿时悲痛万分，军心涣散，部队面临溃散覆灭的危险。在此关键时刻，腿负重伤的马思义挺身而出，不顾伤痛，指挥部队乘天黑分散突围。突围后，起义军在马思义带领下，向老龙潭方向转移。当天夜里，起义军在老龙潭附近一个山梁上，又与一个团的敌军遭遇。幸好天黑，敌人摸不清情况，不敢靠近，只是在远处放枪打炮。

这时，起义军只剩下一千多人。突围的骨干集合开会，商讨起义军的出路。

马国瑞、马喜春、马凤岐等起义领导人的牺牲，连续十几天伤亡惨重的恶战，使许多人悲观失望。特别以地主出身的二团团长咸成华为首的一些不纯分子和一部分意志薄弱者，更是垂头丧气，无心再战。只有马思义为首的少数战士，坚决不放下武器，誓死战斗到底。会议开了一整夜，始终不能形成统一的意见，最后，起义军自行解散。

第二次海固回民起义，又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下失败了。

第三次海固回民起义

1938年和1939年海固两次回民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还是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国民党反动派为之心惊胆颤。他们认为，这两次起义是受共产党领导的边区政府直接影响的结果，而且海固地处西北，起义军随时有奔入边区的可能。因此，伴随着全国反共高潮的升级，国民党对海固人民的镇压，就更加野蛮了。

海固第二次回民起义失败后，被于围剿起义者的国民党一九一师、预备七师、八十一军，又立即伙同地方自卫队、地主恶霸，对海固回民起义群众和当地人民实行疯狂的报复。他们大肆逮捕和屠杀起义群众。平凉专员马继周和泾源县长郝遇林一次就杀了五百多起义战士（据《化平县志》载，当时杀害被俘起义回民三十四人。——编者注），海原

县的石坡底村国民党匪徒集体枪杀了八十名起义战士，大量的起义者被投入监狱；许多回族青年被抓去充当炮灰。反动自卫队也横行无忌，固原县三营自卫大队长马鸣山仅在白面河一带，就杀死四十多名起义战士。更有甚者，许多反动自卫队长，抓住起义者就杀，然后用马将人头驮去报功。整个海固地区处在血雨腥风之中。

国民党反动派在屠杀人民的同时，大肆抢掠人民财物，把每一次“清乡”都看作是一次发财的机会，每入一户，翻箱倒柜，百姓仅有的一点财物被抢一空。地主恶霸更是倚仗其主子的势力，乘机反攻倒算。马鸣山三次洗劫白崖村。整个海固地区真是村村皆戴孝，家家闻哭声，遍野尽尸骨，青山处处腥。

敌人的屠刀并没有使海固人民屈服，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与国民党对人民的镇压以同等速度上升。

1940年底，马思义、冶老九、王登云等人开始秘密发动起义。他们利用打零工、作买卖等作掩护走乡串户发动群众，杀死那些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反动自卫队长，为群众“锄黑撒麦”，打开局面。他们先后处死了白崖的伪保长王世昌、红套村伪保长王天福、沙沟伪保长马建功、石坡底村的伪保长马金山和恶霸地主王长福等。1941年4月的一天，马思义等人听说小坡村的伪保长王燕青家办喜事。马思义遂命回族青年马智宽扮成新郎，由三个起义战士陪同加入接新娘的队伍中去，其他人则埋伏在四面山上。伪保长王燕青不知变故，前来迎接，马智宽下马开枪，将王燕青击毙，为小

坡村除了一害。

与此同时，回族青年农民王德成、王德利兄弟和冶老六、冶老九兄弟也各自带领着一支队伍，分别在固原县中河、曹家河、杨忠堡、上店子、三合、大坪、滥泥河、西土窝子一带，为群众“锄黑燕麦”。到第三次起义前，这三股人马共除掉了三十四名土豪恶霸、伪保长及自卫队长，袭击和解除了一批地主武装和国民党零星部队。起义者的这些活动，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地方反动政权，鼓舞了广大回族人民再次奋起斗争的信心。

对此，国民党反动派十分害怕，国民党中统特务、海原县县长孙宗濂立即将此情况向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和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报告（此时海原县县长空缺，孙宗濂尚未到任。——编者注）。朱、谷遂即命令国民党四十二军军长杨德亮率部立即开赴海固地区清剿镇压。

这时，受到马思义等多次袭击而一时不敢妄动的马鸣山闻讯嚣张起来，他迫不及待地充当了围剿起义者的急先锋。1941年4月8日，这伙匪徒同在泉沟墒清剿起义者的国民党九十七师某团一部（应是四十二军的两个营及海原、固原的两支保安中队。——编者注），赶到马思义等经常活动的上白崖子村，将这里的群众集中起来，架起机枪准备枪杀。这时候从泉沟墒汇合后转移到下白崖子的马思义、冶老九、王德利三路人马正在商议准备在杨德亮部到来之前举行起义的事宜，他们听到马鸣山民团正在屠杀群众，立即分三路（王德利率部从南、马思义从东、冶老九从西）包抄冲下山去，

平时横行无忌的国民党兵和团丁丧失了战斗力，纷纷逃窜，敌团长被当场击毙（保安第三团团长严登汉指挥这次战斗，未阵亡。——编者注），马鸣山狼狈逃跑。起义军乘胜追击，一直追至寺口子，并乘势攻占了沐家营，救出被囚群众。海固回民第三次起义首战告捷，回族群众纷纷参加起义军，甚至国民党军队中的一些回族青年也逃回来参加起义。起义军迅速扩大到六七千人，编为一个团，下设二十四营。马思义被推为团长，冶福荣等分别担任各营营长，马智宽任团部副官。此时，马国璘从西吉滩赶来也参加了起义。他虽然未担任具体职务，实际参预了决策，对起义者是一大鼓舞。起义领导人商定今后行动方案，认为首先应摆脱正在逼进的国民党军队，然后向张家川进军，和那里的回民联合起来，组成起义大军，求得立足之地，同国民党展开长期斗争。

4月中旬，起义军经偏城、张易堡、什字、观音殿、沙塘铺、罗家峡、桃山、杜家堡、朱家店子等地，向张家川进发。由于敌军尚无准备，进军颇为顺利。起义军严申纪律，不准任何人白拿百姓财物，不许敲诈勒索，违者严惩。途中，曾有一位号称“洪胡子”的排长，从老百姓的布袋里抓了两把盐。起义军团长马思义得知后，立即派人将他捆起来，并命令他向那个老乡赔情道歉，如数偿还盐钱。在老乡的请求下，才免了这个排长的处分。起义军这些行动，深受广大群众的称赞和支持。许多汉民青年也参加了起义。起义军内部，回汉和睦，团结友爱，相处很好，从未因宗教习惯问题

产生过矛盾。所以，当起义军行至隆德时，队伍已扩大到二万余人。

起义的爆发与壮大之迅速，使敌人十分吃惊。4月20日，起义军到达清水县的张棉驿，胡宗南部一九一师企图依仗其优势装备和有利地形在此和起义军决一雌雄。起义军领导认为硬拼不利，应避其锐气，于是迅速绕开敌人，继续向张家川挺进。起义军到张家川后，因张家川回民起义未能爆发，不得不继续向前进军。

4月21日，起义军行至大麻子山。国民党一九一师大部和四十二军一部分尾追而来。起义军决定利用大麻子山有利地形，以近战克其强兵，给其一击之后甩掉它。

大麻子山，山高坡陡，地形险要，前面是层层起伏的梯田，后面是悬崖峭壁。起义军七千余人伏于山腰梯田埂堰之后，另有一万余人伏于山巅，作为第二梯队，其余部队则置于通往马鹿镇和张棉驿的两条交通要道上，以备阻击敌军的增援部队。马思义向全军宣布了三条纪律：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不许轻举妄动；二、以三声枪响为冲锋号令；三、每人身边须备一堆细土，待敌人接近时扬向敌人，趁势进攻。

约上午11时左右，机械化装备的国民党四十二军黄锄非团先行赶到了大麻子山下。一阵冷枪过后，山上毫无动静，他们便向山上冲去。当冲至距埋伏的起义军约五米时，马思义连发三枪，七千余起义战士一跃而起。顿时阵地上尘土飞扬，刀光闪闪，前边的国民党士兵还没搞清怎么回事，就被起义军刀劈斧砍，死亡大半。后面的士兵见此情景，立即掉

头逃窜。接着，起义军第二梯队和侧翼伏兵也乘势杀将出来。三股力量并力向前，势如破竹，使随后赶到的国民党一九一师的二个团还未及全部投入战斗，就被冲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起义军大获全胜，全歼黄锄非团，击溃一九一师二个团，歼敌九百余众，俘敌一百余人，缴获机枪五十多挺，步枪八百余支，弹药不计其数。起义军仅伤亡三十余人。

大麻子山一战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打破了朱绍良一举歼灭起义军的美梦，鼓舞了起义军的士气。

当晚，起义军战士点着了大地主万寿生的堡子。张家川敌人发现后冲了出来。起义军在黑暗中被冲散，分三路向北而去，第二天会合于张家川北的原树梁上，这个事件打乱了起义军攻打张家川的计划，起义军攻城不克，只好向北前进。

国民党军大麻子山战役失败，朱绍良十分恼火，他重新调集预备七师、九十七师、八十一军以及四十二军和一九一师余部一齐向起义军压来，并命令天水方面敌军向清水一带增援，妄图围剿起义军。起义军因连日作战，给养困难，又无立足之地，唯一的出路是迅速北上，摆脱敌人，再图他谋。

4月底，起义军回师北上，一路经华亭、老龙潭、莫安镇、上梁、沙塘、单家集、火家集、兴平等地，且战且走，到达西吉。

这时，国民党故伎重使。甘肃省参议、第八战区顾问郭南浦从兰州派来了一个姓马的使者对起义军进行诱降。这个

使者见了马思义后说，只要马思义把部队带到国民党方面，要几个县给几个县。由于前两次的经验教训，起义者再也不会上当受骗了。马思义对国民党使者说："我要陇东十七个县，你看怎么样？"这位使者一见如此，只好道声："我汇报上级再说"，尴尬而去。

5月上旬起义军在陈家大坪的土窝子（现属西吉县）召开营以上指挥员会议，讨论今后的行动方案。在这次会议上，马思义正式提出了投奔边区红军的建议。

这一建议的提出，并非偶然，也不是马思义一人之愿望。海固第二次起义时，起义军就曾派人到边区联系过；由于长征和红军其它活动的影响，许多起义者都知道红军是"公军"是"仁义之师"，他们对共产党的政策时有所闻。现在起义军凭着自己的力量浴血奋战连克数敌，赢得了一些战役的胜利。但敌人并没有被消灭，也没有被甩掉，起义军反而又一次陷入了困境。残酷的事实使一部分起义者认识到，单凭回族自己的力量还不足以在海固地区和国民党抗衡，只有投奔边区红军，才是唯一的出路。然而也有一些人反对去边区。起义军内部在去边区问题上的思想分歧，成为后来起义队伍分裂的根源。会议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但由于马思义等坚持，会议最后决定：投奔边区，只是为了不致军心动摇，当时未公布于众。

5月12日，起义军继续北上。部队行至石蛤蟆，与国民党二个正规师及地方保安自卫队约数万人相遇。敌军在当地地主武装带领下，抢占了有利地形，将起义军包围。敌人用

十几挺轻重机枪和迫击炮向起义军狂轰乱扫。英勇的起义军冒着大雨同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搏斗。这场恶战整整进行了三天三夜，起义军反复冲杀二十多次，杀敌数千，但仍未冲破敌人的包围。起义军弹缺人乏，死亡十分严重，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危险。幸好第三天上午一阵暴雨铺天盖地而来，下得人连眼睛都睁不开，起义军乘此机会，杀开一条血路，向北而去。

石蛤蟆一战使起义军元气大伤，队伍由原来二万多减至五六千人。起义者认识到反动势力的强大和自己力量不足，更坚定了去边区的决心。他们看到如不投奔边区就有重蹈前两次起义复辙的危险。因此日夜兼程，走上了奔赴边区的道路。

5月下旬起义军到达石峴子，马思义向部队宣布了起义军将投奔边区的决定。他说："兄弟们，现在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了，我们决定到边区去投奔红军。愿去的就跟我走，不愿去的各讨方便，但是必须把牲口留下，因为进边区不骑马是冲不过去的"。当时就有一部分人离去。

当天下午，起义军挥师东进，向边区进发。当起义军到达距边区不到百里的固原马东山时，朱绍良再次玩弄"以回制回"的手腕，派出由国民党回族军政官员杨德亮、马继周、郭南浦等组成代表团，与起义军和谈，妄图再次诱骗起义军上当。马思义、冶富荣等坚定的起义领导者揭穿了敌人的阴谋，严正地拒绝了国民党的和谈要求，率军继续前进。

起义军在李俊与国民党军遭遇，打了一仗，继续前进。行至臭水沟，重要领导人马国璋决定不去边区。由于马国璋

的威望，他的决定对起义军产生了影响。并肩作战的回族战友们不得不洒泪而别，一部分跟随马思义奔赴边区，一部分跟随马国璘返回海固。

马国璘率领两千余人与马思义分手之后，经红崖向西南前进。队伍至红沟一带遭到国民党军队打击，马国璘把部队化整为零分散开去，他自己则率领装备较好的二百余人活动。这时，国民党甘肃省参议郭南浦、四十二军军长杨德亮前来和马国璘"和谈"。马国璘轻信他们的诺言，带队前往国民党四十二军驻防重地大寨乡。起义军一入大寨乡，马国璘立即被关押，所有起义战士被缴械遣散。马国璘在此地关了七天之后，被押往兰州。蒋介石获悉马国璘被捕，从南京电令："立即枪毙，摄影即复。"1942年4月14日马国璘就义于兰州五泉红山根刑场，时年二十六岁。

马思义率领的五百多名起义军离开臭水沟，行至头营，绰号"秃头"的马团副又改变了主意，带走约三百人。马团副所领走的队伍，后终因无处立足而溃散。

马思义所率的队伍几经分裂，只剩下了二百余人，但他们进边区投红军的信念坚定不移，是起义军中的坚定分子。他们不屈不挠，向着边区继续前进，农历6月6日（农历5月15日即公历6月9日，马思义率部投奔边区，次日到达庙儿掌。——编者注），到达边区所属的庙儿掌。在这里，马思义写信和边区红军进行联系。红军回信说，起义军可派二人去交涉。马思义派姓周的副官和一个战士去，后又派副官马智宽去。共产党庆阳地区保安大队队长王世保接待了他们。

马思义、马智宽、苏山三人经苦水掌、曲子，于6月10日到达庆阳（马思义于农历5月20日即公历6月14日到达庆阳。——编者注）。在庆阳他们受到了共产党三八五旅旅长、陇东军区司令员王维舟的接见。

马思义等人离开部队去庆阳后，起义部队由玉世保队长带领到达合水，随后，王维舟又专程到合水接见了起义部队。王维舟对起义部队说："我们是朋友，你们是少数民族的基本力量，要培养成民族干部。"不久，党中央委派陕甘宁边区联防司令部司令员肖劲光到庆阳接见起义军，曾赠给起义军一面锦旗，上书"浩气长存"四字，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起义军阵亡烈士的悼念和对这次起义的高度评价。

回民起义军进入边区之后，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和热情关怀。1941年7月，毛泽东主席和边区政府的李副主席接见了起义领导人马思义和马智宽。1941年8月，边区联防司令部正式批准回民起义军改编为"回民抗日骑兵团"，并任命马思义为团长。海固起义者经过三次顽强斗争，付出了重大代价，终于找到了一条争取民族解放的光明大道。从此，这支回民起义队伍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汇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洪流之中，日益发展壮大，成为一支人民革命的武装力量和一所培养民族干部的学校。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回民骑兵团曾多次立下了卓越的功绩。回民骑兵团所培养出来的干部在革命战争年代，尤其是在解放后的新中国建设中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

（原载《宁夏大学学报》1981年第一、二期）

试论抗日战争时期海固回民起义

李荣珍

四十多年前，即1938年底至1941年初。在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中华民族处于艰难困苦之际，分布在甘肃省海原、固原（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地区的回族人民，由于不堪忍受国民党政府的苛政连续举行了三次起义，史称“海固起义”。起义军在马国瑞、马英贵、马国璋、马思义等人领导下，先后转战海原、固原、静宁、庄浪、清水、张家川等地，坚持斗争达三年之久，参加群众数万人，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揭开了国民党统治区少数民族大规模反蒋斗争的序幕”①，推动了西北地区抗日斗争的进一步高涨，表现出回族人民在民族危亡时刻的爱国主义精神。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起义领导人之一的马思义同志率领不少回族起义群众，最后奔赴延安，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上了争取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在回族现代革命斗争史上谱写了极其光辉的一页。本文就这次起义的原因、性质及其特点等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海固起义爆发的原因

海固回民起义是在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后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爆发的。

海原、固原地处甘肃省东南部。“素来地瘠民贫，不能耕种之地居多”②。这里又是我国回族分布较多的地区，“自清代流徙回民于其地后，即未就其生计设法解决；而百余年来，人口孳生，生活困难，加以人民知识浅薄，每自艾怨，遂不惜铤而走险”③。剥去统治者诬蔑褒漠之词，这段记载则反映了回族人民为求生存，同统治阶级的斗争从未停止过的史实。早在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海固人民就参加了田五领导的石峰堡起义；1862年（同治元年）的西北回民大起义，这里又是最先发动的地区之一。清政府残酷镇压了西北回民大起义后，为了加强对回族人民的统治，对陕甘回民实行大迁徙。将原金积（今吴忠县南）一带的回民迁到海固的穷乡僻壤中，并设有“汉回分界碑”④，禁止回民在城内居住。清政府这种制造民族矛盾和民族仇视的反动政策，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海固广大的回族人民同代表大地主、大官僚利益的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矛盾始终十分尖锐。

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向我华北、华南、华东等地发动猖狂进攻，中国处于深重的民族危机之中。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置祖国的大好河山于日寇铁

蹄蹂躏之下。在蒋介石要变“西南为抗战之根据地，西北为建国之根据地”⑤的阴谋下，国民党加强了对西北各族人民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剥削。1934年1月，国民党甘肃省政府决定设皋兰、固原、临夏三行政督察专员⑥，以加强对这些地区回民的控制。从这年起，包括海固地区的甘肃省普遍建立了保甲制度⑦，以此监督与扼杀人民的抗日爱国运动，摧毁人民对苛政的反抗。同时，国民党政府为割断陕甘宁边区对国统区人民的影响，还强拉民夫，修筑了五道由沟墙和堡垒构成的封锁线，西起宁夏，南沿泾水，东至黄河，绵延千里，妄图断绝边区与外界的交通⑧，另外，国民党还调正规军陈诚部、胡宗南部和马鸿宾等，先后在与陕甘宁边区为邻的海固地区加强驻防。他们和地方政权借“抗日”为名，大抓兵、夫役，规定一保除每年出三个兵外，还要出“月儿兵”（一个月一个兵）、“轮训兵”（国民党轮训班）等。规定如果没有人就出钱，每个兵要二百块银元⑨（当时一元钱可以买一百斤左右的麦子）。当时马国瑞曾对人讲：“这样大的款子，咱们也拿不出，还是反吧！”⑩保甲人员还随心所欲，任意捕拿，使海固的各个村落鸡犬不宁，人人恐惧，许多贫苦人家因此而被剥夺掉唯一的劳动力，使全家生活陷于绝境。尤其可悲的是这些壮丁多死于非命，能效命疆场的百不及一。除“兵灾”外，还有的滥派夫役杂差，老百姓常年累月被迫为国民党军队从事修工事、运粮草、带路等名目繁杂的劳役。

由于国民党新军阀的敲骨吸髓的剥削和帝国主义的加紧

侵入，导致了甘肃省社会经济的萧条和回汉人民生活的进一步恶化。抗战开始后，国民党政府的金融集权组织——四行（中央、中国、交通、农民）联合办事处即着手在甘肃建立分行，在全省范围内撒开金融网。1935年8月，国民党政府实行“法币政策”⑪，造成了甘肃物价的上涨，而且愈演愈烈，“到1940年，有的二十天以内涨到百分之五六十，有的甚至涨到百分之百”⑫，这与国民党政府的滥发钞票，通货膨胀，强迫以毫无代价的法币形式，征发人民的财富密切相联；是官僚资本利用其特殊地位，大规模地囤积居奇、投机倒把所造成的。1938—1941年，甘肃省又发各种名目的公债达三千三百多万⑬，“并将各项临时摊派，编为正额”。⑭把沉重的经济负担压在甘肃各族人民身上。甘肃羊毛、羊皮贸易是回族对外贸易的大宗货物，抗战时，均被国民党四大家族所垄断，一些回民商贩纷纷失业，无以为生。

在农业方面，土地的高度集中和田赋的沉重是抗战时期甘肃农村穷困的一大原因。四大家族不仅垄断金融、工、商各业，而且是全国最大的土地投机商，是全国占有土地最多的封建主。如“四大家族之一的宋家的甘肃水利林木公司，其事业所到之处，即转为投机牟利之场，或者高价收买，或恃势占有，土地集中在在皆是……”⑮在海固地区，抗战前夕的地主占有全部耕地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以上⑯。

地租剥削也十分沉重。在海原的沙沟、白崖一带，穷人种一亩地要给地主交一斗（五十斤）租子，而这里年景好时，一亩地才打一百多斤，遇到歉年，则连五十斤都收不

上，何况海固地区又多是山大沟深、十年九灾呢？年租交不上，只好借高利贷，借一斗则要还五六斗之多⑰。“海原的回民在生活无着时，往往被迫将毛驴预卖，低于市价的百分之六，粮食预卖，差价一倍，也是变相的高利贷。”⑱这样沉重的剥削，使广大回汉农民大量破产，沦为雇农，起义领导者中的马思义及参加起义的许多农民，就是靠打短工、扛长工来维持生活的。

除地租外，当时压在海固回汉人民身上的苛捐杂税也是名目繁杂，数不胜数。仅1938年《固原县志》记载的捐税就有二十五项之多，其实际数远不止此，什么“死人款”、“保甲款”、“教育款”、“灯油款”等莫名其妙的款项应有尽有，就连牛羊身上也有“贴花税”，甚至蒋介石过生日，全省人民还要被摊款，美其名曰“捐献飞机”⑲。海固地区的“月儿款”，每月两三次，数量任意规定，不少农民被逼得倾家荡产。而国民党的征粮更是“竭泽而渔”，农民常因交不起粮被捆绑、毒打，甚至扣押起来。起义前夕，回族农民柯老五等十几人就因抗粮而被伪县长抓走⑳。薛暮桥曾说过：“中国农村破产的根本原因，不是生产落后，而是阻碍农业生产发展的各种社会关系。假使我们能够打破这些阻碍，一切问题都是容易解决的”㉑。海固人民丧失了最起码的生存条件，在这种忍无可忍的苛政压迫和剥削下，唯一求生的道路就是暴力反抗。“宁肯打死在镇上，也不被逼死在炕上”㉒。这正是海固人民起义前的愤怒呼声。

经济地位的悲惨决定了回族人民在政治上没有地位。毛

主席在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大汉族主义政策时指出："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否认中国有多民族存在，而把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称之为'宗教'"[29]。蒋介石反动独裁黑暗统治建立以来，就从来不承认回族是一个民族，回族被称做"回教"、"宗教集团"、"回教徒"、"内地生活习惯特殊之国民"、"是汉民信奉了回教"等[30]。这些五花八门的称谓，反映了回回民族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地位之悲惨。回族人民的抗日活动更遭到压制，1938年，国民党甘肃省党部通令整顿民众团体，各种集会须经呈准方得举行，并由党政机关派员监督，否则应受裁处"[31]。9月，甘肃省各民众抗战团体都被取消。甘肃省回民教育促进会出版的刊物《回声》，第二期就被勒令停刊，不久，该会和省伊斯兰学会的活动也被迫停顿[32]。不仅如此，国民党地方政府还不断制造事端，侮辱回民，如在海原县的沙沟、泉沟墕，反动军队把猪肉挂到清真寺里，强迫阿訇的儿子吃猪肉[33]。1938年11月初，海原县县长将大寨乡改名为"安化乡"，编写县志时将回回写成"猥猥"。在回民联名抗议时，他又带常备队前来镇压，捕杀上书回民。在黄庄，则发生了国民党军队集体强奸回族妇女的事件[34]。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直接成为起义的导火线。回族人民一个重要的心理特点，就是民族自觉感很强，国民党的暴行对回族人民来说是奇耻大辱。所以，争取民族生存和民族平等，反对日本侵华和国民党的民族压迫，就成为回族人民的必然要求。因此除极少数回族败类外，海固地区从宗教上层到穷苦的佃农都参加到起义的行列中。

在海固人民无法生存的时候，我党的政策和抗日主张使他们看到了希望的曙光。1938年，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内各个党派、各个阶级的，而且是国内各个民族的。……允许蒙、回、藏、苗、瑶、夷、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力，在共同抗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39]。在中国共产党的具体领导与帮助下，各根据地回族人民不仅生活大为改善，地位平等，而且建立了回民的各种抗日救国组织和抗日武装。在陕甘宁边区的关中、陇东、三边和延安等地回民较为集中的地区，成立了区、乡、村各级自治单位[40]。这些消息不断地由"药客"[41]传递到海固地区。党的方针政策和具体作法有力地影响和吸引着蒋管区和敌占区的回族人民。抗战期间，海固等地的回民逃向陕甘宁边区的就达上千户之多[42]。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回族人民的大救星，这种信念在海固人民脑海中越来越坚定，这就为起义得以发动和最终奔向延安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综上所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加强了回族人民的苦难；国民党残酷的经济压榨和民族压迫政策，是起义爆发的主要原因；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海固地区的影响则是起义最终走向革命道路的必不可少的有力因素。因此，这次起义的爆发是必然的。经过酝酿，第一次起义以侮教事件的发生为导火线，于1938年11月25日在海固地区的沙沟、上崖、红崖堡三处同时发动，打响了回族人民反抗国

民党暴政的第一枪。起义遭到镇压后，回族人民并没有屈服，1939年4月8日、1941年4月11日（应为1939年5月29日即农历4月11日、1941年5月3日即农历4月8日。——编者注）又连续爆发了规模更大的起义。

二、关于海固回民起义的性质及其特点

海固回民起义属于什么样的性质，我们必须从海固地区所处的复杂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

斯大林说："民族问题并不是始终具有同样的性质，民族运动的性质和任务是依革命发展的不同时期而变更的。……民族问题是革命发展总问题的一部分，在革命的不同阶段上民族问题具有和该历史时期的革命性质相适应的各种不同的任务"[39]。五四运动以后，中国革命已经进入了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海固回民起义发生在这个阶段，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范畴，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同全国一样，海固地区当时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农民是反帝反封建最主要的革命力量。海固起义虽然没有在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爆发，但时代感已在他们的思想中注入了新的因素，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早在1932年，我党领导的陕甘宁游击队就曾在海原一带活动过。1935年10月，红军长征路过六盘山地区时，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在西吉的单家集同回民群众亲切交谈，参观清真寺。党和毛

主席的关怀使当地人民感到了温暖。1936年5月，红军西征时，解放了海固的广大地区，建立了“陕甘宁豫（今宁夏同心）海回民自治县”㊽。这个革命政权虽然只存在半年之久，但为广大的回族人民指明了求得民族解放的光明途径。党的民族政策深深地播种在海固人民心中。红军北上抗日，仅甘肃就有成千的回族参加了红军。海固人民把红军誉为“公军”、“回民的军队”㊾，国民党势力卷土重来后，海固人民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保存红军留下的标语和锦旗。

起义领导人马国瑞、马国璠在起义前，曾因宗教事务去过北京、云南、齐齐哈尔、吉林等地㊿，耳闻目睹了日寇的残暴，国民党的腐败无能，而共产党的政策和抗日活动使他们受到了教育。他们需要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取得回族人民生存的权力。因此，第一次起义失败后，他们深切感到光靠自己的力量不能战胜强大的敌人。第二次起义中，他们派人去边区与红军联系，一个姓马的“药客”被派往边区。边区政府也曾派人到海固地区调查起义情况，但不幸的是，起义已被镇压。(51)第三次起义则冲破敌人重重封锁线，直接投入党的怀抱。

海固起义的纲领和口号也是受我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号召后提出的。红军长征路过六盘山，曾做过“打土豪、分田地”的宣传，这次起义也提出了“杀贪官、灭土豪、打富济贫”的口号；红军的标语中有“建设自己的回民抗日红军！”，起义军则打出“单独组织回回自己的抗日武装”的旗帜；红军号召：“回汉两大民族联合起来！”起义军的布

告中则有“不论汉回，不分新老，不分军民，一体同仁”的提法。[8]可见海固回民起义深受我党影响，革命的理论政策已经在回族人民心中扎下了根。从这个意义上讲，海固回民起义不是旧式的农民暴动，而是在我党直接影响下的农民起义。

这次起义具有鲜明的反封建压迫和剥削的性质。当时的海固地区是军阀、官僚、地主、土匪、反动宗教分子五位一体，对回族人民进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起义军提出“打倒欺回灭教、把回民当狗看待的国民党政府”；“杀贪官，杀土豪，打富济贫”；“齐心协力打老蒋，定将绿旗高高扬”等反封建的口号。起义队伍多次打垮前来镇压的国民党军队和地方伪保安团，镇压了一批作恶多端、民愤极大的回汉地主，土豪恶霸无不为之丧胆，海固地区伪政权一度处于瘫痪状态，冲击了封建的生产关系。由此可见，海固起义是以反对地主阶级及其总代表国民党政权为主要目标的。

海固起义也具有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革命性质。海固地区虽属抗战后方，但仍然遭到日寇飞机的轰炸。更卑劣的是日本帝国主义还派出特务到西北活动，以“建立回回国”[9]，施展分裂我国的阴谋。日本的侵略行径使中华各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迅速激化，上升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是时代的主要潮流，海固人民提出“组织自己的抗日武装”，是顺应了历史潮流。但这种要求不仅没有实现，而且受到国民党政府变本加厉的迫害和镇压，使得回族人民同国民党政府的矛盾在海固地区达到了白热化。

为了解决矛盾，海固人民举起了“反蒋抗日”的大旗，这正是民族矛盾在海固地区表现为阶级矛盾的特殊形式。所以，海固起义虽然不是直接同日寇作战，但它具有抗击外来侵略的民族革命性质。这正如毛主席指出“中国今天的民族革命任务，主要地是反对侵入国土的日本帝国主义，而民主革命任务，又是为了争取胜利所必须完成的，两个革命任务已经联系在一起了。”[40]因此，海固起义具有民主和民族革命的双重性，是一次反对民族压迫、争取民族解放，反对日寇侵略、争取武装抗日的斗争，是受中国共产党直接影响的带有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的农民武装起义。

海固回民起义同历史上的回民起义相比，既有共同点，也有其显著的特点。

伊斯兰教在起义中起了一定的组织作用。回族和伊斯兰教关系密切，历史上许多回民起义无不带有宗教的色彩。正如列宁所说：“在宗教外衣下，表示政治抗议，这并不是俄国一国特有的现象，而是各国人民在一定发展阶段上共有的现象”。[41]海固起义也不例外，是在“口唤”[42]下发动的，马国瑞、马国璘都是沙沟门宦的上层子弟，在宗教上有一定威望，由于他们同情贫苦农民的遭遇，因此，深受回族群众拥戴。第一次起义就是在马国瑞“大事闹起、有进无退”[43]的“口唤”下发动的，第二次起义亦如此，起义军中的“保教保民”的口号，更能激励回族的战斗精神。可见，伊斯兰教在海固起义中仍然起着组织和发动作用。这表现出与以往回族起义的共同特点，但海固起义还有其不同点，这表现在

以下几方面：

第一，以往回民起义，多是以内部的教派斗争为起因，逐渐转化为反清斗争。如乾隆年间的苏四十三起义，就是以新老教争开始，后来由于清政府采取扶老压新的政策，才起而反清的。海固回民起义并不存在教派问题，虽然参加起义的主要是“哲赫忍耶”㊻教派，起义中并没有提出反对其它教派的口号，也没有滥杀其他教派的群众，而是“不分新老，一体同仁”，使得敌人在教派问题上无懈可击，难以施展历代统治者惯用的“以回制回”的毒计，这同历史上任何一次回民起义相比，不能不说是一次大的发展和进步。

第二，过去的回民起义，由于统治阶级的挑拨，往往导致汉回仇杀，如1856年的云南起义，就是以“回汉人民争夺石羊矿厂而引起的”㊺。陕甘回民大起义是在太平天国的影响下，在清政府的“杀回灭教”反动统治下爆发的，但仍然避免不了回汉冲突，“不论同渭，还是二华，都先由回汉械斗开始”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民族复仇情绪而引起的”㊼。“大起义的整个过程中。几乎随处都有这种事件的发生”㊾。海固回民起义虽以“口唤”的宗教形式发动，却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这在起义的口号中和回汉关系上都可以表现出来。起义军提出“救国救民，受压迫的回汉同胞是一家人”，号召“汉回同胞、真心实意、努力向前”，因此，起义军深受当地回汉群众的欢迎，无论汉回，都踊跃参加起义军。同时，“得到邻近地区汉族群众的支援，为起义军送

口粮、送茶饭、探敌情，掩护伤员，保护回民家眷，回汉人民团结反蒋、共同斗争的情感非常融洽”[48]。就连亲自参加镇压起义的郭南浦也说：“此次海原纠纷，……若在前清时代，恐不免挑拨双方感情，藉小小的纠纷，来迫成巨乱了”[49]。可见，这次起义中回汉人民之间的团结和共同反对国民党统治的亲密关系，反映了回汉人民的阶级利益是一致的，鲜明的阶级性已经打破了排斥异族的狭隘宗教束缚。这是海固起义的一个鲜明特点。

第三，过去的回民起义，往往带有为宗教而战的色彩。如清乾隆年间回民反清斗争的领导人苏四十三、田五均是“哲派”教主马明心的忠实弟子，他们坚决反对清政府对新教的压制，但在攻兰州城的动机上最初仅仅是为了“索马明心”[50]。马明心在兰州城头出现时，众回民“皆伏地跪拜，诵新教经”[51]田五起义主要是为马明心复仇而爆发的。而在起义根据地的石峰堡内还经常进行宗教活动，放松了对敌人的警惕，使敌人有可乘之机，镇压了起义。陕甘回民起义提出的口号也只是“保卫伊斯两目教门”[52]，斗争的目标不可能有新的高度。

海固起义斗争的目标则是十分明确的，不但要“保教保民”，更重要的是为了“打倒欺国欺民的国民党政府”，为了“反蒋抗日”和“单独组织回民的抗日武装”，而不是纯粹为了伊斯兰教的利益而斗争。因此，起义的领导人不仅仅是带有宗教身份的马国璘、马国瑞、马英贵，还有雇农出身的马思义、马喜春等人，他们都是由人民推举出来的。宗教

已不是斗争的主要内容，可以说，这次起义的宗教色彩是比较淡薄的。

起义的连续性和进步性反映了回族人民不屈不挠的可贵斗争精神。回回民族从形成那天起，就是被压迫民族，斗争也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元末、明末导致统治阶级覆灭的各个民族人民大起义中，都有回族参加；清代的米剌印、丁国栋起义，陕甘回民大起义和云贵回民大起义更是震撼全国，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海固起义继承和发扬了这一斗争的光荣传统。三次起义中，回族人民冲锋陷阵，视死如归，就连参与镇压过起义的化平（泾源）县长郝遇林也不得不承认“回民对外作战，其牺牲精神，确能令人可敬。……纵有飞机大炮，亦泰然如斯。”㊽每次起义遭到镇压后，海固人民总是从血泊中爬起，掀起更大的风暴扑向敌人。在三年的时间里，起义连续爆发了三次，海固人民以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回族人民不屈不挠斗争精神的新乐章。

海固三次起义，其规模一次比一次大，影响一次比一次深远，觉悟不断提高，这种进步性揭示了回族人民走向党指引的革命道路的必然过程。第一次起义军有九千余人，起义口号以反国民党暴政为主；第二次起义参加者万余人，要求组织自己的抗日武装；第三次起义则使他们认识到：单凭自己的力量还不足以在海固地区和国民党抗衡，只有寻找共产党，才是唯一的出路。于是，他们中的中坚分子，克服种种阻力，毅然决然投向党的怀抱，使起义军最终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

三、海固起义的意义和经验教训

海固回民起义是回族现代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一次大起义，震撼了国民党反动派在西北的统治，迫使敌人不得不撤换了海原县长贾从城、固原县长张涛、平凉专员张振武。起义的爆发向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揭露了国统区内回族人民的苦难生活，蒋介石反动政府的“民主自由”的谎言遭到了破产，进而揭开了蒋管区各族人民反蒋斗争的序幕。1943年的甘南大暴动和南方国统区少数民族人民的反暴斗争就是在这次起义影响下发生的。“1941—1943年的三年间，少数民族的反蒋斗争，席卷了整个国民党统治区的少数民族地区”[8]。

这次起义的共同点，就是增长了“找共产党才有出路的信念”[9]。可见，海固起义无疑是这些起义的先声。海固起义打击和牵制了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对国民党的不抵抗路线和反共活动是有力的抵制，迫使敌人抽掉了大批军队对付起义，从而支援了边区人民的反封锁斗争。起义军的抗日要求，表现了回族人民无比高尚的爱国主义品质，挫败了日寇分裂我们祖国的阴谋。

海固起义作为一次农民起义，仍然有它不可避免的缺点和错误。

首先，由于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直接领导，也就不可能提出最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纲领。“小生产的特点，使他们政治眼光受到限制（一部分失业群众则有无政府思想），所

以他们不能成为战争的正确领导者”⑰。起义军中农民意识严重，起义军因没有统一的指挥，正确的领导，领导人意见分歧，使大部分革命力量损失。

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两手和宗教的局限性也是造成起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很悬殊，起义军手中的武器多是棍棒刀矛，敌人用的是飞机大炮和重兵。起义在这种残酷镇压下不得不暂时低落下去，同时，阴险奸诈的敌人还采取了欺骗、分化等阴谋手段。一、二次起义中敌人用高举《古兰经》盟誓和“天下回回是一家”的幌子骗取了起义军的信任，而起义领导人马英贵等也轻信敌人的诺言，结果，被敌人杀害⑱。由于宗教的局限性，思想单纯而又有宗教感情的回族农民不可能想到杀人会用回族人民心目中最神圣的经典，来作为欺骗起义军的工具，也没有想到回族败类的恶劣作用，结果，使敌人有充分的时间调集重兵，镇压了起义。

起义队伍不纯，成分复杂，也在起义队伍中起了不可估量的破坏作用。如在起义军奔向边区的关键时刻，由于当过伪团副的苏山以及那位“秃头”团长进行挑拨和煽动，使得马国璘为首的大多数起义将士未能及时进入边区而最终遭到失败⑲。此外，起义作战组织不严密，缺乏科学的作战方法和战略部署，均是起义失败的因素。

海固回民起义再次证明了一个真理：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回族人民就不可能取得民族生存和民族解放。同样，在中国的革命战争中，也少不了回族这一祖国成员的参

加。起义军进入边区后，毛主席亲自接见了起义领导人马思义和战士马智宽，并对他们说："你们革命了二百多年，没有成功，我们来帮助你们吧！"㊾毛主席的教导，极大地鼓舞了回族人民，指明了回族人民革命斗争的方向。在党的领导下，起义队伍组成了回民骑兵团，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迅速成长，成为一支战斗劲旅。全国解放后，回骑团的成员，大都成为我党在回民地区工作的宝贵的民族干部，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至今，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战斗在祖国的各条战线上。

海固起义距今已有四十多年了，它在中国回族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回族人民将永远记住为民族的自由和解放而战斗过的海固回族人民的优秀儿女们！

（原载《甘肃民族研究》1982年2月刊）

注释：

①⑧⑮㉚㉟㊽李新等编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

②㊹郝遇林著：《回回》。

③《甘肃海原等县回民历次变乱真象》。

④《固原州志》卷十艺文志。

⑤茅盾等著：《西北行》。

⑥⑦⑪⑬⑭⑲㉕㉖《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十期。

⑨⑯㉘㉗㉙㊳《海固回民1938—1941年三次起义始末》，宁夏大

学学报1981年第一、二期。

⑩⑰㉚㊸㊼㊾《海固起义采访调查资料汇编》，宁夏大学采访编印。

⑫⑱㉙㊽《甘肃史稿》，甘肃师范大学编写。

㉑薛暮桥著：《旧中国的农村经济》。

㉑㉒马思义回忆录：《从海固起义到回民骑兵团》，宁夏日报1959年9月13日、16日、17日。

㉓《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第1084页。

㉔罗禹：《回回考辨》。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79年第一期。

㉗马骏：《抗日战争时期的三次回民起义》，光明日报1958年9月1日。

㉘转引自人民日报1953年9月9日社论：《进一步贯彻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

㉛详见《海固起义采访调查资料汇编》。

㉜《回族简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㉝斯大林《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300—301页，1955年版。

㉞㉟《红军西征及"陕甘宁省豫海回民自治县"史迹采访录》，《宁夏文史资料》第七期。

㊵《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第631页。

㊶《列宁全集》第四卷第213页。

㊷口喚：此处指教主的口头命令和指示等。

㊹中国伊斯兰教的一个派系。

㊺马汝珩：《试论清代云南回民起义的性质》，《教学与研究》，1958年第三期。

㊻吴万善：《1862—1873年的西北回民起义》，《历史教学》，1963年第三期。

㊼高登智：《清代同治年间陕甘回民起义》，《人文杂志》1958年第五期。

㊽马辰：《西海固三次起义经过》，《宁夏文史资料》第七期。

㊾郭商浦：《汉回问题》，《新西北月刊》1939年第二卷第一期。

㊿(51)(52)《国朝甘肃再征叛回记》见白寿彝《回民起义》Ⅱ Ⅲ。

(53)冯增烈、冯钧平：《伊斯兰教在同治年间陕西回民反清运动中所起的作用》。

(60)马霄石：《西北回族革命史》。

回忆录

从海固起义到回民骑兵团

马恩义

（一）咆哮的沙沟

在以往的苦难年月里，固原县的鹁子川、沙沟一带流传着这样一支歌谣：

地里的麦子上场了，
地主老爷的大骡子来了，
交过了租子，挨饿的日子到了。
柜里的粮食早完了，
一年的辛苦白费了，
穷人们没活的路了。

还有一支歌谣是说国民党抓兵、要枪、敲诈勒索，农民群众对他们深恶痛绝的：

抓兵的官儿下乡了，
保甲长张牙舞爪地跟着来了，
哥儿们心里慌了。

有钱的拿钱来赎了，
没钱的连夜逃了，
抓了去就没有命了！

1938年农历11月。天气终日阴沉沉的，铅灰色的云越聚越多，是要下雪的时候了。西北风刮过山坡，刮过河床，刮过田野，刮得路边的枯树摇摇摆摆，发出呻吟。收割后裸露的田野更加显得空旷、荒凉。沙沟庄子外的村道上，十来个衣衫褴褛的农民，低着头一步挨一步地走着。他们的手都被反绑着——好几个人系在一条麻绳上。一个伪政府的常备队员横拿着枪押解着他们，他朝一个汉子身上踢了一脚，喝道："走！快点！"一些妇女跟在他们的后面，凄惨地嚎哭着。

"又是贾县长那些狗肏的干的好事！"土墙转角处，有人注视着这群人的背影，咬着牙，愤怒地低声说。

这年头，做一个农民日子真不好过。驻在地方上的国民党部队、常备队、保安团、民团、联保主任、保甲长和恶霸地主们，成天敲诈勒索，拉壮丁，苛捐杂税，要粮要枪，从没个完结的时候。国民党向地方派一次捐，经过联保主任、保长的手就增加了好几倍。国民党抓兵、要枪，有钱人可以拿钱来抵，没钱的只好逃，逃不了的就给抓去送死。国民党军队奸淫妇女是家常便饭，那些狐假虎威的保甲长、地主土豪们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借给贫苦农民的钱，每元月息是三角，借粮一石，过一月就要还一石三。"这种日子叫人咋

逼？”穷人摇头叹息。

马国瑞站在人丛里对大家说：“这简直要官逼民反啦！”有个白胡子老汉颤声地说：“反正活不了，倒不如拼了！”“对！拼了也好！”鹅子川马福图的二娃子马秃娃子大嚷道：“把压在我们头上的这些石头掀下来，砸它一个粉碎！”

马国瑞是教主马震武的侄子。他在北京念过书，为人也正直，在回民中很有威信，大家都叫他“小师傅”。这时有很多人对马国瑞说：“小师傅，你见识多，你来带头，咱们照你的意思行事吧！”

立刻，鹅子川、沙沟一带的农民，马英贵阿訇和我父亲马青春等都行动起来。古历11月25日早晨，天刚麻麻亮，上千的农民从家中拿出旧枪，有的把铡刀一改为两，装上木柄当做武器。有的拿着长矛、大斧，有的拿着铁锨、棍棒，一齐奔向红套，一下子就攻下了联保主任王国义的堡子。我记得这次起义开始以后，马国瑞（应为马国璋，当时马国瑞已遭软禁。——编者注）就张贴出布告：

“官逼民反，不得不反！汉回同胞，真心实意，努力向前。马下亡国，救民抗国（意即国家马上就要灭亡了，应当赶快起来拯救人民、反抗国民党），除害安民，杀官掠库。无论汉回，无分新老，不分军民，一体同仁！此布！”

事情发生不多几天，伪政府就派团长袁福昌带着军队在唐家庄逮捕了马国瑞，把他押解到兰州去了。当时，马国瑞的弟弟马国璋也读过书，和国民党斗争也很积极。大家就拥

护他当了海原地区起义部队的司令员。阿訇马英贵在群众中也相当有威信，就担任了固原地区起义部队的司令员。

沙沟附近的李俊堡驻扎着一个保安分队，队长叫穆玉清。他老子叫穆生春，是个联保主任，又是地主兼恶霸，平日无恶不作。农民非常恨他。“咱们把李俊堡拿下来！”马国璘号召我们说。“对！”几千个农民应了一声就像暴风雨一般向李俊堡卷了去。那些反动家伙知道我们在沙沟一带起义了，早把寨门紧闭，在堡子上架好了枪。我们一到还没有站稳，子弹就叭叭地飞到头上来了，我们也立刻还击。战斗越来越激烈，我们弄来了柴草准备烧堡子的大门，同时喊道：“寨上的民团快投降吧！要不你们就完蛋啦！”“我们是规矩的良民，会投降你们这些土匪呀？过去，你们的上一辈造反，现在你们又造反，大概你们也不想要脑袋了吧？”穆生春这个家伙在堡子上蹦呀跳呀地骂着。“好呀，你们穆家过去杀我们先人，现在还想杀我们？别做梦了，今天非宰了你们不行！”我们中间有人喊道。原来，穆生春的祖上在同治年间，曾经惨杀过无数跟随马化龙起义的回民，拿人头去向清朝报功领赏。这真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这时，马国璘亲自指挥，把我们的几十枝枪集中目标，对准堡子上。当那老贼又跳起伸出头来咒骂时，叭！叭！叭！咱们的枪一齐射击。只见一顶瓜皮帽儿扑的一声从堡子上直飞上天。接着，堡子里面就传出惊慌的哭声：“老太爷给打死了！”我们听见了一齐欢呼并喊道：“缴枪的不杀！”冬！冬！冬！堡子上的保安纷纷把长枪扔下来，投降了。

这样，参加起义的农民一天天多起来。但是，由于我们没有共产党的领导；马国璘和马英贵又闹不团结，开始发生了分裂现象；再加上敌人对我们展开了政治攻势，说什么“不要误入歧途，回头是岸”、“只要放下武器，既往不咎”等等，在起义农民中，有些人的斗志动摇了，再不能和国民党军队坚决斗争了。

在这样情况下，两个司令部各自行动，兵分两路：马国璘带领五千多人攻打隆德城；马英贵带领三千多人攻打固原城。由于力量分散，没有攻下城池，敌人反而乘胜追击下来。马国璘的部队撤退到套马庄山梁上，回过头来和敌人进行肉搏战，打退了他们疯狂的进攻。在这个时候，马国璘的腿上挂了彩，不能指挥，部队就撤退了。撤到偏城的时候，没有攻下固原城的马英贵的部队，也七零八落地撤退到偏城来了。

当时，偏城附近高崖上有一个海老四的堡子，挡住了我们前进的道路。由于两个司令部汇合以后力量增强，我们一下子就把这个堡子攻开了。

敌人对起义农民的政治攻势越来越紧了。伪甘肃省参议员郭南浦还公然写“告民众书”，要起义部队投降。郭南浦做好做歹地要起义军派代表去到祁家堡子谈判。这天，马国璘因腿伤不能行动，推马英贵带领六十几个战友骑马前去。祁家堡子大门里站着几个人恭敬地笑着说：“马司令来啦，欢迎！欢迎！”马英贵点点头，跨下马，和几个同行的人一起走进了堡子。突然，轧啦啦一声响，两扇寨门闭了拢来。

“不好！上了敌人的当了！”还在后面的五十多人一看情况不对，发一声喊都勒马往回跑。

敌人的阴谋是更明显了。而我们的起义队伍，由于马英贵被捕和马国瑞受伤不能指挥，加上敌人的政治攻势和队伍里的一些动摇分子主张投降，有一部分人把从敌人手中夺过来的枪枝，整捆整捆地交给了敌人。

“我们宁可死，不投降！我们要给起义死难的农民报仇，不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誓不罢休！”虽然我们失败了。但是我们大部分人都咬着牙，流着泪，下了这样的决心。

接着，敌人日日夜夜地搜捕我们起义的领导者和一些坚决不投降的人，我们在群众支持下，都巧妙地隐藏起来。我们和反动派结下了血海深仇是不会被他们吓倒的。我们像给火烧过的野草，一等春风吹来，就要遍地返青！

（二）野火烧不尽

1939年的春天似乎特别来的早，才不过4月初，田野已是花红草绿。鸟儿枝上啼，溪水涧中流，到处充满着生气。可是，我们沙沟一带的农民却还过着悲惨的日子，春天好像与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头一次农民起义失败以后，国民党反动派把我们压迫得更厉害更残酷了。

一天，被国民党扣押在兰州的马国瑞悄悄地溜回家来了。他一到艾蒿湾，就派人到处寻找上次参加起义的同志。当时，我和父亲连夜找到了他。马国瑞一看见我们就说：

“我早就听说，咱们起义失败后，敌人对我们回民的压迫更凶了。”我爸也把上次失败以后人民受难的情况向他大体汇报了一下。我爸说：“小师傅，现在你一回来咱们就有了头了。”我在一旁插嘴说：“要活命，非再起来干不可！”马国瑞点点头，想了一想说：“好，我们马上分头发动吧！”

在艾蒿湾附近驻扎的大部分是国民党八十一军马奠邦的部队；王家新庄有一个连，小坡南湾有一个大营，小坡北面有两个连，八只窑有两个连，硝口有一个骑兵营。还有不少保安队、民团……

为了摸清敌人的实际情况，我们头天就找了些妇女，让她们带着面呀、饼呀、蛋呀，借口走娘家，到敌人驻扎的庄子去探听虚实。曾经受过国民党军队蹂躏、毒害的农民，知道我们要进行第二次起义，白天黑夜悄悄地跑来，把有关敌人的情况告诉我们。小坡庄的农民陈志福来反映说：“在我们庄子上，那些狗肏的国民党连长一天到晚吵着打麻将！”我们就告诉他：“那你正好凑个热闹，奉承奉承他们，凑上个八圈。我们发动的日子还请你圈住他们，让这些婊子养的不能够指挥战斗！”

我们商量了一下，确定在4月11日晚上月亮担山畔的时候，以一声枪响作为暗号，各路人马同时下手进攻敌人。马国瑞拟好了命令，侧着头想了一想说：“我们还差一个全军行动的口令。”我插嘴道：“你看用‘得胜’好不好？”马国瑞双手一拍，高兴地说：“旗开得胜，好采头！现在马上传令！”不知哪个在大公鸡身上抓下一把毛，我把鸡毛分插在信上，

立即发出。各个庄子的农民一接到鸡毛信，就分头悄悄地行动起来，磨刀的磨刀，擦枪的擦枪。许多庄子都自动组织，编成了排、连、营、团。马正川老汉卷起袖子嚷道："报仇的时候到了，和他们拚了这条老命吧！"有的人在喊："杀他们一个够本，多杀一个就是利钱！"青年人激动得更加厉害，准备夜里大干一场。

太阳下山了。在东面淡青色的天空，扁圆的上弦月发出银白色的光辉。大家都焦急地瞧着天上，到月亮担西山的时候还有多久啊？等着，等着，月亮缓缓地爬到了天心，爬向西天，爬向黑黝黝的绵延起伏的山畔。这时，有些人早行动起来了，他们悄悄地埋伏在敌人的驻地前，架好枪，举起刀。有的竖起耳朵谛听动静，有的专心凝视着天上。几颗明亮的星星在云缝里向我们眨着眼，夜凉如水，远处有一两声狗叫。

"叭！"

寂静的原野上，这一声枪响，显得特别清晰。立刻四下里就像响起了一阵雷鸣："杀呀！杀……"叭、叭、叭、叭，枪声全响开了。有些地方，我们的人一下子就冲进了敌人的窑洞，敌人根本没有料到我们会突然地袭击，都吓得稀里胡涂，惊慌失措，乱做一团。加上又是半夜三更，他们都已经睡了，还没来得及穿衣，就被我们俘虏了不少。有些敌人光着身子拿起枪，钻到隐蔽的地方进行还击。小坡村的几个连长正在陈子福家里"红中、白板"地打麻将，听见外面枪响，把牌一推，起身要走。陈子福拔出手枪，大喝一声："不

许动！"一个连长举起双手，但另外一个却乘机开枪打伤了陈志福。我们早已埋伏好的人一齐拥上，把两个家伙捉住。这时外面的战斗也已经结束。没有费什么气力，就缴下了小坡村敌人两个连的枪。

这一晚，我们把敌人打得鬼哭神嚎、屁滚尿流，饶幸溜了的，也躲在窑洞里被打得连头都不敢抬。可惜，突然黑云满天，下了一阵大雨，雨夹着风，下得大家身上全湿透了，又没个避雨的地方，我们决定暂时停止攻击。天明前，各路起义农民汇集到艾蒿湾，作了新的部署。

为了把敌人吸引到外地去进行歼灭，也为了避免被众多的敌人包围，马国瑞和大家研究了情况以后，决定离开海固地区到化平县去。4月13日晚上十点钟左右出发，第三天早上就和驻在和尚铺的国民党九十七师一个团打了起来。我那时担任司令部特务连的排长。在六七次反复冲杀中，全排五十二人只剩下二十人。在攻击敌人一个碉堡的时候，一颗子弹打穿了我的左大腿。

这场战斗是非常艰苦的。我们反复冲杀到天黑，还没能突围。敌人九十七师整个师全部上来了。天明时分，我们且战且退。才到白面河附近，又上来了敌人九十八师、九十九师从隆德、固原出来的追击部队。他们把白面河围得铁桶似的，四面八方密不通风。经过六天的反复冲杀，双方尸体摆满了阵地前沿。我乘敌人两个营给冲垮了的时候，忍着伤口的疼痛，指挥战士们撤退下来。就在这时候，从白面河的南山上传来了马国瑞、马正川和我父亲等不幸牺牲的消息，一

时军心大乱。大家纷纷往后撤退，我因为受伤走不动，亏得我的两个弟弟思贞、思恭轮流把我背着和大家一起赶到老龙潭口。老龙潭口山上还有敌人一个团的兵力。当时，我对大家说："要是不打退敌人，我们会全部死在这里。要活命，就得杀出去！"这时，我们还有二三千人，虽然我们已经几天没有吃饭，但是我们仍然英勇地和敌人肉搏着。敌人不敢靠近我们，只把枪炮朝我们乱放。……

天黑了，大家在山上宿营。几个团长和营长开了一个会。地主出身的戚成华团长丧气地把手撑着腮帮，低声说："咱们好几天没吃东西了，这个样子怎么打下去呢？"一个姓秦的团长摇摇头说："看来我们呆在这地方，敌人会把我们全部消灭的！"还有一个人说："咱们杀出重围找红军去吧！"当马国瑞还没有牺牲、和我们一起被围在和尚铺的时候，他就找了一个开药铺兼做大夫的姓马的人，到边区去和红军接头。想不到这人一去音信全无，就因为我们一直在等候着他，贻误了军机。现在又有人提出要投红军。那些地主出身的营、团长却不同意，有的甚至主张投靠国民党！可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农民站了起来，他反对说："你们忘了国民党反动派是咋对付我们的？"有一个青年农民对着主张投降国民党的人大喊道："你们这些……"他愤怒地拿起枪，一个人朝山下走去。我也说："我们现在虽然受了创伤，可像跌倒在地的人一样，养一养神，还会爬起来的呵！"

大家讨论了一夜，没有结果，天不明就各自分散了。马思贞、马思恭护送着我撤退到米岗山附近。在敌人追击下，

我掉了队，和大伙失去联系，拖着伤势很重的身子，在深山里，在密林中，在荒滩上歇宿；饿了吃树上的野果，在没水的地方就喝自己的尿，过着痛苦不堪的生活。我常问自己：这是为了什么？我回答自己说：我要坚持活下去，为了总有一天要对国民党反动派算清这笔血债！

（三）马东山上的曙光

1941年2月的一个下午，沙沟的老百姓站在庄子前，迎接下乡来收款的国民党委员。走在头里的是十二个背枪的常备队员，接着，两位委员也骑着毛驴大摇大摆地来到了。他们戴着礼帽和黑眼镜，穿着长袍马褂，手里拿着文明棍。后面还跟着两个狗腿子。

“欢迎委员大人！”我们一齐弯腰鞠躬并高声喊道。

“嗯，”一位委员用鼻子哼了一下，就一板一眼地问道，“你们谁是保长？”

“报告大人，保长不在家。我们已经派人去找啦！”

“岂有此理！本委员到了，他都不来迎接，好大的胆子呀！”

正当委员大发脾气的时候，保长马建功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了。他站在委员面前连陪不是，脸上直冒汗珠，平日欺压老百姓的那股威风不知上哪儿去了。我在旁边看着不禁暗笑起来。不一会，我的两个堂叔——沙沟有财有势的恶霸马文秀、马逢春也来了。我连忙建议他们陪同两位委员上保长

家去，要保长杀鸡宰羊招待委员。

半夜了，我在家焦急地等待着。

“叭！叭！”突然，远处传来两声枪响。我跳起来小声喊道：“成功啦！”原来那是信号。这就是说，我们的人化装国民党委员杀马建功、马文秀和马逢春这三个国民党狗腿子的计划成功了。

这年4月8日，国民党九十七师的刘团长（应为甘肃省保安第三团的严团长。——编者注）带领一团人，到上白崖区一带搜捕我们。这些豺狼一路上见物就抢，见人就杀。在郭家湾山梁上，我们和敌人打了一仗。邻近各庄接到我们鸡毛信的老乡们，拿着斧头、镰刀、矛子……从四面八方赶来助战，喊杀声如同雷鸣海啸一样，被国民党残酷镇压下去的回民起义，像燎原的星火，又熊熊地燃烧起来了。

不久，我们的队伍扩大到两万多人，总共编成二十四个营，大家选我当团长。以后，马国璋从西吉滩赶来了。他没有担任具体职务，但是一切重大事情我都和他商量。

我们的队伍从海原出发，经固原、隆德、静宁、庄浪等县，沿途都有战斗。

4月20日我们在张棉驿和胡宗南的一个师相遇。这个师的黄团长夸口说：“我们的美式装备还打不垮只有斧头、镰刀的农民！”这天，他们以迫击炮等重武器居高临下向我军袭击。我们看见地形不利，就决定连夜撤退。

第二天早晨，我们上了清水县的大麻子山。这座山前面是一层层的梯田，背后矗立着无数高山峻岭。我们在山腰的

田埂后面埋伏了七千多人；在后面纵深地带是第二梯队，有一万多人；还有数千骑兵把守在通往张棉驿和马鹿镇的两条要道上，以防敌人援军的袭击。我们两万多人，只有六七十支步枪，要想凭枪炮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因此我想了个土办法，下了两道命令：第一，叫大家听指挥，我打三枪，大家就冲锋，我不打枪，大家不许动，也不准开枪；第二，每人就地在身边碾碎一堆土，冲锋以前乘风把土对敌人扬起，作为烟幕弹。

这是一个风和日暖的艳阳天。山上刚刚发绿的树林中，雀鸟叫得非常婉转。正午敌人赶来了，开始向我们进攻。五六十挺轻重机枪和几门迫击炮一齐发射，顿时满山是枪声："哒，哒，哒，哒，哒……""冬！冬！"烟尘遮天蔽日，禽鸟和野兽吓得到处乱飞乱跑。

突然，射击停止了。阵地前面像死一样的寂静，敌人如同潮水一样向山上涌来了。他们爬过一层层的田埂，离我们越来越近：五十米、二十米、五米……已经到了我们面前的最后一道田埂下面了，敌人还没有发现我们的主力。"叭！叭！叭！"我打了三枪。七千多个战士从田埂后面同时跃起，把土朝敌人扬去。敌人的眼睛被蒙住了，他们一阵混乱。就在这一瞬间，"杀啊！杀啊！""啊啊……"我们跳下田埂，向敌人扑去，战士们举起斧头和大刀朝敌人砍去，一劈两半，鲜红的血喷向蓝天。像割草一样，他们的尸体一排排地在我们面前倒下。

敌人溃逃了。我们的战士跟在后面追赶，世代的血海深

仇，已使他们的心变得很硬，连投降的敌人也没有逃过他们的刀斧。等我和一些指挥员赶来喝住，已只剩下三个活的。我们发现俘虏的腰间都缠着又粗又长的绳子。我问道："这是干啥用的？"他们战战兢兢地回答道："我……我们以为你们一打……打就垮。这是准备捆……捆你们的。""哈哈哈！"战士们的肚子都笑痛了。

这一仗我们杀了九百多个敌人，缴获了敌人的全部机枪和八百多支步枪。我们牺牲了三十多个兄弟，在掩埋了他们的尸体以后，又继续前进。

在张家川我们和敌人打了一仗。由于敌人兵力雄厚，后援部队很多，于我军作战不利，因此决定北上。我们经华亭、泾源、隆德，于五月初四到海原县滥泥河一带。在板石窑的森林里，我们找到了许多起义者家属的尸体。这是我们来到这里三天以前被敌人屠杀的。有一个孩子还爬在他母亲的尸体上吃奶，当我们把他抱起来时，许多老乡看着都哭起来了。

我们一路且走且战，国民党的好几个师在后面追赶着。撤退到西吉，郭南浦从兰州派了个姓马的来找我。他对我说："团长，你看咋样？国民党希望你过去。你要地盘，可以给你们几个县。"我说："我要陇东十七县你看怎样？"姓马的说："我汇报了上级再说吧！"呸！我在姓马的背后重重地吐了一口唾沫。心里说，你当我们是傻瓜？我们会忘记第一、第二两次起义失败的惨痛教训？你们又想来玩弄阴谋诡计了！

姓马的家伙一走，我知道，我们和敌人的最后一场决战就要开始了。自从起义以来，我们的队伍每天打仗，从未得到休整，早已经是人困马乏，粮食又很缺乏。现在后面还有强大的追兵，难道我们真的去投降敌人吗？不！我们决不走这条道路！怎么办呢？我的心上像吊着一扇磨盘一样沉重……突然像一道刺破黑暗的光明照亮了我的心。我想起：一些在1936年红军长征路过西吉时亲眼见过他们的人曾经说过，红军是仁义之师，不打人，不骂人，主张打倒土豪劣绅，他们是为穷人打天下的；第二次起义时马国瑞也曾经几次说，我们应当去投红军……

在陈家大坪土窝子，我和部分指挥人员开会讨论，决定走边区去投红军。当然，那时在我们中间不是没有分歧和犹豫的，因为我们大家对于红军都还没有明确的认识。同时，我们队伍的情况也很复杂，有不少人恋念乡土，不愿去边区；在队伍中有很大势力和影响的宗教上层分子则害怕共产党，不敢去边区。因为他们参加起义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反抗国民党，而是想利用起义的农民对于国民党的不满和反抗，来维护和巩固他们的宗教封建统治；还有一些被迫参加或来投机的地主和土匪等，则根本就不想去边区。当时为了避免动摇军心，我没有把会上的决定公开告诉大家。

5月12日我们两万多人马由土窝子出发，朝边区的方向前进。在泉儿湾，敌人的六个师，加上保安团和自卫队总共七万多人把我们包围了。我们反复冲杀二十多次，子弹打光了，就用大刀、斧头和土疙瘩打退敌人。敌人死了几千人，

我们也牺牲了一千多。为了避免过多的伤亡，我们撤退了。队伍到红羊坊的小龙王坝，我们已经两天两夜没吃没喝了。这儿有一条小溪，饥渴的人马一齐拥到溪边喝水，顷刻间就把它喝干了。

第二天向海原县前进。一路上我们只靠吃野菜、野草充饥，身上穿的衣服早就变成了破布片。到石岘子，这是一个只有两三户人家的小庄子。我站在土墩上，把在土窝子作的决定告诉了大家："兄弟们，现在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了，我们决定到边区去投红军。我们参加队伍都是自愿的，愿意去边区的就跟我走吧；不愿去的，各计方便。"听完我的话，许多人都失声痛哭，我也流下了眼泪……

我们怎能不悲痛呢？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土豪的剥削与压迫，从第三次起义以来，将近四十天，我们共患难、同甘苦；牺牲了多少兄弟的生命，流了多少鲜血。现在眼看着起义又失败了……难道我们永远只有做奴隶的命运？难道我们对敌人的仇恨还不够深？难道我们和敌人搏斗时还不够勇敢？那么，为什么我们一次、两次、三次举起的刀斧，却总砍不倒暴君们的宝座呢？……

这天下午，几千个心里有怀疑的和不愿去边区的人走散了。5月18日（应为农历5月15日。——编者注）到沙沟还剩下四百多人，我们决定连夜通过国民党封锁线进边区。这时马国璘也不愿走了。他对我说："你先走吧，如果那边好，再派人来找我。"

深夜里，在马东山跟前，土匪出身的团副带着一百多人

悄悄地走了，我们只剩下二百余骑。我骑着马，站在山头上，望着黑沉沉的远方。夜凉如水，呼啸的山风吹来，我的心像大海的波涛一样翻腾着。我在想，明天，明天在前面等待着我们的将是什么呢？但是我已经下定决心，不管怎样，就是死，也宁愿去边区死在红军手里，不愿死在国民党的手中。我回过头，用力把手一扬，对大家说："走吧！"我们二百多人就一齐策马前进。

在前面，在马东山的上空，透过茫茫的黑夜，隐隐地射出一道曙光，天快亮了……

（四）沐浴在阳光中

我们一行二百多骑进入边区。国民党地区荒凉、贫瘠的村落被抛在后面了，出现在山路两旁的是茂盛、茁壮的庄稼，高粱已长到八九尺高了，人们正在开镰收割麦子。田野里飘来悠扬、欢乐的山歌。越往延安的方向走，欢乐、自由生活的景象就越加显明了。

在庆阳县，我们和边区司令员肖劲光，三八五旅旅长王维舟接上了关系，就住了下来。党给了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派人给我们送来了衣服、鞋子，还宰了许多羊招待我们。辛苦了四十多天的战士们一躺到草铺上就呼呼睡去。

"你要不要去延安见见毛主席？"肖司令员和王旅长问我。当时我做梦也没想到能够见着毛主席，如果能去见一见他老人家，那太好了。

到了延安，我和四个同伴住在交际处。我们利用空闲时间参观了民族学院、抗大、鲁艺、医院……在民族学院，我还作了一次讲演，说到我们受压迫的民族与我们三次革命失败的经过时，我激动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7月下旬的一天，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中午刚吃过饭，杨静仁同志喜冲冲地走进屋子里来，说道："思义，边区政府打来电话，毛主席在那里要见你哩！"

我跑过去紧握着杨静仁同志的手，心跳的很厉害，简直说不出话来。一到延安，就天天想着早些见到毛主席。现在，这个愿望要实现了，怎么能使我不激动呢！

边区政府在新市场上面一块不大的平地上。进了院子，静仁同志引我进入正面的上房。房子不大，里面坐着两个人，我一眼看出其中一个就是毛主席。毛主席看见了我，连忙站起来，老远便伸出双手，像慈母一样微笑着。我急忙过去握着他老人家的手，不由自主地高兴地喊了一声："毛主席！"

"你好！"毛主席亲切地说，并笑着让我坐下。他自己背着手，慢慢地在房子里来回踱着，后来，在我面前站住，用温和而又深沉的眼光瞧着我，对我说，你们回族人民在中国历次革命运动当中都起过一定的作用，尤其是太平天国时期。可是，你们的革命都失败了。现在，你们海固回民的革命也失败了。你们这三次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也是如此。你们应当记住这一教训。毛主席说到这里，停了一停，又说，你

们革命虽然失败了，今后应该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继续进行斗争。共产党也一定帮助你们回族人民得到解放，让你们过自由幸福的生活。

这是毛主席对我们整个回族人民的关怀，同时也是对我国各族人民的关怀。毛主席在说了这句话的八年以后，我们整个回族人民就得到了解放，我回到了家乡。我们进行了土地改革，成立了西海固回族自治州。1958年又成立了宁夏回族自治区。毛主席的英明论断完全实现了。

临别，毛主席又对我说："你回去，代我向那二百多位战士问好。"

过了几天，党中央批准我们成立了"回民骑兵团"。我担任团长，杨静仁同志担任政治教员，马克同志担任文化教员。

由于我们回民骑兵团的成员成分不纯，思想复杂，加上有些人思家心切，到11月又离开了边区。可是，一到家乡，残酷的事实深深地教育了我们：我全家已有十一口人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敌人一知道我们回到家乡，就四面八方调集军队，想把我们一网打尽。我们连夜突出重围，经过十四天的战斗，辗转跋涉，怀着悲痛、惭愧的心情又回到了边区，回到了党的怀抱。至此，我们才认识到党一再告诫过我们的话：没有党的领导，农民革命不可能成功。我们的思想要改造，我们需要学习。

1942年春天，我和几个回民骑兵团的干部进了民族学院。半年以后，我又转到抗大学习。

在革命大家庭中，我们一方面受政治、军事训练。一方面学习文化。经过了整风运动，同时还大搞生产，大家都学会了纺织、木工、种田。虽然我们只有不多几个回民，学校还特别为我们设了回民灶。这几年来，每当我受到党的教导，看到党对我们精神和物质上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时，我总会想起阶级敌人国民党反动派给我们的残酷迫害。想着想着，我对敌人的仇恨就更强烈，就更加倍地觉得党对我们是多么温暖、亲切……

转眼就是1945年秋天。日本鬼子投降不久，国民党撕破了双十停战协定。由于当时形势需要，我在抗大提前毕业了。

在毕业典礼上，何长工副校长给我们讲了话。接着，学员们分别各就革命工作岗位：有的同志返回到原来的单位，有的留在延安，有的分配到各地工作。党要我回到骑兵团。

我和炊事员王弼真经过延安往合水的路上走着。一路上，晚熟的糜子已在收割，高粱的火红的穗子在轻风里摇摆着，臂膀粗的玉米棒子闪着金光。

我怀着愉快、激动的心情，奔进固城小庄子，急于想看看一别三年多的回民骑兵团的同志们。头一个就撞着我弟弟马思贞，这时他正拿了镰刀和绳子出来。我叫了他一声，他看见我就站住了，亲热地说："哥，你回来了，咱们今天要割完最后一点糜子呢！"我问："怎么，你们不在练兵？"马思贞说："我们一面练兵，一面搞生产哩！"

我随了思贞朝庄外走去，过了一道小溪，远远就听见

山坡那面传来歌声和笑声。思贞伸手一指说："这一带都是近两年开出来的荒地。你看，庄稼长的多好！我们每人差不多都开了二十亩地呢。"他又告诉我："这三年里，回民骑兵团的变化可大啦！哥，你不记得？过去我们看见八路军种田，还说咱们军队管打仗不管种田。如今，我们在党的教育下，都懂得为什么要生产了：我们要生产自给，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同时也是为了粉碎敌人的封锁阴谋呀！你看，我们刚来时，马草都要三八五旅拨给，现在啥也都能自给啦！"

"团长你回来啦？"年轻的战士马智俭正搁着割下的庄稼，从田里走出来。他光着胳膊，脊背晒得通黑，脚上穿着草鞋，比刚进边区时更结实了。他打量着我问道："团长，我听说咱们现在要和国民党那些坏蛋打仗了！"我问他："听谁说的？"马智俭说："我们这里有《解放日报》、《人民战士》，都说国民党在各处加紧对我们封锁，准备进攻呢！"我又问他："如果打起来，那你打算怎样？"马智俭抹着脖子上的汗，忸怩地笑着说："我们再不像过去那样随随便便啦，要听党的话，服从党的命令！"

面对着这个和我一样是农民出身的青年，我心中真是说不出地高兴、兴奋。在1941年冬天，我们回民骑兵团有些同志闹着要出边区的时候，这个心地纯朴的青年，因为想家，也一起随大流胡里胡涂地走了出去。想不到在党的教育下，才不过三年多的时间，他就有了这么大的进步！

在战士们中间，一个皮肤晒得黑黑的、面孔瘦瘦的青年向我挤过来，伸出他粗糙的手。我喊道："马克同志！你在

这里和大家一起劳动！”那时，静仁同志已经调走，马克同志担任了连指导员。马克同志没有回答我的话，瞧瞧站在我背后的马思贞，笑问道：“你把部队的情况向团长介绍了吗？”我说：“不需要介绍了，我都看见啦，这是你教导得好的缘故！”马克同志笑笑说：“不，这是我们伟大的党和英明的毛主席对回民骑兵团帮助、关怀、教育的结果，我们不过是执行了党的指示呵！”

晚上，我和战士们躺在铺着干草的炕上。劳动了一天的同志们一躺下就发出鼾声，可是我却兴奋得睡不着，因为我在想：我们这支初步具有人民部队素质的回民骑兵团，在以后的自卫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将怎样以更出色的行动来报答党。

（五）子午岭上红旗飘

早晨的空气特别清新。我站在山岗上遥望四周的风景：5月灿烂的阳光给大地涂上了一层金粉，山岗上到处盛开着红的、紫的、白的、黄的、蓝的各种各样的野花；山岗下是一望无际的田野、茂密的青色的麦子正在出穗；远处有一些村庄，它们几乎被杏树、梨树、核桃树和一排排的白杨林遮掩得看不见了，阵阵微风吹过，送来了扑鼻的花香和杜鹃鸟婉转动人的歌；山岗后面是雄伟峙立的子午岭，它像祖国的万里长城一样，拱卫着我们的陕甘宁边区，在它那绵延起伏的峰峦上不时有朵朵白云飘过。啊，多么富饶的土地，多么

秀丽的河山！要是没有敌人、没有战争，大家都过着和平的生活，用我们的双手和全部智慧来进行建设，那该多美多幸福！但是现实是严酷的，就在我沉思遐想的时候，我听见了从远处敌人出没的地方传来了几声枪响。

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指使下，背信弃义，向我们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这时我们回民骑兵团是在陇东分区驻防。敌人进攻陕甘宁边区时，陇东的主力部队调去保卫延安了，整个陇东只剩下我们回民骑兵团和两个步兵团，连分区地委干部在内，总共才一千四五百人。而敌人的兵力却有五万多人。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在目前形势下，我们不能打硬仗和敌人死拼，争一城一镇的得失，而应当在本地区内坚持游击战和持久战，诱敌深入，然后待机反攻。自从这年敌人开始向陇东进攻以来，我们退出了环县、曲子、庆阳，接着又退出了华池和合水。敌人的气焰越来越嚣张了，现在他们又妄想越过子午岭向老边区纵深进攻……

“报告！”突然有人在我的背后喊了一声。我回头一看，原来是司令部的通讯员。“马团长，徐副司令员请你马上去开会。”

徐国珍副司令员在会上报告了最近的敌情，他说，“同志们，根据田家洼子和红土嘴岘一带的老乡送来的情报和我们自己的侦察，已经了解清楚。在惠安城里驻扎着国民党两千多个骑兵。这些家伙非常野蛮骠悍，因为他们戴着钢盔。所以老乡们都叫他们‘铁帽军’。最近他们每天派出二

三百人到红土崾峴一带进行武装侦察，看样子，是想占领红土崾峴前面的高山，然后进攻二家川。”副司令员点了一支香烟又接着说：“同志们，虽然目前在整个陇东战场上，敌人的兵力比我们大好几十倍，但是战线延长了几百里，他们的兵力很分散，这就为我们反击敌人创造了有利条件。现在是我们开始反击的时候了，党委决定要在最近打一仗，以打击敌人的猖狂气焰。你们看打这个仗有把握吗？”

我站起来说：“我完全同意副司令员的分析和意见，我们骑兵团愿意担负这次出击任务！”

“那好呀！”徐副司令员笑着问道，“不过这个仗你们准备怎么打呢？”

“报告副司令员，我们对红土崾峴的地形非常熟悉，那里很适合打伏击战。等敌人的武装侦察部队来了，趁他们立脚未稳，就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惠安城里敌人的骑兵虽然很多，但离红土崾峴有一二十里，如果我们能迅速解决战斗，胜利一定有把握！”

经过研究讨论，副司令员同意了我的意见，决定由我们打主攻，并由两个步兵团配合。

第二天晚上，我们的队伍出发了。大家衔枚疾走，拂晓四点钟到达红土崾峴，立刻进入隐蔽区。

红土崾峴下面有一块洼地，是来往必经之路。洼地周围是茂密的树林，林后是起伏的高山。我带着第一连埋伏在洼地正面的密林中，其余的骑兵和两个步兵团分别埋伏在两边的树林中和高山上。

上午十点钟左右，敌人的将近三百名骑兵由惠安城出发了，走十五里，来到红土崾岘的西山脚下。他们派出四十多民尖兵，下了马，搜索前进，目的是想熟悉地形并侦察我军的虚实动静。其余的二百多名骑兵登上西山掩护，随时准备出击。

这天的天气特别晴朗，我们远远地就看见穿黄军服的敌人尖兵，扛着两挺机枪，排成两路纵队，由几个“黑狗子”带路，沿着山沟向洼地走来。正好十一点钟，他们到达洼地中央，离我们埋伏的地点只有三百米了。“叭！”我举枪打响，发出冲锋命令。顷刻间我们一连的骑兵从密林中冲出，像闪电一样朝敌人奔去。这时由邻近庄子里的老乡组织的担架队也在四周山上呐喊助威，喊杀声震天动地……

在西山上打掩护的敌人一听到枪声和喊杀声，知道情况不妙，就想奔下山来接应。他们刚一出动，“哒！哒！哒！哒！……”我们集中在东山上的二十几挺轻重机枪一齐发射，把跑在最前面的十几个敌人打得人仰马翻，其余的连忙退回山上。原来我们的步兵团占领的东山头是红土崾岘的最高点，居高临下，不独控制了整个洼地，连最远的西山头也在我们的火力网内。敌人的骑兵第二次想要冲下来，又被压了下去。

这时，我们一连早已冲到洼地中央敌人尖兵的跟前，他们还想抵抗。战士们收起长枪，从背上取下镶着六七尺长木柄的斧头和大刀，狠狠地朝敌人砍去，就像砍瓜切菜一样。这些武器是我们以前在起义时惯用的，打肉搏战时敌人只要

一看见它们，连魂也会被吓掉。

这时全团有名的猛将、排长杨生华一连斩杀、俘虏了好几个敌人。他杀的兴起，把上身的衣服都脱光了。当他看见有些敌人朝树林里跑去，就把手里的短枪一挥，带着一部分战士跟着追去。敌人钻进一片黑刺林，他也跟着往里钻，身上被刺破了好些处，流着血，他也不管，嘴里还不住地喊道："捉活的，别让这些家伙跑啦！"

在一座密林深处有个大个儿的战士追上了三个敌人，他举枪射击，没有打响。他一愣，但是毫没犹豫，一个箭步就冲到敌人跟前，用枪口指着他们大喊道："缴枪不杀！"三个失魂落魄的敌人乖乖地扔下了武器。正好，另外几个战士赶到，他们拾起了敌人的武器，一起押着往回走。那个大个儿的战士走在后面，他扳开枪栓一看，自个儿笑着说："好悬啊，枪膛里连一颗子弹也没啦！"

当惠安城里敌人的大队骑兵赶到和西山上的敌人会合，战斗早已结束。他们害怕我们后面有大部队，未敢还击，就夹起尾巴逃回去了。

这一仗仅仅打了十五分钟，我们缴获了敌人的全部武器，除两名敌人逃跑以外，其余全部被我们杀死或俘虏，我们无一伤亡。

这次战斗为陇东反攻打响了第一炮。当我们打扫战场，把队伍在山上集合起来时，我们放眼四望祖国壮丽的河山，心里充满了无限喜悦和胜利的信心。我仿佛看见，我们不仅收复了陇东失地，还解放了青海、宁夏，解放了我们亲爱的

家乡……就在这时，我听见从我们的队伍里，从周围的山头上，爆发了如雷的欢呼声，它们此起彼落："解放西北！""解放全中国！""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士们举起的红旗，像天空升起的太阳一样灿烂，在子午岭的上空高高飘扬。

（李震杰、程兆翔整理）

（原载《宁夏日报》1959年9月13日—17日）

中央青委命我调查海固回民暴动

马　寅*

我是上海人，回族。1935年参加革命工作，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在晋绥区党委任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和晋绥边区民族解放先锋队负责人。1939年春，我因患严重眼疾，组织要我到大后方去医治。先到延安，住了半个月医院，医治不了，转到西安，住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1939年4月，达浦生去平凉主持伊斯兰师范学校，到西安时去八路军办事处找我，我未见。达留下一信说，受我父亲委托找我，希我去平凉伊斯兰师范学校。

达浦生在上海是个很有名望的阿訇，又是爱国人士。伊斯兰师范是他同哈得成（一个有名的阿訇）在上海办起的一所私立学校，经费由上海等地一些有名的头面人物资助。日本人占了上海，要达浦生继续当阿訇，为日本人干事。达不干，离开上海，到麦加去朝觐，在沙特阿拉伯一带宣传过中

* 马寅，回族，上海市人。曾任民族出版社总编辑，国家民族事务委会员会文化局顾问等职。

国抗日的主张。回国后蒋介石接见了他，并给他一个国民党军委会参议的头衔。伊斯兰师范也被批准为国立，归国民党军委会管，给经费。不久，伊斯兰师范在平凉恢复，改名为“平凉伊斯兰师范”，是个宗教性质的学校，达浦生任校长。在上海，我父亲资助过达浦生办学及到麦加朝觐，所以他同我父亲关系很好，也同我认识。

当时，海原、固原刚发生回民暴动。党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冯文彬和杨清同志看到达浦生留的条子，就临时决定我去平凉，主要任务是利用达浦生的关系去做海固回民暴动队伍的工作，把暴动队伍引导到抗日和革命这方面来。当时，中央青委对海固回民暴动的具体情况并不清楚，要我去做些调查；同时详细研究了行走的路线和联络的方式，确定同我的联络人是黄华同志。

于是我的组织关系被介绍到陇东地委，又经过陕甘宁边区陇东地委，带上到平凉的组织关系，与平凉市委书记张可夫同志接上了头。我到达浦生处，任伊斯兰师范学校的教员（讲中学数学和公民课）。到平凉时，海固回民暴动已被国民党军队镇压下去，我只好先谋个职业站住脚，然后找机会对暴动情况作调查。

有个王月波，是国民党军委会的联络员，被派来做暴动队伍被镇压的善后工作的。王月波的秘书刘川，是上海伊师的学生，达浦生的亲戚，以前跟我家也认识。他们路过平凉时在伊师住过，我通过和他们的接触（跟刘川接触多一些），对海固回民暴动的情况及国民党镇压回民暴动的经过

作了了解。

1939年6月下旬到7月，我曾利用伊师的关系，到海原、固原回民暴动地区走了一遍，寻找暴动队伍。当时，国民党杨德亮的部队驻平凉。杨是回民，认为伊师是回民学校，达浦生在回民中有一定威望，学校也归国民党军委会管，于是就把伊斯兰师范的学生组织了三个队，去对回民做宣传工作。一队去西海固，一队去隆德、化平，一队到张家川。我们这个队有十来个人，我是西海固一队的负责人，达应彻是副的。国民党的意图是要我们宣传回民不能造反，把参加暴动的人找回来。我们则针锋相对宣传民族团结，宣传抗日救国，宣传尊重各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同时，对回民暴动的起因、经过及被镇压的情况作了调查。原来，国民党陈诚的队伍驻在西海固一带，他们在回民中大肆拉兵，为了防止回民造反，把拉来的回民士兵分散编在各个连队，同汉民一灶吃饭，激起回民士兵及回民群众强烈不满；其次，国民党队伍在那里以办夜校为名，强迫回民妇女上夜校，借机对她们进行调戏奸污，引起回民很大的愤慨；加之苛捐杂税沉重，群众生活十分困苦。于是，引起回民暴动。一个晚上回民群众聚集起来把国民党的一支队伍包围了，缴了枪。很短时间暴动队伍发展到二万多人，波及到好几个县。首领是马国瑞（马震武的侄子，当时马震武在天津），国民党看情况不对，就请兰州的回民上层人士出面调解，实际是搞假调解。马国瑞提出把回民士兵单独编成一个团抗日等条件。正在谈判期间，国民党调集大批军队，布置好包围，突然将暴

动队伍包围消灭，马国瑞被打死，只有马思义等少数人逃出来（后组成骑兵团，坚持斗争，到了陕北）。镇压后，国民党把参加暴动队伍的家属等集中到一个地方进行安置。我根据从王月波、刘川那里了解的和这次调查情况，写了关于西海固回民暴动始末的调查报告，报给中央青委。

8月下旬，我去西安向组织汇报工作，到西安见到黄华同志，他还要我到延安汇报。我奉命去延安，后因平凉地下党组织遭受破坏，再未回平凉。

（原载《平凉党史资料》1984〔三〕。标题为编者所加。）

海固回民第一次起义二三事

马国琼

海固回民第一次起义，是我和堂兄马国瑞发动的。那是因为国民党政府的征兵太重，待兵又不好。当兵的挨打受气，吃不饱、穿不暖，人格遭受侮辱。特别是对被征、抓去的回族壮丁，强迫在汉民灶上就餐，全然不顾回族人民的生活习惯。回族士兵因为忍受不了他们的虐待歧视而逃跑，他们派人明截暗堵地到处捉逃兵，或者抓逃兵的哥哥、弟弟去顶替。海固地区的回民村庄被惊扰得鸡犬不宁。因为我和马国瑞在宗教上有点身份，乡亲们纷纷找我和马国瑞诉苦，并要求设法抵制。我们兄弟二人，极同情贫苦农民的遭遇，反对政府的凶狠抓兵，因此在一起研究对策。考虑到国民党从来把民众的意见当作耳边风，不予重视，所以决定集资购买武器，必要时进行武装反抗。我拿出两千块银元，派人去同心下马关、韦州一带购买民间的枪支，还发动群众合伙集资购买武器。我叔父马广武把他过去办民团时留下来的枪给了我们五十支。武装反抗的准备工作，悄悄地进行着。

由于个别知情人的泄密，马国瑞被诱至兰州软禁起来。海原县县长贾从城下乡拷打群众，追缴枪支，并且恶毒地辱骂回民。我堂兄马国璘把愤怒的群众组织起来撵跑了贾从城。我急忙派人赴兰州，向马国瑞诉说了这里的情况。马国瑞给我复信称："大事闹起，有进无退。"我把信给马国璘、马国璠、马英贵看了，当即决定举行起义。

1939年1月15日，海固回民第一次起义爆发后，起义农民分头去攻打固原和隆德县城。我跟着二叔父马广武到了固原城下，不幸我二叔父的手部挂了花。他害怕了，就把我领到他家中管束起来；又写信给马英贵，劝他不要闹了。马英贵不但不听，还枪毙了送信的人，并在我母亲面前气愤地骂我："起义是他发动的，为什么事到如今却不来了。"我母亲只好到大寨村叫我回家。我二叔因膝下无儿，对我很疼爱。他见我执意要走，就把他存放的四支手枪拿出来送给我。我告别二叔，跟母亲连夜赶回红崖堡，见到马英贵后，他把领导起义的重担交给了我。我带上起义人员到大疙瘩、偏城去，把群众痛恨的地主海老四抓住，收缴了他的十多支步枪，又转到八只窑、刘家沟一带驻扎。

海固回民起义惊动了国民党中央政府，急忙派监察院长于右任、国民党元老张继等人飞抵兰州，与第八战区司令长官、甘肃省主席朱绍良商议，采取安抚的办法来平息。于是派出以八战区高级参谋许显时为首，有八战区交通处长拜伟（回族）、甘肃省政府参议郭南浦（回族）、八十一军军长马鸿宾等人参加的"宣抚慰问团"，前来安抚。郭南浦和

我的父辈有交情，就前来找我联系。他对我说："离开兰州时，我去见了马国瑞。他叫你做谈判的全权代表。"还向我介绍了中央来人和"宣抚团"组成人员的详细情况，并且鼓动我说："你们有啥条件就放开讲。"我接受了他的意见，遂议定在大寨村我二叔父家中举行谈判。

谈判正式举行时，政府方面的代表是：拜伟、马鸿宾、郭南浦等四人，起义回民的代表是我、马国璠、马英贵三人。马国璠因伤重未能参加。谈判中我们提出三项条件：一、释放马国瑞，由他带领起义队伍去抗日，政府给予武器装备。二、海固两县地瘠民贫，百姓差款征兵太重，要求减免。三、海原县县长压迫百姓、欺回灭教，平凉专员待民苛刻，要求处理。拜伟答复说："第二、第三个条件可以采纳，第一个条件我在这里答复不了，回去请示于院长决定。"同时他提出：一、现在就安下来，不要再动。二、解散群众，拿去部队的枪支退回。对此，我表示可以接受。马国璠不愿意，但未表态。马英贵反对，要求见许显时讲理。后来，他去见许显时被扣押，再未回来。

谈判结束后，我们按协议解散了起义人员。起义就这样失败了。马顺从兰州来，把我们夺来国民党军队的枪支收起来交给了马鸿宾。国民党甘肃省政府撤销了平凉专员张振武、海原县县长贾从城和自卫队长马三魁的职务。但对第一个条件以没有武器为由没有答应。接着，国民党当局派车把我接到兰州，于右任、张继等人设宴招待了我，并叫我担任平凉保安副司令，我没有接受；又任命我为甘肃省政府咨

议，我接受了。此后，当局就送我进兰州西训团受训。受训期间，我听说马国瑞从兰州逃脱后，发动了第二次武装起义。当局曾给我门前设了岗哨监视，但那时，我已和郭南浦的女儿结婚，住在兰州，一直没有再走开。

（李文乾、李廷薄、宋武平整理）

忆回民起义中的几个片断

马智宽*

五十年前，我们海固地区的回族农民，被国民党政府的民族压迫和差款、抓兵逼反了。先后经过三年的苦斗，最终选择了投靠八路军、走抗日救国和人民革命的道路。回顾往事，至今记忆犹新。

驱赶贾从城

民国27年农历11月22日，我们家乡小坡村逢集，海原县县长贾从城带着四十多个狗腿子来到集上。这一天，保甲长通知四乡老百姓到小坡来听县长训话。中午时分，街中心放着一张方桌，一个戴礼帽、穿长袍、三十岁左右的男子，站到方桌上气势汹汹地说："本县长查明，此地有些人活动造

---

* 马智宽，回族，宁夏海原县人。曾任副连长、县武装部长、县委副书记、县长等职。

反。造反可是犯有杀头之罪的。活动造反的人，如果现在就把枪交出来，可以免罪。”接着他又变着嗓门恐吓道：“你们回回历代造反都没有好结果，哪一次不是人头落地？现在谁胆敢图谋不轨，政府将严惩不贷。”人们从贾县长凶狠的声色中，预感到灾难将要降临，便开始商量应急的对策。邻居陈子福对我说：“马国瑞叫咱们去下贾从城的枪，把人抓住。”他又气愤地说，“这是政府逼着叫咱们反呢，不反难活。”我觉着他讲得很在理，便决定跟他去干。晚上集合起来的人不多，没能动手。第二天晚上人多势众，陈子福和一些人拿着快枪和土枪，我与大多数人也都准备了斧头和马刀。拂晓前赶到白岸子，没料到贾从城竟连夜逃跑了。我们便向李俊堡追去。虽然没有捕获，却灭了贾从城的威风。乡亲们拍手称快。

活捉康连长

第一次起义的烈火被扑灭后，国民党派八十一军马奠邦团进驻起义腹地。步兵营的何营长带有三个连，分别驻扎在石坡底、南湾、小坡村，对这里的人民严密监视，实施镇压。民国28年农历4月11日中午，陈子福又给我传来了好消息。他高兴地对我说：“马国瑞回来了，今晚叫咱们去下这里驻军的枪。这一次保险会成功。”听了这话后，我和弟弟急忙磨了斧头，备作武器。夜里八点过后，四叔父随同我俩一起来到后沟。聚集的人已经很多。待到夜深人静，我们悄

悄地围向第三连连部。这时，从石坡底下传来三声枪响，我们就抢着向连部射击。从梦中惊醒的五十多个敌兵被突如其来的袭击，吓得乱成一团，他们中有的慌忙穿衣服，有的四处寻枪支，我们冲进康连长的连部，抓了十多人，收了十几条枪。住在另一间屋里的敌排长冲出门，企图越墙逃跑，被我们击毙；另有三十多个敌兵躲进崖窑里，从窗口向外射击。我们几十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飞速登上窑顶，抡起十多把镢头挖透窑顶，大声喊："缴枪不杀！"此时，康连长见大势已去，遂命令停火，并向外面喊话："乡亲们，咱们都是回民，只要你们保证不杀一个人，我就叫尕娃们把枪交出来，就看你们能做主吗？"我们领头的答复说："我们从来是说话算数的，绝不欺骗你们，快缴枪。"迫于无奈，康连长带头交了械。对他们一个也没有杀，过后全部释放。从此，我和弟弟也背上了快枪。

铲除"黑燕麦"

第二次武装起义的队伍日益壮大，我们准备出山去抗日，不料遭到国民党军队残酷围剿，队伍被打散，突围中伤亡近千人。我和弟弟死里逃生，走到偏城北边的老官湾梁上，被恶霸地主海老四抓去，交给了八十一军。我们被马鸿宾的士兵押着，在三营镇上给他们修建军部。在一次劳动中，我偷了一把凿子绑在大腿上，躲过了敌人的搜查，夜晚用凿子凿开土墙，逃离了虎口。我藏匿山上，既要防人捕拿，又

要躲避毒蛇、猛兽的侵袭。无论秋雨连绵，还是冬雪覆盖，始终不敢在家过夜。弟弟智俭在逃离虎穴后，又被人告密抓去当兵。1941年初，我在白崖畔子沟口遇见了马思义，叙谈了第二次起义失败的苦衷和经验教训，认为要发展队伍，必须铲除“黑燕麦”（地里生长的祸害禾苗的杂草，用它来比喻那些出卖起义人员、邀功请赏的人）于是，我们想方设法购买枪支，秘密串连了十多人，一边锄奸，一边发展自己的队伍。到3月底，已有了三支武装力量，人数接近百人，先后铲除了三十多个“黑燕麦”。这些活动，又惊动了国民党政府。我们避敌锋芒，攻其不备，转战了三十八天，受过千辛万苦，最后进入陕甘宁边区。

（李文乾、蓝占杰、王浪涛整理）

一封奇怪的信

艾青山*

1941年农历4月，我正在固原县石家沟口做党的地下工作。第三次海固回民起义爆发后的一天，地下党员马义仁同志来见我，说一位不知姓名的阿訇给他一个白纸包，说是一封信，要他转到边区去。马义仁还要求我见那位阿訇。我打开纸包一看，里面包着几根红线，不解其意。见不见那位阿訇呢？我很踌躇：见吧，怕暴露身份；不见吧，又解不开这封奇怪的信的意思。经过反复考虑，我还是见了那位阿訇。

一见面，阿訇对我说："我们已经起来了，前去攻打静宁。请你把这封信交给红军，我们希望红军派兵攻打固原。"我听了，才领会了白纸包红线的含义。我对他说："我非常同情你们反对国民党民族压迫的斗争，这封信我一定送到。"

阿訇走后，我亲自把信送到边区。过了些日子，领导上

---

*艾青山，回族，河南叶县人。曾任回民骑兵团团长，固原军分区政委，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等职。

来了指示，要我向他们说明：现在是国共联合抗日时期，八路军不能出兵固原；起义如遭到国民党的残酷镇压，支持不住，撤到边区来，边区欢迎他们。可是，这时起义已经失败，部分人员进入了边区。我也因为暴露了身份，再没有到石家沟口去。

（摘自艾青山《自传》，标题为编者所加，文字稍有修改。）

高举义旗进边区

冶福荣*

1939年春至1941年春，宁夏西吉县石山一带（当时为海原县）的回民群众，为反抗国民党的剥削和压迫，曾先后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头两次起义都被国民党军队残酷镇压下去。第三次起义后，一部分部队转移到陕甘宁边区，编为抗日回民骑兵团。回忆往事，禁不住心潮迭起，当年回民起义的一幕幕壮景如在眼前。

当时，国民党政府对回民的剥削压迫已达到民不聊生的地步，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派粮征款抓丁日益加重，广大回民群众怨声载道。国民党反动派及其海原县政府害怕回民聚众反抗，企图把石山地区的群众以部落形式进行合并，强迫他们背井离乡，远离世代生存的家园。消息传出后，激起了当地回民的不满。加之国民党海原县县长贾从城，一贯歧视少数

---

*冶福荣，回族，宁夏西吉县人。曾任连长、营长、团长，银川市卫戍区司令员等职。

民族，把回民的“回”字写成“狐”字，使广大回民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情绪更加强烈，引起回民第一次暴动。

第一次暴动是在马国瑞亲自宣传组织下，后由其弟马国璘直接领导的。马国瑞在当地很有声望。他在1937年前，曾用三年时间以传教为名，到云南、东北等地进行了考察，对日本入侵我国十分愤恨，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十分不满。由此，他的一言一行，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

1938年冬，马国瑞在回民群众中宣传组织暴动，正在这关键时刻，因有人告密，被当时的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派人诱骗逮捕，软禁于兰州。马国瑞遂指示由其弟马国璘发动暴动。沙沟大阿訇马英贵等人也参与领导。这次暴动的口号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若要不反，免粮免丁免款”、“杀贪官，灭土豪，打富济贫”、“反蒋抗日，寻找民族出路”。在这些口号的鼓动下，回民群众纷纷参加，当时号称万人，实际有六七千人，组成了三个旅。当时沙沟一带驻着马鸿宾的三十五师，暴动的当晚消灭了该师某团一部和马明三民团。天亮后攻打固原，固原城没打下来，南下打隆德，不料马国璘腿部负伤，部队伤亡较大，鉴于这种情况，连夜把马国璘送回沙沟，部队也撤回。为了便于马国璘养伤治腿和部队休整，暴动队伍领导决定采取缓兵之计，答应国民党“宣抚团”的提议，派马英贵去海原大寨乡与国民党代表谈判。谈判未成，马英贵被抓，后押回固原枪杀。赴刑场途中，马英贵厉声大骂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军队对回民的压迫和残害，沿途群众赞叹不绝。在这次暴动中，马思义任排长。

在谈判前，所谓“宣抚团”的拜伟等人，派了一个胡医官给马国瑞治伤，暗中下毒，把腿治残。

1939年5月，马国瑞从兰州逃回来，立即亲自着手组织第二次暴动。这次起义是以泉沟塌为中心，马国瑞就住在这里，白天不多出门，每天晚上在石山一带（沙沟大寨、上下白崖子、黄家庄等地）进行串联。石山在西吉县城以东，我家在县城以西四十多里的芦子滩，马国瑞很少来。一天，鲜维俊对我们说：“小师傅（群众称呼马国瑞）回来了，又要举行起义，我们都去。”随后，我们一百多人，以做短工活为掩护，向石山集中。因我们去晚了，没有跟上主力。

这次起义历经一个月就失败了，但宣传组织工作是比较深入的。针对当时的形势，马国瑞提出了新的口号：“让开一条路，东进去抗日”，还派人去边区与红军联系，但没有联系上。

这次起义失败后，国民党派出很多特务，到处搜捕、杀害起义人员及其家属。我兄冶巨仓先串联了十多人，搞到几支枪，剪除那些勾结特务害人的地主、保长。在除害过程中又缴获了一些武器，人员发展到二、三十人。与此同时，固原大营川的王德成和沙沟的马思义各串联了数十人，酝酿再次起义。

1940年冬，冶巨仓、王德成、马思义三人在二林沟结盟起誓，联合起来发动第三次起义。不幸，我兄在石山梁上与清乡的自卫队作战中牺牲了，和我兄一起的人叫我领上他们再干，我答应了。第二年春天，驻固原县黑城乡唐家堡的国

民党新编二十一旅的连长周尚义和退役连长王占彪、副官张化龙、号兵马生良等五人，杀死了一个军需官，带着枪支弹药逃出来，要求加入我们队伍。我派人调查情况属实，将这五位反国民党的官兵接纳到我们队伍中来。后来这五个人中有四人和我们一同进入陕甘宁边区，成为坚强的革命战士。周尚义同志在解放战争时期任解放军营长，牺牲在东北战场。

第三次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是马国璘和马思义，参加起义的约一万多人，为了缩小目标，迷惑敌人，对外只称一个团，马思义任团长。下编十二个营，其中有骑兵约一千人。我编入骑兵，任三营副营长兼一连连长。队伍南下到张家川，在大麻子山上与国民党的"杂黄团"（团长姓黄）打了一仗，因起义队伍占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经我骑兵、步兵的猛烈冲杀，歼敌过半。返回到海原的石山一带，胡宗南部一九一师赶来，打了两天一夜，我团武器弹药缺乏，撤出战斗，转移到海原县的月亮山上。起义领导人在石峴子开会，分析了敌我形势，觉得硬拼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但究竟去哪里，意见不一致。马思义提出投奔边区，经过讨论，统一了去边区的思想。会后，马思义对部队进行了东进动员。第二天上午在东进途中，马国璘突然改变主意，带走了一部分人，我们也没理他。东进的路上突然遇到了敌人，马思义和我带部队在前头，经过一阵混战冲了出去，后续部队一部分被打散，一部分退了回去。部队一收拢，仅留下二三百人，我们带着这支队伍，坚决投奔边区。这天晚上，我们

在固原的一个小山村吃饭时，有个回民老汉主动提出给我们带路，他说："我给红军带过好几次路，都很安全。"他带上我们只一个昼夜就进入边区庙儿掌。我们没有进村，住在山上。马思义派周尚义、马智宽、杨德海等人，带着起义领导人的信，到白家洼与环县保安大队队长王世保取得了联系。第二天下午来人说，叫我们住在边区的北家洼子村。后来王大队长也来过我们驻地，五六天后，又请我们按回民习惯吃了饭，并通知说，上级要你们进驻合水。这时我们全部是骑兵，约有二三百人，编为三个连，由我、王登林和另一位绰号叫"老指挥"的分别任一、二、三连连长。经庆阳时在三八五旅驻地休息了两天，部队领导请我们看戏、看打篮球。统战部门的同志给我们作了报告，讲统战政策和八路军的纪律，说我们是在国民党的刺刀下冲杀出来的，赞扬我们很英勇。当时我们看到八路军不打人不骂人，而且很热情，既感到新鲜，又觉得非常亲切。

在合水我们住了三个月，由于好多人生病，就返回庆阳北面的三十里铺村。上级给我们骑兵团发了军装和一些生活用品，在这里住了两三个月。听说石山一带又有一部分人要起来，并派人来和我们联系，要求我们去迎接。上级领导劝说我们不要出边区，出去以后肯定要挨打，但我们还是决定去。临走时，庆阳地委组织欢送我们，一些领导在讲话时一再说明党组织对我们这次出走的态度，明确表示："你们走我们不阻拦；再要回来，我们同样欢迎。"我们离开边区到了沙沟、白崖。国民党闻讯，立即调兵，企图围歼我们。

在西进途中，我们得知将要起来的那部分人员已被敌人打散了。部队到了臭水河一带，还想把马国璘接进边区去，打听后才知道他被国民党抓去了。我们目的没有达到，只好带兵东归。东归部队行进到固原硝口以西的二道梁时，被国民党杨德亮的部队包围了。他派来一个连长（自称是杨的内弟）、一个副官（都是回民）为代表和我们谈判，提出的条件是：一、立即停止射击；二、为了表示诚意，叫我们先交出一把斧头、一支枪；三、明天在上店子正式谈判，连以上干部参加，叫我们的部队驻臭水河。我们不同意先交出一支枪的条件，他们让步了。当晚，我们担心再次上当受骗，立即策马东进，天亮到达李俊北面的大山上，甩掉了敌人，又回到了庙儿掌。上级安排我们仍驻合水县，进行休整。

国民党反动派没有把这支回民起义队伍最后消灭，十分恼火，便向起义人员的家属和失散人员进行报复性的血腥镇压。我的继父被押到兰州，经百般拷打折腿后遭杀害；母亲被抓起来，腿打断，头打破，终身致残；我的两个弟弟闻讯出逃，幸免于难。敌人的暴行，更激起我们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更坚定了我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的决心。

（原载《宁夏文史资料》第十八辑，收入本书时征得作者同意后有删改）

反正活不下去，倒不如拼了

——忆少年时随父参加起义

马希杰*

西吉县沙沟是我可爱的家乡。这里土地虽然瘠薄，但由于我们祖先的辛勤耕作，农民们还能勉强地生活下去。以后因为国民党政府的残暴统治，摧残得人民活不下去了，不得不奋起反抗。

在我的记忆里，爸爸和妈妈是世界上最辛苦的人，他们终年劳累，仍然是缺衣少食。自己得不到上学的机会，很少穿上新衣服。庄里的大多数人家，与我家的景况差不多。比我大几岁的人，他们小时候曾领着我一起放牧牛羊。后来长大了，他们一个一个被拉去当了兵。我还记得国民党的官员们，三天两头到村子里来，打人骂人，催粮要款没个完。惊人的是时常有如狼似虎般的军队，进到村子里来乱打枪，乱

---

* 马希杰，回族，宁夏西吉县人。曾任连长、军分区科长，宁夏回族自治区交通厅党组书记，现任区政协常委。

抓人，把青年男子一串串、一串串地绑上去当兵。抓了去跑回来，跑回来再抓去，每一次都是鞭打绳拴拉走的。我曾在哭叫着的人群旁边看到，这些可怜的母亲和妻子，伤心地久立村头，远远望着亲人被抓走，泪流满面难舍难分。当时，我也心酸了。人都说："养下儿子是老蒋的，挣下银钱是保长的。"这话一点不差。

一天晚上，住在白崖子的马国璘来到沙沟，他对大家说："这种日子叫人怎么活下去啊！"有许多人听了后在叹气，马国璘接着说："叹气没用，起来拼吧！""对！反正活不了，倒不如拼了！"饱受反动派残酷压迫的回民像起了风暴一样，你一言我一言的响应起来了。

那时候我才十三岁。记得我父亲听了马国璘的鼓动后，回到家中，把藏着的一把长刀找了出来，一面磨一面说："反正活不下去了，起来干，怕什么！"这时候我也在寻找武器。父亲见我要去劝阻说："你还小，别去了。"我说："我不小了，能顶一个大人呢。"父亲想到我如果不跟着大家干，难免被抓去，就同意我也去。于是我到处找，终于找到一支长矛，把它磨了个雪亮，还安上了木把。

民国27年农历11月25日，海固回民第一次起义爆发了。这一天，沙沟和红崖子的起义农民奔向红套村聚合，沙沟村的领头人是马德仓，他带领我们赶了去。红套村有联保主任王国义的堡子，住着王国义和他的儿子王连、王成，还有两个保长也住在里面。提起那王连人人痛恨，领上队伍抓壮丁，心毒手辣。我们把他的堡子团团围住了。开始这些反动

家伙，把堡门关得很紧，拒不投降。我们寻了些柴草，堆在堡门上点燃，火哗啦啦地烧起来。王国义老家伙着了急，站在堡子墙头上，拿出一本《古兰经》，要我们对经说话（其用意是要我们发誓不伤害他）。我们大喊："缴枪不杀！"他和他的儿子见骗不了我们，终于开了寨门。愤怒的人群拥上去，缴了王国义父子的枪，还对他俩连打带踢的指着骂。马英贵阿訇举起缴来的枪，要枪毙王国义，马国瑞急忙阻止了，说："他已经缴枪了，就饶了他吧。"马英贵很不满意地停了手。

在缴了王国义的一支短枪、七支长枪和一些子弹以后，我们在马国瑞的领导下进军李俊堡。这时，已经聚集了上千人，有的拿着大刀、斧头，有的扛着土枪和长枪，也有拿矛子、铁锹的。有的人还牵着自己的马、骡子。浩浩荡荡到了李俊堡，一举攻克保安队长穆玉清的堡子，收缴了几十条枪。接着又围了官堡子。正在发动进攻，忽然马国瑞不叫打了，马英贵对马国瑞的意见更大了。

这时，受压迫的回民都起来了，声势越来越大，起义农民越来越多，发展到近五千人。马国瑞已经是我们的司令了，马德仓是沙沟一带起义农民的团长。在研究下一步去固原还是去隆德时，马国瑞和马英贵的意见不统一，就兵分两路，二人各带两、三千起义队伍，去攻打固原和隆德县城。结果因兵力分散，既未打下隆德，又没有攻克固原，起义队伍在敌人的军事压制和政治诱骗下解散了。

过了三个月后，马国瑞亲自领导第二次海固回民起义，

我随父亲又参加了。在起义队伍南下前，我因到家里看望母亲，回来再没有跟上起义队伍，感到非常遗憾。

1941年5月，马国璘、马思义领导的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时，我已经十五岁了，跟着马思义转战南北，再也没有离开过起义队伍。起义队伍进入陕甘宁边区后，编为抗日回民骑兵团，我也由此步入了革命生涯。

（张强、段鹏举整理）

三次难忘的战斗

马思恭*

围攻固原城

民国27年农历11月，海固回民第一次武装起义时，我们沙沟村三十七户人家的成年男子，大多数在我父亲马喜春和马德仓的带领下参加了。

腊月初三日晚，我们跟马英贵去攻固原城。经过上店子，在半夜时分到达固原城下。按原定部署，兵分三路，从东门、西门、南门进行围攻。我参加攻东门。城东门外是一片菜园子，收获后的菜地里莲花菜根像钉上的木橛子，黑夜里挡得我们行走不便。我们逼近城门时，敌军用猛烈的火力阻击，我们几次冲锋都被压了下来。天亮后，我们又围攻了多半天，因武器装备不好，未能攻破。天快黑时由于驻王洼的

---

* 马思恭，回族，宁夏西吉县人。曾任区长、县法院院长、平市政协副主席等职。

王慎之民团赶来，占据了东岳山；三营马明三的民团赶来占据了九龙山；又听说国民党骑兵部队从北川赶来救援，便决定停止攻城，撤离固原城。经过九龙山时，我们向马明三民团发起进攻，一个冲锋就占领了九龙山，缴获了一批枪支和马匹。然后，转移到上店子一带。

白面河突围

1940年6月，马国瑞领导了第二次起义。这次，海固回民地区大多数青壮年都参加了。我父亲马喜春任旅长。我们兄弟四个都跟着参加了。在和尚铺和国民党军队进行了一场血战，我大哥马思义负了伤。南移到泾源黄花川，又遇上了平凉张老九部队的堵截。我们冲过堵截，行进到白面河。这时，国民党政府又派郭南浦、穆二师前来以谈判为名，故意拖延我们。六七天过去了，到国民党调集大军把我们团团围住后，我们才发觉上了敌人的当。郭、穆二人早就溜掉了。马国瑞和我父亲随即组织突围。但是由于受敌军重兵包围，我们几次左突右冲，都被敌人的机枪重炮所阻。许多人倒在血泊之中，马国瑞也在激战中牺牲了。我父亲悲愤交集，亲自率领大家突围，虽经多次冲杀，击毙数十名敌人，但终因力量悬殊，他也在肉搏中壮烈牺牲……

这场战斗打得天昏地暗，树枝和树叶被打得落了厚厚的一层。阵地上尸体横七竖八，血肉模糊。我们胸中怒火燃烧，拼命往前冲，终于突围。

激战大麻子山

第三次起义爆发后，听说国民党东路交通司令马锡武也要起来。我大哥马思义就带领人马去张家川迎接，不料我们到达张家川后，马锡武已被调往兰州去了。国民党调黄锄非团来张家川，企图消灭我们。我们的探子报来消息后，马思义带领我们抢占了大麻子山的有利地形，严阵以待。当黄团进入我们的埋伏圈内时，马思义一声令下，我们从沟沟洼洼、坎坎埂埂跃起，刀、矛、斧头齐上，黄团经我突如其来的打击，被打得晕头转向。当敌人清醒过来时，我们已开始全面出击。黄团的士兵喊爹叫娘，四散狼狈逃窜。战斗胜利了，我三哥马思聪却在战斗中不幸中弹身亡。

（赵小平、宋武平整理）

攻打南湾

丁良臣*

1939年5月，被软禁在兰州的马国瑞逃脱，回到了艾蒿湾。我听到特别高兴。5月29日，我从偏城出发，去艾蒿湾看望马国瑞。走到盘路湾时，见那里的青壮年男子在收拾大刀、长矛等武器，准备第二次武装起义。盘路湾是我们在活动中经常来往的一个联络点，这里的大部分人我都很熟悉。他们见我来了，都非常热情地挤到我身边，问长问短。我告诉他们：我去艾蒿湾看望马国瑞。他们对我说："你现在不要去了，已经决定在今晚月落时，全部出动，攻打南湾、八只窑、小坡村敌人的据点。盘路湾、车路沟、金银塘一带的人攻打南湾。我们正缺一位指挥的人，你就领导我们吧！"因为我在第一次起义时当过连长，也就愉快地同意了。

---

*丁良臣，回族，宁夏西吉县人。曾任回民骑兵团副连长，西吉县武装部长等职。

经过稍事准备，月亮出来时，我就率领一百八十余人迅即向南湾行动。

南湾驻扎着国民党军一个营的兵力，营部设在一个靠山的堡子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我们到达时，天突然阴了，还下起了大雨。一片泥泞，给我们的行动带来了很大的不便。但我们不怕苦和累，踏着泥泞的道路，冒雨前进。靠近堡子时，被敌人的哨兵发现了。堡子里的敌人架起机关枪疯狂扫射。我们被压住不能前进，就又改变战术，采取迂回包围的办法接近敌人，一连发起几次强攻，但敌人凭借堡寨，防守严密，久攻不克。到天快亮时，我们为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只得撤出战斗。

这一次战斗，我们虽未取得很大胜利，但打掉了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嚣张气焰。当我们撤到艾蒿湾时，敌人龟缩在据点里，未敢靠近我们一步。

（李文乾、宋斌平整理）

我参加第三次起义前后

苏尚华*

我家在张家川下磨乡刘家村。十六岁那年（1941年），给本村的一户地主家拉长工。5月间，马思义带领海固起义回民到了张家川，同村的长工汉马长有、苏哲迷子兴高彩烈地叫上我，跟着马思义去造反，我毫无顾虑地参加了。当时我赤着脚，随他俩从芦花沟上去，跟着马蹄下的踪迹追赶海固起义人员，一直到大麻子山的后梁顶才撵上。这时候，黄团已被起义军打垮了。在山上，我目睹了国民党军尸横遍野的情景，心想，“看你们再敢欺压老百姓吗！”我便跟随起义队伍去攻张家川城。行至下磨时，当地一户地主家的草垛起火，烟火冲天，队伍暴露，遭敌军射击，我们只好将队伍撤退到白草洼。在这里又有古土、梁湾、木河、平王等地的穷汉，撵来参加起义行列。过了几天以后，我们在海原县石

---

* 苏尚华，回族，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人。曾任排长、连长等职。

蛤蟆梁上和国民党军队打了一仗，许多起义农民牺牲了。我和马长有等人，从北卡子冲了出来，还夺得自卫队的几支枪。到陶家堡时，有的人动摇了，想散伙，返回张家川。此时，我骑着一头骡子，还牵着一匹马，无目的地跟着人群走动。下午五时左右，又碰上了马思义大队人马，我一直跟着进了陕甘宁边区。

刚进边区后，我们驻在元城子。国民党军化装成货郎，来元城子侦察，探明我们的情况后，夜里派来一支军队偷袭。我与谢志敏、丁良臣等人一起冲出包围。刘世杰腿部受了重伤。战斗结束后，我们奉命移驻合水县柳沟。不久，中央派杨静仁、马克、何仲发等同志到回民骑兵团来工作，分别给我们上课，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抗日任务，讲边区和全国形势，讲开展大生产运动，还热情地教我们学习文化。1943年，又抽调我和王志祯、王志祥、马文泰、马彦青等八人，在中央民族学院学习了一年，后又返回部队。

解放战争期间，回民骑兵团在陇东军分区徐国珍司令员的领导下，与陇东十三团、十四团并肩战斗，经常与敌八十一军、八十二军、保安团、自卫队交锋。我们仗没少打，战斗中免不了损失和伤亡。但是，战斗考验和锻炼了我们每一个指战员。回忆过去的战斗生活，使我想到，苦尽甜来，真不容易！

（刘彦整理）

聆听毛主席的教诲

马智宽

马思义、马国璠带领我们二百多起义人员，于1941年农历5月16日进入陕甘宁边区庙儿掌。马思义派我和周尚义等人到八路军住处去联系。取得联系后，我和苏山随同马思义又赶赴庆阳。在这期间，见到了陇东地委、专署、三八五旅、保安司令部的各位领导。他们对于海固回民反暴政起义，深表同情，对国民党的野蛮屠杀义愤填膺。这些首长温馨关怀的话语，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觉得他们都很和蔼可亲。

7月间，陇东地委介绍马思义、周尚义、苏山和我到了延安，并安排我们在大扁沟清真寺招待所住宿。之后，组织我们参观了中央民族学院、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和各医院。有一天，边区政府电话通知杨静仁，说毛主席叫马思义去谈话。马思义带我同去。我们见到毛主席后，首先向他问了好。坐下后，毛主席亲切地对我们说："你们回民革命，二百年来没有成功，都被统治者镇压下去了。现在你们起来

革命很好。共产党会帮助你们革命成功。”他还说：“你们在思想上必须明确认识，革命任务是长期的。现在全国人民的首要任务是打日本，不能帮助你们去打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你们要安心生产，好好练兵。你们的家乡和人民迟早是会得到解放的。”毛主席又鼓励马思义说：“谈谈你的想法和要求。”马思义坦率地回答说：“我们来的时候有顾虑，恐怕边区不收留。打算万一不收留的话，我们就把枪支、马匹一交，人员留在边区打短工糊口，反正好歹是不回去了，回去也没有我们的活路。”毛主席听后，笑了笑，接着安慰我们说：“你们的人员不解散，枪支、马匹什么我们都不要，也不强迫你们入党。你们要好好学习，将来回族要由回族自己治理。”马思义又提出要教员作辅导，毛主席爽快地答应了。几天后，组织便派杨静仁同志来回骑团工作。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我们海固回民起义队伍终于走上了康庄大道。

（李文乾　胡伟东整理）

弃暗投明

王占彪*

我是甘肃酒泉县蒲草沟人，家境贫寒。1932年，我十八岁时被抓进马仲英部队当兵，当过连长。马仲英去苏联后，我们被马步芳改编。1937年冬，部队奉命赴河南，在潼关的黄河北岸与日军作战。在一次战斗中被日军包围，我跳进黄河，泅水生还，又被编入新编三十四师，让我担任辎重营班长。我对此十分不满，后托病请假回家。

1940年，我由潼关到固原县黑城，看望在一九一师师部当副官的老同事张化龙。张化龙对我很热情，留我住下。耳闻目睹国民党军队欺压百姓、杀害逃兵，我非常愤恨，想利用固原距陕甘宁边区近的便利条件，脱离国民党军队，去投八路军。我把这个想法在闲聊中告诉了张化龙和在驻黑城三十五师新编二十一旅任连长的周尚义、一九一师的司号员马生良等五人。他们都赞同我这个主张，寻思带一些枪支弹药

---

* 王占彪，回族。曾任三边骑兵团排长，现在甘肃环县县委工作。

去见八路军。

这年冬天，驻在中宁的五七一团军需官，来到黑城一九一师师部领取军需物资，住在唐家堡子的一家客店里。我们杀死了这个军需官，夺了些枪支弹药，连夜奔赴环县。当时，国民党军队对边区封锁很严，我们无法通过，只好折回逃进固原西山。我们五人都是回民，便与正在策划反对国民党暴政的回民联络，参加了第三次回民起义，并跟随马思义、冶福荣进入了陕甘宁边区，加入了革命军人的行列。

（蓝占杰整理）

虎口逃生

马思忠*

我一岁半时，母亲去世了；我八岁时，父亲因参加回民起义阵亡。1941年农历5月，即我10岁那年，我大哥马思义带领第三次回民起义的余部，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堵截，进入陕甘宁边区，投奔共产党。反动政府恼羞成怒，到处搜捕、杀害起义人员的家属。5月18日夜晚，一批国民党特务分子突然来到沙沟村。那时，我们兄弟五人中，大哥思义、二哥思贞、四哥思恭去了边区，三哥思聪在起义中牺牲，四嫂回娘家去了，家中留有11人：我和继母、大嫂和她的两个儿子（一个十三岁，另一个一岁半）、二嫂和她的两个女儿（一个五岁，另一个一岁）、三嫂和她的一个儿子（五岁）、一个女儿（二岁）。另有继母的女儿与女婿带着外孙女来探亲，留宿在我家。晚上后半夜，我去厕所小便时，听

---

* 马思忠，回族，宁夏西吉县人。曾任县委书记、地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副主席，现任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见院内响起枪声和惨叫声。我害怕得很，就跳到洋芋窖里躲起来。直到枪声停了，我爬出窖口，翻墙来到伯母家里。伯母一见我，赶紧把我藏起来。

夜半枪声惊动了邻居。天亮后，亲友到我家中一看：十三个人全倒在血泊中，三嫂身上被打了五枪，因未击中要害，幸存下来；一个两岁的侄女，脖子上被砍了一刀，因大动脉未被砍断，也保住了性命。其余十一人被刀戳枪击，全部丧生。

我四嫂马保英听见噩耗后，急忙从娘家赶回，埋葬了亲人的遗体。因不敢在沙沟住，她领上我逃到海原县李俊乡平道沟藏身。嫂子给糟有禄家干家务，我在庄里放牛，借以维持生活。以后，我和嫂子又在苋麻河给人家帮工下苦。1944年秋天，四哥从边区来到固原炭山一带，打听到我与四嫂的藏身之处，就将我们带到边区。从此，我当上了回民骑兵团的通信员，走上了革命征途。

（张强、段鹏举整理）

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李春连*

我家住西吉县白崖乡斜路洼村砖窑上。因家中老人们参加或同情过海固回民起义，遭到国民党军队的残酷镇压，他们竟然惨无人道地一次屠杀了我家27口人，这一血海深仇，我终生难忘。

1939年农历4月初，马国瑞来到我家，发动第二次起义，我祖父积极响应。在八十一军当连长的我六叔父，于初八日那天，带来三十多名士兵回家过圣纪。经我祖父和马思义父子的动员，我六叔父也带着七名军人参加了起义。起义后，我四叔、五叔、六叔都牺牲在白面河了。从此，我家受到国民党的严密监视。

1941年农历4月8日，马国璠、马思义发动第三次起义时，我父亲李生杰虽未参加，但仍然避免不了国民党的仇视和屠杀。二十六日上午，红套村的四老爷王国义，为了报复

---

* 李春连，回族，宁夏西吉县农民。

曾受起义农民围攻之仇，当起义军离开这里没几天，就领来了中央军和保安队，把我家团团包围。我父亲发现早，当即悄悄逃离。只有我早出上山放牲口，还有七个兄弟下地干活，幸未在家里。我祖母、婶娘、姊嫂、弟妹等三十一人被围以后，吓得没了主意，一齐跑进我祖母住的房间。这时，国民党军队把机关枪架在我家北边崖背上，对准南房的门窗，疯狂扫射，后又冲进院内从窗口枪杀，并逐房逐窑检查，只见尸横满屋，才得意洋洋地走了。下午，我们回到家中，只见崖背上几堆弹壳，能装两背篓；南房门槛底下鲜血还在向外流；亲人们的尸体一个挨一个堆了一屋。有的血肉模糊，难于辨认。一位嫂子和三个妹妹幸亏躲藏在尸体底下，未伤到致命处，才保全了性命。遭此血洗后，我家还活下来了男女13人，在亲友们的协助下，掩埋了亲人的尸体，仍挣扎着生活。

1942年1月，马思义带领回民骑兵团的一百多人，从陕甘宁边区回到砖窑，住在我家隐蔽。我父亲为他们提供食宿。不料，被我父亲的一位把兄弟来家串门时发现，他向国民党队伍报告去了。马思义迅速带人离开了我家。闻讯国民党的一个团赶来了，名叫陈俊的团长带领人马再一次包围了我家。匪军们抓捕马思义等人扑空后，恼羞成怒。陈俊气急败坏地下令纵火，烧毁了我家的房屋和草垛，用炸弹毁坏了庭院，并将我家所有牲畜、财物抢劫一空，还以“通共”罪名，当即对我父亲施用酷刑，把他活活打死。我兄长李春良被抓去关押，受尽严刑拷打，后虽越墙逃跑回来，但不几

天也去世了。

不久，国民党政府把我家全部土地没收了。

这样，我家被害得家破人亡，又丧失了土地，只好背井离乡，四处逃生，投亲靠友，苦度日月……

解放后，我们才得以重返、重建家园。

（蓝占杰、宋武平整理）

彭堡汉民响应回民起义的经过

张恒裕*

1939年1月，海固回民第一次起义爆发，固原县彭堡乡的数十名汉民，夺取联保公所的枪支，起来响应。但因遭到地方政府的破坏而失败。有两人惨遭杀害。

1月中旬的一天，上店子、硝口一带参加起义的回民，经彭堡向西北方向进发。彭堡的汉民怕骚扰，携儿带女地躲进堡子里观望。但起义回民经过时，不惊不扰，没一个人进老百姓的家。曹家河一位姓杨的领头回民，站在堡墙下，喊话说："你们不要胡跑了。我们是起来反抗国民党政府抓兵要款、欺压老百姓的。咱们要汉回大团结，共同反对国民党。"听了这些话，堡子里的汉民安下了心，待他们过去后，都回到家里。

那时，彭堡有一个叫陆建英的青年，乳名岁锁儿，年方二十五岁，家里很穷。父亲和嫂子死了，他和母亲、哥哥一

---

* 张恒裕，汉族，宁夏固原县农民。

起艰难地度日。在回民起义的影响下，他也在汉民中秘密串连，准备拉一帮人参加起义。当时，我和陆鸿昌、王玉山在联保主任罗思俊手下当保丁。一天，罗思俊有事进县城去了，叫我们几个保丁在他家里看守县上配发给联保处的六支长枪、一支短枪。因我和陆鸿昌临时外出一会儿，只有王玉山一人看枪。突然，陆建英只身闯了进来，乘王不备，夺走了所有枪支。他把枪背到陆进善家，那里已聚集了许多人。他当即给从国民党军队上逃出来的一位姓张的河南人、一位从豫旺城来下苦的姓张的人和四位本村的人，每人发了一支枪。接着陆建英领着几个有枪的人，去缴本庄一家地主的枪。到达时，那家地主，人溜了，把枪藏了，没有缴上。夜里，陆建英、陆进善等在庄里召集了一百多人，到一座庙里，敬神发愿，发动大家去参加起义。表态愿意去的有几十人。这时候，村里的一个大地主，拿来了一些烟酒食品，为起义人员“饯行”。他假惺惺地说：“你们一定能成大事，鄙人敬几杯水酒，为诸位送行……”但背地里已经布下了罗网，密谋扼杀刚刚萌发的这次义举。陆建英没有识破他的阴谋，喝过酒便带上愿意去的几十个汉民，连夜去蒋口村缴另一家地主的枪，然后，进西山去会合起义回民。

过了彭堡河，走到一个土岗上，突然有人大喊一声：“把枪夺过来！”早有预谋的人，扑向背枪的那几个人，有人还一刀砍死豫旺城那位姓张的。霎时，人群大乱，除队伍上下来的那个姓张的带枪走脱外，其他六个人的枪都被夺去了。陆建英见势不妙，丢下枪逃走。第二天，有人把被杀死

的那个豫旺人的头砍下来，送到固原县政府领了六个大洋的赏。又过了一个月左右，陆建英被联保处抓住杀害，头也被割下，送到县政府去了。

当时，我因为枪被陆建英夺去，难以向联保处交待，便跟上陆建英行动，目睹了事件的全过程。

（梁永恒　整理）

关于回民骑兵团的回忆

徐国珍*

1941年6月，海固回族人民第三次起义受到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后，马思义带领二百多人进入陕甘宁边区庙儿掌。经党中央批准，组建为陕甘宁边区回民抗日骑兵团。他们在合水县蒿嘴铺训练了几个月，因思念家乡，也为了接应海固暴动农民，扩大力量，还有一些人受不了革命纪律的约束，就提出了返回家乡的要求。杨静仁同志向组织反映后，党中央对此十分重视，考虑到他们的实际情况，毛主席指示："来者欢迎，去者欢送，再来再欢迎。"党中央还发给他们十万元法币作经费，由杨静仁同志从延安带来交给他们。临行前马思义在曲子向我（当时我是警二团副团长）告别时，我给他讲了一些骑兵作战的要领，提醒他们在行营、住宿方面小心谨慎，避免吃亏。

---

*徐国珍，汉族，甘肃天水市人。曾任连指导员、营长、团长，陇东军分区司令员、甘肃省军区司令员、兰州军区副司令员等职。

大约过了半月，马思义带了二十多人返回苦水掌。听说他带出去的人被国民党队伍打散了，马思义感到无颜与边区同志相见。我闻讯后，立即派人去苦水掌叫他。他仍然呆在那里，直到聚集了五十多人后才来到曲子。我们并没有责备他，而是鼓励他，帮助他总结经验教训。这次受挫，回骑团的人数虽然减少了，但仍保持了团的建制，下面只有一个连，由马思义的弟弟马思贞担任连长。不久，组织上派马思义等人到延安民族学院和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

1946年8月，中央军委、西北局指示甘肃工委成立陇南特委和海固工委，带领武装工作队赴陇南、海固一带建立革命根据地。当时，从我们警五团一营调出了一个连，与回骑团及地方干部一起组成两个武装大队，由孙作宾领着出了边区。过了十几天，他们回来了。孙作宾对我说，他们在化平县（今泾源县）老龙潭被国民党新一旅、保安队包围，警五团的这连战士与回骑团紧密配合，拼死作战，经过几次反冲锋，才突破了敌人的包围。回骑团的战士们在打仗中是十分勇敢的。

1947年春天，国民党中央调集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等部三十四个旅共二十三万余人，向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攻。在陇东方面，敌人就投入四个整编师，五万余人。而陇东军分区只有十三团、回骑团、教导大队、警卫连、通讯连、各县游击队，共约三千人，装备较差。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们遵照党中央制定的避敌锋芒、诱敌深入、集中优

势兵力在运动中歼敌有生力量的作战方针，主动放弃了环县、曲子、庆阳、华池、合水等县的一些城镇，转入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当时西北局派张仲良同志担任陇东地委书记、专署专员、军分区司令员，实行一元化领导。我任军分区第一副司令员，为前防司令，装备有电台一部，作战事宜由我负责。

5月上旬的一天，我接到一份情报：敌人每天有二三十人到红土崾峴一带进行武装侦察。经过分析，我们判断敌人是想翻越子午岭占领二将川。我便召集团以上干部开会研究，决定在红土崾峴打一场伏击战，以阻止敌军东进。红土崾峴山大沟深，地形复杂，是打伏击战的理想地方。分区党委决定以十三团为主力，回骑团配合，设伏于红土崾峴，歼灭来犯之敌。5月18日上午十时许，敌骑二旅四团约三百人来到红土崾峴西面的梁上停下，派一名副连长带着一些尖兵，由还乡团领路（约四十余人）搜索前进。我即命令回骑团断其退路，吃掉这股敌人；同时命十三团用重火力狙击对面山梁上的敌人，使其不得前进。回骑团的战士奋勇冲杀，俘敌一名副连长及士兵共四十余人，缴获步枪四十余支、机枪二挺，只用十五分钟结束了这场战斗。

11月间，张仲良同志调离陇东，我担任了陇东军分区司令员、甘肃工委委员。为了开辟敌占区党的地下工作，支持敌占区人民的反蒋斗争，回骑团时常派出小分队，协同党的地下组织和游击队，深入敌占区，打击“地头蛇”，使固原东部地区的“自卫队”和敌乡、保人员受到很大震动，反动

气焰不得不有所收敛。

在我军撤离环县、庆阳期间，国民党的各县流亡政府趁机纠集一些地主、恶霸、土匪、地痞组织“自卫队”，大肆反攻倒算，残害人民，偷袭我游击队和基层干部。这些“自卫队”行动诡秘，目标较小，不便于动用大部队剿灭。于是，我将这一任务交给回骑团配合各县游击队去执行。回骑团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先后击溃了敬明君、李阳珍带领的环县自卫大队，消灭了耿兆玺、黄少武、汪兴民带领的自卫队，保护了当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当时陇东军分区下属三个团：十三团、十四团和回骑团。为了集中兵力，通常作战总是一起行动。回骑团具有战马优势，每逢打胜仗时，我都是将追敌任务交给该团，以便能够多捉一些俘虏；战斗失利时，我就让回骑团担负后卫，掩护其他两个步兵团先行撤离。回骑团的指挥员服从命令听指挥，充分发挥优势，扬长避短，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1948年2月，我军取得宜川战役胜利后，开始全面反攻，我陇东部队也主动出击。2月19日，我率回骑团、十三团和十四团奔袭马鸿宾八十一师卡得云团，将其包围在高家滩。经过激战，歼敌一个排，我方无一伤亡。接着，我们掉头南进，于3月26日将盘踞在镇原县三岔镇的自卫队击败，敌中队长郝洁珊带人逃跑至唐家堰，被我回骑团第二连赶上击溃，俘获大部。此后，又在这里消灭了由平凉过来的一个保安队。4月中旬，西北野战军发起“西（府）、陇（东）战役”，上级命我陇东军分区和三边军分区联合作

战，收复庆阳失地，牵制陇东之敌，策应“西陇战役”。我们遂组成联合指挥部，挥师进逼庆阳、驿马关一带。4月30日，西峰镇之敌倾巢出动，向我司令部驻地二轿罐塬扑来，企图逼我军后撤。我军用堡寨作掩体，就地迎击敌人。5月1日，战斗打响了。敌骑五团在轻重火力掩护下，组织黑马队、红马队、白马队轮番向我阵地发起冲锋。我军指战员英勇还击，寸土不让。十四团的一个副排长，在打死十九名敌人后壮烈牺牲。后来，我们有意放开了缺岘，诱敌深入。待敌进入开阔地带后，我军开始用密集的炮火射向敌军，敌人顿时乱了阵脚，战马失控，四处乱窜。我方三面的伏兵又用手榴弹和机枪扫射敌群，敌人只好丢下一百多具尸体狼狈逃窜。在这次战斗中，敌少将团长马少康，也被我方炮弹击毙。

1948年冬，一个叛徒向敌人报告了只有回骑团驻在苦水掌、人数不多的消息（其实当时我和十三团的两个营也驻守在这里）。敌人闻讯后，由师长卡得云率兵向苦水掌扑来，企图吃掉回骑团。我方起初得到的情报是敌人只有几个连的兵力，驻在赵家渠，所以我即率回骑团、十三团、环县游击队和固东工作团星夜奔袭赵家渠，将驻在这里的一个步兵加强营全部包围。敌人躲在土窑里负隅顽抗。我方烈猛攻击，俘敌十多名。经过审问，才知卡得云共带有一个骑兵旅和两个步兵加强营，两千余人，分别驻扎在赵家渠附近的三个村庄。为了不致遭到损失，我军迅速撤离战斗，由回骑团作后卫，掩护步兵部队安全转移。解放以后，卡得云因起义有功

而成了我们的政协委员，有一次在与毛至善闲谈时说起这件事，他说那次在赵家渠打仗时，他们共死伤一百八十多人，连他的参谋长都被我们打死了。

1949年7月，我野战大军西进陇东。回骑团与十三团、十四团一起奉命击溃固原东部何家岘、孟家塬一带的自卫队，扫清了镇原外围之敌后，紧接着参加了解放镇原的战斗。又在固原、镇原、平凉三县交界处城子阳家打了一仗，消灭自卫队二百多人。此后，回骑团奉命配合一八八师解放了西吉。

马思义进边区以后，我与他有过较多的接触。亲眼看到他由一个虔诚的伊斯兰教教徒成长为一名人民解放军的坚强指挥员，由一个具有反抗精神的回族青年成长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能认真执行党的政策，服从组织决定，对敌斗争坚决，作战勇敢，关心部下，联系群众。我认为马思义同志及其回骑团在革命战争时期所建立的功绩是不容忽视的。

（任光武、余贵孝整理）

一次有重要意义的军事行动

孙作宾*

1946年7月，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为了配合中原人民解放军王震兵团和开辟敌后根据地，中央西北局决定组成三股武装力量，同时向国民党统治区出击。还决定组成中共陇南特委，由我任书记，惠庆祺任副书记。并派刘余生和我分别担任甘南游击司令和政委，马福吉为副司令员，陈鼎乾为参谋长，还配备了一个加强连的武装部队和方刚领导的干部队，共约二百余人，携带电台等各种军需品，8月底由庆阳出发向陇南出击，计划在陇南建立根据地。为了牵制敌人，西海固工委领导的武装部队，由马思义任司令员，王有功任副司令员，陈致忠任政委，约一百余人，同时向国民党统治区出击。嗣后华平工委领导的武装部队由段全才任大队长，张可夫任政委，约二百余人也进入国民党统治区活动。

---

* 孙作宾，汉族，陕西长安县人。曾任省委副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等职。

我们部队进行至固原六盘山的老龙潭地区，与敌人遭遇，经过激烈战斗，因众寡悬殊，我军失利，后冲破敌军包围撤回庆阳。这次出击，虽然失败了，没有达到在陇南建立根据地的目的，但是，走了七八县，与敌人打了几仗，给敌人造成压力，鼓舞了人民群众，扩大了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影响，在解放战争初期还是起到了牵制敌军力量，配合我军军事行动的作用。而且这次行动是中央西北局和甘肃党组织领导下的一次较大规模的政治军事行动，在甘肃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这次活动也付出了较多的代价，魏子义、黄鼎等同志在战斗中不畏艰险，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节录自《峥嵘岁月》一文，标题为编者所加。）

沐雨破雾插入敌后

马恩义

1946年初秋，正是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停战协议准备向我解放区大举进攻的时候，东北、苏北等地敌人已开始了疯狂的进攻，西北的胡宗南、马鸿逵、马步芳匪帮亦调兵遣将扑向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敌人的丧心病狂，激起我全体军民的愤慨，无不磨拳擦掌，斗志昂扬。当时，我正在陕甘宁边区庆阳分区军分区司令部工作，我们对付着凶恶的敌人马步芳匪军。

农历8月1日，我们奉命带领三百多名战士和武工人员（应为一一九名。——编者注）到敌占区甘肃省的西海固一带开辟工作。同志们听到这一光荣的任务后，十分兴奋，不分昼夜地准备行装听候出发。5日的夜晚，我们走出边区，踏入敌占区。这三百多名同志中有很多人是西海固一带的，他们因为不堪蒋马匪帮的压榨剥削而进入边区参加革命。今天听到要担负起家乡地区的解放、开辟工作，一个个精神抖擞，信心百倍，真恨不得一步踏到目的地，插入敌人心脏，狠狠地打击敌人。因此，在寒雾蒙蒙中，通过封锁线，部队

急速向前挺进着。

在晨光熹微中，我们到达敌占区头营镇。周围群众听说解放军来了，像久旱的禾苗遇到雨水一样，热情而又激动地迎接着我们，为我们烧水、做饭。当时，正下着大雨，老乡们给我们腾出了房间并供给我们敌人的情报，帮助我们警戒。我们住在镇的西头，可是镇的东头就驻着一个三十九人的伪自卫队，由于下雨他们都缩在营房里。掌握了这个情况，我立刻派一连长带着三十个战士去包围敌人。

于是，在头营镇东头一个奇袭开始了。敌人哨兵正在"多来米、米来多"地唱着，没想到身后被一个冷冰冰的硬东西顶住了，他正想转过身来骂人，不料一看是解放军，吓得浑身直打哆嗦地哀告："红军老爷饶命！"立刻又爬到地下像捣蒜似地叩头。我们的战士看他那付熊相，真是好笑。一个战士从他身上解下步枪，把他带走。其余的人，神不知鬼不觉地进了院子。敌人还在那里大吃大喝哩！突然间听到"不准动，举起手来""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的喊声，这突然的袭击，真把敌人吓掉了魂，手上捧着饭碗，眼看着我们把挂在墙上的枪都摘下来。就这样，三十九个伪自卫队员垂着头当了俘虏。我们本着解放军的俘虏政策，给每人还发路费，让他们高高兴兴四散回家。

解决了敌人的武装，我们安安心心弄饭吃。老乡们听说我们就是当年的红军，又看到消灭了反动武装，十分感激地说："这下子我们穷人翻身的时候到了。"有的惊叹："红军真是天兵天将，神不知鬼不晓地就来了。"一个老大娘拽住我

们战士说："你们去了十多年，可把我们想苦了。"说着她掉下了激情的热泪。

……几天来，三百多名健儿一直在连阴的秋雨中，跋山涉水神速前进着。

12日，我们翻过十八盘山向泾源挺进。由于长途的行军，又碰到下雨，同志们吃不好，睡不好，都感到十分疲劳。而当时山下的各大村镇里都驻满了国民党正规军，这使我们开辟工作和与群众联系都非常困难。眼看所带的干粮吃完了，怎么办呢？在这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决定攀登六盘山，找机会打击敌人。这座山全国闻名，气候多变，有时六月天都会下雪。而山下东光镇（即今固原县十字乡东山坡。——编者注）又驻着"铁帽军"的两个骑兵连，如果我们不消灭这两个敌人骑兵连，就非冻死在山上不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召开了党委紧急会议，充分分析了敌情，最后决定坚决把这两个敌人骑兵连消灭掉，开辟前进道路。全体同志立刻又为战斗的热情鼓舞起来，大家斗志昂扬，纷纷写请战书，提出保证。战斗的激情，使人们忘记了疲劳和饥饿。

我们编好队形，向山下冲去，哪知敌人闻风而逃。我们到东光镇上一看，敌人连烧好在锅里的午饭都来不及吃就跑掉了。我们痛快地吃了一顿，又把敌人丢下的米面，每人装了一袋，就离开了东光镇。

8月13日，我们终于在冶家大庄和分区的马福吉司令员所带的三百多名(应为一百七十八名。——编者注)队员会师了。两支队伍都经过一段艰苦的战斗，今天胜利汇合，同志

们兴奋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我向马福吉司令员建议说："咱们在这里开个会师联欢大会怎么样？"他说："好哇，今天就召开。"我回到驻地还没来得及向战士们传达，刚拿起碗要去吃饭，突然，四面八方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因为雾很大，看不清敌人的来路，只听见子弹在头上呼啸。这时，马福吉司令员也来了。他说："看样子是被包围了。"于是决定赶快突围。我们便把队伍集中起来，向敌人发起反冲锋。冲出大门一看，果然不出所料，敌人的主力两千多人已从北面攻过来，东面的四百多敌人在佯攻，南面二百多自卫队队员配合冲击，西面大山上六七百敌人堵击我们的出路，枪声、炮声像擂鼓一样。我们集中了三十多挺机枪火力向敌人扫射，前面的敌人被机枪火力打得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尸首倒了一地。乘这个机会，一连连长马智宽带队向西山冲去开路。一连向西山发起了攻击，敌人几次反冲锋，都被我们打回去了。敌人眼看西山阵地守不住，就像夹着尾巴的野狗，四散逃命。我们就从这个缺口冲了出去，但后面二千多个敌人还是紧紧地咬着我们。正在这紧张关头，忽然随风吹来一阵大雾，地面被笼罩得伸手不见五指。我们便利用这有利的天时，加速前进。谁知，还没有走几百步远，雾消散了，敌人又猖狂起来。敌人追上了山腰，我们就用手榴弹把他们压到山底；等我们往山上一撤，敌人又跟了上来，我们又在山腰打了起来。看样子，敌人集中了三千多人，妄想把我们一举歼灭。当时，我们决定由王有功副司令员率领三百多个战士给敌人一个迎头痛击。战士们在丢出一批手榴弹后，

就和敌人展开肉搏，把敌人杀死杀伤很多。虽然我们也有伤亡，但终于把敌人的气焰打下去，迫使敌人不敢再追我们。

敌人是被打退了，但这十五里山路却异常难走，因为遍地长着竹子和荆棘，同志们有的赤着脚，脚板被戳破，一连指导员马克双脚被戳破，鲜血直流，一步一个血印。同志们要背他，可是他还挣扎着前进。因为山上空气稀薄，走着走着，我突然双眼一黑就晕过去了。同志们看见我由于过度疲劳苍白的脸面，都围着我含泪设法营救。他们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盖在我身上，想使我感到暖和苏醒过来，但是看见我还是连眼皮也不动一下，同志们真急坏了！万一敌人追来，怎么办呢？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先把我救醒再说。于是他们几个人一面放哨，一面用竹子生起火来。我被火一烤，才慢慢地醒过来。大家见我睁开眼睛，都高兴得跳起来。我很奇怪地问道："你们在干什么？"他们把刚才的情景给我一讲，我才明白过来。我被同志们这种胜过兄弟般的阶级友爱感动得流下泪来，我鼓励大家立刻前进，迅速追上大队。同志们都担心我的身体，我折了一根竹子当做拐杖一颠一拐的走着，大家看我还很虚弱，便几个人搀着我走。我们沿着大队的足迹，直到日落西山，终于把大队赶上。政委和同志们一看到我们回来都欢呼着把我们抱了起来。

经过几次战斗，干部和战士都锻炼得更坚强，忘记了过去的一段艰难的行程，也忘记了疲劳。我们都怀着胜利的喜悦心情，坐在一起，追忆着那一次又一次的胜利，研究布置我们下一步的工作，这一切都是为了那更美好的明天。

忆峥嵘岁月

马　克*

一、毛主席对回骑团的亲切教导

1939年至1941年期间，在甘肃省的西吉、海原、固原地区，回民群众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统治，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虽经浴血奋战，但终因势孤力薄遭到国民党军队的残酷镇压。这支自发抗暴的农民起义军不甘失败，不畏艰险，在旅长马国璠、团长马思义的率领下，于1941年6月进入陕甘宁边区，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改编为回民抗日骑兵团（简称回骑团）。1941年7月下旬，毛主席在延安热情地接见了马思义、马智宽，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毛主席对西海固三次回民起义寄予同情和希望，特别强调指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回族人民的解放，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

---

* 马克，回族，山西右玉县人。曾任连指导员，团政治处主任、政委，宁夏军区政治部主任，兰州军区后勤部政委等职。

取得胜利，最后希望他们在边区好好学习、练兵、生产，和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抗日，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全国各族人民的解放。毛主席的教导为回骑团的发展前进，指出了一条唯一正确的道路。

二、严重的挫折和沉痛的教训

1941年8月中旬，经组织决定，我和杨静仁同志随同马思义、马智宽离开延安，到达回骑团的驻地合水县蒿嘴铺。经过一段时间和群众接触了解，我就下到二连，和战士同吃同住一起生活。这时回骑团的干部、战士，由于背井离乡、抛妻子、别父母，思乡心切，多数人不安心过部队生活。虽经多方设法进行劝导，终难解除他们怀念故土、眷恋亲人之情。遂于1942年元月初离开边区。他们回到西海固地区，满心希望能再打开一个重新起义的局面。岂知立足未稳，就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前堵后追，陷入重重包围之中。几经奋战，部队又遭到重大损失。马思义得知全家男女老幼十一口亲人惨遭杀害、战友们的亲人亦无幸免的消息，痛悔不听边区领导的挽留劝说，于是毅然返回边区。当他们不顾艰险疲劳、冒死突出重围后，二百多人只剩下二三十人。在严重的挫折面前，马思义和其他人员感到教训沉痛，进一步认识到回族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解放事业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抗日战争的胜利，就没有全国各族人民的解放，也就没有回族人民的解放。从此，

回骑团的全体人员坚定了服从党的领导、听党的话、跟党走的信念。

三、艰苦奋斗投入大生产运动

为扩大对西北地区回民群众中的影响，以利将来进一步开展回民工作，回骑团此时虽然人数不多，但仍保留抗日回民骑兵团的番号。经边区联防司令部正式任命：马思义为团长，杨静仁为参谋长；暂编一个连，马思贞为连长，我为政治指导员，李振海同志为军事教员。回骑团随着驻地的变迁，曾先后归属驻庆阳的三八五旅，驻葫芦河的骑兵旅、驻张家嘴的三八五旅领导。这些部队的首长和机关，对回骑团都给予了亲切的关怀和教导。1943年，为响应毛主席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以打破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宁边区的包围和经济封锁，部队积极投入了大生产运动，把生产、学习、练兵三项任务，紧密地结合起来。尽管当时条件十分艰苦，但在勤劳勇敢、顽强不屈的革命军人面前，困难都一一被克服并且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学文化没有纸笔，就自己动手做沙盘修木笔；没有课堂，就在田边、地头、宿舍识字讲课；生产没有工具，除铁制工具由上级发给，其他木制工具如木叉、木耙、木磨就自己做；衣被自己缝补，没有纽扣，自己用桃杏核磨制；冬天自烧木炭烤火取暖。在合水县太白镇瓦子川和古城川的三年里，生产、学习、训练都获得了好成绩，完成了任务，部队生活得到了改善。

四、学习光荣传统　发扬光荣传统

根据上级指示，按照部队的教育材料，当时回骑团政治教育主要是抗日救亡和人民军队本质、任务和光荣传统的教育。通过讲日寇侵华史和罪行，学习毛主席《论持久战》，讲抗日战争形势等，达到了激发对日寇的仇恨和反对国民党投降妥协阴谋的目的，从而增强了大家的抗日爱国主义精神，坚定了抗日必胜的信心。关于人民军队本质内容的教育，首先是讲两种军队的对比教育，使大家认清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和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本质区别。人民军队来自人民，是为人民服务的；而反动军队是为地主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政权服务的。我军为人民服务的本质也体现在我军的光荣传统方面，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拥政爱民、三大任务（作战、训练、生产）、三大民主（军事民主、政治民主、经济民主）、三个一致（军民、军政、官兵一致）等等。此外，还经常运用党报、军报作为政治形势教育的重要教材，通过读报活动使大家对国内外形势和党的政策方针都能有一个基本了解。经过几年的军事政治文化学习，干部战士的军事技术、政治觉悟、文化知识都有一定的提高。在三五八旅和延安举行的军事技术表演比赛中，回骑团的马希杰、丁文礼等同志的马术表演获得了很好的成绩，受到延安留守兵团和旅首长的表扬。此外，还根据上级的指示每逢春耕、夏收、秋收、元旦、春节都要进行拥政爱民活

动，除帮助群众送肥、春播、收割外，还举行军民座谈联欢，密切了军队、军民关系。

五、坚信党的领导　坚定革命胜利信心

1945年夏季，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胜利召开。经过传达学习会议文件，使全体同志深刻地认识到抗日战争胜利在望，“打败希特勒，赶走日本鬼子”的信念深入人心。毛主席在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朱总司令的《论解放区战场》这两个文件的传达学习，增强了大家对共产党的信赖和敬仰，同时也深刻地认识了共产党和它领导的人民军队之所以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最重要的是由于它有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和三大作风，这就是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有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军队，还有一个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法宝再加上有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就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这是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几十年，用鲜血换来的宝贵经验。这些精神的传达、学习，使大家深受教益。至今我回忆起来还倍感亲切，深信党的这些光荣传统和法宝不仅是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的法宝，而且也是当前改革开放、实现四化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特别是当时学习了毛主席七大闭幕词《愚公移山》，毛主席号召全党全军要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去排除万难，争取最后的胜利。大家既坚定了信

心，又认识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本性，深知他们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还可能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从而在思想上有了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党的七大精神的传达学习，对回骑团、对我个人，都在思想上政治上有很大的提高。日寇投降之后，蒋介石果然发动内战，大举进攻边区，国民党军队几乎占领了所有城镇。我们在陇东地区只好钻山沟，和敌人天天捉迷藏，处境十分艰险。但回骑团从团长马思义到各连的领导同志如马智宽、马思贞、马希杰、丁良臣、马生荣、杨诚忠等，都能临危不惧，遇险不惊，表现了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这和七大精神的传达学习，部队政治觉悟的提高是分不开的。

六、出击六盘山牵制敌人

1946年6月，国民党调集三十万大军向中原解放军发动进攻，王震同志率部主动地作了战略转移，胜利地突出重围，向陕甘宁边区进发。根据上级指示，陇东地区组织了陇南、海固、华平三个工委，各率一个步兵连为三个武工队，沿六盘山出击以牵制敌人，策应王震同志率部返回边区。海固工委书记为陈致忠，马思义为司令员，王有功为副司令员，下率回骑团一个连和一部分地方干部为第一大队。陇南工委书记为孙作宾，任达为司令员，率一个连和回骑团的部分干部为第二大队。这两个大队配合行动，于9月初在夜幕中由环县庙儿掌出击，拂晓到固原县的头营，解除了乡公所

和自卫队武装，接着又袭击了大营乡公所。此后，与敌人在六盘山区周旋约一周左右，两个大队在泾源县老龙潭被敌包围于冶家大庄。此时，正值秋雨连绵，部队衣服行装完全湿透，但士气仍旺盛。在敌人严密包围下，不顾枪林弹雨，人人奋勇反击，排长马智俭等同志临战当先，终于阻止了敌人的进攻，部队得以突围，安全转移。此次战斗中，排长马智俭、司务长马玉得、班长马玉祺等同志，不幸光荣牺牲，他们的遗体经当地群众妥善处理。他们的坟墓至今仍留在冶家大庄的山坡上。

四十二年后，1988年9月10日，我在参加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庆祝活动之后，重返老龙潭凭吊了烈士的坟地，并作诗以志悼念。

重返老龙潭，　　感慨忆当年。
血战冶大庄，　　风雨励志坚。
英勇阻顽敌，　　挺身冲在前。
悲歌悼战友，　　血沃泾河源。
部队脱险境，　　我辈幸生还。
英灵上九霄，　　功德在人间。

冶家大庄突围后，由于敌人集中二个旅一个团的优势兵力仍尾追不舍，加之情况发生变化，两个工委决定迅速甩掉敌人，昼夜兼程返回边区。

七、建立党的组织　进行诉苦　三查运动

1945年，团长马思义同志从抗大学习毕业。回到部队后，加强了对部队的管理教育。1946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回骑团进入边区之后，上级领导为了解除他们的疑虑，曾明确规定在回骑团暂不发展党员，直到马思义同志和主要领导干部有了入党的自觉要求，条件成熟时方可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所以回骑团党组织的建立，是在马思义同志入党之后才开始的。这是回骑团在发展成长过程中的一个新的转折。1947年回骑团正式成立了政治处，在庆阳军分区的领导下，部队进行了诉苦、三查、整风运动。这实际上是一次群众性的阶级斗争教育。通过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算剥削帐、诉旧社会对劳动人民压迫剥削的苦，弄清地主和农民、资本家和工人谁养活谁的问题；弄清穷人受压迫剥削是命运注定的，还是社会制度造成的。对这些问题层层深入讨论，终于使大家认清了地主、资本家是靠剥削工人、农民的血汗发财的，穷人要翻身就要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只有打倒蒋介石，才能翻身得解放。这样就大大提高了部队的阶级觉悟，激发了部队的战斗意志。这是一种引导群众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群众路线的自我教育方法，是解放军在思想、政治工作上的创造。回骑团由于建立了党的组织，思想政治工作加强了，有效的增强了内部的团结，提高了战斗力。

八、保卫边区向大西北进军

1947年春，国民党集中优势兵力向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按照毛主席提出的集中优势兵力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标，而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的原则。3月27日我军主动撤出延安。敌人一度占领了边区所有的城镇，陇东地区也不例外。在庆阳地区和军分区的领导下，回骑团和步兵第十三、十四团互相配合，为保卫边区，坚持对敌斗争，致使敌人龟缩在几个城镇据点，不敢轻易出动。在军分区司令员徐国珍指挥下，在当地党政和群众的大力支援下，先后在甜水堡、毛井区、高家滩、红土崾岘、赵家渠、胶泥罐岘、店子塬、正宁、九岘塬、盘克塬、二轱辘塬、三岔等战斗中，打击和消灭了部分敌人，对保卫边区、支援前线发挥了一定作用。在解放战争期间，马思义同志率领回骑团能坚决服从组织决定，积极完成上级给予的战斗任务，能关心爱护下级，在历次战斗中有一种敢打敢冲的作风，深受指战员的爱戴。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两年半的艰苦奋战，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主要军事力量。1949年夏，西北野战军在解放西安之后又向兰州、宁夏进军，陇东军分区率领回骑团和十三、十四团亦配合大军西进。回民骑兵团在西进途中击溃了何家岘敌自卫队，参加了解放镇原的战斗，然后越过六盘山直趋西吉县城。敌人闻风而逃，骑兵团接收了政权。回骑团的指战员终于回到了一别八年的故乡，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他们在群

众中积极宣传党的各项政策，特别是党的民族政策，接着清除流窜的小股土匪，收缴散兵游勇所隐藏和散落在群众中的枪支，维护刚刚成立的人民政权，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兰州解放以后，回骑团归属甘肃省军区领导。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回骑团曾发展到六个连队，达一千多人。建国后，又积极参加了剿匪反霸、平叛、保护土改的斗争，不仅为革命立下了战功，而且还培养了干部，支援了地方政权的建设。

1988年11月15日于兰州

接待海固起义的回民兄弟

毛至善*

1941年5月中旬的一天傍晚，毛井区二乡李文书跑到苦水掌我们大队部驻地，报告说："有国民党的骑兵进犯边区来了，已到了庙儿掌砖城子。"当时大队长是王世保，我是大队部书记。我们听后，立即决定：一面派人侦察敌情，一面命令部队作好战斗准备。大家一夜未合眼。

第二天拂晓，部队严阵以待，准备迎击敌人。大约上午八时许，我们在高地上远远望见西边的道路上，有四个骑马的人向我们营房驻地奔驰而来。我们以为这是敌人的先头部队，可是过了很久，不见他们的后续人马。我们判断不是敌人的部队，便静静地观察。四个骑马的人在距我们几百米远的地方，手里举着一封信喊话。当我们看清楚这四个人是回族农民时，王大队长叫我回营房与他们接头。他们给我递了

---

* 毛至善，汉族，甘肃环县人。曾任县保安大队部书记、游击大队队长、团长，银川市警备区司令员等职。

一封信，信的大意是，我们是回民起义军，遭国民党军队围剿，死里逃生来投奔共产党、八路军，今有周副官（尚义）马副官（智宽）、马副官（彦彪）、杨副官（德海）前来联络。我看完信后，高兴地对他们说："欢迎你们来边区。"然后，就热情地招呼他们进营房休息。

我安顿好他们之后，马上带着他们的联络信到指挥所去报告。王大队长决定：先派人去车道区政府，请地方同志协同处理。正好中共环县县委统战部副部长张镜如同志来区上检查工作，听到报告迅速赶到苦水掌。我们共同研究后决定：张副部长和我去砖城子迎接。去的任务，除了表示欢迎、了解情况外，给他们安排驻宿地点，解决粮草，要他们派正式代表商量有关问题。并对王家洼子方向加强警戒，防止敌人突然袭击。

我们两人和周尚义、马智宽等一同来到龙家阳洼。马国璠热情地欢迎我们。我们讲明了来意后，马国璠立即决定派马思义为代表去苦水掌。当天下午，马思义和我们乘马来到苦水掌大队部驻地。第二天早晨，大队长王世保带马思义到庆阳去见了白寿康司令员和王维舟旅长。

马思义去庆阳军分区后，我和张镜如又到龙家阳洼，广泛接触起义回民兄弟。针对一些思想实际，深入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反复解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宣传我党的民族团结政策。他们听后，深受启发和鼓励。

第三天拂晓，国民党驻王洼一个连的军队联合大涝坝王慎之民团约二百余人，来偷袭驻在南湾的起义回民。他们奋

起抵抗，我们大队闻讯后赶去增援，才把敌人击退。我们怕他们再受到国民党军队偷袭，后安排他们移驻到盐路掌。

没过几天，警备二团周团长率部队来到苦水掌，欢迎起义回民。我陪他们步入会场时，警二团全体战士列队热烈鼓掌欢迎。周团长讲话时，高度赞扬他们的革命精神，欢迎他们加入革命行列。一个月之后，起义军奉命东移。我送走他们，才返回部队。

关于回民骑兵团的片断回忆

卫一吾*

1941年6、7月间，西海固回民第三次反抗国民党压迫的起义失败后，部分起义群众在马思义率领下，投奔共产党，参加了革命。当时，我正在庆阳专区统战部工作。因为我曾在西吉单家集住过，对回民的风俗习惯比较熟悉，组织上就派我到回民骑兵团工作。当时，回民骑兵团住在合水县蒿蒿铺。我负责办理供给和登记人员、枪支、马匹等。记得骑兵团共有二百二十多人，编为三个连。团长马思义的枪法很好，一挥枪就能打下庙檐上的花瓦边。那时生活条件很差，我给战士们发夏衣时，衣服上没纽子，只好发给每人一块灰布，让自己找几个铜钱包了做纽扣，后来又用桃核做。我在回民骑兵团工作了一个多月后，延安派来杨仁（杨静仁）和鲜维俊（都是回族）到骑兵团接替我的工作。我又回到陇东

---

* 卫一吾，汉族，山西临猗县人。曾任地委统战部长、副专员、宁夏区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专职委员等职。

地委统战部。以后，党又派马克和何仲发到回民骑兵团。

到了冬初，回民骑兵团的战士，要求回西海固看望家属。当时，正是全国抗日艰难时期，也是国民党一再借端发起反共高潮时期，组织上考虑到回民骑兵团一出边区，就会给国民党造成借口，攻击共产党、八路军扰乱抗日后方，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劝说回民骑兵团不出边区，组织上派我和段德章又到骑兵团工作（这时我已调到延安经济工作组工作），骑兵团驻庆阳三十里铺。当时，我还给回民骑兵团的干部和战士讲过话，指出离开边区对自己不利，但他们还是执意要走。最后，我便向马思义提出，一出边区，就要打仗死人，如果一定要回去看看，要把老汉、娃娃留下。马思义同意后，我们便将老小转移到曲子，成立了留守处。马鸣桂因病未走，让他负责留守处工作。我到回民骑兵团的第三天，杨仁（杨静仁）从延安带来了路费，将马思义一行送出了边区。

回民骑兵团出边区后，果然遭到了国民党的重兵“围剿”，官兵虽然英勇奋战，但终因敌众我寡，受到很大损失，最后只剩下五六十人重返边区。

回民骑兵团重返边区后，组织上抽调马思义去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加强了对回民骑兵团的领导。为了尊重回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我向陇东专区专员马锡武建议，在陇东为回民修建一座清真寺，马锡武同意了我的建议，后来在曲子老城建成一座清真寺。

在党的不断教育下，回民骑兵团逐渐成长壮大起来，培

养了一批像马希杰等那样的年轻指挥员。在党组织的帮助下，许多同志把家属接到了边区。1946年，我由延安回到庆阳时，见到了在陇东军分区教育队干训班学习的骑兵团子弟马思忠、马启新、马同近等人。后来他们也同自己的父兄一样，成为党的民族干部。

在解放战争期间，回民骑兵团成为陇东地区抗击国民党反动派的一支劲旅，为保卫边区和解放西北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原载《宁夏文史资料》第9辑）

难忘的岁月

杨诚忠*

艰苦的战争年代过去了，昔日艰辛的日日夜夜却始终无法忘怀。

1938年我十五岁时，因家境贫寒，生活无力支撑，不得已告别母亲，从张家川县的梁湾到西吉县何家店子舅父王富仓家做活糊口。1941年春，海固第三次起义正在酝酿时，在舅父促使下，我来往于西吉和梁湾两地间，为组织起义传递消息。农历4月的一天晚上，我和哥哥杨诚义给亲戚赶脚，住到固原任家巷子客店里，听店里人说："沙沟反了，县上派兵去打。"我急忙赶回张家川，通知梁湾的马瑞，他立即组织大家分头准备。不几天，海固起义农民由马思义率领转战到秦安县龙山镇。镇上李得喜、马忠良带领近百人，夺取保安队和乡公所一些枪支，参加了起义队伍。秋木树的"老

---

* 杨诚忠，回族，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人。曾任排长、副连长、营长、县委书记、副专员等职。

指挥”（旧军官，二次起义时马国瑞叫他当指挥）率领的一百余人也响应加入。梁湾和恭门镇起义农民一百八十多人，没收了“万盛生”和“大德昌”两户大地主的骡马，赶赴大麻子山和马思义率领的起义部队会合。张家川一带起义队伍近千人被编为三个骑兵营。“老指挥”、李得喜、马瑞担任营长。此时，国民党预备第七师二十一团一千多人，赶到大麻子山围剿我们，被我们几乎全部歼灭，顿时，起义军声势大振。

大战告捷后，起义军乘势攻打张家川城。后因战斗失利，开始北移，不慎被国民党军队围困于石蛤蟆塌。起义战士奋力突围，许多人员壮烈牺牲。突围后，跟随马思义转移，进入陕甘宁边区环县庙儿掌。起义队伍被八路军改编为“回民抗日骑兵团”，下设三个连，任命马思义为团长，我在冶福荣连里当班长。

农历11月间，马思义未听劝阻，带部队返回海固。到白崖、沙沟后，由于当地驻扎着国民党军队，又有人暗中告密，回骑团不敢久留，急忙撤到固原麻地湾。我们立脚未稳，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突围后，急奔边区。行至海原九彩坪时，“老指挥”带领一些人离开了队伍。进到边区，人员失散严重，冶福荣连里只回来了十七人。

我回到边区后，被组织送到延安，在中央民族学院文化班学习一年。学院时事教员王自强、文化教员苏斌和回族史教员马寅等人给我以很大的启迪和帮助。

1946年9月，陇南特委书记孙作宾带领一个武工大队赴

陇南开展工作。我和马占荣、马攀桂等十三人被抽调编入去陇南的回民支队，支队长是马长林，指导员是金少伯。出边区后第四天，在隆德近郊，我与母登祥二人合力拉倒一些国民党军队的通讯电杆，破坏国民党的通讯线路。部队行至隆德十八盘和敌陆文康保三团遭遇，攻击敌人碉堡时，我肩部负伤。这一仗，虽然突破了敌军的狙击，部队自身损失也很大，混乱中将一架电台丢失。两天后，行进到泾源老龙潭，部队未及休整，敌人就追了上来，许多战士来不及吃饭，就投入了战斗。我们从冶家大庄冲出来，东面有泾河阻隔；西面山头已被敌军占领；北面追兵渐至；南面悬崖，无法通行。此日，连阴雨刚停，浓重的雾气弥漫四周，能见度很差，情况十分险恶。我们当即决定向西山上冲去，经过几次反冲锋，击退了守敌。脱险后，进入凉天峡大雪山，山风很大，积雪覆盖着山野。夜里冻饿难忍，有的同志晕倒在雪地上，大家燃起火来急救。想起战友的牺牲和失散，大伙的心情十分沉重。大队政治部主任雷震，为了鼓舞大家的斗志，大声对战士们说："与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时的爬雪山、过草地相比，眼前的这点困难算不了什么，只要我们能经受住困难的考验，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他的讲话，如同一股暖流涌入人们的心田。大家鼓足了勇气，终于克服困难，回到了边区。

1949年春，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我们二连连长马希杰，被调到西北军干校学习，这时，我任副连长。7月下旬，回骑团团部移驻镇原马岔，二连奉令攻打驻何家岘的祁洁珊自

卫队。战斗中，我们俘虏敌军数十人，祁洁珊狼狈逃窜。从此，固原东部得到了解放。第二天，我们又奉命赴镇原县郭家塬追击敌军。队伍赶到时，一连正和敌军激战，二连立即投入了战斗，击溃了敌军。这一仗，我们两个连打退了敌人七个连，俘虏近百人。

海原解放后，我任该县武装大队长，依靠地方干部、民兵群众与回骑团及当地驻军密切配合，经过一年多的跟踪追击，终于剿灭了郭海福、杨占昌、余长彦等数十股土匪，稳定了社会秩序。

我任平凉军分区独立营副营长时，西海固发生了“四·二”叛乱。1952年4月3日晚，何远平司令员命我带领一连战士一百五十人，前往西吉参加平叛。接到命令后，我立即配发武器，在平凉雇用了商人八辆汽车，星夜赶赴西吉县城。6日，徐彦贵参谋长带领援兵从定西奔赴西吉。7日凌晨2时，叛乱分子围攻县城。他们已将沐家营一街两巷群众房屋挖通，作为掩体，据屋进攻，时而分散，时而集中，企图趁夜突破县城。独立营和骑兵团指战员英勇反击，同叛乱分子展开了激烈的巷战。战士们冒着生命危险，强行登上屋顶，用手榴弹驱赶，当晚把他们赶出了沐家营，保卫了西吉县城的安全。后又配合友军进剿，迅速将这次叛乱平息。

四十年过去了，回首往事，革命胜利确实得来不易。

（蓝占杰、王浪涛整理）

两次进入敌占区

马登科*

1946年解放战争即将开始，国民党反动派调兵遣将，企图包围陕甘宁边区。当时形势很紧张，王震南下部队在返回途中，于河南等地被国民党重兵包围，经过艰苦战斗，突破敌中原封锁线，向陕甘宁边区迂回靠近。党中央决定牵制敌人，迎接王震部队。根据中央的决定，陇东地委和甘工委开始了迎接王震部队的准备工作。

出边区侦察敌情

1946年7月初（农历6月初），甘工委从回骑团抽调了7人，准备派出去搞侦察工作。甘工委负责人孙作宾具体交代了任务。他说，这次出去的主要任务是了解敌情，掌握敌人的驻军、番号、兵力和地方各级的动态，为迎接王震部队

---

* 马登科，回族，宁夏西吉县人。曾任排长、连长，西海固公安大队长，州人委卫生处副处长等职。

做准备。孙作宾布置任务后，陇东地委统战部丁志明同志给每人发了一件白布上衣、一件缠腰子、一块包皮布、一匹多白洋布，布是化妆商人用的。还给每人一枝手枪、三颗手榴弹。缠腰子上有三个口袋，是专门装手榴弹的。

准备工作就绪后，编了两个侦察小组。我是一组负责人，组里有马忠良、马玉德、马有海。二组负责人是马保珍，组里有李应忠、马风林。我们离开老区庙儿掌后，进入敌占区，通过联络点的负责人了解情况。固原县的联络员有中河乡薛家山的张三、上店子马德春、红庄乡桃家湾马志江；西吉县有下堡乡上堡子马耀仓等。有一次，我一个人由固原去上店子了解情况时，走到上店子河里，突然两边出来了两个持枪的人，对准我大声喊道："干什么的？"我镇静地站住说："是做生意的"。他们又问："从哪里来？"我回答："从硝口来"。这两个持枪的人，从头到脚地打量了一下我，就走开了。我到马德春家，将刚发生的情况告诉给他后，马德春出去了解了一下，是马明山的自卫队，共来了二十多人。这次，我身上带有手榴弹和手枪，险些被发现。我们除在各联络点了解情况外，还以麦客子做掩护。到固原三营、杨郎等地详细注视了敌人的动态。这次出来，我们搞了两个多月的侦察工作，于9月上旬回边区汇报。

向六盘山区出击

我们侦察组回边区汇报后，西北局、陇东地委、甘工委

荣获奖旗。

10月　回骑团在瓦窑堡剿灭一股土匪，经军法处批准枪决匪首一人。

1943年

3月3日　马思义、冶福荣、周尚义、锁云龙等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4月　回骑团投入大生产运动，在合水县东太白开荒种地。

6月　杨静仁调离回骑团。

1944年

3月　回骑团移驻合水县固城。

5月　回骑团担任庆阳县旺牛堡一线巡逻警戒，防御国民党进犯边区。

1945年

10月　马思义从抗日军政大学毕业，返回部队。

1946年

3月　中共陇东地委书记李合邦、专员朱敏介绍马思义

加入中国共产党。

7月上旬　中共甘肃工作委员会派回骑团战士马登科等七人赴固原、西吉侦察敌情。

8月16日　甘肃工委调回骑团干部、战士马长林等十三人，参加中共陇南特委武装工作大队。

26日　甘肃工委调回骑团干部、战士六十多人参加中共海固工委武装工作大队，马思义任工委委员、大队司令员。

9月3日　陇南海固武装工作大队共二百九十七人从庙儿掌进入国民党统治区。

11日　陇南、海固武工大队在化平县老龙潭遭敌军包围。激战突围中回骑团干部、战士三人英勇牺牲。

16日　陇南、海固武工队回到边区。

1947年

1月　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任命马克为回民骑兵团政治处主任。

2月26日　陇东地委派马思义到砖城子慰问在西吉县三合乡达达湾起义进入边区的马锡武等十七人，吸收他们加入回骑团。

3月3日　回骑团补充汉族新兵数十人，新设第二连。马长林任连长，何仲发任政治指导员。

4月30日　回骑团与敌八十二军骑二旅四团战于华池县元城子，掩护当地干部、群众转移。

5月18日　回骑团配合陇东分区十三团进行红土嘴岘战斗，歼敌四十余人，缴枪四十余支。

6月9日　回骑团与国民党环县自卫大队战于老爷山，排长马正祥、战士海正德英勇牺牲。

7月4日　回骑团在毛井区击溃国民党环县李世怀自卫中队。

8月　回骑团全歼国民党环县耿兆玺自卫中队于甜水堡。

11月　回骑团在华池县刘坪开展“诉苦、三查”整风。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马思义、马克任中共海固工委委员。

1948年

1月　回骑团追击国民党环县李阳珍自卫中队于毛井区乱谷堆，毙一人，俘七人。

2月19日　回骑团配合十三团歼敌八十一师一八〇团一个排于毛井区高家滩，缴获六〇炮一门。

3月26日　回骑团在三岔击溃固原县祁洁珊自卫中队。

4月19日　回骑团配合十三团、十四团进行胶泥嘴岘战斗。

5月1日　回骑团与敌八十二军骑五团激战于庆阳县二轱辘塬，连长马思贞英勇阵亡。

月底　回骑团配合十三团、合水县游击队在店子塬歼县昌益三保安中队六十多人。

6月中旬　回骑团与敌八十二军二百多名骑兵激战于宁县盘克塬萝卜嘴，毙伤敌军数十人。回骑团五人英勇阵亡。

8月　回骑团与环县游击大队在面店川追击国民党环县黄绍武自卫中队，毙敌十一人。

11月　回骑团配合十三团、十四团，奔袭敌八十一军卡得荣师于环县车道区赵家渠，歼敌五十余人。

12月　回骑团击溃国民党环县自卫大队于刘家口子，敌大队长敬明君只身逃跑。

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任命马克为回民骑兵团副政委，沙里士为政治处主任。

1949年

1月　甘工委调一连连长马登科、二连连长马希杰入西北军政干部学校学习。

7月26日　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马思义任会宁地委委员、军分区副司令员。

29日　回骑团二连拔除固原县自卫队在何家堰的据点，解放固原县东部。

30日　回骑团在镇原县南塬击溃敌军七个连，俘敌近百人。

8月11日　回骑团奉命部队开进西吉县接受自卫队投诚。

下旬　回骑团扩充两个步兵连，全团增至四个连队。

9月初　回骑团副政委马克调任甘肃临夏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政治处主任沙里士调任西吉县长。任命艾青山为回骑团团长。

中旬　回骑团第二连奉命驻防海原，三连驻防定西，四连驻防会宁。

下旬　回骑团一连奉命赴靖远、华家岭剿匪。增设第六连驻防西吉。

10月31日　回骑团一部追剿海原土匪田志善于同心县豫旺区田家塬。毙匪一人，俘三人，缴短枪二支、马八匹。战士一人献身。

11月下旬　回骑团与海原县委、县人民政府共同组织剿匪指挥部，艾青山任总指挥。

12月中旬　二连二排排长马凤林等十八人在巡回剿匪活动中，到苍湾遭匪伏击，战士二人牺牲，五人受伤。

26日　全团集中海原李俊堡整训。

1950年

1月17日　第六连建制撤销。

27日　四连追剿丁龙海股匪于固原县张家山，毙匪一人，伤一人，俘一人，缴获长枪二支，子弹一百五十发。

驻海原的一、二、三连奔往高崖庙山剿匪。

28日　一、二连追剿同心土匪马绍武一股至杨山庄，俘匪五人，缴枪七支。

2月3日　一连追剿张海录股匪于海原县王家湾、梨花坪、缴骡马十九匹。

4日　四连追剿马彦云股匪于固原张家山，俘匪三人，缴枪三支。

8日　一、二连追剿马岐荣股匪于海原县甘盐池，击毙匪首田志善等七人，俘十五人，缴枪十二支、子弹二百余发。

5月8日　平凉地区发生反革命叛乱，回骑团奉命派一、四连驻防赴西吉，二、三连驻防海原。

15日　一连连长马登科带四十余人赴偏城捕捉叛乱分子时遭到伏击，战士二人牺牲。

6月2日　团参谋马保珍等下乡侦察敌情中，在油房院捕获“五·八”叛乱匪首马成龙等。

7月7日　三连连长朱怀富带一个排在石山马圈沟活捉匪首马凤岐等三人。

24日　中共回骑团委员会选举成立，艾青山任书记，胡汉林、徐延贵、丁素石、张栋修为委员。

9月　回骑团两个武工队，分赴海原李俊、西安区剿匪。捕获匪首马宝山、杨志英等。

10月上旬　一连在西吉县白崖区陶家堡捕获“五·八”叛乱匪首马绍祖、王海山等三人。

12月3日　全团移驻定西，进行总结、整训。

1951年

3月25日　回骑团分赴会宁县沙家湾、新添堡、党家岘、土门岘、韩家集、定西沙坡、定远镇剿匪。

4月18日　二、四连开赴榆中县金家崖、大耳朵山参与平息“无极道”叛乱。

7月　补入新兵七百余名，组建特务连、机炮连，团部设立干部管理处。

1952年

4月4日　团参谋长徐延贵带领一连骑兵从定西出发奔赴西吉县，平息“四·二”反革命叛乱。

6日　部队进至西吉县泉儿湾，与叛匪六百人激战，毙俘叛乱分子四十余人。

7日　凌晨，叛匪围攻西吉县城。骑兵连全力防守。14时出击，将叛乱分子击出城区。官兵七人英勇献身，十一人受伤。

15日　团长艾青山率领两个步兵连进驻西吉县，参与平息“四·二”叛乱。

27日　回骑团与八师二十三团协同作战，包围叛乱分子于黄土圈山，将其击溃。

6月　回骑团开展文化学习运动，三百余人脱盲。

7月2日　回骑团奉命开始清理历次战斗中立功人员功绩。

25日　颁发立功证书。有四人荣获一等功，三人获二等功，十五人获三等功。

月底，回骑团奉命缩编，特务连与机炮连合编为特务连，一、二连合编为第一连，三、四连合编为第二连，全团由一千零六十三人精简至五百五十七人。

9月1日　定西军分区任命慕正卿为特务连长，马凤林为一连连长，李德福为二连连长。

3日　定西军分区任命杜兴华为特务连政治指导员，苏生保为一连政治指导员，王贵泰为二连政治指导员。

10月　甘肃省军区调整回骑团民族成份，调入回族战士二百五十三名，调出汉族战士二百余名。

1953年

1月　回骑团成立评功委员会，评出二等功四名，三等功十五名，立功创模运动深入开展。

4月　回骑团奉命移驻固原。

8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甘肃省军区西海固军分区成立，团长艾青山任军分区副政委。回骑团建制撤销。

10月　西海固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安大队成立，回骑团官兵大多编入公安大队。

人　物

海固回民起义主要领导人简介

马国瑞（1907—1939）

马国瑞，西吉沙沟乡沙沟村人。出身伊斯兰教哲赫忍耶派宗教世家，弟兄四人，他居长。

聪明好学，中文、阿拉伯文两通，伊斯兰经学，颇有造诣。平易近人，常以树正义、除恶邪自律，群众尊称“师傅”。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马国瑞到吉林、齐齐哈尔等地进行宗教活动，目睹东北沦亡的惨状，对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强烈不满。转赴云南，在讲经的同时，揭露日寇在东北的暴行，宣传抗日救国。“七·七”事变前夕，他与四弟马国璘正在北平，对国家民族的前途深感忧虑，决心利用他在宗教界的身份，在回族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回到家乡，马国瑞联络其他教派的人士，组成回教抗敌工作团，出任高等顾问和总团长，派人分赴各清真寺进行宣传和发动，李旺堡、沐家营相继成立了分团。他主持拟制了《抗敌工作

团团章》，送呈国民党海原县党部备案，甘肃省党部强令增加了“不得干涉行政及其他事项”一款，限制活动范围，抗敌工作团名存实亡。马国瑞对此十分气愤。

1937年秋，国民党当局以“抗日”为借口，横征暴敛，民不堪扰。特别是对抓去的回族壮丁，横加虐待和歧视，故意违反民族生活禁忌。回民纷纷找马国瑞诉苦，要求设法抵制。马国瑞闻之，如同已溺，焦急万分。深知与国民党当局无理可辩，便同马国璘、马国琮（堂弟）等青年相商，托人购置武器，相机发动武装起义，反对暴政，进而出山抗日。事被国民党当局得知，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令东路交通司令马锡武（马国瑞堂叔）设法拘捕马国瑞。马锡武派团长袁福昌持亲笔信，赶到隆德县唐家庄，劝马国瑞来兰州“以避不吉”。他见事机败露，留下“不要乱动，等待时机”的嘱托，携眷赴兰州，被软禁起来。国民党为扑灭事端，对海固回民区的压迫进一步加剧。马国琮派人赴兰州向马国瑞报告，他不顾自己身在魔掌，写了“大事已起，有进无退”八个字的回信，赞成立即行事。于是，第一次起义于1939年1月15日爆发。

马国瑞在兰州软禁期间，结识了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吴鸿宾。他向吴表示，不倾向共产党别无出路。5月初，沙沟的马喜春、马耀华等秘密赴兰州，向马国瑞报告了起义失败及国民党办理“清乡”、“善后”的情况，他心情沉重，昼夜不安。19日，日机轰炸兰州，马国瑞乘防空混乱之机，摆脱哨兵，偕妻到黄河北岸庙滩子，找到马喜春等，逃出兰

州。经三昼夜急行，回到马鹿湾。他当下开会部署，于29日发动了第二次武装起义，自任总司令。在他的主持和号召下，这次起义比上次参加人数多，范围大，组织严密，行动口号也更加完备。

为扩大政治影响，壮大力量，马国瑞挥师南下，欲取得与张家川、龙山镇一带回民的联系。途经固原境内时，派人潜入县城张贴布告，宣传起义宗旨。同时，派人奔赴陕甘宁边区找八路军，要求协助。所过汉民村庄，他申明纪律，不住不扰。汉民自动供应粮草，热情接待，有的加入起义行列。在何家堡杀开血路，进入泾源后，陇南和当地回民携械投奔，军威大震，驻扎白面河休整。国民党当局一方面急调大军南北围剿，一方面派人和马国瑞接洽谈判。马国瑞提出成立陇东回族自治政府、给起义军配发装备给养、撤走包围军队等三项条件，国民党代表要起义军就地待命。敌一个骑兵团、七个步兵营、一个多山炮连的重兵合围就绪之后，于6月18日清晨向等待答覆的起义军发起总攻。马国瑞指挥仓促应战，在肉搏中牺牲。

马国璘（1916—1942）

马国璘，西吉县沙沟乡沙沟村人。马国瑞三弟。

幼年在家读书学经，毕业于固原同仁高级小学。青年时曾任甘肃东路交通司令部少尉副官。性格豪爽。穷苦人有危急求告，他千方百计予以帮助。敬佩长兄马国瑞，支持他的

抗日救国活动和发动反对国民党暴政的武装起义的义举。

马国瑞被软禁兰州后，马国璘挺身而出，不畏当局高压，继续组织起来。海原县县长贾从城带兵下乡，肆意侮辱回族，搜枪捕人，他毅然命马智觉等前去捕捉，和马国璠、马国琼、马英贵一起，发动了第一次起义，自任司令。与马国璠率众五千余人，进军隆德。兵临城下，见国民党军两个团已先期设防，遂率师回撤。行至固原张易乡套马庄梁，敌一个团从隆德追及。他指挥设伏歼敌，取得起义后第一次歼敌百余人、夺枪百余支的胜仗。自己腿部中弹，离队养伤。第二次起义未能参加。

第二次起义失败，马国瑞阵亡，许多回民丧身，国民党当局又残酷"清乡"，起义地区村村人戴孝，处处闻哭声。马国璘万分悲痛和愤怒，决心为死难者报仇。为扫清再起的道路，他授意马思义、冶巨仓、王德成等开展"锄黑燕麦"行动，收拾了反动地主、恶霸、乡保人员三十多个。当敌军压境、残酷清剿之时，又大无畏地发动了第三次起义。他知人善任，发现马思义果敢有为，任命为团长，并授予全权，当众宣布："一切听马思义指挥，我跟上给大家壮个胆"。

第三次起义在马思义指挥下，连破敌军堵截围剿，南下张家川，纵横六个县，马国璘一直随军行动，出谋划策。在起义军遭到国民党残酷军事镇压而陷入危急的情况下，他支持马思义东进陕甘宁边区、投奔八路军的正确主张。东进途中，受苏三等人造谣蛊惑，半路折回。不敢回家，隐蔽山野。国民党当局威逼其父马忠武要人，万不得已，只好下

山。被押解兰州，倍遭酷刑，他坚贞不屈。1942年4月14日，被枪杀于红山根。时年二十六岁。

马国璘被害消息传到边区，回民骑兵团在合水县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中共陇东地委、合水县委、陇东专署、合水县人民政府，和三八五旅等单位送了挽联。

马英贵（1895—1939）

马英贵，回族。海固回民第一次武装起义发动和领导者之一。

原籍甘肃临夏，少年时来固原，招赘中水河乡红崖村，入清真寺读经，性情豪爽勇敢。在受聘任大疙瘩坊开学阿訇时，参与组织反抗国民党暴政的海固回民武装起义，带领上庄子、硝口、中水河、大疙瘩等地回民，聚义红套村，受拥戴任起义军副司令。马英贵得知赶来镇压起义的海原县县长贾从城团联保主任王连告密逃走，指挥群众包围王的堡寨，欲杀王除奸。王连的父亲王国义缴枪求免，马英贵不允。起义军司令马国璘出面求情，要马英贵与王握手言和。碍于马国璘的情面，他握手之后跌坐在地，捶胸大呼："我怎么和卡非尔（敌人）拉了手！"愤怒之下，举枪击毙王国义的侄子。

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部与甘肃省政府在调集重兵围剿起义军的同时，派出"宣抚慰问团"来固原进行政治瓦解。马英贵与马国琮、马国璠代表起义军，与"宣慰团"成员拜

伟、马鸿宾、马建新（均回族）等谈判于大寨村。拜伟等兄捧《古兰经》起誓，后施阴吓，要起义军就地解散交还夺去的国民党军枪支。马国琮等迫于高压，已表接受。马英贵懔然不惧，称此事件全由官逼民反而起，人员应组成“回民抗日军”，出山抗日。拜伟施展毒计，要马英贵赴固原黑城祁家堡子向八战区高级参谋许显时面述，他慨然允诺。

马英贵偕同起义军参谋长白受采如期前往。一到，即遭逮捕。他怒斥拜伟等是“吃人肉、喝人血的狗官”。是“没有‘伊麻尼’（信仰）的‘赫瓦尼’（背叛者）”。马英贵被捕，“宣慰团”进一步威逼、瓦解，起义失败。马英贵、白受采被解兰州，囚禁在亚泉山军事监狱，受尽酷刑。1939年6月，甘肃省政府为镇压正在酝酿中的第二次起义，将马英贵解回固原，枪杀示众。

白受采（1907—1939）

白受采，字素绚，回族。原籍固原杨郎乡铁家沟。小学毕业。

幼年家贫，随父母迁居甘肃清水县。曾任教恭门镇小学，后在张家川百货局和宁夏省政府当职员。1923年，迁回固原，先在三营镇卖小吃食和字画度日，后任教三营小学。海固回民第一次起义时，应马英贵之邀，任起义军参谋长。起义军所发的布告、口号，悉出其手，与马英贵一起被捕，同时遇害。

马思义（1914—1967）

马思义，西吉县沙沟乡沙沟村人。回族。海固回民第三次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农民出身。自幼从事农业生产，未上过学。1936年，被国民党三十五师抓去当兵。1939年4月，马思义在固原三营镇得知回民起义消息，逃出参加起义。起义失败，隐藏于马国瑞家。为人性情直爽，襟怀坦白，嫉恶如仇。起义再为，第二次起义中，任司令部特务连排长。临战冲锋陷阵，有指挥才能。六盘山麓堡子滩战斗中，带头拼杀，全排五十余人伤亡过半。杀开血路，进军泾源。白面河战斗中，马思义负伤逃出，隐藏固原王浩堡一带为人做工。1940年冬，潜回沙沟，组织再起。他目睹反动乡保人员，地主、恶霸和国民党军队勾结一起，大搞清乡善后，残害起义回民，与冶巨仓、王德成起誓结盟，串连起一百三十余人，剪除“黑蒜表”（回奸），一时反动分子慑服，为第三次起义铺平了道路。

第三次起义爆发，马思义任团长，全权指挥。连破敌军围追截堵，纵横六个县，有众两万余人，为三次起义中声势最大、坚持时间最长的一次。龙山镇大麻子山一战，歼敌第七师黄锄非团一千余人，威震敌胆。在国民党调集三个师共七个团的兵力围剿、起义军陷入绝境时，马思义首先提出东进陕甘宁边区、投奔八路军的正确主张，以后又力排众议，毅然率余部投入中国共产党的怀抱，找到了民族解放的

大道。在前后三次起义中，马思义亲自指挥战斗十三次，均重创敌军。敌军畏其骠悍，称为“狼儿子”，威名远播。

参加革命后，马思义受到毛主席接见，亲聆教海。在党的关怀下，进入中央民族学院、抗日军政大军学习四年，政治思想觉悟提高，通过刻苦学习掌握一定文化知识，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解放战争期间，带领回民骑兵团驰骋陇东高原，配合兄弟部队作战，发挥骑兵优势，冲锋在前，撤退在后。

全国解放后，马思义长期兼任地方领导工作，保持和发扬实事求是、联系群众、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深受回汉群众爱戴，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回民文化促进会委员，甘肃省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甘肃省定西军分区副司令员、平凉军分区司令员、西海固军分区司令员、宁夏军区副司令员、中共甘肃省委委员、西海固地委第二书记、宁夏回族自治区工委委员，甘肃省西海固回族自治区（州）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副州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国防部授予大校军衔。1960年，宁夏反地方民族主义中，马思义受到错误的处理。1973年，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决定为马思义平反。1980年，再次审查作出平反决定。

马国璠 (1902—1960)

马国璠，西吉县什字乡新店子人。马国瑞堂兄。

自幼喜爱弄枪习武。为人重义气，好交游。青年时曾入民团当兵，后从师读书。

第一次海固回民起义酝酿时，马国璠从新店子赶到固原上店子，与马国璘、马国琛、马英贵当机立断，公布马国瑞来信，发动了武装起义。起事后，出任起义军旅长，与司令马国璘带领五千余人进军隆德。马国璘在套马庄梁激战中负伤，他挺身指挥，击溃追敌，与马英贵带领进军固原的起义军会师偏城。在与国民党"宣慰团"谈判中，马国璠支持马英贵所坚持改编起义军为回民抗日武装的主张，并与马英贵、白受采一同赴黑城子祁家堡面见敌第八战区高级参谋许显时。马英贵、白受采先行，一到即遭逮捕。马国璠途中闻变折回，幸免于难。

第二次起义爆发，马国璠被父亲马继武锁在家里。一日，父亲外出，他越户逃出，带二十余人向泾源追赶起义军。行至六盘山，闻起义已经失败，悻悻折回。

第三次起义时，马国璠再次从家中逃出，放火烧掉家中一垛禾草，表示义无反顾的决心。张家川大麻子山战斗中，他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在起义遭到国民党残酷军事镇压、陷入绝境的危急时刻，马国璠支持马思义投奔八路军的正确主张，不顾马国璘的动摇犹豫，毅然和马思义率余部进入陕甘宁边区，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行列。

在边区，马国璠受到共产党和边区政府的热情关怀。鉴于他身体较弱，不便随队行军作战，安排长住延安大砭沟回民文化协会，一贯按起义军旅长给予待遇，派马继先以参谋身

份随从，曾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经过学习革命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马国璠革命立场愈益坚定。1947年，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陇东后，派特务去策反马国璠，他立即向组织报告，特务分子被揭露镇压。

全国解放后，马国璠历任甘肃省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常委等职。1960年4月22日，因病逝兰州。

马国琮（1920—1986）

马国琮，字少敬，回族，[illegible]马国瑞族弟。

1938年秋，马国琮在马国瑞的倡议下，[illegible]元，[illegible]。马国瑞联系兰州后，马国琮不顾国民党当局的高压，[illegible]。在接到马国瑞的指令后，于1939年[illegible]马国瑞、马国璠等到他的家中商议[illegible]。

[illegible]解放后，马国琮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illegible]。1958年发生[illegible]，他受中共固原县委书记赵崇德委托，营救被叛乱分子胁迫的干部，宣传党的政策，说服叛乱分子和人民政府谈判。事件结束后，出任固原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历任西海固回族自治区（州）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四届委员会委员，政协固原县第三、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1986年[illegible]。

回民骑兵团连以上干部名录

团　　长：马思义（1941年—1949年）
　　艾青山（1949年—1953年）
副 团 长：胡汉林（1950年—1953年）
政　　委：马　克（1948年—1949年）
　　高有才（1950年—1953年）
参 谋 长：杨静仁（1942年—1943年）
　　徐彦贵（1950年—1953年）
政治处主任：马　克（1947年—1948年）
　　沙里士（1948年—1949年）
　　丁素石（1949年—1951年）
　　高　峰（1952年—1953年）
一连连长：冶富荣（1941年—1942年）
　　马思贞（1942年—1948年）
　　马登科（1950年—1952年）
　　马凤麟（1952年—1953年）
政治指导员：马　克（1942年—1947年）
　　沙里士（1947年—1948年）

刘德全（1948年—1950年）

杜兴华（1951年—1952年）

苏生宝（1952年—1953年）

二连连长： 马长林（1947年—1949年）

马希杰（1949年—1952年）

李德福（1952年—1953年）

政治指导员： 何仲发（1947年—1948年）

段敏政（1948年—1951年）

张殿访（1951年—1952年）

王贵泰（1952年—1953年）

三连连长： 朱怀福（1949年—1952年）

政治指导员： 王贵泰（1950年—1952年）

四连连长： 贾继石（1949年—1952年）

政治指导员： 苏生宝（1949年—1952年）

特务连连长： 马保珍（1951年—1952年）

慕正卿（1952年—1953年）

政治指导员： 杜兴华（1952年—1953年）

机炮连副连长： 毛全文（1951年—1952年）

政治指导员： 吴　健（1951年—1952年）

回民骑兵团阵亡烈士名录

项目 / 内容 / 名姓	籍贯	民族	参加革命年月	阵亡年月	阵亡战斗	阵亡时职务
马玉德	西吉县什子乡	回	1941.6	1946.9.11	宁夏泾源县老龙潭战斗	班长
马玉祺	西吉县什子乡	回	1941.6	1946.9.11	宁夏泾源县老龙潭战斗	事务长
马智俭	西吉县白崖乡	回	1941.6	1946.9.11	宁夏泾源县老龙潭战斗	排长
海正德	彭阳县古城乡	回	1947.2	1947.6.9	甘肃环县老爷山战斗	战士
马正祥	固原县红庄乡	回	1941.6	1947.6.9	甘肃环县老爷山战斗	排长
马思贞	西吉县沙沟乡	回	1941.6	1948.5.1	甘肃庆阳二转辘塬战斗	连长
李福荣	西吉县什字乡	回	1941.6	1948.6	甘肃合水县萝卜嘴战斗	战士
海保林	彭阳县古城乡	回	1947.2	1948.6	甘肃合水县萝卜嘴战斗	战士
冶喜祥	固原县大湾乡	回	1946.9	1948.6	甘肃合水县萝卜嘴战斗	班长

卢奋魁	甘肃省	汉		1948.6	甘肃合水县萝卜嘴战斗	司号员
徐医生		汉		1948.6	甘肃合水县萝卜嘴战斗	医生
杨凯	四川省	回		1949.10.31	宁夏同心县豫旺城剿匪战斗	战士
刘成虎		回		1949.11	宁夏海原县碾子沟剿匪战斗	战士
马赞忠	固原县杨郎乡	回	1947.6	1952.4.7	宁夏西吉县平叛战斗	排长
马玉良	泾源县惠台乡	回	1949.8	1962.4.7	宁夏西吉县平叛战斗	班长
马正祥	西吉县夏寨乡	回	1949.9	1950.2	宁夏固原县剿匪战斗	副班长
马起祥				1952.4.7	宁夏西吉县平叛战斗	班长
槐全德				1952.4.7	宁夏西吉县平叛战斗	战士
马锁荣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			1952.4.7	宁夏西吉县平叛战斗	战士
余志堂				1952.4.7	宁夏西吉县平叛战斗	班长
李玉成				1952.4.7	宁夏西吉县平叛战斗	班长

附　录

甘肃省民众抗敌后援会海原县分会回教抗敌工作团组织简章

（1938年3月13日）

一、本工作团（简称本团）以动员全县回族同胞了解抗战之意识，及增强抗战力量为宗旨。

二、本团直属于海原县抗敌后援会并接受其命令。

三、本团职责只以抗战为主旨，不得有干涉行政及其他事项之行动。

四、本团设团长一人、副团长四人、总干事一人、干事一人至三人，负实际工作责任。

五、本团得设理事若干人，组织理事会为本团之咨询机关。

六、本团必要时得设名誉理事长及名誉理事若干人，由海原县抗敌后援会延聘之。

七、本团应组织工作队赴各清真寺宣传抗战意义，工作队组织另定之。

八、本团职员由海原县抗敌后援会聘任之，……

九、本团必要之开支，由海原抗敌后援会酌量开支。

十、本团必要时得呈请海原县抗敌后援会开办战时各种训练班。

十一、本简章如有未尽事宜临时修改之，提交海原县抗敌后援会备案。

国民党党政军机关有关海固事变的来往文电（选录）

（1）国民党军九十七师战报（节录）

和尚铺战斗（1939年6月5日）

马国瑞少年刚愎，蓄谋异动；于本年1月阎聚众圈攻固原、隆德县未遂。6月间，该匪首复在县属沙沟驿鹅子川新上下白崖一带，纠集教胞约2000人，并无异教、青哥趁食教徒。以杀官掠库、出山抗日相号召，实则倡乱。共有步枪约300支，斧头、刀矛全。于6月4日由鹅子川经骆驼巷、王家套子，窜扰大湾以西何家堡子附近，企图偷渡南窜化平……。

本师因防区辽阔，兵力分散，固原县城原驻步兵一营，一排驻大湾，寇家庄及大湾店分驻步兵一营，和尚铺高崾店步兵各一连，杨家店步兵一排……。得报马国瑞窜经骆驼巷向南逃窜消息后，即抽派驻平凉五十七团成营，用汽车输送和尚铺增防，一连附重机枪，一排进至瓦亭以西，两连占领大炮山、堡家子滩各高地，防匪南窜。原驻和尚铺之工兵连

为预备队，并调骑团之四连由隆德增防杨家店，堵匪经奶子沟绕六盘山南窜之路。急电五八二团廉团去率驻寇家庄之子营，并抽驻固原金营之两连，取捷径星夜向青石嘴、大湾急进，防匪东窜并期夹攻之效。

6月4日匪全部窜抵何家堡子附近。以200人为一队，先头持枪，后者持刀矛，分路向我三连堡家（子）滩阵地进犯。午后二时至6时，猛冲4次，反覆肉搏，三连堡家（子）滩伤亡甚多。即派工兵连占领堡家（子）滩以西高地，向匪侧击，匪未得逞。同时，匪四五百向我大炮山第二连阵地猛犯，激战两小时亦被击退。我廉团部队于午后6时到达大湾，即推进中庄，向匪侧背攻击。匪因前后受击，情势紧迫，入暮复以全力向我堡家（子）滩阵地猛犯。斯时已将三连撤退，由杨家店四连调来增援，仍占领原阵地。激战三小时，值大风雨，黑暗异常，匪遂乘机接近我阵地。以刀、矛向我冲杀格斗一小时，以众寡悬殊，我四连官长均受伤，士兵伤亡过半，复以暗夜应援不及，堡家（子）滩阵地遂被突破。匪即乘隙经和尚铺向通化平大道西窜，计此役毙匪400余，我伤亡官兵90多名。

黄花川战斗（1939年6月9日）

马国瑞……率众1500人，6月6日夜由和尚铺突围，沿通化平大道南窜。7日午，抵化平县北20里黄花川一带。昼夜占据黄花川以南高山，夜间到各村落中，并宣传伪道……。马国瑞自称真人，并崇义团总司令……，按神机推

算应有四十年天下。该地回民均系新教，……自动参加者又六七百人，声势大。

……为顾虑化平、华亭县城之安全，当由泾川五七八团抽一营取捷径星夜赴华亭，由平凉五七七团第三营抽一连6日进化平，令五八二团第一营及八九两连，迫击炮连与交通司令部骑兵团于7日集中和尚铺，沿化平大道寻踪追剿……在黄花川以南高山上，自6月8日上午10时战斗到下午4时天雨，进攻无效，遂构筑工事，停止攻击，伤亡20余人。

(2)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致军令部快邮代电

办公厅1939年6月9日快邮代电　　办四渝字第5992号

军令部公鉴：

案奉交下马总指挥鸿宾江、戍三电，逆匪马国瑞率领教徒，忽于号夜暗袭我八只窑、锺家口、红套里、鹞子川、小坡、龚家庄各防地，经我官兵反覆肉搏，均未得逞；唯小坡步兵一排，被匪冲入院内，排长与士兵阵亡七人，受伤七人。匪在各阵地遗尸共四十五具，负伤甚多，生擒九人。据供称：马国瑞为总司令，召集各县教徒，声言先解决驻山内三十五师，然后出山抗日等语。除请示长官朱相机剿抚外，谨先奉闻等情，并奉渝电复，妥速剿抚，并抄送军令部等因，除电复外，特电请查照为荷。渝军委办公厅四佳印。

(3) 国民政府行政院军令部给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的电报

(1939年6月13日)

兰州朱长官一民兄：

寒密。据报：此次回变发生之主因，为回民壮丁被征入伍者分发各部队后，营中不良官兵歧视回民，常以调笑态度迫食猪肉（回民禁忌）。因之，有少数回民潜回原籍，向教长信口传播，扩大其词，由近及远，群情大哗，予奸伪以可乘之机。复经其恶意挑拨，遂致扩大蔓延等情，特电参考。军令部　覃一元忠印

(4)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致军令部快邮代电

办公厅　1939年6月17日快邮代电

办四渝字第6073号

军令部公鉴：

案准中央组织部28年6月16日忠渝边字第8276号公函，据报前由兰州逃走之海固回变首领马国瑞，现在固原东山与赤匪勾结，重整旗鼓；我东路交通兵袁团所属回兵一连，在

固原南乡哗变投马，事态又形吃紧等语，前来相应函达、查核等由。除承办会电询朱长官有无兵变情事外，特电请查照为荷（渝）军委会办公厅办四霰印

办公厅1939年6月17日快邮代电

办四渝字第6081号

军令部公鉴：

案准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忠渝边字第8379号公函，以据报甘肃海固民乱，近日又扩张聚众3000余人；并张言打倒马鸿宾部，盖因马部为前次解决该变民之主力也。朱绍良今日（6日）表示，决以武力彻底解决之等情，函请查核等由，除函复外，相应电请查照为荷。

（渝）军事委员会办公厅　办四洽印

(5)国民党军九十七师化平白面河战役战斗详报(节录)

（1939年6月19日）

马国瑞股匪于6月12日，乘夜雨由黄花川窜到白面河附近……，啸众复达4800人。即盘踞白面河、南庄子附近村落，并继续宣传伪道，愚惑民众。当地及龙山镇、张家川一带回民携械间道来归者约600人。声势日烈，大有星火燎原之势。

以五八二团之一营及五七七团之两营，附山炮一排并交

通司令部骑兵团为北路追剿军，归旅长赵天铎指挥，由化平跟匪追剿，于6月12日进至九社庄、秦家梁、河北山之线。骑兵团占领兰大庄与匪稍有接触，因连日大雨，道路泥滑，仅与匪做侦探战，以达滞留之目的，并待南路进剿军之会合。派五八一团及五七八团之两营由张家川兼程向华亭山寨、十二堡急进；五七八团之两营及山炮连分由华亭、平凉向十二堡进，于6月16日到达预定地点，本师副师长李士林随南路督剿。

南路于6月17日以五七八团两个营占领童家山以西高地，五八一团占领童家山以东高地，向匪取包围形势。南北两路由李副师长指挥，18日上午8时开始总攻。以南路军主力向南庄攻击，北路向白面河攻击，并派一部先占东山庄，威胁匪侧背，令骑兵团仍在南大庄，截匪向老龙潭进犯之路。9时五七八团和五八一团第八连进至南山棱线，匪以逸待劳，群起向我猛扑，势颇凶顽。一小时格斗凡两次，匪不支，遂退守后防棱线。我五七八团预备队由李团长率领，并张团长率其第三营，适时增加，向匪全线猛攻。斯时，北路军成营已占东山庄，五八二团攻占河北村庄以北之碉堡……，已成合围之势。匪举全力向我猛冲，蜂拥直上，刀矛并举，前仆后继，凶顽异常。经我火力压制，激战二小时，匪伤亡遍野，势不支，遂向老龙潭方向逃窜。复经我伏兵截击，残匪500余翻关山乱窜。计是役，毙匪约七八百，俘400……，并将匪首马国瑞击毙。我伤亡官长5员，士兵36名。

(6)国民党中央秘书处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密函

秘书处1939年6月29日密函　　渝（28）机字第8928号

案准派赴甘肃视察之姚委员大海电称：甘肃海原、固原回民马国瑞聚众变乱，据报有汉奸在内主持，而围剿一周未闻进展，拟请严令克期剿平。又变乱总因，在人民负担太重，致奸民有所借口，并宜切戒各县临时摊派，整肃官军，以苏民困，而靖后方等语。除函行政院外，相应抄同原电函达，即希查照，核办为荷。此致

军事委员会

附原电一件：

中央秘书处译呈

总裁钧鉴：大海奉命视察，于本月12日过甘肃固原县，查海原、固原回民于5月29日又复啸聚千余人变乱，击伤三十五师营长，劫其枪弹，（鱼）窜过西兰路，我防军损失一连。现据化平山地，围剿一周未闻有何进展。化平及清水回民众多，此次倡乱，据报有汉奸在主持，匪首马国瑞号众为“崇义”，冲袭乃祖马善人之军名。如不迅予剿灭，恐成燎原之势。复查海固夙（昔）变乱总因，在今负担太重，官吏军队苛勒，致奸民有所借口。拟请钧座严令克期剿灭，并切戒各县临时摊派，整肃官军，以苏民困，而靖后方，毋任盼祷之至。

职姚大海叩删印

(7) 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给蒋介石的代电报告

1939年8月　　泯未字第475号民一未哿代电

重庆军事委员会

委员长　　蒋：

查本省海原、固原一带民族杂处，历年纠葛丛滋，变乱迭起，故有十年一小乱三十年一大乱之谣，足证好乱性成，治理困难。本府鉴于此种情形，特秉总理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之遗训，调和感情，借以化除成见，消弭纠纷。惟是宗教关系终非政治力量所能调协，遂有马国瑞之事变。按照陕西回教，原分直黑任、尕的任、虎飞、苦布四大门宦。其尕的任、虎飞、苦布三门宦，历由教徒聘请阿訇，传授经典，并无教主。直黑任一门宦，则有教主，且为世袭。教徒之对于教主爱若父母，敬若天神。请谒则有跪拜之礼仪，珍贵之贡献，倾家荡产在所不惜；一有使命，竭力以赴，蹈汤就火亦所乐为。其信仰之虔诚，适等藏民之于活佛。迷信既深，啸聚自易。已往变乱，率由此派倡之。前清马化龙即此门宦之教主也。马化龙伏诛后，传位于马元章，元章传位于其四子马震武，而长子马忠武不与焉。马国瑞为忠武之长子，愤其祖不传位于其父以及于己，心怀怨望，觊觎教权，而又熟睹已往军阀时代收编土匪之事实，出身崔苻，骤登高位者比比皆

是　以此错误观念，遂致演成死有余辜之罪戾。初以为聚众反抗政府，政府即可收编，则失之东隅者可收之桑榆。于是阴相结纳，散布徒党，处心积虑，盖非一日。

值王志道在沙沟一带从事宣传工作，并委马国瑞为回教抗敌救国工作团团长，意图团结教胞，共赴国难，用意未尝不是。惟王等不明回教之内容，率于委任，不免稍欠审慎，以致马国瑞利用名义，挟其传统势力，以抗款抗役相号召，裹胁愚民，回汉均有，于去年11月20日倡乱于沙沟。本府当以愚民滋事，不欲遽采武力制裁。且民族杂处，更不欲牵一发而动全身。经令当地县政府，晓谕宣抚，并派东路交通司令马锡武扼要控制，兵不血刃。马匪自愿来省。经交马司令负责监视，并加约束，以资感化。第一次事件遂告平息。乃马匪余党马国璘、马英贵、白受采等好乱性成，又复聚众滋事，于本年1月12日起，窜扰固原、隆德之间。本府曲徇众议，仍不欲从严制裁，经呈请第八战区司令部，委派高级参谋许显时、交通处长拜伟率领政治委员分赴海、固二县安抚。一以促其悔罪来归，一以安抚惊惶民众，并集部队采取包围形势，防其窜扰，迫其就范。复加拨赈款及农贷款，办理化平县难民上庄，藉以分散其力量。杜绝其诱惑。循此办理，第二次事件又告解决。所有善后事宜，经责成八十一军军长马鸿宾主持，统筹一切，正积极推进中。而马国瑞野心未死，始则呈请归家，未予核准，继则化装潜逃，于是遂有第三次事件（此报告将起义酝酿阶段叫做首次，故于此处称第三次，实为第二次。——编者注）。此次参加之众，为数

颇多。彼辈将政府宽大为怀之德意，误认为正规军之力量不过尔尔。马国瑞又以呼风唤雨之说煽惑徒党，故甘为效命，至死不悟。本府详察前后经过，认为非从严处置不足以戢其野心，特秉刑乱用重之规。为去莠安良之计，经调九十七师及东路交通司令骑兵团包围堵截，企图消灭之于固原第三区隆德第一区之间。乃以和尚铺部队尚未到达，原驻仅为一部，竟被窜扰化平，企图南窜张家川，与其教众取得联络。幸军队调动迅速，围剿于白面河、黄花川一带。其始匪窜化平之际，原以化民贫瘠，鼓惑甚易。讵知第二次事件解决以后，本府拨款救济，难民均已上庄，禾稼丰盈，秋收可卜。化民相率而告曰：庄稼已种，何必作乱，故参加者极鲜。煽惑既贫，声势日蹙，数日之内遂行瓦解，马国瑞旋即歼灭。残余之众，失其酋首，陆续星散。此第三次事件复告解决。综合前后事件经过情形，则马国瑞倡乱之主因：一则觊觎教权，一则心存利禄。以此动机，时怀幻想，遂至利用王志道委任之名义，发生背谬之行动。所谓抗款抗役，所谓官吏压迫，皆为倡乱之借口，而非事实之真相。所谓宗教关系，所谓民族问题，则对马匪之估计太高，未免失诸悬揣。至于本府处理此案之方针，则始终认为政治问题，而非民族问题。盖如认为民族问题，则必引起善良之误会，反使卷入旋涡，必致解决愈难。其处理办法则因事实之演变而稍有不同，始则宽，继则宽严互济，终则稍严。盖火烈民畏，水懦民玩。始不宽则其恶未彰，人必议其太忍；终不严则其罪已暴，人必疵其弃法。权衡处置，颇费踌躇。兹者元恶已除，余众星

散，参加者既畏威怀刑，自知敛迹；同情者亦凛于兵凶战危，不敢尝试，当不致再生波折，重演纠纷，以重钧座内顾之忧也。惟是事件甫平，人心未靖。残余匪众，犹不免潜匿山林，徘徊歧路，亟待清乡根绝隐患；受害良民犹复流离转徙，不敢上庄，亟待善后，抚慰疮痍。为办理此二项工作，前经委派本府民政厅长施奎龄，巡视海固各县，安抚地方，督导善后，并指示清乡善后，以县长主持，驻军协助为原则。其办法：一、离庄民众，必须限期上庄；二、匪民枪支限期呈缴，准予免罪；三、良民枪支，重行登记，或由政府备价收买；四、逾期则由政府鼓励检举，一经查实，枪支没收，并予法办。现据返兰报告，各县依据实施颇著成效，特又制定《海、固、化匪乱清乡善后方案》电饬海原、固原、化平、隆德、清水等县一体实施。由八十一军军长马鸿宾督导办理，并责成各县县长负其全责。按照原定方案，清乡，以查缴枪支为先；善后，以安抚良民为首。前者在使其倡乱无资，后者在使其鼓惑乏术，借期双管齐下，一劳永逸。至于积极方面之工作：关于教育者，则第二次事件平息后，即拟于海原肇事区域增设小学7处，固原亦正详加规划。现仍根据原定步骤，分别筹设，并责成各县妥为利用阿訇，切实劝导；最低限度不使其从中阻梗，则费力少而成功多。关于经济者，则此次事件得以迅速了结，实由化平方面以经济扶助政治所得之结果。今后将确定以经济扶助政治之政策，利用其原有经济基础，积极提倡生产事业，俾其生活安定。关于政治方面，则第二次事件以后，所有肇事区域之县、区长，均

已分别调整，现在各员颇能吃苦耐劳，嗣后当勤教严绳，树立清廉政治，并拟于沙沟地方，划分海固隆三县一部分区域，设置设治局，就近治理，刻正依据地方实际情形，详加规划中。总之鉴于莠民一再滋事，此次处理务期切实彻底，借以上纾钧系，下靖闾阎。除分别实施，随时呈报处理，合将海固事件前后经过情形并检同《海、固、化匪乱清乡善后方案》，电请鉴核示遵。

职朱绍良　民一未（哿）印附呈方案一份

附：

海固化匪乱清乡善后方案

一、清乡：

甲、匪徒之自首：

（子）打破匪部之营连长组织，以免啸聚滋事。

（丑）匪部之官长、士兵，均一律限期自首。其限期，由各县斟酌实际情形定之，并呈报省政府备案。

（寅）自首匪徒之处置：

（1）连长等下级干部，一律征充壮丁。

（2）团、营长等由当地联保主任、保甲长等按管理嫌疑户办法，严加约束。

（3）胁从匪众一经自首，发给免罪证，准予从宽免究。

（丙）匪徒之处理：

（1）逾期不自首之匪犯首长，悬赏通缉。

1、团长五百元。

2、营长三百元。

3、连长一百元。

（2）逾期不自首之匪徒审讯后，依法处断。

（戊）办理自首之机关：

（1）以各县县政府为办理匪部自首之机关。

（2）前地方还属县份，得出区署代办。

（3）办理自首之机关，绝对严禁磋索。

（己）匪首自首之手续：

（1）凡自首之匪部首领，必须觅取三人以上之具结、切结、互保，并备具悔过书，亲向县政府请求自首。

（2）县政府接到匪徒之悔过书及保证书以后，应即予以考询。如无他项情节者，即准发给免罪证。

（3）匪众如有畏罪不敢亲向县政府请求自首者，得（准）其保人代为自首。但五日后必须列案听候查询；逾期，得取消其自首。

但有其他特殊情形，经县政府核准者，不在此限。

乙、枪支交缴：

前经县令饬匪徒枪支，

（1）凡自首之匪徒，必须限期将枪支缴出。

（2）在限期以内将枪支呈缴者，由县政府备价收买。其价格由县政府定之。

（3）逾期仍不将枪支呈缴者，一经查获，枪支没收，并以为匪与私藏军火并合论罪。

（4）匪徒枪支之查缴，由二区专员兼承马军长督率办理，必要时请军队协助。

（丑）良民枪支：

（1）良民枪支，一律限期重行登记；其守堡出力者，免缴照费。

（2）良民自愿将枪呈缴者，由政府备价收买，并予奖励。

（3）逾限不登记者，一经查获，枪支没收，并以私藏军火论罪。

（寅）济匪登记枪支：

（1）凡以登记枪支济匪者，以匪枪论。

（2）济匪登记枪支，必须限期呈缴。

（3）如限将枪支呈缴者，由县政府备价收买。

（4）逾限仍不将枪支呈缴者，一经查获，枪支没收，并以军火济匪论罪。

（卯）子、丑、寅三项之期限，与匪徒之自首同时举办。

（辰）逾期不将枪支呈缴或登记者，待悬赏鼓励检举，但应严禁诬枉。

（巳）八十一军已缴匪徒枪支，应列表函知该管县政府

查收，并换发收据。

二、善后：

甲、匪众处罪：

（子）在押匪徒，查明其犯罪轻重、年龄大小，依照所在保甲户籍，由县政府与八十一军商酌拨抵乱区壮丁。

（丑）在押匪徒家属，送化平中心教养院安置。

（寅）匪徒所欠壮丁、粮款，仍按照实额补征。

（卯）已罚匪徒之罚款，拨充被害人抚恤费用。嗣后如有犯罪行为，应依法办理，不取罚款办法。

（辰）凡经安抚而逾期不归之匪徒，其财产暂收归公有，交被害人耕种。

乙、难民抚恤：

（子）难民抚恤款项，就施厅长所发救济费及匪徒罚款拨充。不敷之数，由地方款预备费项下开支。

（丑）难民损失，由主管县政府查明列表，送由马军长统筹分配赔款。

（寅）施厅长所发救济费，由县政府酌定标准，统筹分配。

（卯）按实际需要，加拨农贷款，俾其生产有资。

（辰）按照实际情形，由县政府呈请本府，酌发赈款，以维目前生活。

丙、奖惩：

（子）剿匪伤亡之公务员、保安队、人民，由各该县政府查明，呈由本府分别转请议恤。

（丑）剿匪有功之公务员、保安队、人民，由各该县县政府查明，呈由本府分别转请核奖。

（寅）剿匪不力之行政、保甲人员，由各该县政府查明，呈由本府分别惩处。

二、重新整理保甲

（子）变乱区域保甲，应从速切实编查整理。

（丑）严格办理连环保联切结，并切实执行。

（寅）公派剿办保甲区域。

（卯）调整保甲长人选。

三、实施程序

（甲）第一步安抚归庄，以一个月为期，期满办理清乡工作。

（乙）第二步清乡，以一个月为期，期满办理善后工作。

（丙）第三步善后，以一个月为期。

四、本防案由各该县政府斟酌实际情形，妥善办理。

(8)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北联络专员王月波给蒋介石、孔祥熙的呈文及附件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北联络专员办事处呈

公渝联字第12号

谨呈者：查中国回教新派（哲赫忍耶）教主马震武，于24年赴半养病，适逢"红·白"事变，交通阻截，隐居故都

将近五载。因其离乡过久，陇东陇南教众顿失主脑。无识之辈乘机以起，至有海固两次事变之发生。虽经军政当局竭诚疏导，幸暂告平息；惟以陇东陇南教众之团固成习，军政力量之弹压，可治标决难治本，故隐忧未泯。职为防未燃计，更以正本清源之道，非设法敦促马震武回籍主持不为功。旋经三次派员北上相迎，幸马君大义炳然，当允绕道西返。各节经过情形，已于3月17日折呈在案，并蒙钧院赠给航空旅费。现马教主业已抵渝，由军委会招待，下榻柏林旅社，静候总裁召见。查马教主为中国回教新派唯一领袖，其意向动止足以影响数百万教胞之趋向。在抗战期间，如能善于运用，假以名义，饬令宣化以示羁縻，定较其他政治力量事半功倍。不但该派教胞有所适从，亦可坚其团结，纳入正轨，阋墙隐患无形消灭。倘令宣传兵役，自可收绝大效果。集彼健儿，加以训练，布之边防，可做国之干城；驻守西北，亦可防异党蔓延。图后方之安定，增抗战之实力，莫善于此。谨将管见所及，理合具文呈明，是否有当，敬请鉴核示遵。谨呈

秘书长魏转呈

院长蒋

副院长孔

附抄　呈军委会海固两次事变处理经过及善后情形报告四件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北联络专员王月波

中华民国二十九年五月八日

编者按：为节省文字，这里只选出王月波对第一、第二次海固事变发生原因、经过及善后处理工作向军委会呈送的报告。附件之一、之三的标题，系编者所加。

附件之一：

第一次海固事变发生原因、经过及善后处理情形报告

案奉钧会2月亦四佳电内开："陇东教案发生之前因后果及现在情态，希迅速详密查报为要"等因，遵于2月灰日前往调查，并为宣抚，谨将调查情形缕陈于左：

肇事地点

海原之白崖子、鹞子川、石嘴堡、小坡儿，后又扩大至韩明堡、陶家堡、寺儿堡，固原之沙沟、杜家河、白家庄、上店子、杨中堡、硝口、偏城、寇家店、红崖堡及隆德之将台堡。

社会背景

查海固两县肇事区域共有教民10余万人，因鄙处边陲，距治城甚远，兼以交通不便，政治力量不能深入，又复地瘠民贫，文化落后，对于抗战建国毫无认识；而当地政府又不能洞察民隐，务其所急。一方对于呈办之民贷未能普遍设施，使困苦民众不得遍沾实惠，致生轩轾之憾。一方未能积极宣传，俾一般文盲明了抗战，且于行政方面，率多忽视。如保甲编制，教民往往以五六十户，最多百户为一保，其他则以百户或百五十户为一保。对于派款征丁，按保均摊派，轻重之间自生不良现象。况边区教民愚昧无知，素不明征派之意，偶失平衡，即怀愤恨。至教育方面，所有肇事区域，几无一校之设，以故彼方教民多属文盲，知识缺乏，一切情形不克上达政府士绅。狃于苟安，不察民艰，症结所在有由来矣。

事变远因

去岁5月16日，海原县长贾从城及委员王志道（不悉属何机关），在该县属之沐家营召开抗战宣传大会，各地阿訇（即掌教）及教民中之负有声望者类多参加，对于抗战情绪极为兴奋。当由贾县长、王委员志道及抗敌后援会海原分会，委任各阿訇及教绅以回民抗敌工作团及分团团长、团附（副）、委员、干事等职，并委马国瑞为总团长。各员奉委后，遂于各清真寺中对抗日工作有所活动。惟是时有被征服兵役之壮丁多人，在受训期中因饮食习惯之不同，有私自逃

回者。而各寺教长遂群诉之于马国瑞（系前教主马元章之嫡孙），恳其自动组织教民参加抗战。国瑞以年轻无知，亦不以斯言为然，但未经呈明，率尔分头工作，极形紧张。以致外间不明真象，谣诼烦兴。该县第三区联保主任王连及区长裴正员，以杯弓蛇影据报县府。贾县长亦不加详究，率呈第八战区朱司令长官，即责令马国瑞之堂叔马锡武（现任甘肃东路交通司令）将国瑞解省。马锡武即饬令所属袁团长福昌，于11月间在隆德县境唐家庄将国瑞扣获解省。经朱司令审讯后，即为开释，交由其叔在兰垣管束，并对有关各教民特予安抚，一场风波遂告平息。但当地政府及教民间又多一层隔阂矣。一方宥于知识，遂有非法团结之嫌；一方固执成见，即为事出有因之报。于此全民抗战中不能调整步骤，殊为遗憾。

事变之发生及经过

马国瑞之事甫经平息，乃该海原县长贾从城，复于28年1月间，以清乡为名，率联保主任王连，带保安队40余名，7日至沐家营，8日至白崖子，9日至小坡儿等处训话；并派保安队四处搜缴民间枪支，有枪者缴枪，不缴者罚钱。且对马国瑞事痛加责斥，并述及前马化龙抵抗清兵往事，诋为国家叛逆，遂激起教民之大忌。各处搜枪之保安队，又复大肆拘捕。被捕者计有鹞子川之马耀仓、马福录、马子亨、马锡玉，小坡儿之马邦彦，韩明村之马如昌等，带至白崖子严刑拷打，并将马子亨、马如昌等加以匪（非）刑，勒令交枪。

以致该区教民相率逃匿山中，集有数百人欲夜间围劫县长，以图报复。事为袁团长得悉，急驰鹞子川西知贾县长报警，并请对被捕人员速为释放，以防事件扩大。乃该县长未予采纳，竟将所拘者押回县城。此次共缴枪十余支，罚洋千余元。

固原保安队第三中队队长马明三，命所属分队长穆玉清率队20余人，于1月13日四出搜枪。14日，至海原所属之十三堡艾蒿湾捕马福邦，因在逃未获，即折返固原所属之白家庄，捕获马德昌之子严刑拷打，缴枪1支；又至平坦沟缴曹玉录枪1支。再固原西南区二十九保代理保长杨金贵，于1月9日率壮丁至上店子、红崖堡一带，拘获马廷华等7人，通宵拷打，予以240元赎金，始获释放。13日，该县保安队分队长白中玉及马子章率士兵13名，至包家堡、安龙庄等处大肆搜捕。15日，复由白队长及区长李玉民、王绍武、马子章等率保安队数十名，至苦井、英家堡等地搜缴枪械。

海固边区教民一遭贾县长之摧残，一遭穆队长等凌虐，群情激昂，认为不堪忍受，欲实行报复主义，乃于1月15日在海原之白崖子、小坡儿、鹞子川及附近各保与毗连固原各村，纠合起事。马国璘少年无知，甘为戎首，是晚即攻海原之红套儿王连堡子，击毙王连之弟。16日至沙沟，袭击穆队长，穆队长退至李俊堡。该马国璘到处纠人收械，折返小坡儿一带集中。是时，乱民已达千余。固原西南区杨惠堡、上店子、红崖堡、硝口、偏城等处教民亦纠合滋事。有阿訇马英贵者，丧心病狂，自任渠魁，统领乱民，将代理保长杨金贵之堡攻破，掳财缴械，借以泄愤。于13日在小坡儿与马国

璘会合，声势浩大，所有人数已在三千左右，内有少数汉人参加其中。19日，攻打李俊堡。焚毁穆队长房屋，并击毙其父，次日始行撤退。至23日，马英贵率600余人围攻固原县城，相持一日，计伤驻军兵士2名，由平凉开往之特务长1、士兵1，平凉保安队士兵3。该英贵所领者亦伤亡30余人，于当晚十时退至杨中堡一带。29日，马国璘率领2000余人，越海固边境，攻打隆德。激战十余小时，终未得逞，计死30余名，伤70余名，被俘3名。该马国璘于攻隆失败后，退回固原之黄家堡。九十七师五八二团跟踪追击，激战半日，计被击毙百余名，马国璘腿部亦受重伤，业经残废。军队牺牲一连。乱民经此惨败，渐形软化，乌合民众日见减少，四面被驻军（一九一师、九十七师、八十一军）重重包围，已无能为矣。

事变处理及善后

当事变扩大时，第二区行政专员张振武于1月22日到达固原。第八战区交通处拜处长伟、许高级参谋显时及郭顾问福金，一九一师马处长建新，于25日、27日亦先后奉命驰赴固原，协同办理。经分函马国璘、马英贵等，促其醒悟，于29日接马英贵复函，提出投诚受编条件：（一）将马国瑞放回；（二）呈请惩办祸首贾县长从诚；（三）公家准其抗日，发给枪支，听候编制，指定驻防地点，否则归农。当经复函，并派汉绅李效古、刘家驹及教绅马三魁等前往接洽；31日，郭福金、马建新及教绅张禹川驰赴黑城镇，会同拜伟召

见马英贵之代表，偕同转赴沙沟大寨与马广武（国璘之叔）商讨收编办法，并复彼方代表剀切劝慰。彼方遂将枪支、马匹造册呈缴，集中指定地点，听候点编。延至2月10日，由郭福金、马建新将马英贵及其秘书白受采诱至黑城镇，交由拜伟解县管押。彼方先后解缴破旧土造枪百余支。许显时、拜伟等于27日将马英贵等押解来省。至于一切善后，完全由马军长鸿宾负责办理。至善后办法，拟筹足15100元，作抚恤赔偿之用；对于无辜被害者，计有沙沟3人，大寨1人，红套1人，李俊堡1人，按教规每人给恤700元；对受有损失者，酌予赔偿。斯项费用由主犯马国璘之父马忠武担任1000元，马广武担任1500元，马震武担任3000元，从犯马国璠之父马继武担任1000元，马国璠认捐800元，从犯马国琮担任800元，共计8100元，不足7000元，由其他主从各犯分摊。至对被胁从各犯，由马军长、张专员暨海固两县县长发给良民证，对各从犯发给免究证（证样附呈）。职于3月6日赴固原之三营镇，随同马军长前往固属之李俊堡、沙沟、上店子、红崖堡及海属之大寨、小坡儿、红套儿等处，视察宣抚，藉息余纷。各从犯马国琮、李国恩、张旭德、陈子福、马魁、马耀仓、秦忠鲜、马正荣、马占魁等，经职及马军长分别告诫，无不感激流涕，将枪械戈矛随时呈缴政府，亦不再深究。尚有伪官佐马德仓、袁廷祥等不明大义，随带枪支逃匿山中，当局正在究办中。并由县政府重编保甲，清查户口，此事遂告平息。

窃查，此次事变本系星星之火，极易扑灭。乃地方政府

马上组织了三个大队（三大队由镇原出发）向六盘山一带挺进，准备迎接王震部队和开展武装斗争。一、二大队的组成人员是：海固工委、陇南特委的干部和回骑团的一部分指战员。我在一大队，当时任班长。一大队司令员马思义、副政委党永亮、副司令员王有功。一大队还有海固工委书记陈致忠、工委委员赵崇德、魏志义等。二大队司令员任达，甘工委书记孙作宾也在二大队。我们两个大队共约三百人。到固原头营，一大队收缴了国民党乡公所和自卫队的二十多支枪。给被俘人员交代政策后，一、二大队就分开了。二大队是去陇南的，他们在前边走；我们一大队当晚宿营上店子等地。第二天到西吉的叶家河、顾家沟一带，正准备吃饭时，国民党的“铁帽军”从大寨儿过来了，我们就撤离，一直到固原张易才休息了一下。因为，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情况很紧张，两个大队便一起沿六盘山脚迅速前进。我们穿过隆德杨家店敌封锁线后翻越六盘山，奔向泾源白面河、老龙潭一带。由于连续行军和阴雨连绵，到白面河一带，已经很疲劳了。刚进冶家大庄，部队分散到各家吃饭，我到清真寺里“换了个水”（洗澡）。阿訇于建功很客气，端来馓子招待我。我正喝茶、吃馓子休息时，进来一个人，很慌张地和于阿訇耳语了几句就走了。于阿訇对我说：“朵斯缔（穆斯林专用语，朋友的意思），赶快跑，敌人来了！”我出寺门一看，敌人已经包围过来了。在我前边的马玉德同志，在枪声中牺牲了。我们撤进山时，敌人几乎到我们跟前了。马智俭、马玉琪等组织向敌人进行了一次反冲锋，打退了敌人的先头部

队，还夺回了一些枪支弹药。在第二次反冲锋时，马智俭、马玉琪二同志英勇牺牲。根据当时敌众我寡的情况，代理副连长马智宽下令赶快撤离。我们进入了老龙潭的后山。这次战斗，我们损失较大，回骑团牺牲了三位同志，海固工委委员魏志义也牺牲了，还丢失了电台。

从老龙潭甩开敌人后，我们在深山老林中徘徊了两天。主要等二大队司令员任达，结果没有见上，我们就撤离六盘山向老区返回。快到边区时，在固原官厅附近的碾盘掌又和敌人遭遇了。天刚麻麻亮，敌人正准备开饭，我们的侦察兵击毙了敌哨兵，夺回了一挺轻机枪。敌人不知底细，听到枪声就逃跑了。我们进入敌驻地时，空旷无人。只见做好的几锅饭散发着香气。这对我们连续好几天行军作战十分疲劳、饥饿的人来说，确实是个难得的机会。我们饱餐后离开碾盘掌，敌人发现我们人并不多，便拼命地向我们追来，但距离较远，只能听到枪声，子弹不起作用了。因此我们置之不理，迎着早晨的太阳，安全地进入了边区。

（李文乾、赵小平整理）

难忘两位阿訇的帮助

马 生 荣*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1946年9月，回民骑兵团的大部分人员，奉命编入海固工委武工大队。马思义任大队司令员。大队下设一个武装连、一个地方干部连。组织任命我为武装连连长。9月3日夜晚，我们同陇南特委一起，共约三百人，从陕甘宁边区环县庙儿掌出发，进入固原县白家塬头营、大营川等地。两天后，陇南特委与我们分开，前往陇南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留下海固工委的人员，在海固回民三次起义地区发动群众，发展武装力量，逐步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

9月6日这一天，我们到了西吉县的叶家河、顾家沟。我单独到尖山堡去拜访黄克勤阿訇。恰巧这一天他在家。我尊敬地问候他："阿訇老人家，您好。这几年我们可想念您

---

* 马生荣，回族，宁夏西吉县人。曾任连长、县委组织部长、县政协副主席等职。

啦！”他随即说：“我也很想念你们。”黄阿訇边说边把身边的大人小孩都支走了。然后，他小声对我说：“这两天，固原川里过来的人传说马思义和你们回来的消息，我听了很高兴。可是又听说，你们一起来的人不太多。我惦记着，怕你们吃亏，因为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已经有准备了。听一位知己朋友说，西吉王县长叫马乡长把马思义回来的情况及时向他用电话报告。沐家营还驻着中央军的一个骑兵团，昨天开来一半千骑兵，分别驻在白崖、大寨两处。看样子，是专门赶来对付你们的。我想给你们通个信去，还没有来得及。你来得正好，回去给大伙说，注意避一避茬，保全人要紧。”听此消息后，我心中着急，说了声：“多谢您关照。”立即告辞。回去后，急忙对马思义说了。马思义命令“火速撤离”。当日，敌骑兵赶来后，我们已经走远了。这一次，多亏了黄阿訇提供的准确情报，使我们避免了不必要的损失。

我们离开西吉后，于10日来到化平（泾源）县的冶家大庄。此日正是中秋佳节，便买了羊只给战士改善了生活。11日清晨，我和连指导员马克同志，到冶家清真寺里去了解情况，初次认识了于建功阿訇。

“老人家，您知道解放军从这里通过没有？”我问于阿訇。

“人传说十几天前，有两千多解放军从华亭过来，到平凉北塬上去了。这里有人亲眼看见，解放军穿的衣服破烂不堪，头发长得很长，和当年红军长征过来的情景差不多……”于阿訇又接着说：“听坊上人说，国民党队伍在九社、上下

秦住得满满的，还用骡子驮着许多大炮，准是针对你们来的。他们武器比你们的好，人数也比你们多。你们赶快避一避，还来得及。”听到这里，我们说了声：“谢谢！”就急忙走出清真寺。只见敌军从东北方向密密麻麻地围了上来。我立即命令部队开枪狙击，强占西山阵地，组织反击。经过数次反冲锋，打退了敌军先头部队，掩护大部队突破包围，安全转移。反冲锋时，我连排长马智俭、事务长马玉德、班长马玉琪，为人民革命事业奉献了生命。海固工委委员魏志义也英勇牺牲了。

战斗结束后，于建功阿訇又组织群众，埋葬了所有烈士的尸体。他的行动，说明了宗教界人士热爱共产党、支持回民骑兵团，是我们的朋友。

解放后，党组织没有忘记自己的朋友。1953年7月，安排于建功阿訇担任了泾源县的副县长，西吉县把黄阿訇安排为县伊协委员。

凡为人民解放事业做出过贡献的朋友，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蓝占杰　任光武整理）

老龙潭突围之后

马攀桂*

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后，1946年9月初，组织上从回民骑兵团抽调陇南籍的干部和战士，随陇南特委书记孙作宾去陇南开辟工作。我是其中之一。我们进入国民党统治区后，9月8日在隆德县城附近，与甘肃省保安第三团打了一仗，夜宿十五里店。第二天，赶赴固原东山坡与马思义率领的海固工委武装队会合。抵达时，他们已经离开，我们直追到泾源的香水店子才赶上。这天，我们驻在老龙潭附近的冶家庄。敌军连夜赶来，天亮后，把我们包围了。我们仓促还击，被冲散，电台也丢失了。马占荣同志因年老体弱被俘。我和李应忠、杨占奎、马占奎一起，跑上山顶，才冲出包围。跑了七八里，赶上马克、沙里士、何仲发、马长林等同志。

9月12日，两个工委的领导人在山上开会决定：撤回边

---

* 马攀桂，回族，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人。曾任回民骑兵团事务长等职。

区，把伤病员安置在群众家中隐蔽医治，伤好后在合水县集合。这时候，我们一天两夜粒米未进，早已饿得头昏眼花，便下山寻找食物。我们穿越一段荆棘丛林时，既无道路又看不清足迹。我和马忠良、马松发、米占川、李应忠、马希因走错了路，没跟上大队，心急肚饿。到了庄浪县的韩店，买了一些食物充饥，然后转向樊家庙、石峡口。途中，我们冒充是国民党的军队，混过了几个自卫队员的盘查。到马场，我们找见认识的群众，隐蔽了几天。群众向我们诉说国民党的压迫之苦，盼望共产党早日解放他们。后得知搜山的国民党军队已离去，我们急速向边区进发。中途马希当了逃兵。我们五个人昼伏夜行，至黄花川露宿一夜，在惠家台子住了两天。到了固原的石家沟口，李应忠找见当地一位熟人，要了些吃的，又停留了两天。我们走时，这位群众送来一些干粮，还给我们带了二十多里路。我们走了一个整夜，第二天中午到达边区的樱桃沟。樱桃沟的老百姓热情地招呼我们，我们感到无比温暖，就像回到了自己家里一样。

返回庆阳后，孙作宾书记亲自问了我们五人离队后的情况。马思义见我们枪支弹药全部背了回来，非常高兴。

（谢　东　蓝占杰整理）

从三次农民暴动到参加革命

马长林*

反对国民党，参加了农民暴动

1938年农历11月初，国民党的军队来到沙沟、白崖子一带，据说是国民党的三十五师和海原县的自卫大队，他们荷枪实弹，杀气腾腾，见青年就抓去当兵，见财物就抢，奸污妇女，辱骂回民，无恶不作。正当这时，我的大儿子马治祥被抓兵了，抓去的新兵全部押在小坡村，我到小坡村去看时，碰见了自卫队长王连，王破口大骂我。这时我深深感到天下老鸹一般黑，在老家时（甘肃张家川火家湾），我三叔父的儿子被抓兵了，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才逃到这里。今天我的儿子又被抓兵了。在悲愤交加之时，我感到无路可走。这时，我看到村里的人都集合在一起往外走，就问他们干什

---

* 马长林，回族，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人。曾任连长、区长，固原地区林业局、农建局、六盘山林管局副局长等职。

么去哩？他们都说打国民党，我一听就动心了，马上参加了他们的活动，也就是海固第一次暴动。

我们农民暴动军手拿刀斧棍棒来到泉沟墕时，海原县的民团头子马山魁带的民团正围攻我们。接火后，我们就把马山魁的民团给打败了。但从整个形势来看，农民军没有足够的力量在这一带继续坚持，必须要很快离开这儿，不然，很快就被敌人包围了。于是，农民军就连夜向张家川前进，准备到大麻子山一带隐蔽，坚持斗争。我们刚到隆德时，国民党的军队封锁了西兰公路，农民军只好向张易堡（今固原县张易乡境）、偏城（今西吉县偏城乡境）方面转移。这时，国民党九十七师五八二团廉团长带人追击我们。我们撤到黄堡（今固原县张易乡境）时，廉团的三个营几乎把我们追上了。在形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农民军负责人马国璘进行了动员，要求大家齐心协力对敌人进行一次坚决回击，否则，我们就要全军覆没。马国璘动员后，大大地鼓舞了士气，我们就勇敢地投入了战斗。这次战斗打得特别激烈，很快将廉团的两个营打垮了。在战斗激烈进行的过程中，马国璘负了重伤，接着由三个河州口音的人进行指挥，在他们的指挥下，我们将廉团的另一个营又打跑了，缴获了一大批枪支弹药。这次战斗，虽然我们把追来的廉团打垮了，但国民党三十五师的军队已经分几路向农民军进行包围，农民军处于危急之中。在大敌压境的情况下，农民军的负责人到固原黑城镇的祁家堡子进行谈判。我们这些普通战士在偏城等了十多天，听说负责人被国民党扣押了。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我

们就自行解散各回自家了。

第二次参加农民暴动军

1939年春季，国民党三十五师的军队又进驻白崖子、沙沟一带。这时我家住在鹞子川西边的石坡子底，这个村子里驻有三十五师的一个连。他们如狼似虎，横冲直撞，动不动就打人，欺压得我们实在喘不过气来。压力越大反抗力越强，这是一条真理。在敌人的疯狂压迫下，农民军又开始活动了，各个村庄经常送口信通消息，大讲我们再不能忍受敌人的残酷压迫了，要做好准备，进行反抗。这时，国民党的军队监视得很严，因为他们知道我们都是参加过第一次暴动的人。

1939年农历4月8日后的一天晚上，农民军派人送信来了，但国民党军队跟在后面，送信的人在国民党军队的监视下，对我说："把你们的盐给我借一点。"在我给他取盐的时候，他乘机对我说："今天晚上要下国民党军队的枪，标志是把右胳臂露出来。"天快黑时，国民党军队巡逻开始了，各连、营部的门口布上了机枪。天刚黑，国民党军队集合起来了，全副武装监视各村庄的动静。天黑后不多一会儿，我听到枪声后，就拿了一根长矛，奔向了农民军。

这次农民军的主要负责人马国瑞、马喜春，带领农民军又向张家川方向进发。当农民军到和尚铺时，又碰上了前次在隆德狙击过我们的廉团部队，农民军利用黑夜，彻底消灭

了敌人的一个连，在冲破和尚铺这道防线后，获得了一部分枪支弹药。我们通过泾源的惠家台，稍许休息了一下，天亮后到胭脂川（今泾源黄花乡境）又和敌人接上了火，农民军边撤边战，向白面河（今泾源县泾河源乡境）方面前进。

在撤离胭脂川时，我们的马占仓连长牺牲了。到白面河后指挥部的一个连在街道西边防守，这时敌人的炮弹连续不断地在我们防守的阵地周围开花，负责人马国瑞下令叫赶快撤离这里。我们刚撤出后，那个院子被敌人的炮弹全部炸坏了。

我们从白面河冲出敌人的包围圈后，进入了大雪山，在深山密林里走了一天半后，到了庄浪县的韩店，又碰上了敌人的民团。在农民军连续几个昼夜行军、疲劳不堪的情况下，我们根本顶不住敌人的再次狙击，所以在韩店一仗又牺牲了好多人。在敌人的连续追击和饥饿疲劳的摧残下，农民军就散伙了。

参加第三次农民暴动

1941年农历4月8日前后的一天，我听到枪声很响，人们议论纷纷地说，斜路洼的人被国民党的军队杀光了。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就到斜路洼去看，大约有三四十个妇女和儿童，被敌人杀害了，横七竖八地躺下一大摊尸体。我看到这惨不忍睹的场面后，认识到国民党反动派确实是杀人不眨眼

的刽子手，这个仇非报不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我就坚决地参加了第三次农民起义。这时敌人疯狂地向农民军四面包围，加紧进剿，在石蛤蟆墕（今西吉县新营乡境）打了一仗。农民军伤亡很大。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农民军在张家山（今固原县黄铎堡乡境）会合后，开了个紧急会议，一致认为只有投奔红军才是唯一的出路。我们二百余农民军，连夜向边区奔跑，于农历5月16日到了环县苦水掌，和八路军接上了头。

投奔边区，走上了革命的新道路

我们到苦水掌后，八路军环县保安大队长王世保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们。那天天气晴朗，王世保队长笑容满面地和我们全体战士一一握手问好。他说："你们来了，我们特别欢迎，你们是少数民族，在生活上可能会出现照顾不到的地方，也会给你们带来不方便。"到老区后，我们编为回民骑兵团。不久，国民党军队夜袭了我们一次。王世保队长派环县保安队支援我们，我们共同把国民党的军队打退了。通过这次敌人的偷袭，我们对共产党、八路军更加感到亲切了。过了一段时间，马思义从延安回来。他给我们说，在延安见到了党中央的领导同志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叫我们驻到合水去，到那里很好整休一下。驻在距敌人较近的边界地带，敌人容易偷袭，对我们不太安全。于是我们就离开了苦水掌，先到庆阳，这时我们的身体还很垮，一次我晕倒了，

从山坡上滚下去。我醒来时，已在庆阳医院的病床上躺着。医生们亲切地给我喂饭、打针，真感到和亲骨肉一样。我真正体会到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和幸福。我们到老区后，不但八路军的首长和同志们对我们关怀备至，就是所有的老百姓，一碰见我们总是喜笑颜开，春风满面。在新的环境里，得到了新感受，的确处处是亲人，到处是春天，完全是另一个新天地，真正走上了革命的新征途。

我们在合水学习了较长时间，通过党的方针、政策的学习，初步懂得了革命的伟大意义，懂得了革命的道理，明确了革命的目标，坚定了革命的信心。组织上还派马克同志担任我们的文化教员，教我们读书识字，学习文化。从此，回骑团的好多战士，都由原来一字不识的大老粗，成了能读书看报的新式革命战士了。

进入敌占区，准备迎接王震部队

1946年农历8月间，上级动员我们，要准备一切现有装备，出边区到陇南一带，迎接王震司令员的部队。这时平凉到静宁一带，敌人封锁得很严。给我们的任务是：扰乱和牵制敌人，以减轻敌人对王震部队的狙击力量，让王部很快进入解放区。任务确定后，就组织力量，开始进入敌占区。这次出来的主要力量是抽了陇东工委的一部分干部和回骑团的一部分战士，编了两个大队。第一大队由马思义、陈致忠等人负责，第二大队由任达负责，总负责是甘肃工委书记孙作

宾同志。

我被编在二大队，从庆阳出发，经过环县和固原的白家塬（又称东塬，在今固原县寨科乡境）、头营等地，过清水河后，为了尽量避开敌人的阻挠，一直沿着山前进。当我们到和尚铺时，国民党甘肃省的“保三团”在十八盘一带防守，他们封锁得很严密。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我们把敌“保三团”打退了，突破了这条封锁线，到达泾源的香水店子（今西峡），与一大队会合。第二大队长任达同志还讲了话，为了蒙混敌人，任达在讲话时，戴着黑眼镜，是国民党军官的打扮。

我们到泾源的老龙潭附近时，敌人从平凉方面派来的正规军追上了我们。敌人的数量比我们多，装备又胜过我们。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敌我遭遇后，我们马上撤离。当撤进凉天峡山上时，风雪交加。我们大部分人穿得很单，不多一会儿，好多人冻得走不动了，我冻得晕倒了。我醒来时，孙作宾等首长正在用火烤我。

这次作战，我们的损失较大，牺牲了一些人，也冻坏了一些人，但是开始打了几个胜仗，最后突出重围，胜利返回边区。

庆阳北塬的激战

1948年春天，我们回骑团和陇东十三团、十四团、环县毛至善游击大队，刚从北面砖城子、苦水掌等地巡逻回来，

在庆阳城北开了个大会。陇东军分区司令员徐国珍同志在会上讲了话。会后决定：十三团、十四团、游击大队都担任警戒任务，回骑团到庆阳北塬（又称二轱轳塬）整休。这时回骑团共为两个连，我任二连连长。在整休时，一连驻在塬上，后面是分区司令部和团部，我们二连驻在塬边的沟头上。驻下的第二天，我们的侦察兵回来报告：马家的骑兵来了。我向前一看，距我们不到二里地的前面塬边上，马家的骑兵一条绳似地过来了。我马上下令阻击，我们的机枪打响后，马家骑兵停止了前进，在原地徘徊。这时一连驻地上的机枪也响了。敌人发现一连后，因为距离近，就向一连驻地开始冲锋。一连由于众寡悬殊，支持不住，很快撤下来了。这次来的敌军是马步芳的所谓常胜骑兵旅长马德胜的骑兵，他们的黑马队、红马队、花马队、白马队一行跟一行的排好了，在大炮的配合下，向我军阵地开始了冲锋。但这个塬中间有一道沟壑，马德胜的骑兵要冲入我军阵地，必须要通过沟壑上的一座土桥。因此，我们一、二连的八挺机枪全部对准土桥进行封锁，刹时间土桥上的敌军人马尸体成了堆。敌人为了疏通土桥道路，就连续不断地在两边桥下堆死人、死马。这时顽固的敌人用十多门大炮和几十挺重机枪，向我们阵地射击，企图压住我们的火力，进行冲锋。敌军仍然冲不过来。不幸的是在这关键时刻，我们的一挺机枪炸了，一挺机枪的子弹又卡膛了，只剩下六挺机枪了，而且枪筒开始发烧，射击越来越不利落了。我们只好撤退。

我们刚撤出阵地后，我们的援兵——铁八团就赶到了。

这时敌马德胜的骑兵旅还很疯狂，准备第二次向我们冲锋。铁八团布置好阵地后，叫我们回骑团压在后面，准备在关键时刻，进行冲锋。铁八团的几位首长，在意见一致的情况下，下令向敌人阵地开始了炮击。马德胜的黑马队很快冲上来了。在敌黑马队即将冲入我方阵地时，铁八团的几百颗手榴弹全部落到敌马队中间了。刹时间阵地上爆炸声震耳欲聋，硝烟笼罩了上空，敌黑马队的尸体全部留在阵地上了。马德胜的黑马队全部被解决后，其他马队全部逃跑了。铁八团很快撤离了阵地。铁八团的首长在收兵后说：和马德胜这样的顽固敌人打仗，必须要灵活机动，要打必须把他打痛，但打退后，很快就要撤离，一定要防止其死灰复燃进行反扑。在战斗中我们回民骑兵团的政治觉悟和军事素质不断得到提高。

（原载《宁夏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

（李文乾　马国儒整理）

伺机打击敌自卫队

母登祥*

巧遇打败李阳珍

1947年3月，国民党军大举进犯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机关撤离延安，胡宗南进占延安，其八十一军、八十二军分别进占环县、庆阳，边区周围的国民党政府的地方部队——自卫队也蠢蠢欲动，不时进入边区破坏捣乱。在这种险恶的形势下，组织上及时将我们回骑团的随军家属转移去了山西，而回骑团在陇东军分区的领导下依然顽强坚持在陇东边区，一方面与国民党正规军周旋，一方面伺机打击敌自卫队。

面对强敌压境的危险形势，回骑团内也有个别革命意志薄弱的人动摇了。有个同心籍的新战士马德荣就是在这个时候通过庆阳东门外开店的杨麻子与敌人拉上了关系。在敌人

---

* 母登祥，回族，宁夏西吉县人。曾任回骑团排长、连长等职。

的利诱下，马德荣竟然跑去策反马思义团长。马思义立即向组织上报告了此事，经批准后，将马德荣、杨麻子逮捕处决在洪德城。

环县的伪自卫大队副大队长李阳珍很猖狂，多次带队侵犯我环县毛井区。上级决定狠狠教训他一顿，命令回骑团执行这个任务。马思义又派我们二连去毛井区围剿李阳珍。二连连长是马长林，副连长是马希杰，我是排长。我排的任务是埋伏在乱谷堆敌人的退路上，堵截敌人往回逃。刚刚赶到乱谷堆，就见一小股自卫队向我们这个方向跑来。敌人猛地看见前方我们这一群持枪的人，都愣住了。为了骗敌人，我对他们说："不要误会，我们是自卫队。"不料我身边的马参同志也几乎同时大喊："快交枪！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交枪不杀！"他这一喊立时把敌人吓醒了，一个个掉头就跑。无奈，我只得下令开枪。一阵枪声过后，一个自卫队员被打死，一个被打伤，剩下的七个全都交枪投降。刚把俘虏押走，李阳珍自卫队的大队人马就冲过来了，霎时枪声大作。突然一颗手榴弹落在距我不远的地方，只听轰地一响，我就被震昏在地上。李阳珍一伙终于突围逃跑了。但是，打这以后，李阳珍自卫队再也不敢轻易进犯边区了。

两擒两纵王子彦

1947年冬天，回骑团驻苦水掌。为了牵制敌人，团里决定派出袭击小组进入敌占区袭击自卫队。杨诚忠、马荣怀和

我各带一个袭击小组，每个组四个人。杨诚忠去常家湾袭击卢建祥，马荣怀去大涝坝袭击王子彦，我去袭击白家墝的自卫队。

这天夜里，我带着苏尚华、马长有、马宗臣来到了白家墝。我们原计划趁深夜摸进敌碉堡缴自卫队的枪，如不得手就向里面扔手榴弹，消灭敌人。结果，摸到碉堡附近才看清，敌人已经用黑刺封堵了碉堡的洞口。我们只得改用“麻雀”战术，冲碉堡打几枪，引来敌人猛烈地还击；我们迅速移动到另一个方向，又打几枪，引得敌人又猛烈还击。就这样打打逗逗，故意让敌人消耗子弹。天亮前，我们就撤离白家墝。赶到张家小掌子时，我们到一户人家去喝水，见窑里有一男一女，后面粮食仓子里还放着马刀和手榴弹。马宗臣认出那个男的就是敌自卫队长王子彦。我们又找放羊老汉核实，确认这两人就是王子彦夫妇。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们立即冲入窑洞，绑了王子彦，带回团里。后来，组织上对王子彦进行了教育，把他放了回去。

可是，王子彦回去后并没有改恶从善，仍旧带着自卫队与我为敌。1948年10月，固东工作团武工队决定再擒王子彦，团里派我与李应忠配合武工队行动。武工队队长车方宝，副队长黄汉武，队员李炳荣、刘玉海、张得贵，以及我们二人一起出发，昼伏夜行，鸡叫时赶到了大涝坝。在庄子外的地里碰到了一个驮粪子的人，一问才知道是村内李保长的儿子。我们命令他跟我们一起进庄，由他叫开王子彦家的大门。庄外大道旁有自卫队的碉堡，我们派两个人留下封锁

碉堡，其余的人进庄掏王子彦的窝。到了王子彦家院墙外，李保长的儿子就大声喊叫："王队长，王队长，快啊快，解放军在后川里住满了，我爸叫我来报告。"王子彦从梦中惊醒，跳出房门企图夺路逃跑，我们立即鸣枪封锁，并向院内扔了一颗手榴弹，吓得王子彦躲进了磨房。车万宝虚张声势，下令布防，并大声喊炮兵连准备开炮。我们又接连向院内扔了几颗手榴弹，院内顿时烟尘飞扬，硝烟弥漫。王子彦被如此声势吓坏了，颤抖着声音在磨房里大喊："我缴枪，我缴枪。"喊完就让手下人缴出了两支步枪和一百七十发子弹。我追问道："为啥不交出手枪？"他说："拿到城里修理去了。"我们喝令他走出磨房，冲上去绑起来拉上就跑。我又跑进王子彦的卧室，没有搜出武器，只搜到了一架望远镜。

天亮时，我们已走出大涝坝很远了。王子彦这时才看清楚我们只有七个人，懊悔地出了几口长气。

为了分化敌人，又鉴于王子彦反复表示愿意悔罪，不再与我为敌，组织上再次宽大释放了他。回去后他就辞去了自卫队长的职务，蜇居家中。

两擒两纵王子彦对其他自卫队头目震动很大。此后，自卫队只要与我遭遇就自动缴械投降，很少抵抗。

在两年的艰难岁月里，我们回骑团坚持转战在陇东边区，既牵制了敌军兵力，又打击了国民党自卫队。

（李文乾　张鸿鲲　王铎整理）

团结战斗的回民骑兵团

孙维藩*

回骑团成立的最初几年，基本上是一支纯回民军队，建制不全，人数也不多。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回骑团也需要充实兵力。由于边区缺乏回族兵源，组织上决定给回骑团补入一批汉族战士。1947年3月3日，我们三十多名来自环县的汉族新兵补入回骑团。我们这些汉族新兵，大都不愿意来回骑团，因此一到团部就给马思义团长出难题："要吃猪肉，看允许不允许。"没想到马思义团长非常痛快地答复说："当然允许汉人吃猪肉。各民族要互相尊重生活习惯。但是目前条件困难，无法单独成立汉民灶，不过可以允许汉族同志每星期到街上去改善一次生活。"这样一来，我们便无话可说了，都留在了回骑团。团里将一批回族战士和我们这些新兵组编为回骑团二连，连长是马长林、政治指导员是

---

* 孙维藩，汉族，甘肃环县人。曾任排长、连指导员、县武装部科长，公安处科长等职。

何仲发。开始只有一个排，排长是李应忠。

我们第一次上街吃了猪肉后，连里的几名回族老战士要我们用碱水漱口。马团长知道后，立即把那几位老战士叫了去，严肃批评道，让汉族战士用碱水漱口是不尊重汉民的生活习惯，是狭隘民族主义的表现。经过这次批评后，我们回汉族战士之间都比较互相尊重各自的生活习惯了，回汉族同志之间的团结也加强了。

二连组建初期，只给连长、指导员配备了马匹。记得大概是四月间，部队由环县向老爷山出发，途经数十里胶泥河沟，窄处可以跳过去，宽处则要涉水渡河。初春时节，河里的冰层刚刚溶化，赤脚涉水，冷水渗人。指导员何仲发同志是位老红军，一路上总是把马让给病号骑，自己步行。进了胶泥河沟，第一次遇到河面宽阔处。为了不使战士们涉水受寒，他自己脱了鞋袜下到冰冷的河水中，让战士们撑着他的身体跳过去。一些小战士跳不过去，他就一个一个地背过去。指导员的模范行动感染了其他干部，路上凡是遇到需要涉水的地方，连排干部纷纷抢先下水，帮助战士渡河。连长马长林同志当时已经四十多岁了，他的马也是经常让给一些体弱的同志骑。到了驻地，一有空闲他就捻毛线织袜子，织成的袜子都送给了战士。

那个时候，部队的生活装备还很差，外出执行任务时常常借用汉族群众家的锅做饭。每次借来锅，回族同志都要先用火烧净锅上的油腻。起初有的汉族战士不大理解，认为用水洗一洗就可以了。但是烧了几次锅，亲自嗅到了油腻味

后，大家才觉得借来的锅确实应该烧一烧。以后，不论是谁借来的锅，总是先烧干净，回汉族战士都放心地在一口锅里吃饭。

[illegible]不久，我们连又接收了一批新兵和俘虏兵，成立了第二排。[illegible]月间，团里又将从庆阳征来的四五十名新兵分了一半给[illegible]连，[illegible]组成第三排。这时，二连的建制才算完整了。一排长是母登祥，二排长是杨生华，三排长是马忠良。

[illegible]马轨铲堰战斗前夕，部队驻在庆阳三十里铺。这天，一连连长马思贞手里提着一个篮子来到我们二连。我正在门口补鞋子，[illegible]看见他就开玩笑说："连长，提的是啥好吃的？是给我们送的吗？"马连长说："刚才买到些冰碱，这一半是送给你们连的。"马思贞是马思义的弟弟。他不但关心回族战士，[illegible]也关心我们汉族战士。大家都觉得他很亲切。不幸的是，[illegible]送冰碱后的第三天，他就英勇牺牲在二轨铲堰战斗中了。[illegible]得知他牺牲的消息，我们连的许多战士都伤心地哭了。

[illegible]十个月后，我们部队打游击到合水县店子塬，配合合水县游击队攻打这里的一个保安中队。战斗开始时，先由游击队把敌人引出碉堡，诱敌追入我十三团设伏区。然后十三团一阵猛打。敌人四散逃命，回骑团纵马追击。我们连追上了一股逃敌，敌人架起机枪反击，但是我们的战士异常勇猛，[illegible]冒着密集的子弹跃马冲锋，吓得敌人抱起机枪就往沟底溜。我和马有民奋不顾身地追入沟底，活捉了两名保安队员，缴获了一挺机枪。这次战斗中，我们班缴获了九枝步枪，捉了十多个俘虏。[illegible]我和马有民荣立了一等功。

1948年初冬，陇东军分区的部队来到了苦水掌一带。这里是陇东边区的边界地带，敌我争夺相当激烈。我们回骑团住在孙家寨科，我们排就住在我家。当时，我的弟弟正在筹备结婚，准备了一些衣食物件。我父母害怕这些东西被马匪搜去，都藏了起来。谁知三排长马忠良一眼就看出了藏东西的地方，笑我父母不会藏东西。于是，按照他的办法，由他亲自动手重新把东西藏了起来。

这天，徐国珍司令员在回骑团团部召开各团团长会议。突然，固东游击队文书孙守玺的弟弟跑来说："胡掌西山上有敌人走动，看样子人数不多。"为了查明敌情，马思义亲自带领三人去侦察，回来后报告说，来敌只有几个步兵连，分别驻在西湾和赵家渠。徐司令员当即决定乘夜奔袭，命令十三团围歼赵家渠之敌、十四团和环县游击大队围歼西湾之敌，回骑团为预备队。

当夜，战斗打响了。十三团围攻赵家渠之敌，俘获十多名敌兵，但是大股敌军都躲在窑内顽抗；西湾之敌听见枪声就撤上了山，用重机枪向赵家渠我军扫射，援助被围之敌。审问俘虏后得知，来敌不是几个连，而是一个骑兵旅和两个步兵加强营。情况变化，敌强我弱。徐司令员命令各部立即撤出战斗，回骑团担任后卫队。我军开始后撤，敌军尾追而来。马思义团长急中生智，在黑暗中高声下达"攻击"命令："十八团预备刺刀！十九团拼啊！"由于天黑，敌人摸不清我军的实力，停住不敢追了。这时，环县游击大队还没有撤下来。马团长又大声喊叫："毛！毛！毛！"毛至善大

队长听见喊声就带着队伍撤了过来，后边的敌军也追了过来，马恩义团长再次唱“空城计”，大声疾呼：“同志们，上马冲啊！”我们全都上了马，但并没有往前冲，只是在原地打转。敌人听见密集的马蹄声，看见马队的黑影，不知道我们到底有多少接应兵力，没敢贸然追击。就这样，我们部队顺利地撤了出来，回骑团出色地完成了后卫任务。

战后，敌军也从苦水掌离去。不久，再一次窜到这里，到处抢掠，几乎把家家户户都翻了个底朝天。可是，马忠良排长帮助我家藏的东西，一件也未被搜去。

1949年7月，陇东军分区决定将环县游击队的部分人员改编为回骑团三连、四连，回骑团中的汉族人数更多了。1951年扩军时，又征招了一批汉族战士，全团人数超过千人。

在战斗年月里，我们回骑团的回汉战友之间，只讲阶级友爱、同志情谊，互相尊重，互相团结，为了共同的目的，我们生活在一起，热血流在一起，结下了同生死、共患难的深厚情谊，令人终身难忘。

（蓝占杰　王　锋整理）

护送随军家属安全转移

马启新*

1941年我十一岁时，父亲马长林参加了海固回民起义。失败后，在团长马思义的率领下，进入陕甘宁边区。

父亲走后，家中留下我和母亲。为了能生活下去，我就给当地富裕家庭拉长工，挣点工钱养家糊口，和我母亲苦度日月。

1944年7月，我父亲委托他的战友、同村乡亲马生荣大叔回来搬家，把我母亲和我接进边区。当时，组织安排我到回民骑兵团当勤务员，母亲就和其他家属一起，在骑兵团的生产基地上，参加纺线和其他农业生产劳动。从此，我家团圆，欢欢乐乐过日子。

1946年春，部队按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的指示，要配合陇东工委的地方干部一同进行西征。从此，随军家属和部

---

* 马启新，回族，宁夏西吉县人。曾任县委书记、行署副专员、宁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长，现任区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队分离。团长马思义指定马宝珍、马鸣桂负责带领马宝玉、马思恭等战士，担任回骑团家属队的护卫工作。我专为马思义的家属服务。

1947年3月10日，国民党军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党中央命我解放军实行诱敌深入、歼敌有生力量的战略方针。19日，中央机关和主力部队主动撤离延安。与此同时，为了保障回骑团随军家属的安全，决定回骑团家属跟随中央机关一起转移到山西省离石县境。撤退前，团长马思义赶来家属队，对马宝珍、马鸣桂叮嘱说，现在蒋介石调国民党军队要进攻陕甘宁边区了。他们像疯狗一样发狂了。他们越发狂，表明敌人的寿命不会长了。你们一定要按照上级的决定，保障家属的生命安全。你们保住了家属的安全，就保住了部队指战员的思想稳定，保住了部队的战斗力。你们肩上的责任重大，要加强和地方政府的联系，听从指挥，紧密依靠群众，做好家属的安全转移工作。

当时，回民骑兵团的随军家属共计十七户、51人，老的，年逾古稀；小的，刚刚出世。既有腿部受伤、行走不便的，又有正在患病的。家属队于19日从合水县城出发转移到大凤川，第二天转移到陕北吴旗县。接到东渡黄河的通知后，团长马思义决定：凡有家属的战士，都回到后方护送家属。我们由吴旗出发行进到安塞县的白豹川，与从延安撤出的马国璠旅长及随行人员相遇，便一同跟在中央机关的队伍后面，向东急进。又一天，过了子长县进入绥德境界。到22日下午，我们经吴堡渡过了黄河。当天晚上，国民党军队就

赶来封锁了黄河渡口。由于中央的关怀和及时调度，使家属队避免了一次大灾难，保住了生命安全。

到了山西，我们先住在柳林县内，不久转到离石县，先后在那里住了一个半月。就在这段时间里，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人民解放军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先后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获得三战三捷，歼灭敌人一万四千多人，为我军全面反攻，粉碎敌军的进攻奠定了基础。

5月上旬，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又发出通知，让回民骑兵团家属返回陇东。得到返回通知，全体家属和护送人员都高兴极了，仿佛革命胜利很快就会到来。此时，真是人人喜笑颜开，归心似箭。于是，立即动身，沿着原路胜利返回，住在华池县元城子附近的赵家沟和前阳洼。

在这次转移中，回民骑兵团的随军家属没有受到任何伤亡，相反，还得到实际锻炼和提高。这是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政领导对回族人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爱护，是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生动体现。

（谢基祥、王漫畴整理）

回骑团里的随军阿訇

马同近*

我父亲马进仓是原海原县车路沟村的一个未曾开过学的穷阿訇，家里只有几十亩瘠薄的山坡地。海固三次回民起义，他都参加了，被大家推举担任排、连长。因此，在起义失败后，都灾难临头：第一次失败后，被保长、保丁和反动阿訇将他捉住，打得头破血流，不省人事，几个月下不了炕，还天天逼他要枪、要款，不得安生；第二次失败后，家被国民党军抄抢，几间房屋被折去修了碉堡，一家老小成了四处讨吃要饭的乞丐。我父亲躲藏在外，不敢回家来。由于有前两次失败后遭残酷迫害的教训，我父亲在参加第三次起义失败后，就在马思义的带领下，同其他起义人员一起奔赴陕甘宁边区，投入革命怀抱，成为后来命名为“陕甘宁边区回民抗日骑兵团”的光荣一员。当时，大家习惯地通常称他为

---

* 马同近，回族，宁夏西吉县人。曾任宁夏自治区团委副书记、体委副主任。现任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

“随军阿訇”。

回民骑兵团是陕甘宁边区的一支少数民族部队。这支部队，除革命纪律和边区其他部队一样外，在日常生活习惯上仍和农村回民一样：“吃肉，离不开阿訇宰；过节，离不开阿訇念经；战士牺牲安葬，需要有阿訇举行仪式。这是一支保持着本民族风俗习惯的部队。同时，这支部队的宗教信仰和独特的风俗习惯也受到了边区军民的尊重和照顾。回骑团驻地——曲子镇，是个纯汉民区，为了照顾回族的宗教生活，政府拨专款建了清真寺；在仅有十来户人家的三岔，也建了清真寺。这充分体现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这一系列事实使我父亲从内心感受到共产党的恩德山高海深。

1942年初，回骑团从边区出来。我父亲因对家中老小安危放心不下，也一同出来，想回家看看。在途中遇敌作战，我二伯父牺牲了，父亲在一天夜里偷偷回到了家。他见到的“家”，连同几户亲属的房屋，早已成了废墟，半个村子绝了人烟，剩下残垣断壁，荒草丛生。老母亲、妻子和四个女儿冻饿身亡已四个多月了。于是，父亲怀着无比悲痛和愤怒的心情，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将被亲属收养的我和弟弟偷偷领上，投奔边区。因我和弟弟年小(我当时还不到十岁)，加上逃难途中担惊受怕，又饥又饿，我父亲只好带着我两兄弟有时向人讨要，有时还得打几天短工挣点路费才能继续往前走。他领着我们翻山越岭，历尽艰难困苦，穿过封锁线，经过半月时间，才走到边区，回到了回骑团这个温暖的家。我和弟弟成了小八路，穿上了像棉大衣一样长而温暖的灰军

装。

我父亲是部队唯一的阿訇，组织让他负责回骑团回族战士宗教生活习俗方面的事务，有时也协助团领导给战士做些思想工作，帮助解决日常生活中存在的某些矛盾。给我印象深的有这样几件有关民族团结、干群关系的事：

回骑团驻延安后，有一次，一个回族战士披着一件皮袄上街，被一个提着一串猪肉的人无意碰了一下，擦脏了皮袄，他气愤地打了这个人，因此，被关了禁闭。但他从心眼里并没有认错。我父亲知道后，和这个战士谈心，既讲部队战士不能打人骂人的纪律，又谈各民族要互相尊重、搞好团结的道理，使这个战士心悦诚服，接受组织处理。

不久，回骑团奉调驻延川县永坪镇的枣梨湾。快过农历年时节，家家都在忙着做过年的准备。一天晚上，有个战士在放哨时，看到一户人家屋里亮着灯，出于好奇，便将窗纸舔破往里看。第二天有人把这件事反映到团部，团长当即集合队伍进行查问，但一时未能查清，就将那晚执勤的几个战士叫出来，每人打了一顿。因此我父亲批评团长说："战士舔破老百姓的窗子是错误的，但你打人也犯了八路军的规矩"。并为此事同团长发生了争执。这件事被徐向前同志知道了，便将团长和我父亲叫到延安去，询问了事情发生的经过，对团长进行了批评，并表扬我父亲说："你讲的是实情，是个公道老。"后来这件事传到了群众中，大家都称赞说："回骑团的纪律严明，和老八路一样好。"从此军民关系更加密切了。群众把自己舍不得吃的南瓜子、红枣给部

队送来，一些妇女还经常到部队来帮战士拆洗衣服，战士们也经常到群众家中去帮助干活。在回骑团调防离开永平时，群众拿着鸡蛋、红枣等到部队送别，军民依依不舍，许多人流下了热情的泪水。

边区离战士家乡虽只几百里路程，但由于国民党的严密封锁，战士很难知道家乡消息；加之每次起义失败后，起义人员的家属都不同程度受到国民党的迫害，因此，许多同志对家中老小生命安危放不下心。根据战士的愿望和要求，组织上先后于1943年和1945年两次派我父亲到敌占区了解情况。他服从组织，冒着生命危险如期完成了任务。

解放战争开始后，回骑团和陇东兄弟部队一起和敌人周旋，在战斗中不时有同志牺牲。即使在那样险恶的环境下，党组织仍坚持尊重回族的风俗习惯。由于牺牲了的同志都要按照回族的宗教习俗进行安葬，我父亲几乎参加了部队所有的战斗。在战斗中，领导常把他安排到后面，但有时，他也直接参加战斗。有一次，部队在环县的胶泥罎岘遭到马步芳军队的攻击，战斗十分激烈，他擅自冲到前面去向敌人射击，被领导“训斥”了下来。此外，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中，他和其他同志一样种过菜，烧过木炭。他始终和指战员们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

事隔五十多年，每当我想起回骑团的战斗历程，就记起了我父亲在回骑团随军生活中的往事……

（谢基祥　王漫畴整理）

全国解放初期的回民骑兵团

艾青山

1949年9月上旬，我被任命为回民骑兵团团长。那时，团干部只有组织股丁素石（又是卫生队长）、后勤股苏彩云、作战参谋张栋修，连队干部也不齐全。一、二连有政治指导员、副连长各一人；三连有连长、党支部书记各一人，无政治指导员；四连有连长、政治指导员各一人。

我刚刚任职，上级即命我带三、四连到会宁县协助政府做接管工作。

约一周后，定西军分区又命令一连副连长丁良臣、二连副连长杨诚忠分别任西吉、海原两县大队副职，命令三连赴定西担任城防；四连仍留会宁；命我带一、二连即进海原，配合野战军解放靖远。

那时，一、二连原有人员不足百名，马六十余匹。各连均收容大批溃兵补充了连队，新成份过半，如不整顿训练，不仅战斗力不强，且部队也难巩固。加之西吉县的枪支也未收完，如不留人，政府工作也难开展。针对这种情况，我和丁素石、张栋修等人开会研究，决定：第一，将所收容的国

民党溃散之逃兵大部集中暂编一个连，留驻西吉审查教育。第二，所缺干部大胆提拔。当时，提拔杨生华为二连副连长；马忠良代理一连副连长；母登祥代理新兵连连长，参谋处文书（预备党员）代理新兵连政治指导员。还从班长中提拔了排长、副排长及管理排长等十二三人。第三，留丁素石同志在西吉招呼新兵连的工作。我和张栋修同志随一、二连赴海原。靖远两县执行任务。

到海原后，靖远已解放。野战军要进入宁夏，但靖远城防秩序尚未安定。靖远县县长李天华来信，要我们派部队协助收缴敌枪支。经研究，即由张栋修带第一连赴靖远，我和第二连留在海原。这时，海原县自卫队枪支全未收缴，隐藏在乡间、自卫队人员也躲避不投，敌军散兵到处乱窜。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即着手了解线索进行争取工作。西安镇的李相富答应我们争取自卫队的头目。此外，我们还继续收容散兵，审查留用。一、二连很快就补充为百人以上的连队。在收容散兵的工作中，我们得知宁夏国民党部队宣布投降后，有一部分伪军官不遵守信用，将部队解散，并带走全部枪支。这些枪支散失民间，给我们工作上增加了新的困难。我们在海原、靖远的任务，主要是协助政府接管政权，安定与维持社会秩序，收容散兵及收缴敌散兵的枪支，协助政府建立区、乡、村政权，进行剿匪工作。

由于形势发展，部队供给遇到了困难，首先是经费供不应求。部队的津贴一则不多，二则也不能按时领取。其次是棉衣、鞋袜及铺盖供给不上。1949年，我们得到棉衣的时间

在11月下旬。老战士有过去穿的衣服和破旧铺盖，还勉强能支持，新兵困难更大。他们在被收容时，穿着破烂不堪的各式各样的服装，铺盖一床也没有，鞋袜更成问题，且有赤脚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面发动群众互助，一面未经组织允许将收缴的二百余双军袜、军鞋和在剿匪中缴获的各式各样的皮衣发给连队御寒，并派人到静宁将分区在静宁接收的旧面袋运回数百条做了铺盖。西吉县也在群众中动员，借来部分毛毡、皮衣等物，临时解决新兵连的急需，并借给二百斤羊毛做被套。这样，直到12月底才陆续解决供给问题。

为了搞好部队的军事、政治、政策和纪律教育，我们向分区提出整顿部队的任务。经分区批准，于1949年12月初，将部队集中于海原县李俊堡进行整训。分区副政委师源同志带了科长、参谋、干事帮助。在分区首长的直接领导下，虽然时间还不足一个月，但解决了部队中存在的问题，处理了违法乱纪案件，分析批判了各种错误思想和违犯政策的行为，部队战斗力有了明显提高。

由于社会秩序尚未安定，土匪马绍武在同心、海原两县交界地猖狂活动，部队奉命去执行任务，接连进行了三次战斗，如高崖庙山的追击战、梨花坪的击溃战，特别是二月初的甘盐池战斗，歼灭了马歧荣股匪八十余名，给海原人民除了一大害。从此，社会秩序安定，工作进展顺利。

1950年3月，我们接受了每人生产二百四十斤粮的任务。按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我团剿匪任务繁重的情况，完成生产任务是很困难的，但我们正视困难，努力克服困难。4月

初布置：除海原留一个连担任城防，另组织一百五十人的精干武工队外，其余部队全部投入农业生产。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两千余亩的春耕任务。正在这个时候，土匪又猖獗起来，在平凉与西海固等县发生了反革命“五·八”叛乱。

5月2日，我在西吉县和郑青菊结婚。4日回团部，5日接到海原县与我团三连的报告，据调查，有二百名匪特图谋围攻海原县城。于是，我们一面将情况报告分区，一面集结生产部队，8日开往海原。到海原后，情况没有那么严重，就将城防工作布置好后，于11日返回李俊堡。此时，西吉匪情严重，县政府来信告急。我们决定部队集中县城，并将当时的情况书面报告平凉分区。在部队撤离李俊堡的第二天，李俊堡匪特下了区乡干部的枪四五支。幸有我留守的人将匪击溃，区政府的堡子未失。当时，城乡谣言四起，秘密传说某地起来多少等等，群众恐慌异常。少数乡村干部及民兵，有的已投匪任团、营长职，有的暗中和匪特取得联系。我们到西吉后，派一连连长马登科带骑兵四十人去偏城，一面了解匪情，一面捕捉当地已投匪之民兵连长二人。我们因麻痹大意，将应捕的人犯抓获后又被保释，反遭匪特的袭击，牺牲一人，失枪一支、马三匹。第二天（约是5月16—17日），我骑二旅及警卫团由固原出击偏城，将该股匪特歼灭。我团即经偏城、沙沟进入海原，捕获了“五·八”叛乱匪首马成龙及其从犯。还配合独一师围歼杨百义股匪，在碾子沟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我们在肃清匪特的同时，也完成

了生产任务。

自从马思义、马克、沙里士三人调离后，团党委在一段时间内没有建立起来。1950年3月，定西分区党委批准成立了团临时党委，由孙永新、张栋修、丁素石和我组成。5月初，丁素石被提为代理政治处副主任。6月初，胡汉林副团长、徐延贵参谋长同时来团工作。7月24日，团召开党员大会，选举胡汉林、徐延贵、丁素石、张栋修和我为党委委员，我又被推选为书记。经分区党委批准，团党委正式成立。9月初，派来了高有才同志为团政委，从此，团的领导健全和加强了。

1950年12月3日，部队奉命到达定西。当时，忙于整修地方准备过冬，同时也做了行军检讨和生产总结。1951年初，进入政治整训。整训的内容，主要是解决部队的离队思想问题。经过两个月整训教育，基本上解决了部队的混乱思想。3月间，部队又分头执行剿匪及看管犯人的任务。6月，部队抽调一批干部接收新兵。8月部队整编完毕并进入审查纯洁内部工作，接着开展三反、评干、剿匪、文化学习等运动。随着这些运动的开展，我和指战员一样都有一定的提高和收获。

（此文摘自艾青山：《自传》，标题为编者所加。）

大事记

海固回民起义大事记

（1938—1941年）

1938年

3月13日　海原县回教抗敌工作团成立，马国瑞任总团长。

5月5日　海原县李旺堡回教抗敌分团成立，吴义忠任分团长。

5月16日　海原县沐家营回教抗敌分团成立，马广勋任分团长。召开抗日宣传大会，群情激昂。

6—10月　马国瑞、马国琮筹集资金，购买枪支，准备发动反对国民党暴政的起义。

11月20日　海原县第六区联保主任王连、区长裴正员，向县政府密报马国瑞“谋叛”。

12月29日　甘肃省东路交通司令奉省政府主席朱绍良命令，诱马国瑞赴兰州被软禁。

1939年

1月7日　海原县县长贾从城带保安队四十人，下乡镇压正在酝酿的第一次海固回民起义。沿途在沐家营、白崖子　小坡村等地捕人、收枪、罚款，对群众威胁恫吓，并诋毁回民起义。

9日　固原县西南区二十九保代理保长杨金贵率壮丁在红崖堡一带拘捕马廷华等七人，诈去法币二百四十元。

13日　固原县保安三中队队长马明三派分队长穆玉清带人去海原艾嵩湾逮捕马福邦；派分队长白玉忠、马子章带人去包家堡、安龙庄向群众逼交枪支。

14日　穆玉清在白家庄、平坦沟拘捕曹玉录等二人，毒打收枪。

△马国璘、马国瑞、马国琮、马英贵聚会上店子，公布马国瑞的来信，部署起义。

15日　第一次起义爆发，马国璘自任司令，马国琮、马英贵任副司令。起义农民分别攻克王连和杨金贵的堡寨。

19日　起义农民围攻李俊堡穆玉清堡寨。

22日　平凉专员张振武到固原布防。

23日　马英贵率起义农民围攻固原城。

25日　国民党第八战区派高级参谋许显时、交通处长拜伟和政治委员郭福金从兰州到固原县实施“安抚”。

27日　一九一师处长马建新驰赴固原协同办理。

29日　马国璘率起义农民围攻隆德县城。

30日　起义农民在套马庄梁歼国民党九十七师五八二团一个连，马国璘腿部中弹。

31日　马国琮、马国璠、马英贵代表起义农民与拜伟、马鸿宾、马建新、郭南浦在大寨马广武家中谈判。

2月10日　马英贵、白受采被许显时、拜伟诱至固原县黑城镇祁家堡子逮捕。起义失败。

27日　马英贵、白受采被解往兰州关押。

3月6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北联络专员王月波抵达固原三营视察，参与“宣抚”。

7日　马鸿宾、王月波与九十七师师长韩锡侯、海原县代理县长王敬、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孙尚贤、县自卫队队副陇凤歧以及固原县县长张桃在李俊堡共商清乡办法。

25日　王月波向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作了《陇东教案发生之前因后果及现在情态》报告。

5月9日　马国瑞逃离兰州。

13日　马英贵、白受采被押回固原枪杀示众。

29日　第二次武装起义爆发。马国瑞自任司令。

6月4日　起义农民与国民党九十七师激战于固原何家堡子，突围后南下化平。

5日　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处长伍修权向中共中央发电报，请示如何处理马国瑞要求将部队移往八路军防地一事。

8日　起义军在化平县胭脂山击溃尾追而来的国民党九十七师五八二团和甘肃省东路交通司令部骑兵团各一部。毙

敌二十余人。

6月12日　起义农民进至白面河，化平、张家川、龙山镇等地回民纷纷加入，军威大振。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姚大海抵固原视察。致电蒋介石说："海原变乱总因在人民负担太重，致奸民有所借口。"

13日　韩锡侯、张振武、郭南浦向马国瑞征求和平解决意见，马国瑞提出了三项条件。

16日　九十七师调集四个团兵力，与东路交通骑兵团一起从南北两路包围起义农民。

18日　清晨，九十七师发动总攻，有飞机盘旋侦察。起义农民奋勇抵抗，损失惨重，马国瑞阵亡，起义失败。

7月　化平县处决被俘起义农民三十四人。

1941年

4月　马思义、王德成、冶巨仓等百余人在沙沟、白崖、硝口、石山等地，杀死举报起义的地主、保长等三十余名。震动国民党当局。

5月1日　国民党四十二军派两个营配合海固两县自卫队，由甘肃省保安第三团团长严登汉指挥分南北两路向白崖子进军，实行"清乡"。

3日　国民党军在斜路洼向起义农民开枪，打死七人，多人负伤。

9日　马思义率起义农民一千余人，在泉沟掏击溃严登

汉所带进剿部队。

11日　起义农民离开海固，进军张家川。

16日　起义农民设伏大麻子山，歼预备第七师二十一团约千人。

18日　起义农民攻打张家川县城，未克。

21日　起义农民在马思义率领下离张家川北上。

22日　起义农民与敌九十七师五八七团激战化平圣女川，失利，越六盘山进入隆德县。

24日　起义农民在沙塘铺，遇敌狙击，折转马莲川。

25日　国民党四十二军增派两个团兵力追剿起义回民。

28日　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电令朱绍良、杨德亮增派部队清剿起义回民。

月底，起义领导人员在土窝子开会，商讨行动计划。马思义首次提出投奔陕甘宁边区主张。

6月1日　国民党军六个团，在预七师师长严明指挥下，向沙沟、白崖一带进剿。

2日　蒋介石电令甘肃省主席谷正伦，对起义回民“应彻底剿灭，不可收编”。

6日　起义回民与国民党进剿军激战海原石蛤蟆，死伤千余人。

9日　马思义带起义回民余部二百三十多人从固原县臭水沟出发，奔赴陕甘宁边区。

10日　起义回民余部抵达陕甘宁边区环县庙儿掌。

13日　凌晨，国民党政府派特务杀害马思义家属十一

人。

7月25日　国民政府电令朱绍良："沙沟回匪二百余人已被奸伪收容，改变为回民独立团，请查明剿办"。

回民骑兵团大事记

（1941年—1953年）

1941年

6月10日　马思义率海固回民起义余部二百三十余人，进入陕甘宁边区庙儿掌。

11日　起义回民与环县保安大队取得联系。中共环县县委统战部副部长张境如、保安大队部书记毛至善，由苦水掌赶到龙家阳洼为他们安排驻地和给养。

12日　马思义等三人在保安大队长王世保陪同下起程前往庆阳。

13日　陇东军分区警备第二团团长周仁杰、副团长徐国珍在曲子设宴接待马思义一行。

14日　陇东保安大队司令员白寿康接见马思义一行。

15日　八路军三八五旅旅长、陇东军分区司令员王维舟接见马思义。

下旬　马思义率部移驻合水县柳沟。马国瑞离队赴延

安。

7月上旬　陕甘宁边区联防司令部肖劲光司令员专程从延安来柳沟慰问起义回民。

下旬　毛泽东、朱德等在边区政府礼堂接见马思义、马智宽。

8月上旬　陕甘宁联防司令部将起义回民编为回民抗日骑兵团，马思义任团长，下编3个连。

中旬　中共中央西北局派共产党员杨静仁（回族）、马克（回族）到回骑团任政治教官和文化教员。

1942年

1月1日　中共陇东地委统战部部长段德彰等到庆阳三十里铺，劝阻回骑团战士不要出边区，未能生效。

3日　回骑团一百三十多人从庙儿掌进入国民党统治区。

13日　回骑团被国民党四十二军包围在固原麻地湾。马思义率部乘夜突围返回边区，中途部分人哗变。

6月　联防司令部调马思义等十多人到中央民族学院学习。

8月　肖劲光司令员宣布任命杨静仁为回民骑兵团参谋长，马思贞任连长，马克任政治指导员。全团移驻延川县永坪镇。

9月1日　回骑团派人参加延安体育运动会表演马术，

不慎，抱薪而救，以致蔓延，几成燎原之势，幸军事当局托之武力，解决有法。但职为釜底抽薪，防患未然，恐事态扩大蔓延各县，遂于2月10日离兰先赴与海固毗连之隆德，20日离隆德赴化平，24日转赴华亭，28日离华亭转平凉，3月6日由平凉赴海固。每至一处，均深入教民区域，悉心调查，剀切宣慰。所有教民俱被感动，情绪异常热烈，均愿在最高领袖指导之下，一致抗战，现象极为良好。惟平凉、华亭、固原等县各族间，似尚有畛域之痕，治城以内不许教民寓居，教育方面尤为显著。如隆德一县仅有7万人口，教民即占2万，于此2万人中，仅有高级小学毕业生1人，文化低落，可为浩叹。所幸教育当局28年度对各县回民初级小学，已有增设实施，是在地方政府及回胞士绅努力提高，方可收效。奉电前因，理合将调查情形备文呈报，敬请鉴核。谨呈主任贺转呈

委座

附件之三：

第二次海固事变发生原因、经过及善后处理情形报告

肇事原因

查前次海固事变（本年1月间），其远因，不外地处边

匪，教育落后，一般民众无所统率，勇于私斗，而昧于公义。加以当地保甲组织不健全，致彼卑劣贪污之保甲长滥竽其间，利用乡民之无知，百端敲诈，更捏造事实，加以诬告。而地方负有责任者，又复失察，使民众痛苦反为加深。其近因，系海原第六区联保主任王连假借公义，逞报私仇，诬指民众私藏军械，或以极刑逼令缴纳，或以拘禁勒索巨款，受虐民众不堪其苦。又以教主马震武在平养痾，无所伸诉。再则教育落后，知识缺乏，不知以合法手续呼吁取直，乃纠结愚昧铤而走险。竟于一致抗战中，演成民变惨剧，殊为遗憾。所幸当局筹妥对策，处理迅速，克告平息。已于3月25日报告在案。当此事件甫平，疮痍满目之后，本应加以安抚，与民更始，乃驻防海固接壤少数士兵，以教育落后，不知爱护民众，而一般不法之保甲长，又复拉拢不肖士兵，鱼肉乡民无所不至。当斯时也，适该地教主（哲赫忍耶派）后裔马国瑞逃出兰州之监视，潜回固原原籍。因宗教关系，平时深为民众信仰，以故相率往诉，乞为援助。于是暗中号召，私谋蠢动。竟于本年5月间，以民众武力抗拒驻军及保甲长，不幸事件于兹再起。综观此次事变之造，因及民众暴动之目的，殆与前次事变如出一辙。

事变经过及处理

5月29日，浓云密布，大雨如注，叛民200余人，以海原小坡儿驻防部队未加防备，冒雨突袭，乘机攻入。驻军一排枪支悉数被劫，伤叛民8人，士兵2人。叛民以袭击获

胜，即呼啸而去。次日，参加民众骤见增加。计固原县属之上店子、红崖堡、挂马沟、大湾等处，聚集数百人；海原县属之小坡儿、大寨、白崖子、鹞子川等处，集结者几近千人。惟沙沟一带，因马忠武（故教主马元章之长子、叛首马国瑞之父）极力镇压，尚称安静，亦无一人参加其内。该叛众即由马国瑞统率，经固原县属之偏城、骆驼巷、于家套子齐集莲花湾。沿途民众多隶其教派之中，马国瑞又伪令所部称："吾人为反抗驻军压迫，自动参加抗日，对一般民众不得劫杀或滋扰"等语。据叛民所经过区域民众谈，叛民经过时并不伤人，亦不抢劫，对其他教民尤无仇视行动。

6月3日，叛众窜抵固原县属之杨家岭、何家堡、五里铺、堡子滩至二道岔，与九十七师遭遇，发生激战。叛众不支，绕道南窜，企图越化平而达清水县属之张家川。因该处教民多系哲赫忍耶派，以同一教派之关系，欲尽量号召扩充实力。斯时，隆德县第三区该派教民百余人，亦均暗相联结，蠕蠕欲动，并推代表二人，往谒该区教主马继武，请示可否？马氏聆悉，极为震怒，认为违法叛教，妨碍抗战，当将该代表等严厉申斥。叛众见教主坚决反对，遂行瓦解，故隆德教民均未参加。

6月6日，叛众由固原县属之和尚铺，窜扰化平县属之罗家滩、黄花川一带，并布告民众。略谓："此次事变，系为反抗虐政，故自动起来参加抗日，绝不害民，不扰民"等语。沿途教民约七八十人响应相从。当时，国军亦自各方开来，取包剿之势。

6月8日晨，遂展开激战，意在歼灭。叛众见势不支，遂绕化平之红土梁，窜往该县白沟河一带。尔时，九十七师师长韩锡侯、第二区行政专员张振武、化平县长郝遇林及化平士绅，均抱穷寇莫追、和平解决之旨。故先后分函叛首马国瑞，嘱其悬崖勒马，散众归农，并宣述政府向以宽大为怀，决不追究；如果迷途知返，当予自新之路。讵料马国瑞执迷不悟，分条要求：（一）政府须准其编组正式部队；（二）须发给枪支及给养；（三）须指定驻扎地点。要求既属狂妄，主意又复坚定，各方理想中之和平解决，遂告绝望。

6月16日，围军无余，遂对叛众下最后总攻击令。叛众以乌合之众，更无作战经验，所持利器率皆戈矛刀斧，至于枪支寥寥无几。故国军对之势如破竹，一鼓围歼，叛首毙命；漏网叛民，四溃逃生。

6月18日，复啸聚结合，意图反攻。经国军追击围剿，全部肃清。计叛众被击毙者600余人，被俘获者百有余人，侥幸逃脱者百无一二。此次事变，于一月之内克告平息，处理迅速，于兹可见。

善后情形

被俘百余人中，要犯34人，尽皆枭首；从犯30余人，具保释放；此外尚有50余人虽非要犯，而仍有执迷不悟之虞。当由化平县长郝遇林，呈明甘肃省政府拨给款项，筹设教养院，收容教养，俟其觉悟，再行释放。又因叛众盘据化平13日之久，民众相率逃避，以骚扰及混战而所受损失，为数甚

巨，且化平地瘠民贫，素极艰苦，复遭此次祸变，困苦惨凄，目不忍睹。故省府特拨粮500石，按户救济，更派民政厅长施奎龄携带巨款，以工代赈，筑成公路，百有余里。难民均蒙实惠。至于海固两县之善后，凡已参加而逃回者，将兵器缴纳县府，并觅可靠保证，给予免究证，免究释放，同时，九十七师政治部为追缴枪支，以杜后患，并安抚难民，各安生业起见，特组织宣抚队从事宣传，并邀伊斯兰师范学校员生参加。初则极感困难，因民众见之避匿山间；后由伊斯兰学校员生会同当地保甲长深入山中，开诚劝导。未参加者均忻悦遄返，已参加者咸将兵械呈缴。因民众对该校员生素有好感，故极信任。复由施奎龄厅长拨给该校500元，编组暑期宣传队三队，前往海、固、化、隆、华、清等6县，宣传颇收实效。故肇事各地，不久即恢复常态矣。

(9) 国民党甘肃省执行委员会和海原县党部往来文电

中国国民党甘肃省执行委员会密令 调情字第204号

事由：密不择由 民国三十年四月二十六日

令海原县党部书记长朱铭座

据报：隆德第四区沙沟地方，奸党活动，前经东路交通

司令部将兵团剿办后，已率同不良分子逃往固原西南部马莲滩活动。又据报：海固边境近发现匪党七八十人，昼伏夜出。有海原东南部旧堡子柯姓，库房沟王姓，羊圈沟马姓及尚未查悉姓名者约数十人，均惨被杀害。另有某阿訇劝勿杀人，当被拉去，痛打几死。以是被害人家均畏不敢报。又该地愚民受奸党之指示，即将暴行等情到会，除公行外，合亟令。仰该书记长遵照，迅将该奸党流窜活动详细情形，具实呈报。并会同当地军政机关严加防范，以肃乱源。仍将办理情形并报。

此令

主任委员朱绍良

海原县党部对204号密令的复报

兰州　省执委会钧鉴

案奉调情字第204号密令略开：将海、固奸党流窜活动详情具报等因。谨案：钧部列签事实臆测，乃皆系最近叛变之沙沟教民所为。伊等次此作风与奸党类似，故外方有此种附会之观察，实则尚待睹事实证明之。刻该匪徒于（支）日由保安第三团团长严登汉统率海、固保安分队各一中队，一九一师，预七师各一营，前往进剿，尚未扑灭。详情容后报。

座

兰州

省党部诚密，庚、冬日往李俊堡予会，因雨未及。悉匪势炽，由团、队、驻军围剿。惟县长他调，主持无人。祈转省府，速饬新任善处。

座

五月五日

中国国民党甘肃省执行委员会密令 调情字第221号

事由：密不择由

令　海原县党部

据报：（一）海原所属之沙沟，马逆国瑞于27年11月间，诱惑海固隆德等县无知教民暴动。经国军九十七师在化平所属白面河击溃，后窜逃延安，进抗大毕业。现仍潜回海原南区土窝子地方，聚集教内党羽约1000余人，枪400多支，化整为零，四出抢掠。并胁迫其教徒完全附奸，倘不服从，即用枪杀戮，近日愈形猖獗，附近人民恐惶不安。（二）本（四）月来海原、固原、隆德三县边区之九条沟、陈家后沟、小村儿各村一带，奸匪不下10余股，每股各有30余名，枪弹充足，日夜劫抢。近竟杀伤当地保甲长及良民二十余名，势焰猖獗，各该村人民均纷纷迁逃。……查本案是否与

本会4月26日调情字第204号密令饬查同为一案，抑系另一部分？各该股匪组成人数，武力、政治背景，扰乱地区，被害良民，及目前演变与该县军政当局防治情形如何？仰即遵照先令各令，迅速调查具报，以凭核办，勿得延误为要。查复情形递寄十三号信箱。

此令

主任委员朱绍良

中华民国30年5月

海原县党部对221号密令的复报

案奉

钧部调情字第221号密令节开：将沙沟教匪组织人数、武力、政治背景扰乱地区，被害良民，目前演变，该县军政防制情形如何，仰即遵照先令各令迅速调查具报，以凭核办等因。奉此，遵即依职于团队包剿期内，两次赴后方留守处之李俊堡，所获实情分别呈后：

一、组织人数：据本月8日职在李俊，由负责包剿之保安第三团团长严登汉谈称：本月4日，由海、固保安队及各军队一九一师一营，包剿于上下白崖子时，匪徒尚少，至多不过五六百人。入后则固、海、隆各县股匪汇流于泉沟垴，匪则愈聚愈众，尽至2000余人。团队以众寡悬殊，故后撤。计毙匪200余，我死士兵12名，保安队1名，负伤者10余名。

二、武力：

枪支之详数不明。惟彼等于作战时，每1土枪之左右，

配以4人至5人，均持刀、矛、戈、斧之类，专扑入我军阵地内打交手战，锐不可当。

三、政治背景：根据由战地上后撤之某大队附称：以作战时之诡诈情形观之，似与奸党有系联；而在我军后撤时，被等向前面攻来，予我以从容退却之机会，似无军事上之常识。可窥测其无奸党徒渗入。且团队由上下白崖子进居至泉沟墕，在匪首马国璋家中未搜获任何有政治性之文件。总之，使人迷离难以判明。又据，距匪区较近之其他门宦教民称，古4月初7月夜，有大批沙匪百余，马数十匹，由西山（即匪区）向东山逸去，夜渡固原之三营镇，拂晓至黑城镇之祁家堡。经驻防军盘询，匪则鸣数枪，逸然东逃矣。

四、扰乱地区：固、海、隆三县交联处均遭扰乱。近闻化平、张家川、兴隆镇该教匪，亦有蠢动息。

五、被害良民（略）。

六、本县军政防制情形：前围剿之保安队驻李俊堡，候援续剿；县城亦由驻军负责严密布防中。各乡之自卫队已逐渐编就，准备保卫家乡。

理合具文呈报

钧部鉴核备查实为党便　　谨呈

中国国民党甘肃省执行委员会

海原县党部书记长　朱铭座

五月十四日

(10) 国民政府军令部部长何应钦致朱绍良、杨德亮的密电

（1941年5月23日）

兰州朱长官逸民兄，平凉杨军长德亮兄。

密·迭据各方密报：海原、隆德回教匪首马国瑞，纠结匪众千余人，势颇猖獗。近更由奸党派洪其吾为该匪部军长，马任副军长；所用白色旗帜，上缀“除害安良”四红字，阴谋招纳匪众，相机进犯海固等语。请即趁其羽翼未成，从速派队清剿，免贻后患。最近进剿情况如何，盼复渝。何应钦俭秘

(11)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情报

甘肃回匪活动续报　民国三十年六月一日

关于甘肃回匪活动，经于五月二十七日情渝400号呈报在卷。兹报续报

一、固原三岔镇奸党卵翼下之回教救国会支会，近散布宣言，略谓固原沙沟、红崖子河一带，回民为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反对顽固之部队倒行逆施，全边区回民起来一

致奋斗等语。

二、回匪首领马国瑞，曾于去年9月赴延安受训，12月回固原搜集自卫枪支，聚合奸徒从事活动，计在海原西沙沟一带，有基本匪徒五百余人，枪三百余支，海原南土窝石窑一带，有基本匪徒七百余人，枪六百余支，马匪曾向匪徒声称：平凉四十二军杨德亮军长现组织自卫队专门对付回民，屠杀回民，我们要严密组织起来对抗等语。

三、该奸党马国瑞所领导之回匪人数不及二千名，且其枪械不足，其中有持刀矛者，惟因回民凶猛，故一般追击士兵多畏惧不前，该匪所到之地，均宣传我中央投降妥协，出卖回民。

四、固原、海原回匪之枪械弹药及一部分粮食皆由奸党伪陕甘宁边区政府接济，其供给线系由宁夏盐池之三山堡经环县及固原东北之七营镇，至李俊堡西山山脉而入匪窝。

五、5月中旬，回匪曾一度迫至秦安，离城仅二十里，秦安城内居民逃避一空，唯回民皆未逃避，回匪所到之地，回民均响应附和。

(12) 蒋介石致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的电令

有线
兰州谷主席

据报回匪暴动之事，最近闻有“第八战区派某某员及二区保安副司令刘月轩并保二团团长前往固原所属沙沟调解之说”等语。查马国瑞匪部应彻底剿灭，不可收编，仰遵办具报为要。

中正　巳冬令一元忠印

(13) 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致蒋介石的密电

1941年6月7日

委员长蒋：

巳冬令一元忠电奉悉。接密承示，马国瑞匪部应彻底剿灭，不可收编。业经分别电知各部队遵照。至传言调解匪患一节，查八战区并未派人前往。二区保安副司令前任系杨再兴，现任为周能诀。刘月轩前充二区保安司令部中校参谋，业于上月前辞职他往。保二团团长驻防岷县，月前出发文县、武都等县铲烟剿匪等。均无赴沙沟调解情事。谨电呈复，请鉴查。

谷正伦　鱼保印

三十年六月七日

(14) 国民政府行政院政治部与军令部拟定的处置回民变乱办法（节录）

(1941年6月21日)

一、谷主席所订之处置回民变乱四项办法（附四项办法）极中肯要，应监督切实实施。

二、八战区政治部、甘肃省党部应会同派遣优秀政工党工人员参加清查户口，整理保甲及宣抚队之宣抚工作。

三、陕甘宁驻防部队长官，应关切回教士兵固有之生活方式，不得歧视，尤应防范任何足以引起回教士兵反感之事件发生。

四、……

抄附：

谷正伦所订之处置回民变乱四项办法

一、会同驻军团队实行清乡。

二、除加强自卫队外，转饬组织义务警察负地方自卫之责。

三、组织宣抚队分赴被扰各地宣抚并安辑流亡。

四、积极调查被害情形拨款急赈。

(15) 蒋介石致军事委员会公函及附件

行政院公函

勇壹字10091号三十年六月二十四日

本年五月三十一日勇壹字第8827号公函计达。兹据甘肃省政府电复处理海固事件情形前来，相应抄同原件函达查照。此致

军事委员会

附抄原电一件

院长　蒋中正

抄原电

渝行政院　俭一电奉悉。密。此次海、固事件，据隆德县政府报告，奸党派洪其武从中煽动，是否确实，正侦查中。并由马国瑞已死名义发动变乱，四处骚扰，鼓动各地回胞盲从，但响应者甚少。本府曾电饬各县，一面派员分途下乡劝导回胞，一面严密防范。该匪经各部队痛剿后，现分窜至海原沙沟、新营、芦子岘、关门山及固原之三百户、寺口子、黑窑洞、上白崖、下白崖等处，除击毙溃散外，共约四百余

人。刻由国军分头围剿中，不日可肃清，其被扰各地，正办理善后，安辑流亡。谨闻

谷正伦　保一绥巳真叩印

(16)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致军政部函及附件

兹抄送固海匪乱情报一件，即希查照为荷

此致

军政部

附　抄原情报一件

中央组织部

民国三十年六月二十七日

固海匪乱起因及流窜包剿情况专报

固、海匪乱情形，前已电报在案。兹将最近据报所得情况分列于后：

（一）匪乱起因：此次乱匪原因，实系过去操纵沙沟事变祸首马国瑞以及残余分子未能根绝，其死灰复燃，又奸党乘此次潼关吃紧之际，派员煽动。在4月以前，匪首马国瑞、马国璘即在固原所属三区，海原所属二区地带酝酿事

变，于农历4月8日晚间，召集乱民800余人，以念经讲话为名，实则准备发动。

（二）流窜情形：农历4月12日，保三团团长严登汉率队来剿，匪众随即携眷西窜。当时仅有马匹百余，枪支不过百分之四五，经过隆德沙塘铺、静宁通边等处，窜向陇南张家川一带，企图会合该处教胞扩大势力。但因官方驻重兵镇慑，该处教胞不能与匪等取得响应，故匪部由固、海起首时为千余人，截止归来仍为千余人。政府派胡专员公冕率八十七师步兵一团及该区保安队约千余人包剿。匪即于5月21日由张家川折回窜至化平白面河一带，仍未得到其他教胞之响应，又遇官军追剿甚急，不得不转回老巢。于24日上午10时许，由白面河窜至隆德沙塘铺，因胡专员率队跟踪追击，在沙塘铺稍未多停，即上隆德北山，向固原属之马连川、十字路前进。据报人数较前虽未增多，而枪支马匹确有增加。闻马匹系抢自民间，枪支多系得自部队。

（三）围剿经过：匪众于农历4月8日晚间，在固、海出动后，12日，保三团团长严登汉率队来剿，匪队西窜至张家川一带；经胡专员公冕率八十七师步兵一团以及该区保安队千余人包剿，匪不支于5月21日由张家川窜回至化平白面河一带。恰遇九十七师一团兵力前来追击，24日上午10时许，匪由白面河窜至隆德沙塘铺。因胡专员率队跟踪追击，在沙塘铺稍未多停，即上隆德北山，向固原属之马连川、十字路前进。当时，沙塘一带驻有四十二军补充一团，未能给匪以重大打击，俾匪众安全通过，诚遗憾也。25日晨，杨军

长德亮由平凉来静宁，与驻军暂编骑兵第十师谭师长商洽，复派骑兵两团协助副专员跟踪追剿。其后情形，容待后报。

（17）甘肃省党部《海固事变调查专报》（节录）

（1941年7月）

一、海、固事变之原因：

甲、远因：

1.惑于经典上之错误，如云：真主使尔撒下界，即在沙沟教下；当为皇帝，该教有此最大之政治阴谋。

2.清同治年间，马化龙来甘作乱。清政府派兵至甘平乱，杀马化龙。该教凶心不死，犹有留言，如在第一次叛乱时发现各教民家内悬挂之中堂，上书“三九之年兮众汪洋”等语，即指在三九二十七年，造反复仇之意。结果二十七年成大事变。该教至今对政府有仇视心理……

3.（略）

4.马国瑞野心叵测……

5.上次事变后，所有参加事变而未死之祸首，如马国林、马国梁、马占林、冶老九、冶老六、老指挥、黄风歧、马思义、潮头旅长、喇叭阿訇、虎老四、杨之有、王云先、马玉贵、马玉清、杨发义、杨六儿、王七儿、王胖子、槽马狗儿、马兆忠、寨团副、周连副、马子仲、马占山……等，既未能铲除，又未予适当安置，此等包藏祸心之匪人，始终

图谋不轨。

6.郭南浦从中鼓动。查郭南浦去岁9月间，马国琼之母举丧时，曾与该×首王得成、杨小儿谈过去事变之仇恨……

7.地方政府行使政令时，不详细解释，……联保主任有征兵舞弊。

8.（略）

乙、近因：

1.股匪变兵会集沙沟一带：①马大哥又名老指挥，系本省临夏五百户人，曾与去年7月间，以教派关系，杀该区马专员为良后，畏罪带领同伙百余人进击，以隆德之滥泥河及海原杨（穆）家营扫竹林为根据地为匪。②绥军部郭希鹏部骑兵哗变一部，约百人，图窜海、固、隆、静四县边界与老指挥合伙。③交通司令部袁福昌团有一部潜往西山入伙。

2.地方政府措置不当……地方政府以为棒匪数人，无关重要，遂致凶顽滋长……

3.海固民众生计困难……正值青黄不接，迫于生活困难铤而走险。

二、事变经过

本年4月17日，匪首马国璘召集王得成、马玉贵、老指挥、冶老九、周连副、寨团副、马思义等商讨，共谋起事。遂决定于23日在滥泥河集合，举行“面曼”（给死人念经）名义，杀牛大晏。当时即由共党洪其吾与马国璘等共议组织，马国璘任叛匪总司令，马大哥任副总司令，洪其吾任参谋长，冶老九任山外后防团长，共组织所谓9团18营。即一

面派人赴张家川一带秘密活动，一面派人向预七师挑战，要挟该师退出固原。此时四十二军军长杨德亮见于固、海、隆匪势猖獗，气焰日盛，即令驻军一师、预七师各派一营并配保安团两个中队，分两路包围进剿。一路由固原李俊堡出发（此路系一九一师五七三团李玉祺营、保安队海原马瑞图中队、马子章亲带便衣一个分队）；另一路由固原硝口出发（预七师二十一团韩玉泉营、保安队马子章两个分队）；统由保安团严团长指挥。5月1日，开始向海原上下白崖子进攻。李俊堡一路军纪太坏，李营长曾于5月3日在黑窑洞附近，以土匪愈打愈多，一次枪决回教良民黄希连等7人。任意牵拉骡马，宰杀牛羊。5月9日，保安团马子章部与匪战于白崖子，匪首冶老六被击毙，而匪徒恼羞成怒，为图报复，即由海原上、下白崖子，以密集队形围攻国军。严团长率部队败回固原李俊堡。匪乃乘势窜出，经沙沟、杨忠堡、黄家庄、硝河城之马莲川、越西兰公路，向陇南清水县张家川逃窜。据估计约七八百人，不遂回窜。此时，剿匪部队以为匪乃强弩之末，防范松懈，以致某夜回窜途中，将预七师黄锄非团的两个连长击毙，俘去20余人，夺去机枪10余挺，步枪70余枝。再加以袁福昌骑兵哗变，两连附匪（静宁水落城附近）。又经过秦安龙山镇时，马锡武之弟（回教号五师傅）率民团迎击，为匪击溃，被俘500人。于是匪势苏炽，及窜过化平，经固原马莲川而入其老巢滥泥河、沐家营时，人数已达2000多，枪约800余枝，骡马700余匹。严团长自上下白崖子败回固原李俊堡，即退出剿匪阵线。在海固一

带指挥，全由驻军严师长负责；总计被匪所牵制之部队共约6个团之众。及至6月1日，在上、下白崖子、东西沟一带四面围剿，匪被围其中，大有全部歼灭之势，然因地域关系，未能立奏其效。至6月9日，匪见势不可持，乃挑选精干部队约三百余人，突围而出，向东进窜，经过环县、曲子至庆阳，受共军编制，住合水蒿嘴铺……（略）。

(18)国民政府军令部致朱绍良电

军令部电　　（1941年7月25日）

有线电

兰州朱长官。密，据报，沙沟回匪残约二百余，枪支半数，窜至同心县东之李家掌、庙儿掌、杨家嘴一带，由匪首马国瑞之弟马国璠率领，现已被奸伪收容，改编为回民独立团等情，请查明剿办。

军令部径一元八印

(19) 甘肃海原、固原等县回民历次变乱真象（节录）

（1944年）

甲、西北回民之派系（略）

乙、沙沟教之历史（略）

丙、沙沟教之现状（略）

丁、历次事变之原因、经过及其影响

一、事变原因

……海固事变有历史性的，海固山岭叠叠，土地硗薄。自清代流徙回民于此地后，从未就其生计设法解决。而百余年来，人口孳生，生活困难；加以人民知识浅薄，每岁怨穷困，不惜铤而走险，多为不法；并以野心家宗教名义操纵其间。第一次事变前，教主马震武留在北平，态度未明，遂启其侄马国瑞继承教统之野心，俾由宗教地位，再博得政治地位，如马鸿逵、马步芳、马步青之见重当世。故事变原因约有四端：

1、少数野心家想升官发财；

2、马国瑞想继承教统；

3、赶“大光明”（即复仇之意）；

4、奸党敌伪之煽惑。

二、第一次事变

（民国）27年12月，海、回一带有阿訇如马国瑞宣传真命天子，当统一天下，教下应一致拥护，将来共享富贵云云。地方政府得悉，将马国瑞逮捕解往兰州，拘禁于东路交通司令马锡武处（马国瑞之堂叔），其事乃寝。

三、第二次事变

自马国瑞被捕后，其弟马国璘以营救乃兄为号召，民28年1月聚众8000余人，枪4000支，由临夏人马英贵为总司

令，国璘副之。马广武于事变促成后前往固原，而叛众即攻固原，不克即转向隆德、化平时有众万余人，途中遭国民军九十七师迎击，马国璘负伤复回窜西山一带，西兰公路一度被截断。于是第八战区派参谋处处长拜伟（山东回教），省府参议郭福金（沙沟教徒）来海固检缉。马英贵见拜伟，言此次事变系官逼民反，希望政府收编，当将马英贵拘留镇法。由马鸿宾部来海原办理善后事宜，结而主犯马国璘不与转。

四、第三次事变

民28年5月9日，马国瑞自兰返回固原，事先准备就绪，当即乘风雨之夜起事，马鸿宾部驻军一排被解决，聚众万人，拟作大举。但马鸿宾部与九十七师合力反攻，仍回窜至化平境，马国瑞死之，叛众瓦解，但死伤已达一千余人。

五、第四次事变

民28年，马震武自平返固后，于民29年11月8日“做生机”，徒众所到3万余人，对于历次事变教主并加以训诫，会后即迁居宁夏。但此时，教内已呈骚乱现象。至民30年6月，马国璘又聚众千人，分为18营。西吉滩马震武管家马国琥实主此事，并有奸党派来之洪其音参谋其事，当杀死未附遂此80余人（徒辈尽协迫回民加入教，此次被捕杀者，均系教民，以沙沟教为多）。于西吉滩集合后向清水县进攻，经预七师堵截，未能攻入。后经三面包剿，叛民瓦解，马国璘被捕，押于兰州第八战区司令部。由海原、固原、隆德三县长办理善后。但参议郭福金左右此事不佳。

六、事变影响

海固一带贫瘠之区。叠次变乱结果牛马牲畜损失殆尽，民多流亡，致土地荒废甚多。经询诸当地人民，均以无力购买牛及种子如言。西吉滩方面，因变乱乃由政府给予名义者，计有马国琮、马广武、马国琥等三人（均属八战区附参议员名义）。而郭福金叠次办理善后，颇以此自重。对于叠次事变主犯，亦未所追究，致民一部分窜往匪区，受其编整，每想回窜。民30年冬迄今，伪骑兵团团长马思义部，曾履次窜扰海固一带，即此明例。倘海固回民问题不予解决，若于奸党合流，则燎原星火，隐忧甚虞！

戊、现行政治之设施

民31年10月10日，西吉县政府成立于穆家营。西吉设县正当迭次叛乱之后，城防重要。初级县长孙宗濂到任后，即行筹划建筑。于民32年3月20日兴工，至同年6月底竣工时，三个月劳工26,150个，平均每日到工255人。城周1000公尺，高12公尺，厚5公尺，南北各开1门，民33年修建城门楼两座，计6间。城门两阁计共需工料价款219,145元，均由地方捐募开支。城内地基金，全部公用，地价系依建筑征用民地办法办理。

现有面积2,612平方公里，人口45,285人，粮赋69,947石，课税7632,970元，教育经费36,335元，交通165公里，为四等县。县政府设民、财、建、教、军五科，秘书、会计二室，另有警佐室及保安警查队曲，警佐兼队长。

编后记

海固回民三次武装起义和回民骑兵团这两个专题史料的征集、整理工作，是从1984年10月开始的，至今已有6年多时间了。

1985年4月，在自治区党委召开的首次全区党史工作会议上，这两个专题被作为重点专题，纳入全区党史革命斗争史资料的征研工作计划，确定由中共固原地委党史研究室（原称地委党史办）李文乾、蓝占杰具体负责征集整理工作。此后，地委党史研究室在1984年前后搜集的原有史料的基础上，整理出编年史料《海固回民起义与回民骑兵团史实》稿。8月，为了加快这项史料的征集整理工作，经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原名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区党委统战部共同商定，召开“原回民骑兵团老战士座谈会”。同时为开好这次会议，由自治区和地区抽调专人，集中在银川，对原有史料作了全面研究、综合分析，先后整理出《海固回民三次武装起义》、《陕甘宁边区回民骑兵团》两个专题综述（讨论稿）。

1985年9月17日至25日，原回民骑兵团老战士座谈会在

银川召开。原回骑团老战士有54人参加。原陕甘宁边区陇东军分区司令员徐国珍，原回民骑兵团政治处主任、政治委员马克亲自出席会议，原回民骑兵团党代表、参谋长杨静仁从北京派代表到会。会上，老战士们对两个专题“综述”（讨论稿），认真地进行了讨论，提供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新资料；同时通过共同回忆、互相补正，弄清了许多重大的史实。徐国珍还约马克、沙里士（原回骑团政治处主任）一起，向撰稿人详细介绍了回民骑兵团的战斗历程，并对其在建国前后的主要活动和参加的重大战斗作了缕析综论。会议期间，根据老同志提供的新材料，在自治区党委副秘书长荆竘、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张晓轩的参与下，对原“综述”讨论稿作了修改，写出“综述”第二稿，再次提交座谈会进行讨论。这次座谈会在两个专题史料的征集整理上迈出了重要的决定性的一步，为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会后，在进一步修改、充实的基础上，于1986年2月又重新打印分送给部分老同志，进一步征求意见。

1986年以来，固原地委党史研究室先后去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兰州军区、甘肃省、庆阳、张掖地区及海原、固原、隆德县的档案馆，查找历史文献和有关史料；赴北京、陕西、新疆等5个省、市、自治区的18个县，访问100余位当事人和知情人，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这些文献和资料，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三次回民起义和回民骑兵团的历史，拾遗补阙、订正史料起了重要作用。后在不断深挖史料、反复考证研究过程中，又对现在的两个“概述”进行过

三次修改，始得最后定稿。

书中部分照片由何新宇、杨立恒供稿。

编者